

瑪麗・史都華 著

楊 孟 華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22

空山幽谷

空山幽谷 這本書

英國傳奇野史中，亞瑟王是由魔法師梅林撫養長大，在「水晶洞窟」一書中，梅林修鍊的過程已了，如今，他要輔佐英國有史以來的曠世名主—亞瑟王—了，書中描寫梅林受先王之託，毅然接納亞瑟，並代爲撫養、教育，直至他拔出了石中劍，成爲英王。

本書爲梅林三部曲之二。

空山幽谷 的作者

瑪麗・史都華爲英國文壇上與維多莉亞・荷特齊名的浪漫派作家，其著作多以歷史傳奇爲主，在遣詞用句方面，比荷特更見典雅。其代表作爲梅林三部曲：「水晶洞窟」、「空山幽谷」、「最後的誘惑」，及其他歷史浪漫小說。



名家
名著

空山幽谷

瑪麗・史都華 著
楊 孟 華 譯

好時年

瑪麗・史都華　著
楊　孟　華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22

空山幽谷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22

「名家名著」是我們新近爲您推出的一個系列，本本都是來頭極大、可讀性極高的名家鉅作，而且都有極完整而動人的情節。

「名家名著」以歐美當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之作品爲主，我們爲您選書和找書，並且精譯出來，務使每本「名家名著」都能爲您喜愛。

「名家名著」將不定期推出新書，希望能在我們的努力和您的愛心下，日漸茁壯。



名家名著 22

空山幽谷

瑪麗·史都華 著
楊孟華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關於「名家名著」

自從「名家名著」推出以來，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其中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因此，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在每次出書時，都依其作適當的調整。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如此可免封面破損、污穢。此外，自選書的態度、譯筆之精進，以至封面之設計、書籍之包裝，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

當然，我們仍有不少缺點，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每回劃撥購書，常得一等再等，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劃撥讀者過多，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有時要耽擱四、五天，這一點，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不過，書一定會寄出，請讀者信任我們。此外，校訂上偶有訛誤，這也是我們的疏忽，我們會盡力改正。

我們從一開始，便強調書不論中西，作者亦不論中外，只要作者盡心，作品內容精彩、情節緊湊，就合乎「名家名著」的要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已有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但我們有此計劃，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能主動與我們聯絡，以便決定可否有創

作作品出現於「名家名著」中。

出書之難，主要是在選書，「名家名著」的書，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認為的確精彩，有介紹的必要，才敢決定出版。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我們希望「名家名著」的書，範圍能夠擴大，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西洋的作品，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俾更能符合「名家名著」的名稱。

「名家名著」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因着讀者的愛護而滋長，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

譯序

「石中劍」原是西洋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在英國，它也代表一個由部族社會進步為正式國家的經過。

亞瑟是傳奇中拔劍為王的主角，梅林是他的軍師。「梅林三部曲」即以梅林為主，從側面描寫這段浪漫故事的始末。

「水晶洞窟」從梅林六歲體會自己有異於常人的通靈能力寫起，到他輔佐父王收復不列顛，並助他重新建設國家。只可惜安布勞布英年早逝，梅林答應盡力協助叔叔尤賽治理國政，共禦外侮。「空山幽谷」的故事接着展開。

然而，尤賽交下來的第一件任務，竟是助他佔有康瓦耳公爵夫人。梅林知此舉將誕生一位曠世名王，就助尤賽變裝，直搗夫人的香閨。誰知公爵竟於同一天死於戰場，爭鬥中亦有多人死亡。梅林心懷愧疚，同時背着尤賽的憎恨回返隱居的梅汀山。

五世紀初期的不列顛，是羅馬人離開，撒克遜人、盎格魯人相繼入侵的不安時

代，人的生命毫無保障，法律也朝令夕改。在這種環境下，尤賽怕人板着手指把小王子亞瑟算成康瓦耳公爵的遺腹子；又怕他成為別人挾持的工具，不得不將他交給梅林攜往海外撫養。由於國內各派均派有密探監視梅林，梅林不得不穿山越谷，化身為蠻荒森林的隱士，才得以在亞瑟身邊教導他。旅途中，他漸漸了解神的旨意，是要他依「拔出劍者，乃得為不列顛王」的古老傳說，助亞瑟在羣雄環伺，大敵當前的情勢下登基為王。

作者的生花妙筆，把詩歌、傳說中的人物寫得多采多姿，紐約時報的書評說她「以傳奇、高超的想像力和對歷史的鮮活感，照亮了不列顛的黑暗時代」。她的目的是把這個荒誕，但也具有人類經驗與幻想性的故事作一較為合理的解釋與說明。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有這種足智多謀但在當時被目為異行巫術的智者，也很可能是很多人的事跡被那些吟遊詩人通通加在一個人的身上而成，他的預言、異象，固然是本身有某種稍異常人的天賦，但又何嘗不是深謀遠慮的表現。

好的歷史小說，能比歷史老師教導更多的歷史。「梅林三部曲」不止是歷史，更是出頻拔萃的好小說，毋怪乎華盛頓郵報要說史都華女士「是個說故事大師，或許擁有一些梅林的法力」。

梅林北上之路

第一部 等待

1

半空裏一隻雲雀悠然唱着，眩目的陽光照在我緊閉的眼瞼上，鳥聲像遠處的水聲淙淙。我睜開眼，上面是弧形的穹蒼，不可見的歌者隱身在這個春日的一片光亮與浮動的藍中。到處充滿甜蜜帶果子香的味道，令我想起金飾、燭光和戀愛中的年輕人這類美麗的東西。某個味道不甚佳的東西碰了碰我，粗嘎的聲音說：「大人？」

我轉過臉，發現自己躺在金雀花叢中的草地上。金黃色的花燦開着，艷陽下花香四溢，一個年約十二歲的男孩跪在我身邊。他渾身髒兮兮的，長髮糾結如泥餅，衣着襤褸，斗篷是獸皮綴成的，到處是補釘，手上拿着一支長棍。不用聞味道，我也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他的羊羣早已圍着金雀花大啃嫩枝。

他看我一動，就站起來，還退後了兩步，從亂髮間半提防半期待的窺伺我。嗯，他還沒動手偷我的東西。我看着那支粗重的木棍，一團痛楚中我懷疑自己敵得過這個年輕人。但他的樣子似乎只想邀賞。他指了指花叢外說：「我替你把馬拉住了，拴在那邊。我還以爲你死了。」

我用手肘撐起身子，天地登時旋轉起來，燦開的花像從太陽這個大火爐中冒出的烟。痛楚慢慢沁同來，記憶亦隨同一波潮水而至。

「你的傷很嚴重嗎？」

「除了手的傷，其它倒沒什麼，休息一會兒就會好的。你說你拉住了我的馬？那你看到我跌下來囉？」

「是呀，我就在那邊。」他指了指花叢外光禿不毛的圓坡，上面佈着灰色的岩石和荆棘。在大地的肩膀之後，無垠而空曠的空間吐着海洋的氣息。「我看到你從海邊上來，騎得很慢。你好像生病了，要不然就是睡着了。然後，牠好像踏進一個洞的樣子，你就摔了下來，你並沒有躺多久，我也剛剛才過來。」

他停了下來，嘴巴驚訝的大張着。我已用左手撐起上半身，正把那隻紅腫血汚的右手放到腿上，可能摔下時正好壓到，此時正汩汩的流着血。暈眩漸褪，然而絞痛正一波波襲來。幸好我的頭雖痛，但很清醒。

「聖母慈悲！」男孩像要嘔吐的說。「摔下馬可能傷成這樣子嗎？」

「不是摔的，是打鬥時受的傷。」

「可是你並沒有帶劍呀！」

「掉了，我是用左手拿匕首打的。不要害怕，打鬥早就結束了，沒有人會傷你。來，如果你

能扶我上馬，我就可以繼續趕路。」

他伸手扶我站起來。我們正站在一大片山坡的邊緣，除了金雀花叢外，還有被海風吹成怪形怪狀的樹。右邊的岩石之後是海，左邊的陡坡下去是一條蜿蜒多石的小河，沿河是曲折窄小的谷地。從我所在的高度可以想像小河跌入海前所形成的飛瀑，和那些難行的巨岩，而在土地的最遠端，堡壘的尖塔遠遠的立在崖邊。

廷泰閣是康瓦耳公爵的要塞，這座固若金湯的堡壘，僅能智取，或由裏應而外合。昨夜，兩者都齊備了。

我渾身機伶伶一顫。昨夜，在雨橫風狂的黑暗中，這地方已爲神和命運所主宰，也爲那股驅使我到目前只允許我驚鴻一瞥的遠程目標的力量所掌握。而我——梅林，安布勞希之子，他人驚爲先知的通靈者——只不過是祂的工具。

我也是爲此才被賦予通靈的天賦，與人人驚爲魔法的力量。這偏僻且爲海洋所閉鎖的堡壘之中，將誕生一位國王，爲不列顛肅清敵人，且奠下康莊之基；他將阻擋撒克遜的野蠻侵略，即使剩下彈丸之地，亦終能保持不列顛爲一統。這是我從星象看到，從風裏聽到的訊息；它說，我，就是搭這座橋的人。若我仍相信我的神，這個孩子已經形成，但是爲了他——或爲了我——犧牲了四個人。在這暴風雨鞭笞的夜晚，在龍形星羣的俯瞰下，死亡似乎已不足爲奇，而幾乎看得見的神則鵠候在每個角落。可是，雨過天晴後的早晨，所留下的還有什麼呢？受傷的我，色慾已獲

滿足的國王，一個苦刑剛要開始的女人；還有，就是供我們緬懷死者的時間了。

那孩子替我把馬拉同來，一邊還好奇的看着我，機警的神色又同到他臉上。

「你帶着羊在這裡多久了？」我問他。

「昨天天亮就來了。」

「那，昨天晚上你有沒有聽到或看到什麽？」

他的臉色由機警突然變爲恐懼，眼簾一垂只敢盯着地面，囁嚅的說：「我忘了，大人。」

我早已見慣這種空洞、愚蠢、呆滯的表情，這是窮人僅有的防衛武器。我溫和的對他說：「不管昨晚發生什麽事，我都希望你能記得而不是忘記，沒有人會傷你的。告訴我你看到些什麽好嗎？」

他靜靜的看了我約十秒鐘之久，我不知他想法如何。但眼前所見這個一隻手血肉模糊，旣無斗篷，身上的衣服還撕破多處，而且臉色灰敗的年輕人的確也不能給他什麽信心。儘管如此，他還是點了點頭，打算說出來。

「昨天夜裏，我聽到馬蹄聲經過，我想是四匹，人則看不清楚。後來，快要天亮時，有兩個人很快的追上去。我以爲他們都是要去古堡的，可是我站到那塊岩石上，却一直沒看見崖頂的守衛室有火炬出現，護城河的吊橋也沒有。我想他們一定沿着山谷下去了。天亮後，有兩個人從堡

壘下的海邊走這條路同來。然後——就是你了，大人。」

我注視着他，慢慢的說：「我來告訴你他們是誰。昨夜的黑暗中，佩拉崗王朝的尤賽國王，帶着我和另外兩個人經過這裡。他要到廷泰閣，但不經過守衛室，也不走吊橋。他經過河谷到海邊，爬上岩石經秘密通道進去。爲什麽搖頭？難道你不相信我？」

「大人，誰不知道國王和公爵不合，國王是最不可能進入廷泰閣的人，即使他找到秘道，誰敢開門放他進去呢？」

「昨晚就開了，是伊格蓮公爵夫人親自引領國王進入廷泰閣的。」

「可是——」

「我來告訴你經過的情形，國王被魔法變成了公爵，手下變成公爵的僕人。所以守衛以爲他們接待的是公爵本人，布里賽爾及喬登一行人。」

他泥汚下的臉色一片蒼白。我知道，對於他及迷信的大衆來講，這套魔法故事將和公主王子的戀愛故事與高階層人士的爭權奪利一樣廣爲流傳。他結巴的說：「國王——國王昨夜和夫人在一起？」

「是的，而且那個孩子將是王子。」

他楞了好久，舔舔嘴唇說：「但是——但是，要是公爵發現了，怎麽辦……」

「他永遠不會發現。公爵已經死了。」

他把一隻髒兮兮的拳頭猛然塞進嘴裏，用牙齒咬着，兩眼翻白的從我的手、血汚的衣服，看到空盪盪的劍鞘，想逃又不敢妄動的樣子。他屏息說道：「你殺了他？你殺了我們公爵大人？」

「絕對不是我，我和國王都不希望他死。他是死在戰場上，他根本不知道國王已來廷泰閣，你們公爵是趕到迪米澳去攻打國王而死的。」

他好像沒在聽，自言自語的說：「可是早上我看到的……的確是公爵本人從廷泰閣出來呀。我親眼看到的，你以爲我不認識他嗎？那眞的是公爵和喬登呀！」

「不，那是國王和僕人亞帆。我說過，國王變成了公爵的模樣，你也被魔法騙了。」

他開始後退。「你怎麽知道這些？你——你說你和他們是一夥的，這種魔法——你是誰？」

「我叫梅林，是國王的姪子。人家叫我魔法師梅林。」

他退到一叢金雀花前，兩眼偷偷打量往那邊逃。我伸手攔阻他，說：「別怕，我不會傷你。來吧，拿着，沒有人會怕金幣的，就算酬謝你替我拉住馬匹。來，幫我上馬，讓我趕路吧。」

他傾身上前打算抓了就逃，可是突然一頓，就像野獸一樣，頭部很快的轉動、打探。我發覺羊兒也早已豎起耳朵朝東望去。終於，我也聽到了馬蹄聲。

我把韁繩收到左手，想找孩子幫我，卻發覺他已經轉身去趕纏在他四周的羊羣。我叫了他一聲，他回過頭伸手抄到我丟給他的金幣，就帶着羊羣飛奔下坡。

痛楚繞着手上的傷處一圈圈擴大，斷了的肋骨刺着腋下，着了火似的。春霧漸漸散了，奔近

的馬蹄聲像鐵鎚聯合疼痛一起敲擊我的骨頭。我靠着馬鞍，等候着。

來人是率部直奔廷泰閣大門的國王。四列健馬輕快的沿草坡路而來，赤龍大旗飄揚在尤賽的頭上。他已洗去臉上及髮上的白粉，假鬍子也撕掉了，恢復原來的面目。皇家飾環在盔甲上閃閃發光；御用的腥紅披風，垂在棕紅色的馬腹上。除了嚴肅、鎭定及一絲疲倦外，他是一付怡然自得，心滿意足的神態。廷泰閣以及城牆內的一切終於是他的了；對他來講，這就是結果。

我靠馬站着，看他們與我平行而過。

尤賽不可能沒看見我，但他的目光毫不斜視。後面的部屬有人好奇的認出了我，昨晚他們雖然不在場，但現在已不難猜知所發生的事，也猜得到爲了使國王的宿願得償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相信有人會同意國王該感謝我、賞賜我，至少該認識我而接待我。只有我這個差點把命賠給他的人，了解除了感謝之外還有的責備；但責備需先分攤，因爲他不可能責備自己。尤賽認爲我不能預測公爵的死是一項失敗，他不能看到神要世人遵祂旨意時，所戴的笑鐵面後的諷刺。很少和神打交道的他，只看到再等一天他就能光明正大的爲所欲爲。他固然很生氣，但最主要的是他需要把公爵死亡所引起的良心不安推卸到某個人身上；更何況他還必須公開的表示他的悔恨來安撫民心；而我，就是他內心發洩及外表表演的對象。

有個軍官，我認出是菲力爾，湊身對尤賽說話，但他好像充耳不聞。菲力爾遲疑的回身看看我，作了個半聳肩又半似敬禮的姿勢後，就繼續前進。我毫不驚訝的看着他們離開。

馬蹄聲漸去漸遠，半空裏雲雀撲拍了兩下，回到牠的巢裏。不遠處有塊凸出的岩石，我拉了馬走過去，利用岩石墊脚掙扎着上了馬，朝東北方王師駐紮的迪米澳行去。

2

記憶模糊有時也是值得感謝的。我毫不記得怎樣進入營門，反正幾個小時以後，我終於由極度疲乏與痛苦的迷霧中游了出來，進了房間且一頭倒在床上。

醒來時天已薄暮，昏黃搖曳的火炬與燭火間各種顏色的人影幢幢浮現，木頭燃燒的味道縈繞其間，遠遠的還有滴水和潑水的聲音。然而，即使這樣暖和與溫柔的氛圍，對我那奮力掙扎的意識也都太吃力了；我隨即又閉上眼睛，聽任自己向無限遠的深處沈去。我相信有一陣子我認為自己來到了另一個世界的邊緣，在那兒異象躍躍欲出，聲音穿透黑暗而來，眞理則隨光明與火焰出現。然而，酸痛的肌肉和手上錐心的疼痛告訴我人間仍然抓着我，而暮色中的喁喁細語是如假包換的人聲。

「目前就是這樣了，除了手外，肋骨是最嚴重的，不過也只是折斷而已，很快就會痊癒。」

我好像認得這個說話的人，那堅定而熟練的包紮。我想睜開眼睛，可是汗水和凝固的血使眼瞼變得無比沈重。我聞到一股醇厚的沈香，他們動手醫我的手時，一定給我吸了罌粟，或讓我昏迷。我終於放棄了掙扎，讓自己隨波逐流去吧。黑暗中，有一個溫柔的聲音迴盪着。

「別儘瞪着他，把盆子拿近一點。他到目前還沒發燒，應該安全了。」這位應是醫生。

「聽了那些故事誰不想瞧瞧他呢？」說的是拉丁語，但腔調很怪，尤其第二個聲音帶着濃重的外國腔，既非日耳曼語系，也不是環地中海附近的任何一種語言。我對語言非常敏感，很小的時候就能說好幾種塞爾特的方言，對於撒克遜語與希臘文也略有涉獵。可是這個腔調還眞認不出來，莫非來自小亞細亞？或阿拉伯？

熟練的手指溫柔的動了動我的頭，撥開頭髮去治療頭上的瘀傷。「你沒看過他？」

「沒有，沒想到他這樣年輕。」

「也不那麼年輕了，他至少已經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就做了那麼多事！據說他的父親安布勞希大王在最後那兩年，什麼事都要跟他討論才敢動手。據說他能從火焰中看見未來，還能在一哩開外的山頂上打贏一場大戰。」

「這種故事誰也會編，」醫生的聲音結實而鎭定。「不列塔尼！我一定是在不列塔尼就認識他的，那流利的拉丁腔不知怎地令人難忘。「當然，安布勞希也值得他奉獻他的才智。」

「他們說他重建了安希堡的巨石柱，就是人稱『懸石』的那一座，這是眞的嗎？」

「眞的，他小時候跟他父親住在不列塔尼時學的是工程。我記得他和崔莫南——就是軍隊裏現任的總工程師——談過巨石柱的技術問題。他還學了很多其他的東西，小時候懂的藥草就比我行醫一生所認識的任何大人要多。除了他，我不要任何人跟我同事。只有天知道他幹嘛把自己關

在威爾斯的山裏面，不過，現在我們猜得到了。他和尤賽大王一直處不好，據說尤賽嫉妒他哥哥對梅林的愛寵。無論如何，安布勞希死後，梅林那兒也不去，誰也不會見，一直到尤賽和葛樂斯公爵發生了這件事。看這個樣子，也給他帶夠了麻煩……盆子拿近點，好讓我洗他的臉呀，嗯，就是這樣，拿好。」

「看起來好像是劍砍的。」

「差點刮掉一層皮，算他運氣好。再一吋就傷到眼睛了。好，够乾淨了，大概不會留下疤痕才對。」

「他的臉色很不好，嘉頓，你看他會復原嗎?」

「怎麽不會呢?」甚至在那忘憂花的催眠中，我仍能馬上認出他那眞誠的自信。「除了手和肋骨外，其他均無大礙，只要休息幾天就好了。把那邊綠罐子裏的軟膏拿給我，謝謝你。」

那聞起來像凡士林的藥塗在頰上涼涼的，綠罐子的軟膏，帶着甘松香……我在家裏做過，凡士林、薄荷、松香油……那味道讓我夢見自己徜徉在河邊，水面發出鑽石樣的光，我摘着水芹、鳳仙花和金黃色的蕈……

不，那是他洗手潑水的聲音，說話聲也更遠了些。

「那他是安布勞希的私生子囉?」那個外國人仍不放鬆的追問。「他母親是誰呢?」

「她是南威爾斯馬利都南的公主。據說他的異稟遺傳自她，但外表則像先王照着鏡子一樣，

比尤賽還像。不論膚色，或是黑眼、黑髮都像一個模子出來的。我記得第一次在不列塔尼看到他時，他就像空山幽谷走出來的小孩一樣，雖不常說話，但一開口就不比尋常。別看他靜靜的，除了書中所學，運氣以及時機算得正確以外，他的腦袋中還眞是有一點法力的呢。」

「那些故事都是眞的?」

「眞的，」嘉頓醫生淡然說道。「好啦，可以了。不必守在床邊，讓他睡睡。就寢前我會再來看他。晚安。」

聲音消逝了。還有其他人在黑暗中來了又走了，但都像毫無血氣的，輕飄飄的聲音。也許我該清醒着去傾聽，可是我又缺乏勇氣，只得向睡眠求救，拿它像毯子一樣蒙住，在幽暗中治療身體和思想上的創傷。

再度睜眼時，燭光中的黑夜已不那麽猙獰。眼前是小房間石砌的圓頂，原本漆得鮮亮的牆壁因潮濕與久無照料而變得汚黑剝落。房內倒是很清潔，康瓦耳石板舖成的地上一塵不染，我身上的厚毯暖和和的帶着新近曝晒過的味道，還綉有許多美麗的圖案。

門靜悄悄的開了。門後的強光，使我只看見來人中等高度，方肩魁梧，身上穿著一件樸素的長袍，頭上戴着圓帽。他走近床來，我一眼就認出是隨軍的總醫師嘉頓。

他微微一笑說：「也該醒來了。」

「嘉頓，見到你就讓人高興，我睡了多久？」

「昨天黃昏到現在，已經過了午夜。能睡是最好的，他們帶你進來時，那臉色像死人一樣。不過昏迷不醒使我的工作容易了許多。」

我看了看床罩上細心包紮好的手，體內仍然僵硬酸痛無比，但那錐心的痛已轉爲呆滯。浮腫的嘴內，仍帶血腥與藥品的苦澀，但頭部已不再刺痛，臉上的傷也不太難過了。

「幸虧你在這裏，」我想動動手，但它似乎不太聽話。「我的手會好嗎？」

「年紀輕輕還有一付好筋骨，什麽傷好不了？雖然有三根骨頭斷了，但還沒碎，傷口也還很乾淨。」他好奇的看了看我。「怎麽搞的？好像被馬蹄輾過，還被當胸踢了一脚似的。可是臉上的傷又像是劍傷，爲什麽呢？」

「打鬪弄來的傷。」

他把眉一抬。「這種打鬪未免太沒有規則了。你說——不，等一下，雖然我，還有許多人都急着想知道經過——可是，你最好先吃東西。」他走去門外喊了一聲，一個僕人端了菜湯和麵包應聲而至。我喝了一點湯後，才把麵包嚥下。嘉頓拉了一把椅子在床邊靜等我吃完，把盤子收到床底下。

「你可以說話了嗎？謠言已經像蚊子一樣滿天飛了。葛樂斯死了，你知道嗎？」

「知道，」我打量室內。「這裏是廸米澳吧？公爵死後，我們就圍了城而把它攻下來嗎？」

「國王一從廷泰閣回來，他們就開了城門。他已經知道葛樂斯的進攻和死亡，好像是布里賽爾和喬登回去向公爵夫人報的訊。哎，你人在那兒，應該比我清楚呀。」然後又恍然大悟的說：「就是他們兩個碰到你和尤賽呀？」

「他們沒看到尤賽，他當時和夫人在一起，我和卡岱爾守門，他是我的僕人，你還記得吧？卡岱爾殺了喬登，我殺了布里賽爾。」我僵硬的嘴唇咧出一個微笑。「如假包換的，你儘管看清楚，他塊頭比我大許多吧？我可沒有耍詐唷。」

「卡岱爾呢？」

「死了。否則布里賽爾怎麽會纏上我？」

「原來如此。」他冷冷的說道：「四條人命，加上你是五個人，但願國王算清楚這些犧牲的價值。」

「會的，他很快就會得到補償。」

「會唷，誰不知道。他只要懺悔一下，厚葬葛樂斯，公爵夫人就能手到擒來。他又回廷泰閣去了，你知道嗎？你應該在路上遇見他呀！」

「我的確看着他在我面前二、三碼處經過。」我淡然說道。

「可是他居然沒看見你？照說——他應該知道你負了傷呀！」我的聲調使他更怒。「他看到你這付樣子，而居然讓你自己回來？」他幾乎是震驚了。他和我已是舊識，無需明說，他也知道

尤賽和我之間的關係。身爲叔叔的他，一開始就非常嫌惡哥哥對這個私生子的寵愛；對於我能看見異象和預言的能力則是旣鄙視又害怕。他激動的叫道：「你爲他做了那麽多——」

「不是爲他，我的所作所爲是因爲我答應了安布勞希，替他照應這個國家。」對嘉頓醫生不能用神的旨意那一套，他像尤賽一樣，都是眞刀眞槍和血肉搏鬪的人。「把你那些所謂的謠言說來聽聽吧。一般人認爲廷泰閣發生了什麽事？」

他看了看身後關着的門，低聲說：「傳說國王已經見過伊格蓮夫人，是你帶他去的，你把他變成公爵的模樣，通過警衛，直搗夫人的香閨。他們還說她把他當成丈夫帶上了床。而布里賽爾和喬登回去報訊時，居然看到公爵和夫人正在吃早餐。我的天，梅林，你笑什麽？」

「兩天一夜，故事就變了形。算了，旣然大家喜歡相信這一套，也許比事實更好。」

「事實又是怎麽樣呢？」

「根本沒有變形的魔法，只是運用化裝和詐欺的手段而已。」我接着把一切經過告訴他。「貴族和國王的顧問應該了解眞相，一般民衆就讓他們去聽信法術和純潔無辜的夫人這一套吧。」

他想了一下說：「那麽，夫人其實是知道的。」

「否則我們根本進不去。所以我說，這不是強姦，夫人早已知道國王要去。」

他想了更久，才沈重的說：「詐欺是一個很嚴厲的字眼。」

「『詐欺』並沒有錯。公爵是我父親的朋友，他信任我。他到死也不會相信我居然幫尤賽偷

他的妻子。他知道我一向不齒尤賽的風流，但他不知道我的神要我幫尤賽清理這一筆。即使他知道，我也無法改變，欺騙了他將是我一輩子歉咎的烙印。」

「國王才不會歉咎呢。」他斷然道。「我了解他，除了稍微不安外，很快就不痛不癢了。梅林，只有你想到歉咎，也只有你才會受苦。」

「對你和其他的人來講，這只是另一個魔法故事，像狄百寧的龍，以及巨石柱浮水而到安希堡。然而你也看到國王的魔法師梅林落到這付慘像，」我的手動了動，他關心的看着我，我搖搖頭。「沒關係，已經好了。還有一件事大家必須知道，那一夜將有一個孩子——就算我希望，或預言好了，將來你就會知道，聖誕節前後，伊格蓮會生下一個孩子。尤賽宣布結婚日期了嗎？」

「將在適當的時機儘快舉行。適當的時機！」他嘲諷的笑了兩聲，清清喉嚨再說：「公爵的遺體還擱在這裏，一、兩天內將運回廷泰閣埋葬。然後，經過八天的哀悼期，尤賽就要迎娶伊格蓮。」

我想了想，抬頭對他說：「葛樂斯的前妻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叫康特，大概總有十五歲了，他的情形你知道嗎？」

「他就在堡裏，原先和公爵並肩作戰。沒有人知道他和國王達成了什麽協議，不過，國王臨行前大赦了所有在廸米澳反對他的軍隊，他還說康特將繼位爲康瓦耳公爵。」

「是的，然後伊格蓮和尤賽的兒子就要當國王。」

「永遠與康瓦耳爲敵。」

「不會的，」我軟弱的說。「誰還會怪他呢？就算這場詐欺的代價，也未免太久了吧？」

「那只好等待時間來證明了，」他突然輕快的說，撩起長袍站起來。「現在，你還是多休息吧，要我給你一些安眠藥嗎？」

「不用了，謝謝。」

「手上好些沒有？」

「好多了，我知道自己的感覺。我不會再惹事了，嘉頓，不要老拿我當病人。睡到現在，我已恢復很多，你還是把我忘了，回房休息吧。晚安。」

他走後，我靜躺着細聽海水的聲音，在充滿神祇的黑暗中搜求探訪過去所需要的勇氣。

且不管勇氣，但隔了一天，我的體力才恢復，在薄暮時分來到老公爵停棺的大廳。第二天他就要運回廷泰閣的祖墳；如今，他孤伶伶的躺在曾經大宴賓客，和指揮最後一場戰役的廳堂。

廳裏很冷，除了風聲和海聲外一片闃寂。風勢已轉爲西北，將帶來寒流和大量的雨。窗上並無鑲嵌與角飾，通風口鑽進來的風把火焰拉成水平，既模糊又冒烟，還燻黑了牆壁。這個空盪盪的地方一點也不舒適，牆上無漆，地上無磚，傢俱亦無雕飾；印象中它只是武士的堡壘，我懷疑伊格蓮來過這裏。壁爐裏的灰燼已經積了好幾天，潮濕的木頭毫無生氣的半燃着。

公爵的遺體擺在廳中央的枱上，覆蓋的腥紅披風上綉着曾經與我父親並肩作戰的野猪圖案，尤賽喬裝成葛樂斯時的衣服上也有。如今，沈重的布幅垂到地上，披風下的身體被壓平，也皺縮了，再也不是記憶中那高大健碩的老人。他的臉露在外面，肌肉已經塌陷，灰敗如多次使用的油脂綳在頭顱上，只剩下鬼魂樣的輪廓。蓋在他眼上的錢幣已經陷入肉裏。他的頭髮藏在頭盔下，熟悉的灰鬍子則散在胸前那隻野豬的圖案上。

我輕步上前時，心裏想着不知葛樂斯生前信什麼神，也將歸向那一位神。附近什麼提示也沒有，只像一般基督教徒樣，在眼上放兩枚錢幣。我看過其他的死亡，也感受到幽靈在一旁鵠候的壓力；但這兒什麼都沒有。畢竟他已過世三天，他的魂靈也許早已穿牆而去，不知魂歸何處；遠得我想對他道歉，求點心安，都追不上。

我站在他的靈前，俯視父親安布勞希大王的朋友，而我却出賣了他。我想起那一夜他來找我去看他年輕的妻子時所說的話：「我只相信你，因爲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而我只一言不發的看火光映紅了他的臉，像血一樣，一邊等待機會把國王帶上他妻子的床。

能通靈且預知神要我們來去的方向，是一種天賦；但它逼使你看到光明，也必須面對黑暗。死亡，就像生命裏的任何事件一樣清晰。一個人要開懷迎接未來，就不可能摒棄過去的追捕；一個人也不能只品嚐舒適與榮耀，而把苦澀與憤怒關在門外。來到康瓦耳公爵的靈前，我的內心既不舒適也不平安。尤賽是那種慣於征戰的人，對死亡早已習以爲常，再厲害的公爵也是一具死屍

而已。而我這全心信任神，就像公爵全心信任我一樣的凡人，知道我必須爲這件事付出代價，而且是全部的。所以，我不敢抱有任何希望的來了。

廳裏燃着火炬，我是梅林，應該可以追得上他；過去，我亦曾與死人交談過。我靜靜站着，注視着熊熊火焰，耐心的等候。

漸漸的，整座古堡的聲音一絲絲的飛掉，所有的人終於都休息了。窗下的海浪發出規律的聲音，風撲拍着城牆，牆縫裏的羊齒植物窸窣作響。一隻老鼠吱叫着奔竄而過，油脂在火把內冒着泡兒。透過那又甜又酸的辛辣，我聞到死亡的味道。死者眼睛上的錢幣在搖曳的火光下，閃着空洞而平板的光。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的眼睛被火燻得幾乎要張不開，手傷像鑽子一樣令我周身刺動。而我什麼都沒看到。只有昏昏欲睡的守衛發出的耳語、鼻息、換崗時的脚步聲，和守衛走動時盔甲發出來的金鐵交鳴聲，此外什麽也沒有。那天在廷泰閣的法力，已隨刺殺布里賽爾時的力量消失無踪。我覺得它大概已離棄我而附到距此十哩，如今已躺在國王身邊的伊格蓮身上。堅硬如石的空氣，不肯讓我通過。

最近身邊的一個衛士一直不停的走來走去，皮靴磨着石板的聲音逼得我不得不轉頭去看他。他很年輕，腰桿兒挺得像矛一樣的直，緊握劍鞘的拳頭因用力發白。濃眉下一雙嚴厲的藍眼睛霎也不霎的瞪視着我，像利刄要穿透我似的。那眼睛是葛樂斯的，葛樂斯的兒子，康瓦耳的康特，

站在我和死者之間，狠狠的、憎恨的瞪着我。

第二天，遺體就被送到廷泰閣。嘉頓說，他一下葬，尤賽就會回廸米澳準備迎娶公爵夫人。我不顧嘉頓的反對，隨即召集侍衛備馬，準備回馬利都南的山上，那兒是國王答應了我，無論如何都將屬於我的一點地方。

3

我走後，洞內沒人來過，四周亦無人跡。除了怕我這個魔法師外，衆人也都知道梅汀山是國王賜給我的領地。當我從磨坊邊的小路上山到如今已成爲我家的山洞時，連一向在草坡上牧羊的牧人也都不得而見。

山坡的低處樹林很密，橡樹的葉子發出沙沙的聲音，栗樹和楓樹擠在一起爭陽光，冬青在山毛櫸叢中顯得又黑又亮。然後樹林稀了一些，上山的小徑左邊是一條淙淙下流的小溪，右邊斜昇的坡上，嫩綠的風信子已在石礫間冒出頭來，山楂隨風搖曳。不知何處傳來羔羊的低鳴，禿鷹高站岩石上號囂，還有就是馬匹踏過枯黃的荊棘窸窸窣窣，這就是谷間所有的聲音。我終於回到了家，向簡單與靜謐尋求慰藉。

人們仍然記得我，我要回來的消息想必早已傳開。當我下馬進欄後，發現地上已舖了新割的

乾草，一個網兜裝着飼料掛在門邊。洞口的草坪上，乾淨的布包着新鮮的麵包和乳酪，羊皮袋裏滿是鄉人自製的酒，放在小噴泉的旁邊。

泉水從洞旁一個覆滿羊齒植物的裂罅流出，有時源源不絕，有時只是滲出來，潤濕了青苔或滴到下面的岩石形成的凹池中。山神梅汀的小雕像立在岩上，居高臨下俯視由他兩脚間留出的甘泉。清澈的水裏有些金屬閃閃發光。我知道食物和錢幣都是獻給山神的；在鄉人簡單的思想中，我已成了山中傳奇的一部份，他們眼中的神帶着光來去如風，且有治病的神力。

我舉起角杯，由羊皮袋中倒出酒，灑了一些在地上，再舉杯喝完。神會知道心誠比祭品含有更多的敬意。我已累得無法思想，薄酒一杯只求勇氣，不敢貪妄。

噴泉對面的洞口旁，夏天亭亭如蓋的橡樹，如今僅剩枝椏，連洞口都遮不住，倒是疏落有緻的形成一道手編似的小拱門，我推開枝椏走入洞中。

爐火的灰燼仍在，但潮濕的樹枝與樹葉已飛得到處都是，迎面一股腐濕的味道；實在很難相信，我應國王急令前往解決伊格蓮之事，僅是一個月前發生的事。僕人卡岱爾匆忙為我準備了餐食，未洗的盤碟仍堆在爐旁。

如今，只好自己動手了。我把酒食置於桌上，開始起火。打火石和火絨仍在原位，我在柴薪旁跪下，伸長了手想變一個魔術。這是小時候加勒帕斯在這個洞裏教我的第一個魔術；也是在這裏，在更深的水晶洞窟中，我看到第一個異象，從而發現自己通靈的能力。加勒帕斯曾說：「終有一天，我透過異象都找不到你的行踪。」他說對了，我離開他，聽任我的神差遣我到只有我能去的地方。如今神的旨意已經完成，祂便棄我而去。在廸米澳，葛樂斯的遺體旁，我只有和凡人一樣又聾又瞎的空殼，超凡的法力不見了。如今，我雖疲憊不堪，但若在我法力的誕生地，連這最初最小的魔術都無法完成，我怎能甘心去休息？

答案很快的來到，但却非我所願。夕陽穿進洞口射來，身上的長袍已經被汗濕透，伸出的手抖得像老人一樣，想要變出來的火却仍然杳杳無踪。我廢然跌坐在冰冷的爐旁，早春的薄暮陰冷寒冽，我慢慢的開始進食，培養用打火石和火絨起火的力氣。

想不到這種每個主婦不加思索就可以完成的動作，竟花了我好像一輩子的時間，甚至使手傷又開始流血。終於小小的火星出現在火絨上，慢慢的燃燒起來。我點燃火炬，打算到後洞去做一件必須要做的事。

主洞很高很深，洞底的岩石堆疊成坡，沿石而上可到由洞壁延伸出的一處寬廣的石架，石架後一片幽暗。內洞的進口就藏在這一片幽暗中，圓形的洞壁鑲滿水晶；借着火炬的光，我在此看見第一個異象。我的法力若眞的失去了，只可能遺落在這裏。我移動因暈眩而僵硬的四肢爬到石架上，跪着低頭從內洞的進口向內窺看。火炬上的火焰一接觸到水晶，光線就在圓形的洞壁間賽起跑來。我的豎琴還在洞中央，琴影像塔一樣竄向光輝燦爛的洞壁，黃銅的琴座也像吐着火舌，然而靜止的空氣使它無法低吟，拱形的影子把光線像炙鐵投入水中樣的打住。我跪了許久，張着

大眼瞪視火光與陰影在四周打抖、跳動，然而異象仍不可期，豎琴依舊不語。

最後我只好放棄了，像從未走過此路的老人樣蹣跚步下石坡。我把火炬塞入架起的柴堆，看着木頭嗶剝燃起後，才出洞去把鞍袋拿進來。

受傷的手費了許久才痊癒，頭幾天還不斷的抽痛，令我擔心是否受了感染。但我也無法放在心上，因爲長久以來都是僕人替我做的事，如洗衣、備食、餵馬等等小事，如今都得學着做。那一年春天來得遲，使我不得不去較遠的地方割草餵馬，甚至比我摘取必用的草藥來得遠。幸好我吃的食物都有人送到草坡下，一定是尚未得知我失寵於國王的鄉人送的，也許他們認爲我替他治病比得勢與否來得重要吧。我是梅林，安布勞希的兒子；或許威爾斯人願意認爲我是梅汀•恩利斯，梅汀山上的魔法師，甚至已與這位老山神梅汀合而爲一。他們把獻給山神的東西轉贈給我，因祂的名我也接受了。

但是，夜晚就不如白天那麼充實了。我經常失眠，倒不是手痛，而是過去的記憶使我無法闔眼，葛樂斯靈旁缺席的鬼魅都到了我的洞中。它們不是我喜見的故人，而是一些我急欲抹煞的幽靈，帶着像蝙蝠哀鳴的聲音在洞中徘徊。至少，在當時我是如此認爲。現在想來，可能因經常發燒，而把早年我和加勒帕斯一起研究，而今仍住在洞中、呼嘯來去的蝙蝠，依需要而加以想像成黑暗中死不瞑目的幽靈。

潮濕陰寒的四月，刺骨的冷風踟躕不去。這就是惡劣的時期，除了痛楚，毫無感覺；除了最基本的求生，什麼都提不起勁。我吃得很少，原本就不華麗的衣服，因乏人照料，終於破綻而襤褸。不認識的人若在山間遇見我，眞會拿我當乞丐。日子在無所事事間流逝，箱中的書，洞內的琴，都不曾碰過。雖然手傷已癒，我仍彈不出音樂；至於魔法，根本連試也不敢試。

但是，漸漸地，像伊格蓮被關在南方的古堡一樣，我終於認命了。手傷痊癒後，有兩個手指還很僵硬，手掌上橫着一條疤。手指經常活動後，終能運用自如，疤痕則根本不以爲意。其它的創傷亦跟着癒合了；我已能適應孤獨和寂寞，惡夢亦隨之消失。温暖的五月捎來了和風與繁花綠草；灰雲不見了，谷內陽光普照。我經常坐在洞口看書，整理藥草，或看着騎馬而來的人，或許帶來一些消息。我的老師加勒帕斯是否也常坐在這裏等一個小男孩呢？隨着體力的恢復，我開始進入更遠的山裏去搜尋藥草。我不曾到城裡去過，只由偶爾來求藥療傷的鄉人聽到一些零落的消息。國王儘其可能舖張的娶了依格蓮，婚後似乎甚爲愉快；但較從前容易發怒，周圍的人漸漸學着躲開他的拳頭。王后則默默的、儘量順服國王的意願；然而謠傳中說：她面色凝重，內心似有無限哀悼……

說到這裏，鄉人做了個避邪的手勢。我聽任他說下去，該來的消息在適當的時機終會到來。

我回到梅汀山的三個月後，消息終於傳來。

六月的某一天，太陽剛把草上的露珠收回去，我上山去找放出去洞頂吃草的馬兒，林間充滿雲雀的歡唱。加勒帕斯墳前的山楂，從繽紛的花叢中冒出綠葉，風信子與荆棘一樣茂盛。

我通常都帶着麵包去找牠，所以牠看到我總會趨上前。但今天，牠只兀立着，優美的頭高高的昂起，耳朵警覺的豎立着，直到我走過去順着牠的眼光而望，牠才把鼻子往我手上鑽。

居高臨下時可看見銀帶似的泰威河環着馬利都南所在的綠色平原蜿蜒入海，河上的拱橋邊像往日一樣聚滿船帆，沿河的曳船路上正有一匹灰馬駝着穀物朝磨坊而來。磨坊的位置就在我這山中的小溪進入泰威河附近的樹林裏，林外就是父親修復的軍用大道，筆直的通到五哩外位於馬利都南東門外的軍營。

離磨坊約一哩半的大道上，有一團馬蹄激起的塵霧；由金屬的閃光看來，打鬥正進行得難分難解。然後，他們分開來，可以看得出三對一之局。落單的那人在三人的包圍下，幾次試圖突圍都不成功。最後他突然把馬頭一旋，把三個人之中的一個擊下馬去，覷着空隙就死命奔過草地朝樹林竄去。另外兩人急急廻馬追趕，一人一邊由後面把他拽下了馬，他想爬着逃走，但兩個騎士繞着他打轉，武器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剛才跌下馬的那人似乎並未受傷，就趕來與他們會合。然後他突然勒住了馬，其勢過急因而退後了好幾步。我看到他揮動手臂，大概是警告他的同伴，兩人就棄了手下敗將，全速朝東方的樹林而去。

原來另一隊人馬出現在通往城內的大道上，他們雖然看見竄逃的三個人，但顯然不知道早先

的打鬥，仍然以小慢跑輕快的前進。甚至與不是死就是傷的那人平行而過時，亦未減速。終於，漸去漸遠。

我拉住吃完了麵包就用鼻子頂我的馬兒走下坡，一邊對牠說：「上一次我站在這裏，看到國王派人來找我去替他辦事。那天我有法力，我夢見整個世界都在我手中，小小的而且亮晶晶的。雖然我今天沒感到什麼，但他也許是王后的信差。且不管他是不是，只要他還有一口氣，我就該去幫他。老朋友，咱們也偷懶太久了，總該找點事做做吧。」

我費了卡岱爾從前兩倍的時間繫好馬鞍，下了山谷，經過磨坊，放馬向左邊而去。

他臉朝下趴着，因曾爬行背部微拱，一手塞在身下，另一手則揪住一叢荆棘。他很年輕，骨架雖小但長得很結實，年約十五歲左右。衣服因打鬥與爬行而劃破及滲出血跡，但質料很好。手腕上的銀飾閃閃發光，肩上也有一個銀色的別針。那三人若想刧財，倒還不曾下手。他腰上一個羊皮囊袋也不曾解開。

看他動也不動的樣子，似乎已昏迷或死了。但我在他身邊跪下時，他抓住荆棘的手似乎更用力了些，我才知道，他要不是精疲力盡，就是負傷太重。如果我是那三人之一，他也只能束手就擒。

我温和的對他說：「你放心，我不會害你，靜靜的躺着，不要動。」

他沒有答腔。我小心的在他身上摸索，他瑟縮了，但沒有出聲。我很滿意的發現骨頭並未折

斷，只有後腦勺一團血污，肩上流出的血已變黑紫，但，最嚴重的大概是臀部側面被馬踢中的一處。

我終於說：「來，轉個身，把這個喝下去。」

他就着我扶住他肩膀的手，慢慢的轉過來。我揩去他嘴上的泥土與嘔物，把水壺遞上去，他貪婪的吞嚥，猛咳了幾聲，力氣又不見了，全身沉重的靠過來，頭垂在我的胸前。我把水壺遞上時，他曾把頭轉開，我可以感覺他在努力不使自已因疼痛而哭出來。

「我的馬就在那邊，假如你能再努力些，我就能帶你回去療傷。」但他毫無反應，我只好又說：「而且要快，趁他們還沒回頭再來抓你前趕快走吧。」

他這才恍然大悟般，突然抬手去摸腰上的囊袋，發現它仍在原位後，又無力的一垂。我突然感到胸前的壓力大增，原來他昏了過去。

這樣也好，我輕輕放下他，過去牽馬過來。如此可免受上山的顛簸之苦，神若慈悲也保佑他在我包紮傷口後才醒來。我再度伸手要去抱他時，楞住了。由於耳上的一道傷口，又是血又是泥的塗了他一臉，臉色慘白灰敗。棕色的頭髮，緊閉的眼睛，鬆弛的嘴唇。但我還是認得他——拉夫，伊格蓮的貼身侍僮，那晚帶我們進入廷泰閣，且助我和亞帆守衛公爵夫人香閨的小廝。

我抱起王后的信差，輕放在馬背上。

4

拉夫並未在途中醒來，而我剛包好傷口，他的眼睛就睜開了。他瞪着我，似乎認不出來。

「你不認識我了?」我說。「梅林•安布勞希。你的信安全送到了，你看。」我舉起完好如初的囊袋，但他的眼神茫然似乎對不準焦點的穿了過去，然後可能因後腦疼痛，開始輾轉呻吟。

「那你還是好好睡吧，不要擔心，目前你很安全。」

我看着他進入夢鄉，才拿着囊袋回到洞口的陽光下。信上的封印果然是王后的，收信人則是我。我拆開封印，展讀來信。

信不是王后寫的，而是拉夫的祖母馬西雅，王后的心腹所寫。信很短，但已足够。王后果然懷了孕，預產期在十二月。王后似乎很高興——馬西雅說的——但提到我則十分痛恨，把她先夫葛樂斯的死怪在我身上。「她不太說話，但我相信她默默的哀悼去世的公爵，雖然她的確很愛國王，但良心不安的陰影永遠存在。但願孩子不要受到影響。國王也深愛夫人，但經常生氣，當然目前沒有任何人懷疑這個孩子。但我私底下仍很擔心這個孩子將來落在國王手中的下場。且不管這些，梅林王子，此信是希望你能收留我的孫子拉夫。我擔心國王將對他不利，更何況服侍遠方的王子也比被國王視爲叛徒更好。康瓦耳的故鄉也不安全。所以，我在此求你照顧他，還有將來那個孩子。我想我已了解那天你對夫人說的話：『我見過一團烈焰，中間有個王冠，一把劍插在

祭台上，像個十字架。』」

拉夫睡到傍晚才醒來。我起了火，端碗湯到床邊時，發現他正看着我。眼光裏已認識我，却又有一絲我不太了解的提防之意。

「你現在感覺怎麽樣？」

「已經好多了，大人。我——這就是你的山洞？我怎麽會在這裏？你怎麽找到我的？」

「我在山上看到你受人攻擊，然後他們又丢下你嚇跑了。我才下山用馬載你上來。現在，你認出我是誰了吧？」

「你的鬍子長多了，但我還是認得出來，大人。我剛才有沒有說什麽？我一點都不記得了。我的頭大概受了傷。」

「是眞的受了傷，現在你覺得怎麽樣？」

「頭痛，但不太厲害。旁邊——」他呻吟了一下。「最痛。」

「被馬踢到了，還好都不是什麽致命的傷，幾天就會復原。他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皺着眉頭想，但似乎引起了痛苦。我便阻止他。

「我們待會兒再談，先吃點東西。」

「大人，那封信——」

「我看到了，以後再說。」

我看着他吃了麵包和湯，再讓他喝了一點點酒，臉色漸漸恢復紅潤。「好些了嗎？」

「是的。」他說話時垂着眼睛，只顧看他攏在胸前的手。他噓了一口氣，又說：「我還沒謝謝你，大人。」

「謝什麽？把你抱起來，帶回到這裏呀？不這樣做，我怎能接到信呢？」

他抬眼瞥了我一下，我發覺那眼光似乎有些怕我。我憶起那天晚上那樣勇敢勤王的年輕人，對我則是一片推心置腹。如今——算了，我暫時把這些念頭推開。

「你帶來了我最想知道的消息。我看了你祖母的信，你知道她信上寫了些關於王后的事？」

「知道。」

「關於你自己的事呢？」

「也知道。」他像受了寃屈正在受審的人，打定主意絕不多說一個字。看樣子，馬西雅的安排，他並不服氣，也很不願意來侍候我。我就此猜測，她或許並未把將來的希望告訴他。

「先不管這些事。反正有人想害你，但他們若不是攔路打刼的強盜，能找出他們的身分，或查出是由誰指使的，可能很有用處。你眞的一點都不知道？」

「嗯。」仍是含含糊糊的聲音。

「他們的目標也許在我，」我温和的對他說。「可想而知，他們想連我也殺了。」

他似乎嚇了一跳。「爲什麼?」

「假如他們是來報復你在廷泰閣的所作所爲，自然，我也是目標之一。假如他們的目標只是你身上帶的信，我想找出原因。假如他們只是打刼之盜，我就該通知城裏的軍隊。」

「噢，是這樣的。」他好像有點慚愧的樣子。「但是，大人，我眞的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大概也是他們的目標，我一直在想，可是怎麼也想不起來。一片空白，他們也沒有戴徽章……沒有戴吧?要不然我該記得的……」

「他們穿什麼衣服?」

「我——根本沒有注意，及膝的皮戰袍，帶鏈子的頭盔。沒有盾牌，只帶劍和匕首。」

「他們的馬術似乎也不錯，我看到了。你聽到他們講話嗎?」

「不記得，他們也沒說什麼，只喊叫了幾聲，說的是不列顚語，但聽不出是那一族。」

「有沒有什麼記號能使你認爲他們是國王的人?」

這一擊可能太近隱痛的傷口，他的臉掙紅了，但聲音仍保持平穩的說:「沒有，但是，可能嗎?」

「我不知道。但是，當國王的都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在良心不安時尤其怪。那麼，可能是康瓦耳人嗎?」

紅潮已退，但臉色反而比原先白得更可怕。眼神悒鬱且甚爲不悅。這就是傷口的所在，事實上，我相信這也正是他的想法。「你說是公爵的人?」

「我離開廸米澳時，國王已准許康特繼位爲康瓦耳公爵。這個人對你可不會有好感的，他不會認爲你只是夫人的侍僮，聽命從事而已。他那滿腔的憎恨，很可能演成報復的行動。事實上，他要眞是如此，還沒有人能說他不對呢。」

他微露驚訝，但不知怎地又釋然了。仍然力圖保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語調說:「當然，這也不無可能。只是他們都沒有表示出來，也許以後我會記起一些什麼。但是，」他一頓，「假如康特要殺我，在康瓦耳就可以下手了，何必一路跟着我到這裏?難道是跟着我來找你?他一定也很恨你。」

「不錯，但是，他若要殺我，直接來就可以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住在這裏，而且，他不必等到現在。」

他懷疑的看着我，然後似乎找到了我毫不懼怕的理由。「我想沒有人敢來這裏殺你，他們怕你的魔法。」

「讓他們這樣想也不錯，」沒有必要告訴他，我的防衛有多薄弱。「好了，暫時就是這樣，你再休息吧，明天就會更舒服了。你睡得着吧?還痛不痛?」

「不痛，」他言不由衷的說。痛苦是他不願展露的弱點。我量了他的脈搏，有力而穩定。我放下手，對他點點頭。「你會活下去的。夜裏如果有事，儘管叫我。晚安。」

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想起什麼，我打算過幾天再問他馬西雅信中未提的詳情。一天傍晚，我看他好多了，便把他叫過來。這天比較冷，所以我起了一個火，把晚餐擺在火堆旁，對他說：「拉夫，把你的碗帶過來，這邊比較暖和。我有話對你說。」

他乖順的走過來。他的衣服已經想辦法補好，刀傷瘀傷漸漸消褪，臉色也已恢復，又是原來那付英挺的模樣。只是臀部的傷未癒，走路仍有點跛，由於沉默，臉色凝重而帶機警。他在我指着的地方坐下來。

「你說你知道馬西雅在信中除了王后的事外，還說了一些其他的？」

「是的。」

「那你該知道她擔心國王對你不利，而派你來這裏。國王本身有沒有什麼舉動令你怕他？」

他輕搖着頭，但不肯看我的眼睛。「怕他倒沒有。不過，南方的海岸因撒克遜人入侵而動員時，我要求隨行，他不肯帶我去。」聲音憂鬱而憤懣。「連在廸米澳反對他的康瓦耳人都能去，而曾經幫助他的我居然被斥退了。」

我仔細的看着那低垂的頭和熱血沸騰的雙頰。難怪他對我會有這種旣厭惡又生氣的態度。他認爲替我和國王多做那一次服務，不只喪失了他在王后身邊的地位，還成爲他們自己公爵極欲置之死地的對象，如今更被驅逐到一個他滿心不願意來的地方。

我說：「你祖母除了希望你在康瓦耳以外的地方另創事業外，並沒有多說。但在你的傷勢未痊癒以前，這個目標必須暫時放下。你先告訴我，國王可曾直接對你談起那天晚上的事？」

他想了許久，令我以爲他不願回答。然而，他却又開口說：「他說過，他說他很滿意我的服務，亟想酬謝我，問我想要什麼，我說不要，能讓我爲王上服務就是最好的報酬。他就不太高興了，我想他大概想給我錢，把我遣開，好讓他忘了這件事。他又說，我不能再侍候國王或王后，侍候他，則背叛原來的主人葛樂斯公爵，一個人若能背叛主人，就會再背叛其他主人。」

「還有呢？只有這些？」

「只有？」他把頭猛地一抬，神色旣驚且怒。「這種侮辱還不够？而且，你明知他是說謊。我是夫人的手下，並不是葛樂斯公爵的人！我沒有背叛主人！」

「這侮辱的確很難忍。國王的頭腦還不可能清晰，現在他還覺得自己是背主的猶大，他總得把這個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那就是你和我了。但我不太相信他眞的會害你，再精明的祖母，也不可能把這種情形認爲是一種威脅。」

「誰怕什麼威脅？」他激動的說。「我又不是害怕才逃出來的！總得有人把信送來，而你也看到了，這種任務有多危險！」

這口氣眞不像僕人該用的。我温和的對他說：「別把怒氣發在我身上呀，小鬪鷄。沒有人懷疑你的勇氣，我相信國王都不會的。來，你把撒克遜人登陸的事告訴我，地點和經過，我已經一

個月没有聽到南方的消息了。」

他努力收起野蠻的態度，平順的說：「時間是五月，他們在温多克南方一個深港，叫波特灣的地方登了陸。它並不在撒克遜族聯的領域內，而是在都那利亞，他們這樣就破壞了條約，你是知道的。」

我點點頭。撒克遜第一次成立族聯是韓吉斯和霍爾沙，霍爾沙就是佛提吉恩僱來助他篡位的傭兵領袖，在殺了安布勞希與尤賽的大哥，兩位王子被逼逃到小不列顛（註：今法國北部不列塔尼）後，傭兵拒絕離境，要求給他們土地屯墾，並答應將來仍助佛提吉恩而戰。篡位的新王一來不敢拒絕，二來或許預知將有借重之時，就把南方一塊從雷匹亞到温多克如今通稱爲「撒克遜海岸」的地方給他們。早在羅馬人占領不列顛時，即有這種稱呼，因爲撒克遜人多由此地登陸；但到尤賽時，才正式確定。天清氣朗的日子，從倫敦城上就可以看見撒克遜人的炊烟。

父親爲王時，撒克遜人就從這個基地，和東北部相繼入侵。父親殺了韓吉斯，把殘部趕到哈得連長城以北的荒地；南方則正式劃界，強迫他們訂下互不侵犯條約。但與撒克遜人簽約，就像在水上寫字一樣；安布勞希乃營建長城，阻止蠻人刼掠城內肥沃之地。尤賽早期，他們受限於此約——或此城，不曾公開參加韓吉斯的兒子渥克達和族人艾歐沙所領導的入侵行動；但他們也並不安份——敞開海岸歡迎任何海上的浪人，使撒克遜海岸人口愈來愈多，安布勞希長城終於形同虛設。加上東部海岸有許多來自日耳曼海的海盜，有的燒殺刼掠後就啓帆遠去，有的乾脆就向那

些小諸侯購買或強搶土地，住了下來。

拉夫對我描述的就是這一段。

「族聯首先破壞了條約。而當另一支新的撒克遜人乘三十艘長船在族聯領域以西好遠的波特灣登陸時，居然還派軍隊支援。他們已在河口處紮營，並向温多克推進。我想，只要他們一旦佔領巴頓山——什麼事？」

他語聲一挫，緊張的瞪着我，驚訝中帶着些許害怕。

「没什麼，」我說，「我好像聽到外面有聲音，其實只是風聲而已。」

他慢慢的說：「你剛才那個表情，就像在廷泰閣說『空氣間充滿魔法』時一樣。你的眼神變得好奇怪，眼睛都黑了，還泛着藍光，好像從火焰裏面看到什麼似的。」他踟躕的說：「是預言嗎？」

「不是，我並没看到什麼。外面風勢太強，使我以爲有馬匹上來。假如眞有預言，它還會再出現。來，你剛剛說到巴頓山，然後呢？」

「噢，撒克遜人不知道尤賽大王率全軍駐在康瓦耳要打葛樂斯公爵，才敢公然挑釁。國王就號召都那利亞幫助他，要把撒克遜人趕回去。」他停下來，舔了黏嘴唇，言簡意賅的說：「康特與他同行。」

「眞的？」我沈思的說。「你可能知道他們之間的協議嗎？」

「只聽康特說，旣然他不能獨自保護都那利亞，何妨與魔鬼合作，只求把撒克遜人趕走。」

「他似乎是一個很理智的年輕人。」

憤懣中的拉夫似乎沒聽見我的話。「可見，他並不眞心與尤賽和平相處——」

「不錯，這倒是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能與他並轡同行！而我就不行！我去求他，去求夫人，要他帶我去！可是他就是不肯。」

我試着對他講理。「他又怎能帶你去呢？」

他瞪着我，好像又要動怒了。「什麼意思？！連你也認爲我是叛徒——」

「你和康特同年，對不對？試着運用你的常識來判斷事情。你想想看，假如康特要與國王同赴戰場，國王也是爲了你好，才不肯帶你去。尤賽看到你，只是良心稍微不安罷了；而康特簡直拿你當殺父仇人。就算他亟需國王的軍隊，他也忍受不了看着你整天在尤賽身邊繞。這樣一說，你總該了解爲什麼被派離家，且到北方來投奔我了吧？」

他默然不語。我跟着溫和的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拉夫。只有少不更事的幼兒才期待生命要完全公平；有勇氣爲自己播下的種收穫，才是男子漢的行爲。我相信我們兩人都會克服這一關。拋開過去的羈絆，接受神爲你安排的道路。你的生命並不因爲被迫離開宮廷，或離開康瓦耳而完結。」

他沉默了許久，終於拾起他和我的空碗站起來。「我懂了，反正目前旣然無處可去，我不妨留下來侍候你。這可不是因爲我怕國王，或是祖母要我少去礙着康特公爵。這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他嘆了一口氣。「我欠你一筆救命之恩。」語氣仍很倔強，旣無感謝，更拒絕接受安撫。那直挺的腰桿和兩個碗緊扣在胸前的架勢，像檢閱中的士兵。

「那就開始還債吧，先把碗洗一洗。」我拿起一本書淡然說道。

他還站了一會，看我不再理他，終於一語不發的去外面打水。

5

年輕人的傷最易痊癒了，拉夫不久就回復活力充沛的樣子，堅持不再需要醫藥治療。但臀部的傷還是使他跛行了一、兩個星期。

在「選擇」去留的難題上，旣然傷勢使他無法離洞，馬兒也走失了；只好勉爲其難的留了下來，但他把事情做得很好，並儘量控制他對我和新職的怨恨。他的靜默剛好適合我自行其是，終於漸漸適應我的生活方式。我們互相容忍，倒也融洽無間。

日子一天天流逝，因爲日常工作有人分憂，覺得肩上的重擔輕了很多，我開始有閒暇念書，採藥草，甚至演奏音樂。開始時很怪，突然多了一個男孩子無憂無慮的鼻息在身旁，後來反倒覺得是無眠長夜裏一種蠻充實的慰貼。不久以後，我已很少失眠，惡夢不再來煩我，體力和平靜跟

着恢復；法力若還不肯同來，我也不急着強求。

拉夫一開頭當然不滿這種放逐，但是行爲擧止仍然中規中短；隨着時間過去，對懲罰已較有風度的接受了；不知這股不快是眞的丟掉了，或只是藏起來，至少外表是尚稱滿足的樣子。

春去秋來，谷裏一片燦爛的金黃，廷泰閣的消息終於傳到。八月的一個傍晚，一個信差沿谷道而上。那一天，我剛巧派拉夫去牧羊人阿巴的家，阿巴的孩子脚中了毒，雖已痊癒，但仍需藥草敷治。

我出去迎接這位信差。他已在崖前下馬，正要爬上岩石到洞前的這片草地。這個年輕人衣着鮮麗，神態從容，座騎亦無倦態；可見這消息並不緊急。他瞥了我身上襤褸破綻的衣服一眼，但仍然摘下帽子，單膝着地；不知是對魔法師還是王子的禮儀。

「梅林大人。」

「歡迎你來，」我說。「你從廷泰閣來？」

「是的，大人，王后殿下差我前來，」他看我一下。「國王並不知道。」

「我了解，否則你就會戴着她的徽章。站起來吧，地上很濕。吃過晚飯沒有？」

他似乎吃了一驚，可能沒想到王子會這樣接待一個信差。「噢，沒有，大人，可是我在客棧裏訂了食宿。」

「那我就不耽擱你了。你的來意呢？是不是帶來王后的信？」

「沒有信，王后只說她想見你。」

「現在？」我一驚。「是她或孩子有什麼不舒服嗎？」

「不是，醫生和宮中的婦人都說她很好，但是，」他垂下眼睛。「她心裏好像有一些話要對你說，她希望你能儘快啓程。」

「是這樣的？」我把聲音保持無動於衷。「國王現在那裏？」

「國王預定在九月的第二個星期離開廷泰閣。」

「他走後，我就可能見到王后？」

「王后要我替你安排。我相信你能諒解她不能正式接見你。」他坦白說：「康瓦耳沒有一個男人不恨你的，所以你最好變裝而行。」

我捋捋鬍子說：「我不是已經變了一半嗎？不用操心，我當然了解這件事必須秘密進行。不過我希望更深入的了解她召喚我的理由。」

「王后殿下並未多說。」

「難道你沒有多聽？——宮中婦人總有一些閒話，或者謠言什麼的。」

他仍搖頭，只說：「王后的命令很急，她雖然沒說，但除了孩子以外，可能有什麼事呢？」

「那我就去吧。」他可能吃驚於我的態度，垂下眼睛。我尖苛的說：「你以爲我不對嗎？我旣不是王后的人，也不受國王的命令。你又何必怕我呢？」

「那你是誰的人？」

「我自己，和神的。不過，你儘管回去覆命，說我會去的。你替我安排了什麽？」

他恢復自己身份，恭敬的說：「離廷泰閣五哩的卡麥河谷有一座小客棧，店老闆叫大牛，他是康瓦耳人，但太太梅芙是王后從前的人，你儘管放心住在他們那裏。你可以派梅芙的兒子送信去廷泰閣，若無王后相召最好不要冒然進堡，免得發生危險。九月中旬的天氣還好，海上也比較平靜——」

「省口氣吧，不要勸我走海路，你難道不知道魔法師不能過水？至少，不會太舒服就是了，我過瑟富河都會暈船，算了，還是走陸路的好。」

「但你若經過卡隆的軍營，很可能被認出來。而且格勒福橋有國王的軍隊把守。」

「好吧，到時候我才搭渡船，但願現在的船快一些。」他的話也有道理，走大路經卡隆，渡格勒福橋，除了有被尤賽的部隊發現之虞，也要多費好幾天。「我會避開大路，沿海岸經過尼敦有一條很好的路，你能在艾利河替我準備一條船嗎？」

「好的，大人。」我們因此議定，我走沿岸渡艾利河，來到烏拉河的河口，進入都那利亞境內，再沿小道西南行，避免碰上國王或康特的軍隊。

「所有的路，你都知道吧？」他說。「後面這一段拉夫可以領路。」

「拉夫不跟我同行，那一帶我去過，可以找得到路，不然我也會問。」

「我可以安排馬匹——」

「最好不要，我們不是說好要變裝嗎？我打算扮成跑江湖的眼病大夫，這樣的小角色怎能一路都有好馬呢？不驚不懼，就沒有危險，王后既然有令，我就會到的。」

他很滿意任務終於圓滿完成，又多留了一下，回答一些問題。國王的海岸之役大獲全勝，撒克遜人已全被趕回條約所規定的疆界內。南方目前平靜無事。然而北方又傳來戰訊。從日耳曼來的盎格魯人已由阿拉姆斯河的海邊進入維大尼省的領土，著名的康廸達王就是來自這裏。大約一百年以前，羅馬的邁西穆斯大帝邀了當時最強悍的康廸達王聯合，把愛爾蘭人趕出北威爾斯。此後，康廸達王就建了蓋尼得堡，成爲羅馬帝國不列顛省的一個大藩屬。如今，他的後裔麥格農王仍然保持強悍的家風。

維大尼的年輕國王洛特也是康廸達的後裔，像麥格農一樣是武藝高超，治軍極嚴的戰士。就是他面臨盎格魯人的侵略。這個任務是當年安布勞希所指派的，希望麥格農和北方諸侯——艾密特的葛勞、柯勒的尤恩、斯翠塞的各個酋長、和雷其的寇爾王——聯合起來成爲北方與東方的一道長城。但是洛特據說是個很有野心，且愛無事生非的傢伙；斯翠塞有九個酋長每天像野牛一樣鬪在一起爭領地；尤恩娶了洛特的姊姊，是洛特的死黨。他們之中最強的仍是雷其的寇爾王，他率手下的諸小酋長與諸侯效忠尤賽，是聯合王國威脅力最小的諸侯。

王后的信差告訴我，寇爾王已率格拉瓦的艾克特及班諾克的賓恩，前去襄助洛特與尤恩抵抗

入侵的盎格魯人，目前的戰事十分順利。綜觀來說，整個局勢令人滿意。今年的收成不錯；在海路結冰以前，應該不會有撒克遜人因饑荒而入侵。這段時間的和平，正好足夠尤賽安撫康瓦耳的不安，重建安布勞希佈下的防線聯盟，加強並擴展他的防衛系統。

信差終於告辭，我沒有寫信，只託他向拉夫的祖母報個平安，並感謝王后送來襄助盤纏的金幣。信差歡天喜地的回到客棧去享受更好的飲食，且與安心一點的人爲伴，剩下的就是拉夫的問題。

這問題比我想像中更難解決。他聽說信差來了，非常興奮；發現他走了，又非常的失望。他毫無耐心聽祖母捎來的關懷，只想知道南方的戰況。看那饑渴的樣子，山中的生活可能比我想像中要難受很多。當我提及王后的召喚，那大概是他來山上以後最活潑的一刻。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我沒說『我們』，我將要單獨前往。」

「單獨前往？」不明究裏的人還以爲我揍了他。他的血液在薄薄的皮膚下奔竄，像要冒出來似的，張大了口，難以置信的說：「你不是說眞的吧？你騙我！」

「我沒有騙你，我想帶你去，可是你知道不可能。」

「爲什麼？這裏的東西又不怕人偷，而且你一個人怎麼走這麼長的路？」

「親愛的拉夫，我又不是沒走過。」

「也許你是走過。可是，你總不能否認我來到這裏以後把你侍候得很好，那你爲什麼不帶我去？你不能一個人回到熱鬧的廷泰閣，把我丟在這裏！我警告你——」他深吸了一口氣，眼神閃着淩厲的光芒，小心裝出來的禮節都不見了。「我警告你，大人，假如你不帶我去，我也不會留在這裏！」

我等他的眼中的兇光收斂了些，才溫和的說：「孩子，講點理吧。你眞看不出其中的緣由？從你離開康瓦耳，情況並未改善。假如康特的人發現你在廷泰閣，全世界都會知道。」

「我知道，你以爲我怕康特？或怕國王呀？」

「不是，可是人不應把自己陷於不必要的危險中呀！信差說這一路上仍然危機重重。」

「那你呢？你還不是有危險？」

「所以我必須改裝，不然我留了那麼久的鬍子所爲何來？」

「我怎麼知道？我根本不曾想過。你很早就知道王后會派人來喚你嗎？」

「這一次我並沒有料到，但我知道在聖誕節前後，那孩子誕生時，我必須要去廷泰閣。」

他瞪着我問：「爲什麼？」

我看着他一會兒。他背光站在洞口，籃中的膏藥已換成牧人妻子送我的麵包，握住籃柄的拳頭因過分用力而發白。緊張、憤怒，就像一隻被繩子扯住，一觸即發的鬪犬。我相信除了思鄉與無法去冒險的失望外，一定還有其他的原因。

「把籃子放下，進來坐好，我們倆也該好好談一談。我留下你時，並不是因爲我需要一個刷鍋和拿麵包的人。即使梅汀山的生活可以滿足我，我也不會笨得去相信你也會滿足。拉夫，我們只是在等待而已。我們兩人幸而死裏逃生，內傷外傷都已痊癒，目前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在王后的嬰兒床邊等待？爲什麽？」

「因爲，王后一生下他，就會把他交給我。」

他想了整整一分鐘，才不解的問：「我祖母知道嗎？」

「我想她多少相信孩子的將來與我有關連。我在廷泰閣與國王說最後一次話的時候，他說他將不承認這個孩子，也許這就是王后召我前去的原因。」

「但是……他爲什麽不承認他的長子呢？你說他要把他送走？王后肯嗎？這樣一個小嬰兒，即使要送走也不會送給你呀？你怎麽養他？你怎麽知道他將是一個男孩子？」

「因爲，我在廷泰閣看到異象。那一晚你讓我們從秘道進去後，國王進入夫人的閨房，我和亞帆守在門外，你和門房在秘道進口玩骰子，你還記得嗎？」

「我怎麽忘得了？我還以爲那一夜永遠過不完。」

本來就還沒有過完，我笑了笑。「我在守衛室裏也有這個感覺。那時神才曉諭一切的眞意。我聽到樓梯口有聲音，接着就看到你的祖母馬西雅抱着一個孩子下來；雖然那時才三月，我却感到隆冬的寒意圍繞着她。但守衛室沒有樓梯，她的身體也是透明的，我才知道原來是異象。她把孩子放在我手上，對我說：『請好好照顧他』，她邊說邊哭。後來她就不見了，孩子、寒氣也隨之消失。但這是眞的，拉夫，聖誕節時我會在廷泰閣，而馬西雅會把孩子交給我。」

他想了又想，將信將疑。最後，終於選了一個最實際的問題：「那我呢？我演那一個角色？我祖母就是因此才派我來侍候你的嗎？」

「是的，她看出你留在國王的身邊沒有前途，所以派你到他兒子這裏來。」

「一個嬰兒？」他空洞的聲音裏，震驚的成份大於受人重用的知遇之恩。「你說國王不承認這個孩子，你要收留他？那我就不懂了，我也許可以了解我祖母和你的關切，但我實在想不出她爲什麽把我拉進來！照顧一個國王不承認的私生子，會有什麽前途呢？」

「不是國王的私生子，是將來的國王。」

除了柴火嗶剝，四周一片沉寂。我並沒有用法術，只是依理推斷，然而他已嚇呆了眼，嘴巴半張，身上微微發抖。

「拉夫，」我說。「當初你含恨而來，如今你已把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我不曾在異象中看見你，不知道你的受傷和留下，是否神意；葛樂斯死後，我就不曾看過異象。但這三個月來，你成爲我即將需要的最好助手。冬天來時，我需要的不再是一個僕人；而是對聯合王國將來的國王忠心耿耿的一員勇將。」

他蒼白着臉，結巴的說：「我一點也不知道，我還以爲……我還以爲……」

「你以為自己被放逐了，是不是，事實上，我們兩人不都是嗎？我已經說了，這是等待的時期。」洞外的天色已暗，夜氣逐漸上昇。「我也不知道前面的行程除了危險、損兵折將、奸來詐往，以及最後的一點光榮外，還有什麽。」

他靜靜的坐着，直到我從沈思中抬眼看他。「如今，你能相信我並不懷疑你的勇氣嗎？」

「我相信，我對剛才的態度表示抱歉，因為我不瞭解。」他猶疑着，挪動了位置，把手放在膝蓋上傾前問我：「大人，你眞的不知道王后這一次找你做什麽？」

「眞不知道。」

「但是，你由異象中看出，最後你是安全的在聖誕節時接了嬰兒同來？」

「可以這樣說。」

「假如你的魔法沒有說謊，也許這一趟就是因為我保護你前去，才能一路平安。」

我笑起來。「果然是好戰士的材料，永遠不承認失敗。但是，兩個人就是雙重危險。我知道我沒有危險，並不表示你也一樣安全。」

「你能變裝，我也可以。即使你要我扮乞丐，睡陰溝……不管什麽危險，我都不怕……」他突然年輕起來。「冒險的是我，對你又有什麽損失？既然你能安全，帶着我又怎能為害你呢？讓我決定自己的命運好嗎？求求你？」

長長的尾音終於消失，除了柴火的聲音，四下裏靜悄悄的。又是我那不無辛酸，想從火中看

出答案的時刻。他會有危險嗎？我負得起另一次死亡的重擔嗎？或者這只是一個年青人成長的過程？尤賽否認他是一個男子漢，我不能昧着良心再這樣做。

我終於沈重的說：「我說過，一個人要有勇氣去收自己播下的種，這大概也等於說我不能阻止你決定自己的命運。好吧，我們一起去……先別謝我。也許我們還沒走完一半的路程，你就恨透我了。這一趟路將非常不舒服，而且，在出發前，你還要做一些不太適合你做的事。」

「我已經習慣了，」他直起身大笑着。恢復了我記憶中活潑興奮，與高采烈的神態。「你是不是打算教我變魔術呢？」

「不是，倒是一些醫藥常識非教不可。我將扮成跑江湖的眼病大夫，這是無處不通的最佳通行證，同時可以賺點盤纏，避免使用王后的金幣引人查問。你既要當我的助手，就得學着調弄膏藥。」

「那我只好打鴨子上架囉，天保佑那些病人！你知道我根本認不出這個草，那個草的。」

「不用怕，我也不會讓你碰。藥草由我去採，你只需依我教你的方法調製。」

「假如康特的部下認出我，我就叫他們嚐嚐特製的藥膏。」他快活的說。「要變法術還不簡單嗎？堂堂眼病大夫的助手，要你瞎眼，你就看不到！」

6

我們在九月十三日抵達位於卡麥河谷的小客棧。

河谷蜿蜒曲折，兩旁是覆滿密林的陡坡，最後一段路簡直就是沿谷底的小河而行。密林中的小徑舖着青苔和在太陽下閃閃發光的圓石迤邐而下。頭上和四周濃密的橡樹及山毛櫸已漸轉黃，硬殼果滴溜溜的滾入馬蹄蹭過枯葉的凹洞。樹叢裏核果發出成熟的香味，柳條兒把榆樹葉攔擱在淺灘上，不知何處竄入的陽光把掛着秋露而鬆垂的蜘蛛網照得一閃一閃。

我們的旅程平安無事。渡過瑟富河，且無被認出之虞後，我們就輕鬆的策馬快步前進。九月天爽朗温和，正是踏青好時節。拉夫的情緒一直很高昂，雖然身着舊衣，脚跨駑馬（王后的金幣買的），但是我們的旅費倒都是他調製的膏藥換來的。我們只在海克力斯角附近遇到國王軍隊的盤問。尤賽保留了某些古羅馬的軍事據點，我們不巧碰到經林中小徑返營的巡邏隊，因此被帶回營中問話。單純的一套例行公事，他們檢查了我的行囊後，輕易的相信了我的故事。反而讓我以一些膏藥換到了比銅角子更值錢的兩袋配給酒。

我雖亟想探聽北方的消息，但爲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只得作罷，相信這些消息遲早將由王后親口告訴我。

「那裏面有沒有誰是你認識的？」馬兒正以小快步出了營門，我問拉夫道。

「沒有，你呢？」

「這個軍官我在幾年前見過，名叫布里克斯，但他似乎認不得我了。」

「要我也認不出來，」拉夫說。「不止是鬍子，還有你走路的樣子，說話的聲音都變了。就像廷泰閣那一夜，你扮成公爵的侍衛長；我一生下來就認識他，可是那一次我眞可以發誓你就是他。難怪人家說你有法術。」

「其實這並不難，只要多觀察而表現出某個人的特徵，而且只讓別人遠遠的看。」

其實我的變裝並不難，只買了一件帶着拉上來可以遮掉大半張臉的兜帽的斗篷披上就成了，至於語言則用帶不列塔尼腔的塞爾特語，這是最近似康瓦耳語的一種。加上鬍子與謙卑的態度，若非至親好友，恐怕眞認不出來。父親給的赤龍別針只能別在貼身衣上，我尚且用「魔法九書」的每一個神怪來威脅拉夫不得稱我「大人」，即使只有兩人同處時亦不行。

行抵客棧已近傍晚，這座矮胖的石屋是建在濱海大路和小河的交會口上，我和拉夫是沿河而來，走的等於是後門。這地方看起來蠻愉快的，而且很乾淨。石縫揉着紅土，使屋子和附近的土地一樣顏色，胖嘟嘟的家禽被集中在掃過的庭院的一角，一條鍊着的黃狗在果實纍纍的桑樹下打盹。牛舍旁柴薪整整齊齊的疊着，堆肥則遠在後門二十呎外。

幸運的是老闆娘剛巧帶了個女僕出來收拾晒在灌木叢上的床單，我們靠近時黃狗抬頭猛吠，老闆娘因此直起身，用手遮住陽光來看我們。

她很年輕，身材健美，態度活潑，有一雙清新略嫌高傲的淡藍色眼睛。那一口壞牙正好說明愛吃甜食，輕佻的眼神則道盡其他的樂趣。她先把騎在前面的拉夫上下一看，固然不錯，但似乎年輕了些；然後再滿懷希望的轉到我身上，終於決定我可能太窮了。然後她把目光再轉到拉夫身上，想是認了出來；就機警的很快看我一眼。嘴巴半開，我眞怕她就此跪下來行禮，終於她還是控制了自己。先把抱了大堆床單的女僕遣回屋內，喝止了狗，再帶了滿臉的笑意和好奇而興奮的眼神迎上前來。

「你大概就是那位眼病大夫吧？」

我們把馬拉住。「是的，夫人。我叫恩利斯，這是我的僕人賓恩。」

「我們都候着你呢，」然後她靠近馬腹說：「歡迎您，大人，還有拉夫。他比我上次看到時更高更俊了呢。請您進來吧？」

我下了馬把繮繩交給拉夫。「謝謝你。我們總算到了，但也累壞了，馬匹讓拉夫自己照料就行。但是，梅芙，在我們進去以前你先把廷泰閣那邊的情況告訴我。王后的一切都好吧？」

「都很好，大人，感謝所有的聖人和天使，這件事您絕對不用擔心。」

「那國王呢？他還在廷泰閣嗎？」

「是的，大人，但據說每一天都可能離開，您不會等太久的。您在這兒就像在康瓦耳任何地方一樣安全，軍隊的動靜我們這兒都聽得見。您也不必擔心大牛——他是我丈夫，他雖是公爵的

人，但絕沒有那個膽子去害我的王后，何況他一向都聽我的。也不見得，最近就不大聽話。」她輕佻地笑了笑，拉夫嘲諷的咧咧嘴。然後她就大聲的說房間和膳時之事，一邊領我由後門進入客棧。

稍晚，我見到她的丈夫後，即知此人毋需提防。乾乾瘦瘦的一個中年人，嘴巴閉得像牡蠣一樣緊。他在我們吃晚飯時進來，瞪着拉夫，對我點點頭，仍一語不發的繼續倒酒。老闆娘待他也像客人一樣，粗魯坦率中不失和善，不慌不忙的讓每個人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兒眞是我所住過最好的客棧，尤其食物更是無比可口。

客棧裏果然十分忙碌，但被認出的危險反而極小，我的身份不止讓人毫不懷疑的接受，且可名正言順的在山間到處跑。每天我們都帶了酒食，爬到卡麥堡和海之間的高地上，然後各自選定一個有利的地點眺望尤賽從廷泰閣出來可能走的兩條路。他可能轉向東北，沿海岸到廸米澳及海克力斯角的軍營；但假如他要直接回溫徹斯特，或沿撒克遜海岸去耀武揚威一下的話，他就可能沿河谷經卡麥堡，越東南方的山嶺走軍用大道到都那利亞。這兒因高度關係，樹林已較稀疏，零碎的荒地與沼澤散在其間，然而軍用大道仍然可用，途經伊斯卡直到安布勞希長城外較爲友善的地區。據我猜測，尤賽極可能走後面這一條，而我要看看誰與他同行。我們的藉口是去採藥草，而我們每天回來也的確摘了很多家鄉罕見、我亦極歡喜找到的藥草。天氣一直很好，也沒有人對我們四下亂跑起疑；村人很高興他們每晚都能有醫生請教，索價又低。

日子就在我們等候國王離開，及王后召喚下靜靜的過了一個星期，他果然依我所料的道路而來，我就在那兒仔細的看着。

樹林裏有一塊空地，長滿黑莓和野梅子，我已答應要教梅芙作一種杜松子酒，其實只需摘幾把，但那些纍纍懸掛的果實，令人垂涎欲滴。我的袋子快裝滿時，像是柔和的雷聲自遠處響起，規律的馬蹄聲正從下面的路經過。我馬上回到林中，並從藏身處向下看。隊伍的頭很快的出現，然後是長串的塵霧，夾雜着馬蹄快步的敲擊聲，盔甲鏗鏘，五顏六色的燕尾旗閃爍其間，從山坡下滾滾而來。爲數大約一千，也許更多，我動也不敢動的站在樹影下看着他們經過。

國王走在最前面，隨後是擎着赤龍大旗的掌旗者。隊伍中仍有其他顏色的旗幟，但沒有風能把它們吹開來，期待中的那人也並未出現。我一直看到最後一位騎士轉過路角才回到會合地點。

在半路上，我就碰見了氣喘吁吁的拉夫：「他們來了，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你怎麼在這裏？我不是叫你守住另一條路嗎？」

「我去了呀，可是那兒一點鷄飛狗跳都沒有，我一回來就聽到他們，但是只看到隊尾。是國王沒錯吧？」

「沒錯，拉夫，你認得出那些旗徽嗎？有沒有誰是你認識的？」

「有幾個部落的旗幟，像布勤、西弗林、加洛的我都認識，有些因爲灰塵太大看不清楚。」

「康特在不在裏面？」

「對不起，大人，我沒看清楚。」

「沒關係，既然有康瓦耳的軍隊，他也許也在。反正客棧的人早晚就會知道。而你爲什麼糊塗到連我說不准叫我『大人』的訓誡也忘了。」

「對不起……恩利斯。」接着，他說了一句代表我們的關係終於有了改善的玩笑話：「你怎麼也忘了我叫賓恩？」然後他笑着扯了扯我的袖子：「你難道一定要用這個怪名字叫我？」

「這是我第一個想起來的好名字，也是一個國王的名字，班諾克的國王。」

「班諾克？在哪兒？」

「在北方。走，咱們回客棧去吧。王后的命令大概要明天才到，但今晚有個費時間的酒要釀造，來，揹着這個。」

信差果在第二天早上來到，和出去守候的拉夫一起回來，並命我即時入宮覲見。

雖然我不曾向拉夫剖白，甚至自己也不大承認，但我相信自己早已預知此行將談之事。廷泰閣那一夜的曉諭已十分明白，新生的王子將交由我教養，且成爲將來的大王。尤賽在初聞葛樂斯之死的責備與憤怒中亦曾發誓他將不承認這個「私生子」，而馬西雅的來函證實他初衷未改。但距離那個三月之夜，我已有六個月毫無伊格蓮的消息，也無法知道她是否將服從夫命，或者愈來愈無法抛開孩子。

我自己在腦中曾辯了千百次，把她說的、我說的、國王說的話一再的反覆咀嚼。當時，我的

神的確在身邊，如今祂已棄我而去。許多次的失眠夜中，我甚至把我當初極有自信的異象自貶爲因極度渴望而產生的幻覺、夢魘，甚至只是一個可趁之機。我總想起國王嚴厲的話：「我現在明白了你所謂的『魔法』，不過是人的詭計而已，是我哥哥教你的政治詭計，使你自認爲具有神奇的法力。你甚至把神抓來當你的幫兇，說什麼『神要我這樣做，神才知道代價是什麼，神決定誰來償付後果……』爲什麼？梅林。爲了你個人的野心嗎？誰來爲你的所作所爲付出代價呢？不是你。人們被你愚弄，還要替你付代價。只有你，從來就不曾付出。」想起這些話我就懷疑所看見的異象或許只是虛假的夢幻。再想到爲了我這場夢而付出生命的人，不禁懷疑死亡也許比成天自我懷疑，痴心妄想我的神再來對我說話還要仁慈呢。噢，誰說我不曾付出？長長的九個月以來，每一天晚上我都在付出。

如今，光明的白晝終於到來，我馬上就會知道王后所求何事。我無限焦急的看着拉夫替我備馬，梅芙和女僕正在廚房製酒。這次覲見因此拌着酒味存在我的記憶中。後來我突然覺得那味道甜得無法忍受，幸好女僕跑出來問我攪拌的方法使我不再噁心，然後拉夫來到身邊助我上馬，我們三人——我、拉夫和信差就放馬在九月的艷陽下奔馳而去。



才數月不見的伊格蓮變了許多。起先我以爲是懷孕的關係，一度苗條的身裁膨脹了，雖然臉

色十分健康，但眼角嘴角却有女人常有的黑圈。變化最大的其實是雙眼的表情，各種動作和她坐着的方式。從前的她年輕而且混身燃燒着活力，像籠中展翅欲飛的小鳥；如今的她捲起翅膀，坐在巢內，已是脚踏實地的凡物。

她在專用的廂房中接見我，陽光從西北方的大窗照進來，但王后是坐在東北方一個長型的窗前，窗下永恒的浪潮則拍打着岩石。其實，昔日的伊格蓮仍然存在；她就是會選海和風而不要陽光。事實上，這兒亦仍給人牢籠的感覺。這兒是葛樂斯年輕的妻子在前往倫敦那次驚心動魄的旅行之前獨守的空房；如今，她只飛了一段短暫的時間，就被她對國王的愛和孩子的重量絆住了。除了某一個人外，我不曾愛過女人，但我同情她們。而今看着青春美麗的王后，我的同情正如害怕她可能講的話一樣深刻。

我是被一個宮人經由婦人織布閒聊的作坊帶進只有她一個人的大房間。婦人們並未認出我，只在我經過時交頭接耳一番，便又低頭工作，當我只不過是王后趁國王不在而接見的信差。

宮人敲了敲廂房的門後就離開了，拉夫的祖母馬西雅替我開了門。皺紋與焦急滿佈的臉上有一雙和拉夫極爲相像的眼睛，滿頭灰髮的她仍然挺直一如少女。雖然她是在等我，但顯然不曾一眼就認出我；連伊格蓮都不解的看了我一會才笑着伸出手。

「梅林王子，歡迎你。」馬西雅對我也對她行了禮就退了出去。我上前跪下來吻她的手。

「見過夫人。」

她和善的扶我起身。「謝謝你對這麽一個莫名其妙的召喚也能急急趕來。但願一路平安？」

「都很好，我們現在住在大牛和梅芙的客棧。沒有人認出我們，您的秘密很安全。」

「有勞你費心了。我向你保證，連我都是聽到你講話才確信是你的。」

我撫了撫下巴，笑着說：「您可以發覺，我是準備了許久的。」

「沒有藉魔法的力量？」

「像上次一樣，一點也沒有。」

她直直的看着我，那是昔日的伊格蓮，和男人一樣直接了當，也一樣高傲。那種安詳只是一個懷孕婦女常有的現象，其實內心的火苗仍在。她攤開手說：「看看現在的我，你敢說你來倫敦看我，並代傳國王的愛意那一夜，也是一點魔法都沒有？」

「一直到我帶國王去見你都沒有魔法，後來發生的事也許有一些。」

「也許？」她聲音一高，使我頓生警惕。伊格蓮可以是個有男人魄力的王后，但她也是懷了七個月身孕的女人。但我不能把內心的恐懼表現出來，正思索着該如何接詞時，她已氣呼呼的講了下去，似乎想說服自己：「你第一次對我說要帶國王來時，我就知道其中一定有魔法。我感覺到，也在你臉上看出來。你說神派你來，也要我遵從神的旨意，以保持整個王國的和平。你還說到王冠和祭壇……現在，你看看，由於神的保佑，我是王后了，也懷了國王的孩子。你敢說從前那些都不是騙我的？」

「我沒有騙你，夫人。有一段時間我經常看見異象，充滿各種夢想和慾望。如今事情已經平靜，讓我們嚴肅的來討論。其實魔法正在你體內滋長，這次不是異象而是事實。據說，他將在聖誕節前後誕生？」

「他？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樣子。」

「我是很有把握。」

她咬着下唇，似乎忍住一陣痛，然後低頭去看放在腹部的雙手。再度開口的聲音已經平靜許多，似乎對着她的手，或腹中物在說：「馬西雅告訴我她曾在夏天送信給你，即使她不送，我相信你也知道王上對這件事的看法。」

我等她說下去，但她似乎在等我的答案。我只好說：「他親口告訴過我，假如他的想法仍然一樣，那麽他將不承認這孩子是他的子嗣。」

「他的想法仍然一樣，」她很快的看我一眼。「別誤會，他不曾懷疑我。他知道我們第一次見面以後，我就鍾情於他，且找了許多藉口不曾再與公爵同床。他不是懷疑我，他知道孩子是他的。你且不管他怎麽誇口——」她微微一笑，就像任何女人談起心愛的孩子或丈夫時，充滿輕憐蜜意的說：「或怎麽兇悍，他知道也害怕你的法力。即使他不相信我，他也相信你說那一夜會有個孩子。但是，無論如何，他仍把公爵的死怪在他自己、你，和孩子身上。」

「我知道。」

「他說若他有耐心，葛樂斯還是會死，我就是名正言順的王后，再也沒有人會懷疑孩子的出身，甚至叫他私生子。」

「那你的感覺呢？伊格蓮。」

她靜了許久，把那美麗的頭轉向窗外，去看在半空中翱翔的海鳥。她那鎮靜的樣子，讓人覺得像一個打贏仗的士兵，正休息着等待另一場大戰。但願她的目標不是我。

她很平靜的說：「國王說的會不會成眞，我不知道。但過去的已經過去，如今我考慮的是孩子的問題。所以才請你來此。」她停下，抬頭看我。「梅林王子，我擔心這個孩子的將來。」

「你怕國王害他？」

這問題太銳利了，連伊格蓮也受不了。她的眼睛和聲音一樣冷酷。「這話不止放肆也太愚蠢了。你忘了當年你自己的處境，大人。」

「我？」我同樣冷酷的說。「忘記的是你，夫人。假如我母親有福氣嫁給生我的安布勞希，尤賽不會當國王，我也不會帶他去找你。那也就沒有你來斥我放肆和愚蠢了。我比誰都清楚一個王子不被承認時，他四周所潛伏的無數陷阱。」

她的臉由白轉紅，終於垂下眼簾，乖順的說：「對不起，是我忘記了。我也差點忘了自由發言就該是這樣的，四下裏沒有別人，而我根本無法和尤賽討論孩子的事。」

這會兒我才搬了椅子在她身邊坐下，我們的關係就像風向一樣突地一變。我這才知道她的目

標並不是我，而是她自己那女性的弱點。她現在就像痛苦中前來求醫的女人。我溫和地對她說：

「既然我來了，我也願意好好的聽，你是不是可以說出找我來的目的？」

她吸了一口氣，鎮靜但輕悄的說：「假如這孩子是男的，國王將不准我養他。若是女孩就能留下，若是男孩因爲不被承認爲王子及合法繼承人就不得留在宮裏，即使當私生子也不行。」她已能清晰的講理了。「我說過，尤賽並不懷疑我。但由於那一晚的事，及魔法的傳說，他發誓定有人懷疑那是公爵的孩子。他說，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兒子，他們的出身沒有人懷疑，他將從其中選一個繼承王位。」

「伊格蓮，」我說。「我知道要一個母親放棄孩子是多殘酷的事，甚至是世上最悲慘的事。但我認爲國王的話並沒有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個孩子的確不能養在宮中。假如國王有其他正統的子嗣，他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我自己小的時候就嚐過這種滋味，何況這個王子還不像我，有父親保護。」

我停了一下，她不語的點了頭，重又盯着腿上的雙手。

「而且，他若要被送走，最好是一落地就離開，連你都不要抱他。相信我，我現在是以醫生的立場提出勸告。」

她潤了潤唇。「我知道，馬西雅也這麼說。」

她沒再繼續，我要開口，卻發現聲音沙啞，於是清了清喉嚨。雖然雙手不自覺的緊扣椅子的

扶手，但我儘量用鎮定沉着的聲音把話帶入主題。「國王可曾提及這孩子將送到那裏？」

「沒有，我說過要和他談這件事很難，但他提過要開會，還提及不列塔尼。」

「不列塔尼？」再怎麽掩飾，這句話仍有許多稜角。我掙扎着恢復鎮定，收回雙手，試着放鬆自己。果然不幸而言中了，但我反而更堅強。假如我必須如伊格蓮樣與國王爭這個孩子，那就爭吧——但先得知己知彼……「原來尤賽打算把他送到布廸科那裏？」

「好像是吧。」她沒留意我奇怪的態度。「在我找你來以前，他曾派使者前去不列塔尼。再怎麽說，布廸科是最名正言順的選擇。」

不錯，布廸科王是國王的堂兄，三十年前曾在尤賽和我父親的大哥康士坦廸王被佛提吉恩謀殺後，把他們兩兄弟帶到小不列顚（譯註：即不列塔尼）；而在他的首都坎列招兵買馬，終於奪回聯合王國。但我搖搖頭說：「太名正言順了，假如有人要害小王子，他們第一個就找到小不列顚。何況——」

「布廸科不能給我的孩子應有的愛！」這個突如其來的控訴像哭泣一樣，看樣子她根本沒聽進一個字，只顧內心爭戰着送或不送；同時斟酌着字句：「他老了，而且太遠，甚至比我們這撒克遜人橫行的不列顚更危險。梅林王子，我——馬西雅和我，我們想，你——」雙手一絞，聲音跟着改變。「除了你，我們——我們什麽人也信不過。而尤賽——不管尤賽說了些什麽，他知道不管你在那裏都是安全的。而且你是安布勞希的兒子，是這孩子最近的親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也

害怕你的法力，只要有你保護，他就是安全的。梅林，你一定要照顧他！」她懇求着：「安全的照顧他，遠離這些殘酷的人，替我撫養他、教導他，像一個王子一樣。將來，等他長大，你再帶他回來，讓他也有你今天的地位，輔佐下一位大王。」

我的眼光可能過份嚴厲，她又瑟縮的絞起手。時空凝鑄了起來，只有海風的鹹味和海鷗的囂叫充塞其間。我不知自己幾時起身，發覺時已背對王后站在窗前。牆外，海鷗忽上忽下的盤旋，叫聲不絕於耳；看不見的牆角，海水不斷的撲上來又退回去。但我似乎旣聾又啞，只緊捏住窗櫺上突出的一塊石頭，到收回手時，掌心是一塊無血色的白。我搓着雙手，微微的刺痛提醒我廻身面對王后。她已恢復鎮定，飽受折磨的神情擺在臉上，一手扯着長袍。

我冷冷的說：「你能說服國王把他交給我嗎？」

「不，大概不能，我不知道，」她嘆了一口氣。「當然我會跟他說，但是——」

「旣然你無法說服國王，何必找我來？」

她臉都白了，緊抿着雙唇，但仍昂頭面對我。「我是想，假如你同意我的話，大人，你或許可以——你也能——」

「目前我和尤賽還是冤家對頭，你是知道的。」突然我心痛的了解到：「或許你找我，是拿我當老巫婆，或鄉下巫醫，要我像上次一樣作起法術？我早該想到——」她的眼中已有怯意，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想起她懷着身孕，我總算把怒氣擺在一邊，舉起手温和地對她說：「算了，我

能做的我一定願意去做，即使要我去提醒他對我的諾言。」

「諾言?他幾時答應了你什麼事?」

「他第一次找我去時，訴說了他對你的愛，且發誓只要此願得償，一切都聽我的。」我對她笑笑。「這實在是賄賂，而不像諾言。可是不管怎樣，如今我只好當一個神聖的誓言來逼他。」

她正要謝我，我却說：「不，暫且保留吧。我也許完成不了，你知道國王多討厭我。你私下找我來是對的，相信你不會愚蠢到再讓他知道我們談過話。」

「他若知道，也絕不會是我說的。」

我點點頭。「現在，爲了孩子和你自己好，一定要把這些憂慮拋開。這件事就交給我，即使我說不動國王把孩子給我，不論他在何處我都會設法照顧他。他將無安全之虞，也將受到王子應有的教養。這樣你滿意了嗎?」

「事非得已，也只好接受了。」

她深深的嘆口氣，雖然臃腫但仍優雅的走到一扇窗前，靜靜的站了一會。最後轉身時，唇角帶着一絲微笑的對我招手，我走了過去。「我想問你一件事，梅林。」

「您說吧，只要我答得出來。」

「在你帶國王來以前，我們在倫敦時，你談到王冠，還有祭台上像十字架的劍。我常想……現在，你誠實的告訴我，你看到的是我的后冠?還是指我這個牽腸掛肚的孩子將要當國王?」

我該說：「我不知道，假如那異象是眞的，假如我眞是預言家，他就是國王。但是神已離我而去，夜裏、火中都不肯再對我說話。我也只能像你一樣，等待時間來證明。我們既不能同到過去，只有相信神不會要那些人平白犧牲的。」

但是，在她那雙痛苦的眼睛凝視下，我只能說：「他會當國王。」

她垂下頭望着脚下的陽光，不像思考，倒像在傾訴自己內心的翻攪。然後再抬起頭來看着我說：「那祭台上的劍呢?」

我搖搖頭。「夫人，現在還不知道。」

她伸出一隻手。「還有一件事……」從她的語氣聽來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件，我下意識的準備說謊。只聽她說：「假如我必須放棄這一個……我還會有其他的孩子嗎?」

「你問的是兩件事，夫人。」

「你不肯回答?」

這句廢話是爭取時間來想個謊言用的，但在她害怕與懷疑的凝視下，我寧可實話實說：「我願意回答，但我不知道。」

「爲什麼?」她厲聲問道。

「又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除了現在這個孩子，我沒有看見其它的事。但按理說，既然他會當國王，也許你是沒有其他的兒子，也許只有幾個女兒來陪伴你。」

「我將不斷的祈禱，」她乾淨俐落的說了一句，就回到靠背椅上，並示意我坐下。「離開前能陪我喝一杯酒嗎？老遠請你來，卻是這樣的招待不週；但不跟你談談，我眞是坐立不安，那有心情招待你？來，陪我坐一會，聊聊你的見聞吧。」

我坐了下來，閒聊一段後，我便問她尤賽和軍隊的行止。她說尤賽的目的地不是首都温徹斯特，而是因爲他要召集北方與東北方的諸侯領袖開會的維洛康尼。此城位於威爾斯邊境，隔着盏尼得山脈與愛爾蘭海岸相對；自羅馬時代就是興盛的商業中心，道路保養得很好。走都那利亞半島出去，並越格勒福橋後，行軍速度就可以加快。假如天氣良好，四境無事，尤賽甚至能趕上王后的生產。伊格蓮說，尤賽在温多克打敗撒克遜人後，目前的撒克遜海岸很平靜。北方雖無消息傳來，但她說國王擔心斯翠塞的諸小酋長會在春天聯合入侵的盎格魯人採取行動。所以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對北方的聯合防衞達成某種協議。

「康特公爵呢？」我問她。「是留在康瓦耳？或被派去防守温多克？」

她的答案嚇了我一跳。「他和國王一起到北方去了。」

「眞的！那我最好小心，」在她疑問的目光下，我點了點頭。「不錯，我是打算直接去找國王，時間已經很緊迫，他朝北去是我運氣好。他將走格勒福橋，我和拉夫可以抄小路先他過河，那他就不會懷疑我曾離開威爾斯。」

我隨即向她告辭。我退出時她又去站在窗前，微風拂動她的秀髮。我知道到時候，把孩子交

給我的將不是一個哀號痛悔的婦人，而是一個心滿意足讓孩子走上自己命運之路的王后。

馬西雅則不然。鵠候在外廂房的她，問了一籮筐的問題，滿腔憤恨的把國王數落了一陣。我一再的向她保證我將盡力而爲，找遍了不列顚的每一位神向她發誓將竭力爭取到孩子的保護權，並予以照顧。她嘮叨的談起褓姆的問題，我一邊向門口走去。

她跟着我，還扯住我的袖子說：「我告訴你沒有？國王要派他信得過的醫生來，以便說出適當的故事，並保證不會洩漏這個小可憐要被送到那裏。好像夫人的安全根本不重要似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信得過的醫生難道就能例外？」

「話雖不錯，但嘉頓醫生是全國第一流的，王后在他的照顧下不會有問題。」

「可是，他是軍醫呀！他懂什麽接生？」

我笑了。「有軍隊的地方就有女人。我父親在不列塔尼的正規軍至少就有一萬五千人，相信我，嘉頓的經驗絕對是全國最豐富的。」

她只好同意的點了頭，又談起褓姆的事。

當晚，她罩了斗篷，像男人一樣坐得筆直的騎了馬來到客棧。梅芙把她讓進自己的屋子，讓拉夫與祖母會晤。直到我上床她還沒離開。

第二天，我和拉夫帶了幾袋梅子酒打道回返梅汀山。拉夫竟然仍和南下時一樣歡天喜地，也

許與童年的生活一比，跟着我反倒更爲自由。沿途說着他從祖母口中聽來的許多閒話，大部份是王后說過了的，除了仍然保密的尤賽將不承認孩子的這一件事。如今他竟也和馬西雅一樣熱衷於替我爭取孩子的監護權。

「假如國王不答應，你要怎麽辦？」

「到不列塔尼去找布廸科王。」

「你想他會讓你和小王子在一起嗎？」

「布廸科也是我的親戚呀，記得嗎？」

「話是不錯，但他敢違抗尤賽嗎？他敢不對尤賽說嗎？」

「我也不知道，若是赫爾在位，情況就和他父親不一樣，他和尤賽一向就是同爭一頭母狗的鬪犬。」

拉夫點點頭，繼續嚼他的麵包（我們已停下來休息），並伸手去拿酒袋。「要不要喝點？」

「我的天！現在怎麽能喝呢？總要再等一年吧！」我說。

但他堅持打開，味道當然很怪，而且很難喝。我故意說梅芙也許捨不得把酒給他，而裝了一袋藥汁，他忙不迭的把酒吐出來，氣喘吁吁的問我笑什麽？

「不是笑你。來讓我試試看……嗯，該有的都有了，但她們問我份量時，我可能心不在焉而說錯了。不，我是笑我自己。這幾個月，甚至這幾年來，我每天擂着神的門，所爲何來？只不過掙來一份換尿布的差事。假如你還打算跟着我，未來這幾年將爲你我帶來嶄新的經驗。」

他只點點頭，說：「假如我們要去不列塔尼，是不是一定要這樣破破爛爛的過好幾年？」

「看情形再說，但願可以不那麽落魄。走一步是一步，步步爲營才是處世之道。」

他臉上的不以爲然，告訴我他認爲魔法師都是在天上飛的。

「要看國王的情形是不是？你眞的非去找國王不可嗎？假如我們放出風聲說孩子是死胎，就可以偷偷的給你，連國王都不會知道。」他說。

「你忘了一個王子出生應該讓天下人知道，否則尤賽死後，誰會承認他？」

「那你打算怎麽辦？大人。」

我搖搖頭，沒有說話。他以爲我不願說，就沒有追問。其實我的步步爲營亦是不得已之計，王后這一關已經通過，現在我該計畫怎樣與國王打交道——是冒失的去要他同意，或先去找布廸科？但在我們進食的當時，我根本不想不列塔尼、國王、甚至小王子的事；我只願鬆懶的坐在陽光下，讓四肢百骸好好休息，且讓時間就這樣過去。這次來廷泰閣本非計畫中事，冥冥中有些事情正在進行。凡人雖不得聞見，而神仍在那兒，我也只不過是凡人而已。我已不再那麽無聊或不甘心的去試我的法力；但我仍懷抱着希望，就像一個赤裸裸的人在雪地裏有件破衣服就心滿意足了。

晴朗的天氣使我們很快的前進，甚至得小心不要踩到軍隊的尾巴；否則我們曾經到哪裏就太明顯了。尤賽行軍一向迅捷，平靜的鄉下也沒什麽需要耽擱的，所以我們只需等軍隊過橋，再坐渡船由稍南較窄的河口渡河，然後兼程北上；裝作從馬利都南而來無意中碰上軍隊的樣子，再和國王談話。

南下康瓦耳時，我們走的都是沿海的小路，在山谷間穿進穿出；如今，爲了不致落後太遠，走的是沿山脊的直路，但仍不敢走舖好的大馬路，怕各崗哨因軍隊剛過加強戒備。

回程比來時更加小心，自離梅芙的屋下，我們不曾再入客棧。事實上，我們走的路要找客棧也不可能，只有找伐木工寮、牧羊小屋，甚至有好幾夜是露天而眠。所經之處一片荒野，正是羊兒與野鹿最好的食床，由於風勢太強樹木很少，才幾個月樹葉已所剩無幾。但在山坡低處與谷底就不然，綿綿密密的樹林，緊密得像魚網一樣。到處都是覆着荆棘與爬藤的峭壁、一踏即崩的斜坡，如捕狼陷阱一樣無法預見，也一樣致命。最可怕的是沼澤，有的黑滑可知，有的只是一片天眞無邪的草地，可以把人帶馬像一根湯匙沉入麥片粥樣快速的吞沒。這些地方都有野獸與山地人進出的小徑，但外人通常不得其門而入。到了晚上，柔和的夜裏則充滿螢火蟲與奇奇怪怪跳動着的火燄，據說是死人的遊魂。

拉夫對自己國內的道路瞭如指掌，但一旦進入像迷魂陣樣的樹林就方向不分了。我們只能向那些山地人、燒木炭工人、伐木工，及偶爾留我們過夜的隱士問路。拉夫似乎頗能享受這種艱困的旅行與食宿，甚至對藏在樹林小道的危險，與幾哩外軍隊的威脅都甘之如飴。我們兩人的樣子愈來愈邋遢，也愈來愈像我們扮演的角色。其實這種變裝比在廷泰閣更重要，鄉下人很厭惡不敢走大道的信差或商人，對窮人則很和善。我們所到之處都很受歡迎，銅角或一壺膏藥總能換到差強人意的食宿。這些臨沼澤而居的人很需要各式各樣的藥，從瘧疾、發燒到各種紅腫。他們那些粗陋的土糊小屋遇冬就塌，每年春天都該修補；但春秋雨季的水邊都有候鳥前來喝水，春天則滿是魚類和森林的動物，忙得他們忘了屋子的事；到了冬天他們又必須敲開結凍的水面吸引野鹿。這些地方的青蛙可以吵死人，但却非常好吃；連同那些野味都是難得的佳肴。所以這些沼澤地帶的人照樣蹲在破屋中就着那些死水享受野味，最後因發熱與下痢而死。不過，他們對沼澤旁的鬼火倒一無懼意，也許都是他們認識的人。

我們離渡口尚有十二哩，夜幕剛降，第一個小麻煩就開始出現。濃密的棕樹已漸給榆樹和樺樹代替，但緊密的程度逼使我們不得不伏在馬背避免被樹枝掃到。雖沒下雨，但地上很濕，我正抬頭看到一泓水映着夕陽光時，座騎突然一滑，前頭的拉夫隨即伸手拉住馬韁，指了指前面。

前面異於夕陽的是一股小小的黃光，正是沼澤小屋燃起的蠟燭或油燈。我們慢慢走過去。

這棟小屋並不臨水而築，但地上仍很濕，破破爛爛像隨時要倒。一條狗開始吠叫，好像有人

從門內窺看我們。我大聲說：「我叫恩利斯，是個跑江湖的大夫，另一個是我的僕人。我們要到烏拉河渡口去。我們在找一個過夜的地方，而且願意付錢。」

交易終於達成，我小心走過溜滑的地面，把馬交給拉夫去繫在附近最乾的地面。

我們的主人尼得矮小敏捷，滿頭黑髮黑鬚，肩膀手臂非常強壯，但一條腿曾經摔斷而微跛。他瘦小的妻子鼻涕流個不停，沒牙的嘴使她的臉像老婦一樣。屋內各種怪味雜陳，讓人寧願露天而眠；但夜裏已經轉寒，毫無保護的森林根本睡不得。婦人吃了我的藥就睡了，尼得則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和我並躺在地上的拉夫看了我一眼，伸手想去拿匕首。我搖了搖頭，因脚步聲已從門外傳來，小狗並未吠叫，反而搖着尾巴。門口處的鹿皮突然一掀，一個小男孩鑽了進來，看到我們趕忙打住。然後他父親用土語和他說了些話，他仍懷疑的看看我們，把手上一個包袱放在桌上，拿出幾條鹹肉，一雙靴子，和國王的兵士才有的小刀。

我走到桌前伸出手來，尼得機警的閃躲在一邊，男孩終於把刀交到我手上。我放在手上掂了掂，最後笑着把刀丟在桌上。「今晚的收獲眞不錯哦？這比一大早去獵野鴉省力多了吧？原來國王的軍隊就在附近呀，多近呢？」

小男孩原只瞪着眼不肯說，透過他父親的幫忙，才點點滴滴的獲得一些消息。

消息並不妙，原來軍隊就在五哩開外。男孩是藏在樹上趁機偷東西，並聽到一些談話。依他所聽到的，軍隊的主力將在一早北上，另有一小隊要兼程送信到卡隆，走的當然是最快的路——

由渡口過河。

我看看拉夫，他已經忙着繫起斗篷的帶子。我對他點點頭並對尼得說：「我們也得走了，我們必須趕在軍隊以前渡河。能不能麻煩你的孩子領我們到渡口？」

爲了銅角子，他是什麼都肯幹的。我們謝過主人，留下講定的宿金和膏藥就出發了。

星光很亮，弦月則爲濃雲所遮。道路只是依稀可見，然而男孩飛奔而去，似乎在黑暗中也能辨行無礙，動物走過樹林還會出聲，這小孩倒是毫無聲響。

道路的崎嶇難行與夜幕的沉重，使我們無法知道到底行了多遠。總之覺得好久以後，才走到樹林較稀，且有一條明顯路徑的地方。月亮愈升愈高，透過雲層的薄光使我多少能看見一點。我們仍在沼澤裏，左右都是粼粼水光，黏土塞住馬蹄，使牠脚步呆滯。青蛙的聲音此起彼落，偶有東西撲通入水。有一次，若非男孩的手抓着我的韁繩，馬兒差點就被一隻一道白光似的怪叫而過的鳥禽嚇得把我掀下馬背。此後牠就緊張的選路，各種聲響都能使牠駐足不前。到處都是白花花像骨骸似的樹幹。

這是一個怪異，看起來死氣沉沉的地域，到處充滿死亡的氣息。我知道大氣都不敢喘一聲的拉夫，一定十分害怕。但我們的小嚮導就那樣理直氣壯的揮開那些可能是他祖先的鬼火，朝前衝去。他只在三岔路口或搖搖欲墜的樹前向我打個手勢。在一個有兩人高的大樹幹中間有個黑洞，藉着月光我可以看見裏面坐了一個青綠色的過路女神，眉眼嘴和誇張的胸部皆依稀可辨，像隻怒

目而視的貓頭鷹；在她身前，牡蠣殼盛着魚油的小油燈吞吐着青綠色的光，不知是那位豐收漁人的獻禮。拉夫倒吸了一口氣，似乎作了個避邪的手勢。那男孩則看也不看的大步前去。

我們又走了半個小時，從一處小丘頂端，終於看到在月光下閃閃發光的瑟富河，並聞到河口清新流動的空氣傳來一股鹹味。

翻過小丘就是一條直路，沿着河岸過去的碼頭上有一盞紅色的號燈。我們一勒繮繩，正打算謝那小孩，他已一溜烟溶入叢林那片黑暗中了。

來到渡口，我們才發現幸運之神似乎也隨那小孩棄我們而去了。號燈雖然盡責的燃着，但船夫則不可見，仔細傾聽似有槳聲正朝對岸過去。我放聲叫了幾回，但一無所獲。

「照說他很快就會回來的，」拉夫四下看過後回來同我站在碼頭上。「木屋裏生了火，而且門是開的。」

「那我們就去裏面等吧。軍隊大概不可能在天亮前出發。我不相信送卡隆的信有那樣緊急，否則他早就派快馬遞送了。把馬繫好，趕快進來休息。」

船夫的小屋只有四壁，石頭圈中的火苗上吊着一個爐子。我從旁邊加了一些乾木屑進去，火勢更旺了。拉夫忙不迭的在一片暖意中打起了瞌睡，留下我注視着火焰，邊等船夫回來。

然而，首先驚醒我的，並不是草鞋踏過河邊砂礫的聲音，而是由遠而近的馬蹄聲。我伸出的

手尚未碰到拉夫的肩膀，他已經跳了起來。

「快呀！大人，假如我們很快的騎馬沿河岸走——趁現在還未漲潮——」

「不，他們會聽到，而且馬兒都已經累了。你想他們距此多遠？」

他兩步趕到門邊，歪着頭聽了一會。「半哩路，也許更近，不要幾分鐘就到了。你打算怎麼辦？我們也不能躲起來，他們會看到馬的，這兒的視野像看地圖一樣開濶。」

的確如此，來人抵達小丘頂後自可一目瞭然。「既然不能躲，就迎上去吧，」我說。「不，不是那樣，」——拉夫已經動手拔劍了。「怎麼能攻打國王的軍隊？何況我們絕對不是敵手。我有更好的方法，把袋子拾起來吧？」

我動手脫下骯汚破爛的外衣，他不解的問：「是不是因爲變裝的把戲騙不過了？」

「我沒打算騙他們。命運逼近來的時候，你就要順從祂。我似乎註定要提早去見國王了。」

「在這裏？可是你——他——王后——」

「王后的秘密不會洩漏。我早就想過碰到這種情形時我要怎麼辦。就讓他們認爲我們剛從馬利都南來，正要去見國王。」

「那，船夫怎麼辦？假如他們去問他呢？」

「那就費事了，不過我們也只好冒險一試。再說，他們又何必去問呢？眞問了，我也有辦法對付。誰說國王的魔法師渡河還需要渡船的？」

談話間，他已從鞍袋拿出一件體面的深色袍子和鹿皮靴，正是我覲見王后時的那一套。我俯身試圖用門旁水桶裏的水拍洗去長途跋涉的勞累，與沿途沼澤濺到手上、腿上的泥巴。「命運逼近來的時候。」我自己對拉夫說的。我覺得血液正在體內快速的奔流，心中却因希望而興奮——或許這些我們以爲是倒霉的事件，正是神冷酷而危險的第一招。

當軍隊馳到，一陣金鐵交鳴、人吼馬嘶的停在小屋前時，我已悠閒的候在洞開的門口，背後火光熊熊，像舖了一方紅絨，斜上方明亮的月光則把我肩上皇家別針的赤龍映得熠熠生輝。

身後的拉夫喃喃的禱謝：「天保佑不是康瓦耳人，他們不認識我。」

「但他們認識我，他們是來自根特的威爾斯人。」

這軍官很高，細瘦如鷹的臉上有一條大疤，我並不認識。但他瞪着我，敬了禮，然後說：「我的天哪！你怎麽可能在這裏呢？」

「我有一些話一定要對國王說，請問營地距此多遠？」

我說着話，一陣驚異似乎傳了下去，還有過份緊張而連步後退的。軍官轉頭和後面的人說了幾句話，先嚥了口氣再回答我：「大約八哩開外，大人。」

除了在荒郊野外發現我的訝異外，還有一些我早已習以爲常的害怕。拉夫從背後靠了上來，似乎準備隨時放手一拼。

那軍官開口了。「既然如此，大人，這倒替我們省了許多事，王上命我們前去卡隆找你。」

拉夫倒吸了一口氣，我一想，如此說來士兵的反應就很合理：他們認爲王上的魔法師早已預知國王的命令。這也解決了船夫的事，若他們的任務是陪我北上，就不須渡河。我就有理由派拉夫在我和他們離開後用錢要船夫不談此事，也避免帶他到尤賽跟前去惹他不快。

我因此頗爲愉快的說：「原來我替你們省了到梅汀山的路，那很好。國王打算在那裏接見我呢？在維洛康尼嗎？我看他不會去卡隆吧？」

「不會，」軍官努力控制自己的驚訝，清了清喉嚨說：「你也知道國王要去維洛康尼？」

「怎麽不知道？」由眼角我可以看見士兵們會心的點頭：怎麽不知道？「但我想早些見他，他有沒有信要給我呢？」

「沒有，只指示我們速速帶你去見他。」他從馬鞍上俯身說：「可能是昨晚從康瓦耳來了壞消息，是我猜的，他未明說。他只是很生氣的樣子，然後就下令要我們來找你。」

他等待着看我，似乎相信我必知道康瓦耳傳來何事。

我滿心的耽憂，是否有人認出我，或者有所懷疑便向國王報了訊呢？他走的是大路，我自然不曾發現。且不管尤賽和我將發生何事，首先該讓拉夫脫離險境。王后是不會有事的，其他像梅芙、大牛、馬西雅，還有小王子……我全身汗毛像狗嗅到危險一樣豎了起來。我吸了長長的一口氣，看看兩旁說：「你們有沒有多一匹馬，我的馬兒累了必須休息。我的僕人等船夫回來就回家去等我。我相信國王見過我以後，會派人護送我回去吧？」

軍官微帶歉意，但堅定的聲音打斷拉夫在我耳邊喃喃的抗議。「對不起，大人，兩位一起請吧。我們奉命請兩位同行的，馬匹早已備好了。」

他手一揮，士兵手起馬動，已將我們圍起。無法可想了。他既奉命行事，不如服從吧。何況多拖延一分鐘，船夫就可能回來，如此反而不妙。這傢伙可能看見軍隊的火把而急急趕回。

一位士兵帶過兩匹馬來換了原來的牲口，我們上了馬，軍官一聲令下，衆人廻馬尾隨。

我們走了約兩百步，就聽到船底磨擦砂礫靠岸的聲音。沒有人留心它，軍官正忙着告訴我將在北方舉行的會議；拉夫則口沫橫飛的答應給士兵們一袋「人間少有的梅子酒，保證是所有你嚐過最美妙的東西，是我家主人特製的。現在卡隆的駐軍配給的都是這種酒，我剛好來賠償你們的損失。送信給魔法師就有這等好處，他在事情還沒發生前，就知道發生的經過……」

我們到時，國王已經就寢；我們乃被安置，也可以說被監禁在隣近的帳篷中。我們只說了些不怕被偷聽的話，且不管危險或安全，這兒倒是我們離卡麥河谷的客棧後最舒適的居停。拉夫很快就睡着了，我則靜看着黑暗，聽着微風把雨水潑在帳篷上，一邊對自己說：「會的，會的，神讓我看見異象，就一定會把孩子給我。」然而黑暗仍是一片空洞，風拂帳篷退去後只有無邊的沉寂。

我把頭在不舒服的枕頭上轉動了兩下，似乎瞥見拉夫晶亮的眼神正看着我。然而，他也只轉了個身，便又傳來陣陣規律的鼻息。



天剛泛魚肚白，國王就把我單獨叫了去。

他已全付武裝準備上路，只差頭盔未戴。飾金的頭盔在椅旁的小凳子上，連鞘的劍豎在他隨身必帶的米勒斯神龕的旁邊。皮製的帳篷內仍然很冷，棋子散得到處都是。帳外傳來軍隊集合的鼓聲，門口的龍旗被風吹得噼啪作響。

他的寒喧極爲短暫，臉上仍是一付蕭索的表情；既無友善，但也沒有憤怒和敵意就是了。他的眼光冷寒，出言簡單扼要。「你和你的異象又替我省了不少麻煩，梅林。」

我低着頭，這既非問題，即無須回答。我只開門見山的說：「你找我有什麽事？」

「上一次見面時，我把話說重了。不知你會不會以爲這個國王不知感恩，不值得你再爲他效勞？」

「我可以體會你當時是爲公爵的死難過。」

「他的死是因爲反抗他的國王，且不管客觀環境如何，他起兵攻打王師就是錯的，所以他死了。這件事已經過去，而你和我，我們還有『將來』要去處理。這才是我現在關心的。」

「孩子的問題。」我同意道。

他的藍眼睛瞇成一條縫。「誰向你報了信？難道又是異象？」

「拉夫告訴我的，他離開你的朝廷後就去找我，現在是我的僕人。」

他陷入沉思，蹙起了眉，最後似乎發現並無大害。這個高大的男人有滿頭紅髮與紅色的絡腮鬍子，健康的好皮膚使他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我父親故世，他繼承王位也不過一年光景，然而王者的氣質已經成熟，修養正如昔日的激情與暴怒在他臉上刻劃出痕跡，戰場上的勝利更使他如虎添翼。

他不在意的揮了揮手，我心中的巨石同時落了地，拉夫的安全沒有問題了。「我不是說過過去的就過去了嗎？不過我有一件事要問你：廷泰閣那一夜，我要你滾遠一點，不要再來煩我，你記得嗎？」

「記得。」

「你說『我再也用不着你，所以你也不會來煩我』，這是根據異象預言，或生氣而說的？」

我平靜的說：「我當時想到什麽就脫口而出，但我相信是預言某些事的。那一夜的所言所行都是直接來自神的曉諭。爲什麽問起這件事？你找我來是要命我執行某些勤務嗎？」

「我寧可說是請求。」

「以一個預言家的身份？」

「不，以一個親人的身份。」

「那我就以一個親人的身份告訴你，那夜我這樣說並非根據異象也不是生氣，只是內心無限

的悲痛。我正爲我的僕人、葛樂斯公爵及其部下的死感到悲痛。但是，如今你說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只要你用得上我，請您儘管命令吧。」

可是，當我等他繼續說話時，心却想：如果不是預言的話，那麽那一夜所發生的事就不是神的旨意，而且神也從未向我顯現過祂的旨意了。其實，我說尤賽再也用不着我，並無半點虛假之處，那一夜我所服務的對象並不是尤賽；而現在，我將要服務的對象也不會是尤賽。我還記得前國王，也就是我父親曾說：「梅林，你和我，我們將塑造出一個曠世名王。」能使喚我的，只有已去世與未出世的國王了。

即使我的舉止有任何遲疑之處，尤賽也沒有注意。他點了點頭，然後把手肘支在膝蓋上，並且用拳頭撐住他的下巴，眉頭皺了好一會兒。

「那天夜裏我並沒有提到別的事。我告訴你，我並不知道當時會製造出一個小生命。剛才我氣得有點口不擇言，現在，我已經好好想過，也跟你談論過了。我可以平心靜氣地說話；然而，我告訴你，梅林，我的心意還是沒有改變。」

他似乎等我回答，但我保持緘默。他略微性急地繼續說：「不要誤會，我並不懷疑王后。她告訴我，自葛樂斯帶她到倫敦，他們就沒有同床過，我相信她的話。這孩子是我的，不會錯，可是，他不能當我的繼承人，也不能在我的王宮內養育。如果是女孩子，就無所謂；如果是男孩，把他養育成聯合王國的繼承人簡直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人們會扳着手指算，說他是大王迎娶伊格

蓮之前半個月，由葛樂斯留下的遺腹子。」他注視着我。「身在王室，你一定和我同樣清楚這種情形，梅林。在他周圍定有很多人懷疑他的出身；老是覬覦他的王位，並且擁護一些具有『更佳資格』的人，天曉得有多少人會來爭取繼承權。何況，具有『最佳資格的人』，將是我其他的兒子。即使我把他視爲私生子，在宮內將他養育成人，他的處境也是危險。他可能試圖踏着我其他孩子的屍骨登上王位。我不要我的家庭變成戰場。我一定要再生個兒子，一個能使所有人滿意的婚生子，他能理所當然地承襲王位，可以在我身邊扶養長大，讓他看到這個王國的平定與撒克遜戰爭的結束。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你是一國之王，尤賽，也是這個孩子的父親。」

這話不能算是答覆，可是他點了點頭彷彿我已經同意。「何況，這孩子不但處境危險，他還會成爲這種處境下的犧牲品。如果有人說他不是我的孩子，而是葛樂斯和伊格蓮的骨肉，那麼身爲公爵的幼子，康特所掌有的那塊土地，他也有部份繼承權，然而，我已封康特爲康瓦耳公爵，你懂我的意思嗎？不管他是王子，或是公爵之子；康特勢必都是他的敵人，而且將有許多人很快地站在他的陣線上。」

「康特對你忠心嗎？」

「我信任他。」他笑了一下，又很快地收起笑容。「目前如此。他年輕但很固執，他要康瓦耳，因而不想冒任何可能會失掉它的險——他不至於這樣做。可是，以後呢？誰敢說？等我過世

後……」他沒把話說完。「不會的，康特目前並不是我的敵人，但是，有一些人是。」

「誰？」

「天知道！話說回來，那個國王沒有敵人？就算安布勞希吧……也有人說他是中毒身亡。我知道你說過這是無稽之談，但是我還是叫亞帆先嚐我的食物。我把渥克達和艾歐沙監禁起來，他們兩個人對那些具有叛意，認爲自己可以像佛提吉恩一樣登上王位的酋長來說，一直都是暴風中心，他們加入撒克遜的陣容，蹂躪不列顛百姓的生命與土地。但是，我還能怎麼辦？放掉他們，壯大撒克遜族聯的陣勢反過來對付我嗎？還是殺死他們，讓他們遠在日耳曼的兒子們抱怨我反臉無情？不，渥克達和艾歐沙是我的人質。我手裏若沒有他們，柯勒寧和貝多爾福早就殺到了，撒克遜海岸將因而殘破，使安布勞希長城搖搖欲墜。就目前的情形來說，我是在拖延時間。難道你不能告訴我任何事情嗎？梅林？你有沒有聽到，或看到什麼？」

他並不是訊問我的預言，尤賽對另一個世界的事總抱着不屑一談的態度，我搖了搖頭。

「我並沒有從你的敵人那兒聽到或看到些什麼。只不過拉夫來找我時，被人中途攔截，差一點被殺。那些人並沒有佩戴任何徽章，或許誤認拉夫是你或王后的信差。當時有軍隊經過，也沒有發現他們的踪跡。更甚的是，我無法探出任何線索。如果我知道什麼，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他略微點了點頭，然後繼續他的話題，緩慢地斟酌着字眼。他的態度很突兀，幾乎是粗魯無禮。至於我，則心跳加速起來了，我必須拼命地使自己保持冷靜與沉着。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戰

爭，但是它和我原來的計劃截然不同。「你和我，」他說道。若不是我跟孩子的未來有關，他不大可能召見我。

他步上了伊格蓮和我業已交過手的同一戰場。「……你知道，如果是男孩，就不能留下；然而，若把他送走，又怕保護不週。不管是不是私生子，他總是我跟王后的骨肉，我一定要保護他的安全；如果我沒有其他兒子，終有一天他仍會繼承聯合王國的王位。」他將手心翻過來。「我必須將他托付給可靠的監護人，那個人至少能在他生命的頭幾年中保護他……至少等這個分崩離析的王國安定下來，王權掌握在我強而有力的後裔中，他的安全才無虞掛慮。」

他又要我同意。我點點頭，然後小心地以自然的腔調說：「你找到合適的監護人了？」

「是的。我要布廸科當孩子的監護人。」

王后的猜測是正確的，國王已經決定如何做了。可是，他還是召見我……我努力使自己保持沉着：「這是很明智的抉擇。」我的聲調是如此的平淡，聽起來彷彿漠不關心。

他調整了坐姿，並清了清喉嚨。我驚訝地發現他很不自在，甚至有點緊張。我的誇讚似乎使得他有點高興。這個發現使我沉着下來。我發覺我一直都是如此地專心一意——我完全被我所相信的事，以及孩子未來的命運褁得死死的——因而把尤賽看成敵人了。他與這事並沒有太大的關連：尤賽註定是一輩子都要被國內外戰爭所困擾的軍事領袖，還得不時地爭取一些時間去補修這裏的水壩，那裏的堤岸，以抵擋洪水；對他來說，這個小孩雖然終有一天可能變得很重要，但目

前也只是橫在他諸多正事面前的絆脚石，只希望能早些把它移開。他提及孩子時，語調中並不帶任何情感，態度也不公正。他召見我，可能是誠心誠意地想徵詢我的意見，就像他哥哥的習慣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潤了潤乾燥的嘴唇，並且告訴自己靜靜地聽着就够了。

他再度開口，這回提及昨天送達的一封信。他指指面前的擱脚凳，一張羊皮紙就擱在上頭，彷彿是他生氣時順手扔在那兒的。「你曉得這件事情嗎？」

我把信撿起來，並將它展開撫平。信很簡短，它先從不列塔尼送到廷泰閣，然後再轉送到此地。信上說布廸科王在夏天染上熱病，一度有好轉的跡象，但是到了八月底却又突然惡化而不治身亡了。信尾是新國王赫爾——尤賽的「至誠的表親與盟友」——重申兩國深厚的友誼。

我抬起頭。尤賽斜靠着椅背，撫弄着腥紅斗篷上的一個摺子。四下裏靜寂一片，風在外頭颳着，遠處模模糊糊地傳來帳篷被風吹動的聲音。尤賽將下巴抵在胸前，以憂煩和不耐的眼光注視着我。

我曖昧地不表示自己的意見。「這眞是沉痛的消息。布廸科是個好人，也是一個好朋友。」

「就算它並沒有使我的計劃泡湯，也够沉痛的了，信送來時，我正準備寫信給他。現在我不曉得怎麽好。別人是否告訴過你，我要到維洛康尼去參加國王會議？」

「奧達加斯跟我提過了。」奧達加斯就是護送我由渡口前來的軍官。

他的手揮動了一下。「那麽你就會了解我是多麽想將這件事情暫時放到一邊。可是，它又非

得現在解決不可，這也就是我召見你的原因了。」

我用食指彈了彈信的封口。「難道你不願把這個嬰兒送到赫爾那兒去嗎？他發誓他是你至誠的表親與盟友。」

「他或許是我至誠的表親與盟友，但是，他也是一個——」尤賽使用了一個詞，使得他看起來像個軍人而不像一國之王。「我向來都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我。噢！米勒斯知道他絕對不會加害我的兒子，但是他並不像他父親，他無力保護這個孩子遠離那些心存不良的人。不行，我不能把他送到赫爾那裏。可是，我又能把他送到那個王室宮中呢？」他提到幾個名字，全都是安布勞希長城南方的一些有力的君王。「怎麼樣？你了解我的問題嗎？如果他到這些顯赫的，或是小規模的王國去，他很可能因別人的野心而處在危境中；或者，更糟糕的是，成爲背叛或謀反的工具。」

「因此呢？」

「因此我找上你。你是唯一能使我無庸顧慮這些問題的人。你一方面必須宣誓孩子是我的，萬一我沒有其他子嗣時，他可以繼承王位；另一方面，爲了他自己以及這個王國着想，你必須把他帶走，讓他遠離危險，並且不要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我召喚他爲止。」他把放在膝蓋上的手翻轉過來，直截了當地問我：「你能幫我這個忙嗎？」

我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了。剛開始的爲難與紊亂的思潮一下子都平靜下來，就像變色的葉

子在狂風平息之後，安落在草地上一樣。「當然，你無須顧慮你的王國是否會受到任何危害。聽我說，我會告訴你如何進行。你說過你跟別人討論過這個問題，那麼那些人知道你要把孩子送到布廸科那兒去的計劃囉？」

「是的。」

「你跟任何人提到過這封信，以及你對赫爾的懷疑嗎？」

「沒有。」

「很好，你可以宣稱計劃照樣進行，就說這個男孩將被遣送到赫爾在坎列的宮中。你得寫封信給赫爾，詢問他是否同意。然後吩咐手下安排一切事宜，一等天氣好轉就把這個男孩和他的褓姆與隨從送走。你可以宣稱我將親自護送他。」

他皺着眉，專心一意地想，或有異議，但並沒有說出來，只說：「然後呢？」

「下一步，」我說道，「這次生產我必須到廷泰閣去。她的醫生是誰？」

「嘉頓。」他似乎還有話，又改變了心意，等着我繼續說下去。

「我不是提議由我接生。」我笑着說。「如果別人看到我即將進行的事情，會招來危險的謠言。現在，我要問你，孩子出世時，你在不在？」

「我將儘可能趕去。」

「那麼我也該到，和嘉頓、王后的侍女，以及你指定的人爲孩子的出世作證。如果是男孩，

我們就用煙火通知你，讓你宣佈他是你和王后的兒子，如果將來你們沒有其他子嗣，他就是當然繼承人。」

他皺着眉把我的話想了好一會，顯然不想涉身於其中。但是，我這些話只是把他對我說過的話做一結論而已。最後，他點點頭沉重地說：「很好，這是事實。不管他是不是私生子，直到我另有子嗣之前，他總是我的繼承人。繼續說下去。」

「當時，王后必須留在寢室，等我們看過孩子並宣誓他是你的孩子後，再把他送回。這可由嘉頓安排。然後，我公然走大門的吊橋離開。天黑後，再偷偷地從岩石上的秘門進去，把孩子接走。」

「把他帶到那裏？」

「不列塔尼。不，別急。不是去找赫爾，也不乘王族的船隻。這部份細節交給我安排，我會把他帶去找一個我認識的人，這人住在不列塔尼，赫爾王國的邊境上。孩子將很安全，也會被照顧得很周全。我向你保證，尤賽。」

他揮了揮手，彷彿是認爲沒有必要講這些話。他看起來明朗多了，似乎很高興能夠解決這件比起諸多國家大事顯得瑣碎且不很眞實的事情——何況，孩子尚在母親的肚子裏。「我必須知道你把他帶到那裏去。」

「帶到我的褓姆家裏，她曾在馬利都南照顧過我和其他的王族孩子。她的名字是莫拉薇，不列塔尼人。在佛提吉恩事件後，她就回到她族人那兒去，不久就結婚了。在孩子吃奶的這段時期內，我想不出更理想的地方。別人不會想到他住在這麼簡樸的家庭中。他能得到很好的照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藏起來，不會有人知道。」

「赫爾呢？」

「我會通知他。你把赫爾的事情交給我就成了。」

外頭傳來一陣軍號聲。陽光愈來愈烈，照得帳篷裏暖洋洋的。他站起來走動，並且活動活動他的肩骨，彷彿他剛把甲胄脫下似的。「如果有人發覺這個孩子並沒有搭乘王族的船隻離開，就不見了踪影，我們應該作何解釋呢？」

「爲防小海的撒克遜人，所以王子不搭乘王族的船隻，而是私下裏由魔法師梅林護送到不列塔尼去。」

「如果別人發現他並沒有被送到赫爾的宮廷中呢？」

「嘉頓和馬西雅可以對他們說，我把孩子帶得很好。我不能告訴你，他們要做何解釋；但是沒有人會懷疑我，也沒人會懷疑孩子在我的保護下會有什麼安全問題。你應該懂得我的保護是什麼意思。我猜想人們會談及魔法與憑空消失這類事情，並且等着我的咒語消失後，孩子再度出現在衆人面前。」

他平淡地說：「他們更可能猜測船翻了，孩子淹死了。」

「我會起而否認這個說法。」

「你是說，你不跟孩子一起？」

「我不能跟孩子一起，目前還不行，人們都認得我。」

「那麽誰跟他一起呢？你說過他會被妥善照顧的。」

我遲疑了一會。然後注視着他的眼睛說：「拉夫。」

他猛然一驚，顯得很生氣的樣子，然後怒氣漸漸平息下來，慢條斯理地說道：「是囉！我又錯了，他是足以信賴的人。」

「沒有人比他更值得信賴。」

「很好！我贊成。你放手去安排，這件事就交給你。你知道如何保護他。」他的手重重的從椅子的把手上垂下來。「就這麽決定。在進行之前，我要給王后寫封信，把我的決定告訴她。」

我覺得我該問問：「她會同意嗎？這對女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事，就連王后也一樣。」

「她知道我的決定，她會聽我的。有件事情，她要照自己的意思去辦：她希望孩子受洗成爲基督徒。」

我看了看帳篷上的米勒斯神像。「你呢？」

他聳聳肩。「這有什麽關係？他永遠不會登上王位。就算他成爲國王，也必須在衆目睽睽下做他應做的事。」他逼視着我，「就像我哥哥那樣。」

他的語意中有挑戰的意味，但我躲開了，只說：「孩子叫什麽名字？」

「亞瑟。」

我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但是它彷彿是我許久以前聽過的事情所發出的回響。或許伊格蓮家族中有羅馬血統……亞特伊家族；一定是這樣。可是，我並不是從這兒聽過這個名字的……

「我將照辦，」我說道。「如果你允許，我也要寫封信給王后，她確定我的忠誠後會更安心點。」

他點點頭，站起來拿他的盔帽。一抹幽靈似的冷酷微笑掛在他的嘴角，小時候他就是以這種微笑使我覺得迷惑。「這件事很奇怪，是不是？雜種梅林比我的私生子更有繼承王位的資格，我却輕易地信任他，並且將孩子託付他。你不覺得受寵若驚嗎？」

「一點也不。如果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我對王位沒有絲毫的野心，你就是傻瓜。」

「那麽你也不要使孩子對王位存有覬覦之心。」他轉過頭去，大聲叫喊一個僕人，然後又對着我說：「也不能把你那些該死的魔術教給他。」

「如果他是你的兒子，」我冷淡地說道，「他也不會對魔術有興趣。我只教他必須知道且有權知道的事。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們就此分手了。尤賽從未喜歡過我，我也不喜歡他。我們有着共同的血緣，對安布勞希又各有不同的愛與獻身方式，使得我們在冷漠中互相尊敬着。我早該知道，在這件事情中我們被緊

緊地鬥在一起，有如一枚錢幣的兩面；不管願意與否，都得一起行動。衆神高高在上地支配着，使人們按照他們的意旨行動。

我早該知道；然而，我一直慣於從火中與星象聆聽神的聲音，卻忽略了從人們的行動中觀察祂的意旨。

拉夫獨自在一座被監視着的帳篷中等我。我把國王和我討論的結果告訴他，他沉默了好長一會，然後說：「事情照着你所說地發生了。你是否想到它會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昨晚我們被帶到這兒來時，我認爲你很害怕！」

「我的確害怕，然而那和你以爲的恐懼不同。」

我期待他會問我如何地不同；但是，很奇怪，他似乎懂我的意思。他的臉一下子紅了，並且裝作忙碌地收拾行李。「大人，我得告訴你……」他結結巴巴地說道。「我一直錯怪你。起初，我——因爲你不是驍勇善戰的人，我以爲——」

「你以爲我是懦夫？我知道。」

他用銳利的眼光注視我。「你知道？你不介意？」這種態度顯然和懦弱沒有兩樣。

我微笑了。「我成長在層出不窮的憂煩中，早就習慣別人的誤解了。再說，我也不曉得自己有多少勇氣。」

他睜大了眼睛看着我，衝口而出地說道：「可是，你從不害怕任何事情！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這趟旅程——你把它當作晨間的蹓馬活動，根本都不在意我們走的是到處有野獸與強盜的路徑。當國王的手下抓到我們——就算他是你的叔叔，落在他手中也並非全無危險。人人都知道國王的情緒不好。可是，你冷靜得彷彿你知道他和別人一樣，會照着你的意思行動！你害怕？你不會害怕任何事情，這點是千眞萬確的。」

「我也是這個意思，」我說道。「我不曉得面對你確知不會殺害你的敵人須要多少勇氣。但是預言卻有其可怕之處，拉夫。死亡並非在下個轉角處等待着，可是當一個人知道它將於何時來臨，以何種方式來臨……這並不是令人愉快的念頭。」

「你是說你能事先知道？」

「是的，至少我可以看到我的死亡。那是一片黑暗與一座密不透氣的墳墓。」

他顫抖了。「我懂，我寧願抱着或許我明天會死的想法，在一片光明中戰鬥。至少，我心中的念頭永遠是『或許是明天』，絕不會是『此時此刻』。你還是穿鹿皮靴嗎？大人，還是現在就換掉？」

「把靴子換掉，謝謝你。」我坐下來把腿伸了出去，他跪着替我把靴子脫掉。「拉夫，我必須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我告訴國王你跟我一起，而且你將要到不列塔尼去照顧王子。」

他抬起頭來楞了好一會。「你跟他這樣說嗎？那他有什麼反應？」

「他同意你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很讚賞你。」

他抓着我的靴子，目瞪口呆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花了一點時間，仔細地思索過了，拉夫。他平息了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而把葛樂斯看成一名叛徒。如果你想回去侍候他，他也會仁慈地接待你，並且把你安揷在軍隊中。」

他一語不發地彎身忙着整理我的靴子。然後，他站起來拉開帳篷的布幕，叫人把馬匹帶上。「動作快點。大人和我要趕去渡口搭船。」

「你知道，」我說，「你在此刻所做的決定是自行選擇的。然而，誰敢說它不是布廸科的死亡所帶來的『機運』？」我站了起來，笑着說：「憑所有的神祇之名，我眞高興事情有了進展。而此時此刻，有一件事情特別使我覺得高興。」

「因爲你能輕易地得到王子嗎？」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值得我特別高興。不是的，我指的是此時此刻的事情，至少我可以把這些該死的鬍子刮掉了。」

拉夫和我回到馬利都南時，我的計劃大致上可說是塵埃落定了。我派拉夫帶着給赫爾的問唁

信，以及說明大王的立場與計劃的信函，搭乘最早一班船前往不列塔尼。在拉夫公開携帶的信函上，我覆述了大王的意思，要求赫爾在王子的嬰兒期內庇護他；另一封密函則向赫爾保證，他無須負擔王子的養育費，我們護送王子前去坎列時，既不搭乘王家船隻，也不安排特定的時刻。我要求他協助拉夫安排聖誕節的秘密行程。赫爾天性疏懶，又很不喜歡尤賽，一定會因密函上的建議而鬆口氣。我知道他會盡其所能地幫助拉夫和我。

拉夫一出發，我也動身北上。很明顯地，王子不能在不列塔尼待太久；莫拉薇的保護是暫時性的措施，使人們對王子的興趣漸行冷却；然而他此後的處境仍有安全之虞。尤賽的敵人將到不列塔尼尋找；而王子並不在赫爾宮中的事實，會使他們相信王子在不列塔尼之說純屬虛構。我有把握不留下任何能將他們帶到莫拉薇村中的蛛絲馬跡。然而，他只有在嬰兒期內是安全的；等他長大能四處走動時，就會引起一些謠言。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受到如此周詳的照顧與監護，將使人議論紛紛，且好奇地猜測他的身世。

何況，孩子在斷奶之後就得接受適當的訓練；即使不如王子，也得接受小貴族或小武士的訓練。梅汀山雖然可以做爲他的家，但他更需要一個既安全又舒服的貴族家庭。最後，我想到一個我很熟的父執輩。他名叫艾克特，被封爲格拉瓦伯爵，目前是雷其的寇爾國王手下。寇爾在北方諸國中是最重要的血親。

雷其是一個大王國，其領域東從不列顚山脊伸向西邊的海岸，北起哈德連長城，南到德瓦平

原。寇爾國王封給艾克特的格拉瓦郡位於該王國西北，距海三十哩遠的地方。這是一個荒蕪，多山的地區；佈滿山丘、河流，與蠻荒的森林；其中有一座森林就被命名爲「蠻荒之林」。山谷間佈滿許多狹長的湖泊，艾克特的城堡就位於一座湖泊尖端的平地上。過去羅馬人曾在此地築過要塞，一條軍用道路從葛蘭那温特港沿着海岸修築，在路格瓦林併入幹道，一直通向約克郡。格拉瓦與葛蘭那温特港之間，是一大片陡峭的坡地，其間有許多天然的隘口，形勢險要，易於防守，其內陸就是固若金湯的雷其王國了。

尤賽想爲王子找個安全的城堡，却一味地在安布勞希長城內的富裕國家中選擇；就算他不耽心這些貴族的忠心與否，我也得考慮到這些國家的安全問題；這些國家都是沿岸的撒克遜人最容易潛伏的地方。我猜想他們早晚會爲了爭取王位，而陷入苦戰。王子若是到雷其這個北方國家，不僅没有人會找到他，「蠻荒之林」本身也能守護他。他在這兒成長，就如同在神的手中一樣安全，和林中的小鹿一樣逍遙。

艾克特剛於幾年前結婚，他的妻子杜辛娜出身於約克郡的羅馬和不列顛混血家族。她的父親佛士塔是城中的治安推事之一，曾經帶兵抵禦韓吉斯的兒子渥克達，也是勸使撒克遜人向安布勞希投降的功臣之一。當時，艾克特在父王的軍隊中，軍隊開往約克時，他遇到杜辛娜，就和她結婚了。他們夫婦倆都是基督徒，這可能是尤賽不常和他們聯絡的原因。可是，我當年和父王就住在約克郡的佛士塔家中，安布勞希常和他們長談有關北方領域的安定問題。

格拉瓦的城堡建在羅馬舊城的遺址上，前面有湖泊，一條深邃的河流環城而過，再加上附近的蠻荒森林，整個城堡被保護得無懈可擊。要進入城堡非得經過廣闊的湖面，或是通過一條易於瞭望與防禦的山徑不可。可是，整座城堡並不會給人戒備森嚴的感覺。城堡附近的樹木，由於秋天的來臨而佈上了繽紛的色彩，湖上有一些來往的船隻；在茂密的茅草間蜿蜒着的河流岸上，更有一些手持釣竿的人在垂釣。河流源頭的青草地上放牧着成羣的牛羊，城牆外頭有個熱鬧、安詳的小村莊。離城牆兩哩遠的地方，有座修道院，此地的山峯高聳，山谷隱密。超過了樹木生長線以上的地方，是一片佈滿石頭，長滿小草的土地，這兒畜養着綿羊，一些手持棍子，帶着一條狗的牧羊童愉快地防禦着狼與狐狸偷襲羊羣。

我一個人靜靜地步在旅途上。雖然，可恨的鬍子已經刮掉了，但是我還是以一種沉重的厭惡感來安排這個不爲人知的旅程。一個清新明朗的十月天裏，我於黃昏時刻抵達了格拉瓦。

格拉瓦城大門洞開，門後是個舖着石板的廣場，幾個男人正忙着卸下車上的稻草。公牛咀嚼着食物，耐心地等待着。有個少年提着水，讓那兩匹汗淋淋的馬痛飲一番。狗在人們身邊吠叫並不時遊戲似的互相追逐；母鷄則忙着啄食掉落的穀物。廣場上種了幾棵樹，通往城門上方的兩邊樓梯邊種植了許多金盞菊，花朵在夕陽殘照下閃爍着紅色與金色的光芒。這兒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要塞，倒像繁盛的農莊。然而，我走進另一道洞開的門後，就看到一排排擦得雪亮的兵器；一道高牆後面傳來口令與操練的聲音。我在拱門的兩個崗哨間停下，守衛攔住我詢問來此的目的。我

把放着龍形胸針的小袋子交給他，吩咐他轉交主人。他在幾分鐘之內就急急忙忙地走同來，一個侍從以誇張的姿勢，把我帶到艾克特伯爵面前。

艾克特並無多大改變，他的身材中等，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棕色的鬍子已經透出點點灰白。古銅色的皮膚泛着健康的血色。他的妻子比他小十幾歲，身材修長，輪廓很美，看起來還不到三十歲。她的個性保守，而且有點羞怯。但是她那如煙似霧般的藍眼睛，與她冷漠的態度和拒人千里的言談却顯得很不一致。艾克特有付志得意滿的神氣。

他在一個小房間內單獨接見我，房間裏有座巨大的壁爐，牆邊堆放着矛與弓。松枝在壁爐中燃燒着，熊熊的火燄有如火葬場的場面。奇怪的是，幾扇窄窄的窗子都朝外推開，風的呼嘯聲有如弓弦內藏着一隻低吼的獵犬似的。

他笑容滿面地攫住我的手臂，熱情的歡迎我。「梅林•安布勞希！眞是榮幸啊！從上次見面到現在有多久了，兩年？三年？歡迎歡迎！我最高興能在這片屋頂下接見你。這些年來你的名氣越來越大了，是不是？我聽到許多傳言……這下好了，你可以親自告訴我眞相。天啊！你越來越像他了，只是你比他瘦。你看起來好像整年都不知肉味似的。來，在火爐邊坐下來，我叫人送晚餐來！吃飽後我們就可以好好談談。」

晚餐既豐盛又美味，其份量足夠我吃上十餐。艾克特吃了三個人的量，並且一再叫我多吃。我們在進食中交換了一些消息。他問起王后懷孕的事，我只是把話題支開，反問他維洛康尼的情

形。艾克特參加了在那裏舉行的會議，也是不久以前剛同到家。

「成功嘛？」他答道。「很難說，參加貴族很踴躍，寇爾王當然也在內，還有，」——他提到五、六個鄰近的貴族——「只有窩特雷的李歐凱缺席，他派人送信說他病了。」

「我想，你並不相信他。」

「如果我相信那頭狐狼的話，」艾克特激烈地說道：「那我不也成了仰人鼻息之輩？不過，那批狼倒是全到齊了，因此那個小輩出席與否也就無足輕重。」

「斯翠塞呢？」

「噢！是的，高爾也去了。你曉得他領域西半部的皮克特人一直都在騷鬧。爲了皮克特族的問題，任何能幫助高爾統治領域的計劃，他都樂於合作。所以，他對會議極爲熱衷。我確定他對會議很有助益；至於他能否管得住那些寶貝兒子又是另一同事了。你認識他的兒子休爾？一個無法無天的惡棍，年紀小得幾乎無法舉起矛來，却在今年春天強暴了莫林家的一個女兒。莫林自這個女兒出生後就許願要將她奉獻給修道院，他却在她赴修道院的途中把她玷污了；等他父親聽到風聲趕去時，已經太遲了。她再也不能進修道院了。」他低聲笑着。「莫林理所當然地向對方要求賠償，可是人人都在嘲笑他，他索性獅子大開口狠狠敲了一記，斯翠塞只好照付；他和莫林在維洛康尼會議上碰頭時還是怒目相向。幸而，尤賽國王處理得當，使他們同意捐棄成見。所以在雷其與斯翠塞之間，有一半的北方領土是無庸掛慮的。」

「另外那一半呢？」我問道：「洛特的態度如何？」

「洛特？」艾克特哼着鼻子說道：「那個吹牛大王！如果魔鬼能幫他多弄幾畝地，他也會不惜一切與之聯盟。他對小不列顛根本漠不關心，而且他的兄弟個個都跟他一樣。只要有人付錢，他們就樂於爲他打仗。他們就是這種人。」他愁眉不展地看着火爐，好一陣子都不說話，只是用脚撥弄着身邊的獵犬，牠發出愉悅的低沉聲音，兩耳往後平貼在頭上。「不過，他話說得很漂亮，或許我錯看了他。時代在改變，就算是洛特這種野蠻人也應該看得出來，除非我們能在有力的誓言下面結在一起，並且共同遵守，否則『氾濫之秋』局面將會再度出現。」

他並不是指眞實的洪水氾濫，而是指一個世紀前的兵亂，當時皮克特人，撒克遜人，與愛爾蘭的蘇格蘭人帶着斧頭與火把，從哈得連長城直驅而下。邁西穆斯在塞貢庭領兵抵抗，他打敗他們，將他們趕了回去；爲不列顛爭得和平，他自己也登上了王座；留下一段不朽的傳說。

我說：「就尤賽的防禦計劃而言，洛郡是關鍵之所在，他們的重要性比雷其、斯翠塞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聽說——我不知道其眞確性爲何——有許多盎格魯人定居於亞蘭那斯，而且在約克郡南方，沿着安伯斯一帶的盎格魯族聯之勢力，自父王去世後已經茁壯了一倍。」

「這是眞的。」他沉重地說道。「洛郡南方的海岸一帶只有尤恩稱雄，他是一隻專吃腐肉的烏鴉，忙着在洛特身後啄食。不，或許我對他的說法也不太公正。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就要和洛特的妹妹結婚了，所以他只有處處看洛特的臉色，談到這點嘛……」

「那一點？」他停頓下來，所以我催問他。

「婚姻。」他先是蹙眉繼而露齒笑着。「如果它不是樁極危險的事情，就是一件好玩的事。你知道尤賽有個私生女，我忘了她的名字了，想來她有七歲或八歲了。」

「瑪佳絲。是的，我記得她出生於不列塔尼。」

瑪佳絲是尤賽與一個不列塔尼女子的私生女。這女子跟着尤賽到不列顛，希望能和他結婚，因爲她的出身不差；而且就人們所知，她是當時唯一爲尤賽生下孩子的女人（尤賽的軍隊中有許多公開或私底下的議論，猜測尤賽如何避免留下成羣的私生子，就如同緊跟在田畦裏的播種者身後，把一棵棵幼苗拔掉。然而衆所皆知，這個女孩是唯一的一個。他是一個公平而又慷慨的人，沒有任何女孩子爲了他而蒙受比失去處女膜更大的痛苦。）尤賽將這個私生女與她母親收留在他的一棟房子裏，只等那個母親嫁給他領域內的一位爵士後，孩子就歸尤賽。我在不列塔尼見過她一、兩次，是個有着大眼睛、小嘴巴、金頭髮的嬌小女孩。

「這和瑪佳絲有何關係？」我問道。

「尤賽放出風聲說要將她嫁給洛特，到時候她就會被當做安定國家的基石。」

我看了他一眼。「洛特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如果你看到他的表情一定會大笑不已。他一方面因別人暗示他尤賽的私生女足以配他，而氣得臉色發黑；但是他還是得在言談上保持客氣，以防國王沒有其他的婚生女兒時有個轉圜的餘

地。私生女——和他們的配偶——也有過繼承王位的例子。你當然是例外。」

「那當然。洛特的野心眞那麼大嗎？」

他略微點了點頭。「他的野心是聯合王國，你大可以相信我。」

我皺着眉思索着他的話。我從來沒見過洛特，他的年齡比我大——大約二十來歲——儘管他曾經在父王軍隊裏待過，我們却從未見過面。「尤賽想把他綁在洛郡，洛特肯就範嗎？不管是否爲了他的野心，這意味着洛特得爲大王打仗。洛郡是我們北方的重要堡壘，可以抵擋盎格魯和其他民族的侵犯。」

「噢！他將會爲大王打仗？」艾克特說道。「除非，盎格魯人能爲他找到一個條件更好的新娘。」

「你眞認爲如此嗎？」我猛然一驚。艾克特是個粗獷率直的人，但也是個敏銳的觀察家，很少人像他那樣，對沿海勢力的消長瞭若指掌。

「或許我言重了些。洛特對我的財產存有野心，等他併吞我的財富之後，對於任何無法懷柔他的君主來說，他都是十分危險的人物。」

「他和雷其的關係怎樣？」我想着，孩子如果寄養在此，可能會遇到東北方的洛特。

「噢！他們是朋友，他們要好得如同兩隻獵狗，各自據有一個放滿肉的盤子。他們目前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不提這些，喝酒吧！」他一口乾了杯中的酒，把杯子放了下

來，順勢抹了抹嘴，敏銳的眼睛帶着好奇的神色盯着我。「好啦！說出你的來意吧！你總不會千里迢迢跑來這裏吃頓晚餐，或是爲了打探一個乳臭未乾的小鬼與一個老農夫的消息吧！告訴我，我能爲安布勞希的兒子效勞嗎？」

「你要效勞的人是安布勞希的姪子。」我說道。然後把詳情一一道出來。他一語不發地聽我把話說完。艾克特生性熱情、誠懇，在他眼中沒有任何事情是衝動，或是操之過急的。他以前是一名頭腦冷靜、善於策劃的軍官；無論在短兵相接、長時間的守備、或是任何場面，他都能處理得當。當我提到國王的決定，以及我將擔任王子的監護人時，他揚起眉毛詫異地看着我；他就這樣動也不動，眼睛也不眨地聽着。

我說完後，他顯得很興奮。「嗯……我要先告訴你一件事情，梅林；你來找我使我覺得旣高與又驕傲。你知道我對你父親的看法，我老實告訴你，孩子，」——他清清喉嚨，遲疑了一下，然後把眼光轉開，注視着火光說——「你的私生子身份使我很替你難過，我本來不必告訴你。我也不是說尤賽當國王並不稱職——」

「他比我行，」我微笑地說道。「我父親常說我和尤賽兩人共同具備了一些好國王應有的特質。他經常夢想着，有一天我們能塑造出一個曠世名王。這個王子就是未來的名王。」他的頭抬了起來，我繼續說道：「我知道，他還是一個未出世的嬰兒。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如同我預知地發生了，尤賽的孩子也將交給我撫養。我知道他就是未來的名王，我相信他將會是這個可憐的王國

中空前絕後的名王。」

「你看到的星象是這麼說的嗎？」

「星象當然已經把它顯示出來了，除了神之外誰能藉星象顯示預言呢？」

「嗯！神顯示了意旨。終有一日，或許不是明年，也不是五年、十年內，『氾濫之秋』會再度出現，希望屆時有個國王能揮着邁西穆斯的寶劍來抵禦。」他猛然轉過頭來。「什麼聲音？」

「風吹動了弓弦。」

「我以爲是豎琴的聲音呢！奇怪。怎麼囘事，孩子？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

「沒有什麼。」

他疑惑地注視我，發出一些低沉的喉音，然後又靜了下來。此時，我們身後却傳來一種類似嗚哼、飄呼的音樂聲。我憶起幼時常躺在地上仰望星星，並且聆聽星星移動時所發出的樂聲。我認爲星星就是這樣發出聲音的。

一名僕人進來添加木頭，音樂聲就靜止了。等他離開把門帶上後，艾克特以全然不同的音調開口說：「嗯！我照你的意思去做，而且我覺得很驕傲。你說得沒錯，在未來幾年中，尤賽的確沒有多少時間照顧他，更不用說保護他的安全了。廷泰閣或許能够保護他，可是正如你說的，康特在那裏……大王知道你到我這兒來嗎？」

「不知道，而且我還不打算告訴他。」

「眞的？」他皺着眉頭想了想。「你認爲他會同意我們的做法嗎？」

「可能會，我也不曉得。我想，他目前的希望就是儘量少與這件事情扯上關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苦笑了一下——「大王和我有個休戰的協議，然而，我並不會因此而高枕無憂。我要遠遠地離開他的視界。如果我對王子負有教養之責，也最好能離聯合王國遠一點。」

「是的，我也聽說過這點。幫助國王達成心願似非明智之舉。小王子會是基督徒嗎？」

「王后希望如此。我能安排的話，他將會在在不列塔尼受洗。他的名字叫亞瑟。」

「你要參加他的洗禮嗎？」

我笑着說：「我沒有受過洗，所以不能去觀禮。」

他也笑了。「我忘了你是異敎徒。嗯！我很高興聽到這些。還有一些麻煩要解決呢！」

「你是指你的妻子嗎？她是虔誠的敎徒啊？」

「可憐的女人，」他說道。「我們的次子夭折後，她就不曾再懷孕。醫生說我們再也不會有孩子了。我的兒子凱伊才三歲，却是一個任性的小無賴，都給她寵壞了。家裏有第二個小孩一定很好。你說他叫什麼名字來着？亞瑟？這件事讓我來告訴杜辛娜嗎？不過，不會有問題的，她一定很高興再有一個孩子。而且，我可以告訴你，雖然她是女流之輩，却一點也不多話。小王子會很安全的。」

「我確知如此。這點無須星象告訴我。」我將我的謝意說出來，他却不耐煩地打斷我。

「就這樣決定了，其他不妨稍後再談。今晚，我要和杜辛娜談一談，你會住上一陣子吧？」

「謝謝你。我無法久留，一等我和馬匹休息够了，就得上路。十二月裏我必須到廷泰閣；在此之前還得回家一趟，免得拉夫回來找不到我。還有許多事等着我去安排。」

「眞可惜。不過你還會再來，我等着你。」他笑着撫弄獵狗。「我眞高興你是王子的監護人兼導師。而且，我也很高興有人能敎希怡一點規矩。或許他一想到不服從你，可能會變成一隻蟾蜍，就會留意他的態度了。」

「變成蝙蝠才是我的專長，」我微笑道。「你眞好，我永遠也還不清這筆人情債。不過，我還要爲自己找個住處。」

「你瞧瞧，孩子！我能爲安布勞希之子提供四面牆和一個壁爐，他却要去城郊找什麼安身之處！爲什麼不住這裏？」

「我怕被別人認出來。人們會在梅林未來幾年的所在附近搜尋亞瑟。不行，住這麼大的房子實在很冒險。儘管我很感激，但是四面牆對我這種人來說並不是最好的住所。」

「啊！對了！你想找個洞穴，是不是？據說這附近也有一些小洞，不過你得先把狼趕走。你知道怎麼做的。可是王后呢？你並沒有提到她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什麼樣的女人捨得讓別人把她的頭胎孩子抱走，而且再不能見到他，也不能讓他認她？」

「王后秘密地召見我，要我把王子帶走。我知道她很痛苦，可是這是大王的意思，她和大王

一樣清楚未來的危險。身爲王后就得把一般女人的心理擱到一邊。」我小心地說道：「我覺得王后並不是一般的家庭主婦，尤賽也不是一個家庭中的男人。他們對對方而言是男人和女人，但下床後就是國王與王后了。以後伊格蓮或許會懷疑，會問一大堆問題，可是那是未來的事情。目前她同意把孩子送走。」

夜深了，我們還繼續討論着，儘可能把所有細節都安排好。亞瑟在三至四歲時，就得離開不列塔尼。我們得找出一合適的時節，命拉夫護送他從不列塔尼到艾克特家裏。

「你呢？」艾克特問道。「那時，你在那裏？」

「不會在不列塔尼。爲了王子的安全我不能住在那裏。我應該消失掉，艾克特，這是魔法師的伎倆。我在別處出現，就會把人們對不列塔尼與格拉瓦的注意力引開。」他問到我的未來，我笑了笑不露出一點口風。

「老實說，我還沒有計劃呢！好啦！我已經耽誤你不少的睡眠時間。尊夫人一定覺得奇怪，與你閉門長談的是個什麼樣的神秘人物？明早你爲我引見時，我會向她道歉。」

「我現在就跟你道歉，」他說着就站了起來。「不過，我很高興向你告退。你可知道你錯過多少美好的事情，梅林——你不會了解的。」

「我曉得，」我說道。

「你曉得？那麼你一定認爲這樣做是值得的，生命中沒有女人來點綴？」

「對我來說是值得的。」

「那麼，你從這邊走，到冷冰冰的床上去吧！」他說着，並且爲我把門打了開來。

11

王子在聖誕夜的午夜前一個小時誕生了。

王后分娩後，我和兩個被指派來當證人的貴族被叫入王后的寢宮；嘉頓醫生、馬西雅、與王后的兩名女侍早在其內。其中有個名叫布蘭温的女子，她的孩子剛夭折不久，就由她來擔任奶媽之職。我等事情都弄妥了，小王子洗過澡包裹起來，王后也睡着後，就離開了城堡。我騎着馬循着經廸米澳的方向走了一段路，等我看不到大門守衛的火光，就調過馬頭，朝下走向崎嶇陡峭的狹谷。

廷泰閣城堡建築在一個幾乎可稱之爲海島的岬角上，它與陸路的銜接處只是一條狹窄的石脊通道。石脊兩邊都是陡峭的懸崖，底下則是巉岩密佈的海灣。左邊的海灣內有一條既狹又危險的小路，只有退潮時才能從這兒走；它通往岩壁上方，城堡牆基的一扇門。這就是進入城堡的秘道了。進了秘門就是一道窄小的石梯，可通到國王的寢宮。

在這條陡梯的中途，有處寬濶的平台與一間守衛室。我得在這兒等待醫生判定小王子能在冷

冽的天氣中出海爲止。秘道口已經沒有衛兵，國王在幾個月前封閉了秘道，而在守衛室開了另一扇通往城堡的門。今晚，秘門又啓開了，但裏頭並無衛兵看守，只有國王的奴隸亞帆，和一個國王所信任的軍官菲力爾守在那裏等我，以便開門讓我進去。拉夫並沒有跟我一道進去。他得去看那艘開往不列塔尼的船隻是否在我們約好的地方守候着，還得照顧我留在峽谷的馬，並且每晚都得從海灣注意着秘道上的動靜。

我等了兩天兩夜。警衛室裏有個簡陋的床舖，亞帆替我升了一堆火，以驅除房子裏的寒氣。他還不時地帶着食物、柴火，以及樓上的消息過來。我過去對他的和善，他都記在心裏；再加上國王的嫌棄使得他覺得難過，因此，只要我點個頭，他就會一直陪侍着我。不過，我還是叫他回到伺候王后的崗位上，自己一個人耐心地等待着。

這個平台的另一端，也就是警衛室門口的對面，有另外一扇門，門外是道懸在城堡岩壁上的狹窄陽台。從城堡的任何一扇窗子往下看，都看不到這個陽台。陽台下面，介於城堡圍牆與海面之間，是一片野草叢生的岩壁。在夏季裏，許多海鳥到這兒築巢，使得城堡充滿了蓬勃的生氣；然而，在此深冬時節，野草上蓋着一層霜，看起來好不凄涼，只有海浪反反覆覆地衝擊着岩石。

我在每一個黎明和黃昏，都要走到陽台上看看天氣是否好轉。可是，一連三天都沒變。空氣是冷冽的，岩壁上的野草覆蓋着一層霜，在濃霧下幾乎看不見。稍遠的海洋與岩壁亦被濃霧所遮蓋了，冬日的太陽在白茫茫的天空中無力地照射着。被濃霧籠罩的海，顯得異常平靜。我每天在

睡前總要走到冰冷的黑暗中，仰望穹蒼上的星星。然而，極目所望仍是一片白茫茫。

第三天晚上，起風了。一陣微風從西邊吹過來，經過城垛，穿過那兩扇門，使火把的火焰搖曳不已。我站了起來仔細聆聽着。在一片靜寂中，我聽到樓梯頂上傳下來的聲音，就把手擱在門閂上。王后寢宮的門被輕輕地打開，隨後又關了起來。我走出警衛室，屋內的火光從我身後照射出來，照亮了樓梯，也投下了陰影。

是馬西雅，她低頭注視着抱在手彎裏的小東西，面頰上閃着淚光。她抱着一個包裹得很暖和的嬰孩，看到我就把孩子交給我。「好好照顧他，」她說道，「好好照顧他，就如同上帝對他和對你的愛一樣。」

我把嬰兒接過來，在毛料的包巾下是閃閃發光的衣服。「信物呢？」我問道。她遞給我一枚戒指，那是尤賽常戴的金戒，上面鏤了一顆鏤有龍形花紋的紅玉。我將戒指套在手指上，馬西雅出於本能地想提出抗議。

我微笑着說：「爲了他的安全，戒指得由我保管。」

「王子殿下……」她低垂着頭，然後猛然轉過去，瞥了布蘭温一眼。布蘭温穿了一件連兜帽的寬大斗篷，從樓梯口下來，亞帆拿着行李跟在後頭。馬西雅轉過頭來，猛握着我的臂。「告訴我，你要把他帶去那裏？」

我搖搖頭，「很抱歉，知道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她一語不發，可是嘴唇却顫抖着，好不容易才控制了自己的情緒。「好吧！可是你能保證他的安全嗎？我並不是向一個男人或王子提出要求，而是向你的法力要求。他會安全吧？」

由此可見，伊格蓮什麽也沒有說，就連馬西雅也不知道絲毫內幕。馬西雅對未來的猜測也是猜測而已。但是，在隨後的幾天內，這兩個女人將會迫切地需要對方的信心。讓王后獨自承擔這一切，是很殘忍的事情。可是，女人往往都無法守密。隨她們的愛之所及，就會使她們揚棄所有的理智，毫無保留地信賴對方。這是女人的弱點，也是她們偉大的力量。

我直視馬西雅的眼睛。「他將是一國之王，」我說道。「王后知道他將登上王位。可是，爲了孩子的安全，你千萬不要四處宣揚。」

她不回答，再度彎下頭來注視小嬰兒。亞帆和布蘭温就站在我身後。馬西雅温柔地將小王子頭部附近的斗篷摺子拉開來。小王子睡着了，濃密的兩排睫毛猶如嵌在眼皮上的金色貝殼，一頭深色的柔髮覆蓋在頭上。馬西雅彎下身來吻了吻他的頭，他毫不受影響地繼續睡着。她再把斗篷拉好，然後以專家的姿態調整了嬰兒在我手臂中的位置。「就是這樣托着他的頭。你走秘道時會小心吧？」

「我會小心的。」

她張開嘴想再說點什麽，又很快地搖了搖頭。眼淚從她面頰上滑下來，滴落在小王子的斗篷上。然後，她猛然轉過身去急急地步上樓梯。

我抱着小王子走下秘道，菲力爾抓着劍在前面引路，亞帆扶着布蘭温走在我後頭。我們一路上峽谷的鵝卵石，就看到拉夫在峭壁底下守候着。我聽到他短促的致敬聲，以及馬蹄踩在鵝卵石上的聲音。

拉夫爲布蘭温帶來一頭強壯、脚步穩定的騾。他扶她在鞍上坐定後，我就把小王子交給她，她把嬰兒抱到斗篷下緊靠着她温暖的胸腹。拉夫上了馬，並且抓住這頭騾子的繮繩。我則要負責帶領另一頭馱行李的騾子。此時，我計劃着以後要以遊唱詩人的身份四處旅行——豎琴手可以接近王宮，江湖大夫却沒有這個機會——我的豎琴可以繫在騾背上。亞帆將騾子的行李交給我，並且爲我把那匹馬拉好，牠焦躁地想走動走動暖和身子。我謝過亞帆和菲力爾，雙方道別後，他們就走回岩壁上的秘道。這條秘道將會再度封起來。

我調過馬頭，頂着風往上走。拉夫和布蘭温已經上了石脊走道，在上頭等我。他轉過頭來注視我時，我看到他那蒼白的臉。然後，他伸出手臂指着我後面。

「看啊！」

我轉過身去。

霧漸漸地朝着繁星閃爍的天空上升、擴散，城堡上方掛着一彎朦朦朧朧的新月。天空中唯一的雲朵被西風吹得急掠而去，有如一艘揚帆前往不列塔尼的船隻。安布勞希生世那晚，出現在天空的那顆大星星，今晚爲了基督國王的誕生而高懸在東方的天空上。

我們踢了踢馬，加快速度趕到船隻的停泊處。



在前往不列塔尼的途中，風一直都很穩定。第十五天凌晨，「狂野海岸」業已在望。這兒的海浪從無平靜之時，高峙的巉岩在漆黑的天色下，背後却又透着微明的晨曦，再加上海水擊在岩石上碎成白色的浪花，使得這片海域更形險惡。船隻一繞過温達尼斯角，就變成風平浪靜的景象了。我離開船艙站在甲板上看着船隻入港。父王和布廸科在多年前，正當不列顛遭到外患時，就在此地——坎列南方——建了這個港口。

這是一個寂靜的清晨，依稀可以看到大地上覆着薄薄的霧。坎列附近全是低地，從這兒望過去，廣袤的平原和荒地一直延伸到內陸。海風中的鹽份沖颳着這兒的植物，因此幾哩內除了小松和荆棘外，看不到其他的植物。一股風在海灣的泥岸與海港之間不停地吹着，侵蝕了整片海岸。退潮時低地上留下許多寄生蟹，海鳥聒噪地在這兒飛來飛去。這些景象雖有幾分沉鬱，却也顯得此地頗爲富庶。安布勞希和尤賽的長兄被佛提吉恩殺死後，此地就是他們和許多被放逐，而又害怕撒克遜勢力的貴族們棲身之所。當時，朱特人已經散居此地。遠在一個世紀之前，邁西穆斯大帝曾率軍進攻羅馬，不列顛軍人打敗後潰不成軍地退回此地；有些人回到不列顛去，有些人則在

此地結婚、定居。赫爾國王就是出身於這種家族。不列顛人大量在此地定居，就稱此地爲不列顛半島，或是「小不列顛」；他們的家鄉則被稱爲「大不列顛」。此地的語言與大不列顛並沒有什麽差別，也膜拜相同的神祇，然而更古老的神祇仍然留在此地居民的腦海中；這眞是一個奇怪的地方。船隻靠向港口，一排排的巨石柱從屋頂、成堆的木桶、貨物上映入眼簾。我看到布蘭温站在欄杆邊，張大着眼睛，迷惑地注視着這片景色。走過不少地方的拉夫，也以敬畏的眼光看着這些石柱。

這一排排的石柱標出了小不列顛平原的界線。它們好像是穿着盔甲的武士站在那兒守候着，又像死去的軍隊。人們說，在天地混沌之際，石柱就站立在那裏了。沒有人知道它們爲什麽，且以何種方式出現在那兒。但是，我早就知道將它們安置在此地的，並不是巨人、神明、或魔法；而是人類的工程師，如今這種技巧只有靠歌謠流傳下來。我幼年住在不列塔尼時，就學過這種工程技巧，人們則稱之爲魔法。他們或許沒有錯，就算是許久以前的人將石柱安置在此地，他們當時所供奉的神祇仍在此地走動着。我曾在夜晚來到石柱間，只覺得背後有眼睛注視我。

太陽升起了，照在花崗岩石柱的表面，並且在覆有一層薄霜的大地上投下斜斜的陰影。港口忙碌起來了，好多貨車等着卸貨，人們也忙着在船上裝貨、卸貨。我們是僅有的旅客，但是在樸實的衣裳下，沒有人會多看我們一眼——一個彈豎琴的樂師，帶着他的妻子與僕人。拉夫接過布蘭温懷裏的嬰兒，並且扶着她走下踏板。臉色蒼白，沉默寡言的布蘭温把身體的重量都倚在拉夫

的手臂上。當他彎下身來扶她時，我看到他似乎突然間長大成爲男人了。他快要十六歲了，布蘭温比他稍大一點，但是由他來當布蘭温的丈夫要比我合適得多。拉夫看起來明朗、活潑，穿着那身光潔的新衣有若司晨的小公鷄。這趟行程對他來說根本沒有什麽。當我步上港口時，還覺得地在我的脚底下搖擺，彷彿仍置身船上，而拉夫却是唯一看出我不適的人。

拉夫安排的侍從在等着我們。赫爾國王要派軍人護送，可是我叫拉夫一切從簡：一頭供布蘭温與嬰兒乘坐的驢轎，一個趕驢人、一名侍從、與兩匹供我和拉夫騎的馬就够了。這名侍從走上前來向我致意。我從他的擧止判斷他是軍官，但是沒穿制服，一點都看不出他是國王派來的人。很明顯地，他對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得由他帶領進城，安頓下來，等候國王的召見。

他有禮却不流於諂媚地向我致意。「歡迎您，大人，國王要我向您致歡迎之意。我將護送你們進城。想來你們這段旅途一定很愉快。」

「別人覺得不錯，我和這位女士却不以爲然。」

他咧嘴一笑。「我看她臉色發青，我了解她的感受。我也不是慣於航海的人。您呢，大人？您能騎馬進城嗎？這段路大約有一哩多遠。」

「可以試試看！」我回答道。拉夫扶着布蘭温坐到轎子裏，並且幫她把布幕拉上以抵禦清晨的寒意。她一坐定，嬰兒就哭了起來。亞瑟的肺活量還眞不錯呢！我想我大概表現得很不自然，我看到這名軍官臉上現出一抹好笑的神情，就裝着沒事的問他：「你結婚了嗎？」

「是的。」

「我常在想自己錯過什麽沒有，此時我明白了。」

他笑着說：「人總有逃避的方法，就我而言這就是從軍的最佳理由。要上馬了嗎，大人？」

他跟我並騎進城。坎列很大，看起來半像文明都市，半像軍事要塞。王宮建在城中央的山丘上，四週有圍牆和護城河。進得城門的斜坡路上有間房子，父王就在那兒住過。他在逃亡期間與布廸科合作，一起訓練軍隊，然後打回不列顛奪回他的王位。

現在，不列顛史上最偉大的國王就在我身邊，中氣十足地在轎中哭號着。我們走過護城河上的木橋，進入大門來到城裏。

與我並騎的同伴一直都沉默着。其他人則跟在後頭；他們的閒聊聲、馬蹄聲，以及馬銜撞擊的聲音，在寧靜的晨霧中聽來分外清晰。坎列城剛從睡夢中醒來，公鷄啼叫着，一些穿着斗篷的女人紛紛打開門到外頭去取木屑，而展開一天的生活。

我很高興這位軍官的緘默，讓我好好打量這個城市。我離開此地有五年多了，這兒似乎完全變了。然而，一個曾有軍隊駐紮數年的城市，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跡。

布廸科國王的軍隊雖還留在這裏；但是父王時代的軍隊特色——重整潔，講效率——已經蕩然無存。我曾經去做學徒的打鐵街，已有許多店舖開了門，乒乒乓乓地開始工作，但是從前那種講求精密的精神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百事俱廢的感覺。我很高興這一路無需經過父王住

過的小屋。

我們投宿在一對和善的夫婦家，頗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布蘭温和嬰孩被送到女客房；我則被帶到一間升了火、擺好早餐的房間裏。一名僕人替我把行李拿進來，就留着等我的差遣。拉夫遣走他，自己侍候我用餐。我叫他一起坐下，他毫不扭捏地照辦。拉夫看起來旣活潑又愉快，彷彿出門渡假似的。飯後他問我是否要到城裏瞧瞧，我謝絕了。倒不是累，只是，要平息半個月來在海上航行時的暈眩欲嘔感，並不是在陸地上走一哩，或是一頓早餐所辦得到的。我打發他先去看看布蘭温與嬰兒是否舒服，自己就休息着，等待國王的召喚。

上燈時刻，拉夫手臂上掛着一件深藍色底、繡着金銀色花紋的毛料長袍子，瞪大了眼睛走過來。

「這是國王派人送來的，您會穿上這件袍子嗎？」

「當然，不穿就是不敬。」

「可是，這是王子穿的長袍，別人會懷疑你是誰。」

「他們不會想到我是王子。這兒和不列顛一樣是文明國家，並非王子、軍人才能擁有殊榮，別人將以爲這是王上賜給遊唱詩人的衣服。赫爾國王何時接見我？」

「他說一個小時內。在您吟唱詩歌之前，他要單獨接見您！您笑什麽？」

「赫爾實在很精明。吟唱詩歌只是一個幌子，雖然他是不折不扣的音盲，他也會接待遊唱詩

人，以便探聽各地的消息。因此，他要單獨接見我。宮中若是有人想聽詩歌，他也無需等着我把歌唱完。」

「他還送來一把豎琴。」拉夫一揚下巴指着豎琴，

「是他派人送來，可是豎琴原來是我的。」他怪異地看着我。我的口氣很不和善，但是我並非有意如此。那把沉默的豎琴立在那兒，正無聲地向我訴說往事，大部份都是快樂的往事。我小時候住在坎列父王家，幾乎每晚都要彈奏豎琴。我繼續說道：「這是我多年以前的樂器，赫爾的父親替我保存着。我相信，從我最後一次彈奏至今，不曾有人動過它。我想在出發前先彈一下。你把它打開好嗎？」

門上傳來敲擊聲，一個奴隸端了盆熱水進來，我漱洗後讓他幫我把袍子穿戴起來。拉夫已打開盒子，拿出豎琴。

這把落地式的豎琴比我帶來的膝上豎琴大，音域廣、音量也大，傳遍王宮大廳的每個角落。我把絃調好後，手指就在絃間滑動起來。

伏蟄已久的知覺復甦了，我重新體認了愛的意義。這一年來我一直在市場充當藥販，如今又回到詩歌音樂的天地裏，似乎再度年輕起來。我一直都用泥污的手指算計着生命能給予我什麼；此時，我想起當年思索着生命能擁有什麼的清純心理。經長時間沉寂後再度響起的音樂，使我的靈魂張開了翅膀，像隻學飛的小鳥，笨拙地試圖飛向空中。我從絃線中去摸索沉睡在豎琴裏的熱

情。我探索着、嘗試着、有如在黑夜裏重遊曾在白天去過一次的地方。琴音有時似呢喃低語，有時又鏗鏘有力，成串的音符行雲流水般地流洩出來。絃線在火光下顫動，淙淙的和音編織成一首歌。

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
有個獵人在沼澤之濱撒下一面金網，
一面沈重似金的金網。
潮水湧來，將金網淹沒了，
淹沒在那沒有人看得見的深處，
獵人蹲在水邊守候着，
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中。

他們來了。鳥兒在黑暗中纏鬥，
成百個、成千個國王的軍隊，
乘着一艘艘的船隻來到此地，
國王的船隻，有着銀亮、銀亮的桅竿，
行動快速，打鬬凶狠；

擁擠在黑夜裏的水面上。
閃亮的金網就在他們船下，
等着將他們一網打盡，
可是，獵人仍然躺在水邊，
張着笨拙的雙手等待着。
獵人啊！今晚的網中獵物，
將可讓你的孩子裹腹，
你的妻子也會誇讚你，
說你是個精明能幹的好獵人。
獵人拉起他的網，
用力地，穩定地拉起他的網，
沉重的網被拉到水邊的蘆葦叢中，
沉重如金的網，只網得一網子的水，

與一支野鵝翅膀上的灰色羽毛。

他們走了，
艦隊、軍隊全都消失在黑夜中，
獵人的孩子飢腸轆轆，
獵人的妻子長噓短嘆，
他却到睡夢裏，
手裏還抓着那支野鵝的羽毛。

赫爾國王大約三十五歲，身材高大魁梧。我自十二歲到十七歲的五年間都住在坎列，却很難得碰到他。當時，我忙着學習醫藥和工程，而他就已經是一個驍勇善戰的武士了。後來，他與父王的軍隊並肩在大不列顛打仗，我們才更進一步認識了，而且互相喜歡。他是個胃口奇大、天性善良的人，有點懶散的傾向。我上回見到他就覺得他爲更發福了，一付紅光滿面、躊躇滿志的樣子。但是，我相信他回到這片原野來，身體一定和以前一點結實。

我先跟他提到他的父親布迪科國王，以及坎列的改變；並且談了一會過去的事情。

「啊！是的，那幾年眞不錯！」他用手支着下巴，眼睛注視着火光。赫爾在他的私人房間接見我，僕人把酒送上來後，就被他遣走了。兩頭獵鹿犬躺在他脚邊，打獵用的矛擦得雪亮，斜放在椅子後面的牆上，被火光映得一閃一閃的。國王挺了挺厚實的肩膀，渴切地說：「那些歲月何時會重現呢？」

「你是說打仗那幾年嗎？」

「我是指安布勞希時代，梅林！」

「它們會應你的希望再度重現的。」他看起來困惑而吃驚，一付不自在的樣子。我說得夠輕描淡寫的，可是他已經聽出什麼了。他和尤賽一樣，只喜歡一些正常、公開、一般性的事。「你是指這個孩子，這個私生子嗎？他可能繼承尤賽的王位嗎？」

「是的，我可以保證。」他慌亂地舉起杯子，並且躲着我的視線。「那麼，我們更應該要保護他的安全。可是，爲什麼這樣隱密呢？尤賽寫了一封信要求我照顧小孩。拉夫所知道的不會比信的內容更多。我會盡我的能力幫這個忙，可是，我不想和尤賽爭論，他的信很清楚地告訴我，這個孩子只有在他沒有其他子嗣的情況下，才是他的繼承人。」

「對，你別害怕，我也不想和你或是尤賽有任何爭論。我們絕不可能在兩頭鬪犬間放下美味的食物，而又期望食物能安然無恙。除非他生下一個名正言順的繼承人，要不然他會跟我一樣熱切地想保護孩子的安全，到目前爲止他都很清楚我在做些什麼。」

「啊？」他好奇地瞟了我一眼。我沒有看錯他，他雖有覬覦不列顚之心，却不會對不列顚國王來個措手不及的攻擊。「到目前爲止？」

「等孩子稍長，須要同伴也須要敎導時——這可能要四年的工夫——我就帶他回不列顚。如果尤賽問起孩子，我會告訴他孩子在那裏，否則孩子就沒有出現在他面前的必要，沒有錯吧！至於我，我懷疑尤賽是否會來問你。我覺得他巴不得把孩子忘掉呢。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尤賽有任何怨言，就責怪我好了。他把孩子托給我監護，我以我認爲合適的方法來撫養之。」

「回去安全嗎？如果尤賽爲了眼前的敵人而把他送來，屆時你能確定情況就會好轉嗎？」

「我得冒這個險。孩子成長時我希望能待在他身邊，我會秘密帶他回不列顚。赫爾，我們面前將有一段難走的路。我只知道這個孩子會有許多敵人，甚至比尤賽的敵人還多；但是，我並不確知他會碰到些什麼事情。你說他是私生子，其他有野心的人也會這麼叫他。對他來說隱密的敵人比撒克遜更險惡。所以他必得躲藏起來，直到他必須出來加冕爲止，這頂皇冠非他莫屬，他得在不列顚人民之前登上王位。」

「非他莫屬？那麼你看到異象了？」在我回答之前，他很快地把話題轉開，清清喉嚨說：「爲了你，我會盡力保護他，你只消告訴我你要什麼就行了。你對事情總是心裏有數，我相信你不會使我在尤賽面前爲難。」接着他大笑說道。「我記得安布勞希以前常說，你小時候的判斷力，抵得上十名後宮佳麗。」父王當然不會提到這些事情，而且他很不可能會對赫爾說這句話，因爲

赫爾素有調情能手之譽；然而，我一笑置之並且謝謝他的誇讚。他繼續說道：「好了！把你的需要說出來吧！我承認我被你搞迷糊了……那些你所提及的敵人，不會猜測他在不列塔尼嗎？你說尤賽的計劃是公開進行的，如果有人反叛他，而你和孩子又不在他國度內，那麼那些叛徒就很容易猜到他早被送走了，並且到不列塔尼來找他。」

「很可能。可是，到那時我已經將他安頓到一個尤賽那些親王們絕對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而且我也已經走了。」

「你將他安頓在那裏？我可以知道嗎？」

「當然。那是一個位於你國境北方，緊臨蘭斯卡的小村子。」

「什麼？」他毫不掩飾吃驚的神情。一隻獵犬也睜開了眼睛。「北方？在格蘭王的領域邊境上？格蘭王絕對稱不上赤龍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朋友，」我說道。「他生性傲慢，以前與我母親的家族有過嫌隙，可是他和你一向都相安無事。」

「沒有錯！」赫爾熱烈地說道，表現出一個武士對另一名武士的惺惺相惜之情。

「所以，格蘭不會侵犯你的領域。更重要的是，誰想得到我把孩子藏在如此靠近他的地方？偌大的不列塔尼中，我會選擇離他不到一箭之地的地方嗎？不會的，他將會很安全，我也會安心的離開他。可是這並非意味着我沒有欠你一筆人情債。」我微笑地說道：「就連星星有時也須要幫忙。」

「我很高興你這麼說，」赫爾粗聲說道。「我們僅是曉得自己要扮演某一個角色的國王，而你和你的星星却使得我們扮演時更得心應手一些，可不是嗎？說眞格的，在北方的巨大森林中，會有比國土邊境更安全的地方吧？」

「可能，然而我在那裏有個安全的住處。有個人知道在未來四年中如何照顧孩子，而且她會視如己出地疼愛他。」

「她？」

「是的。就是我的褓姆莫拉薇。她出生於不列塔尼，馬利都南淪陷後，就回到家鄉來。她的父親經營一家客棧，一個名叫布萊德的鰥夫幫着他，莫拉薇回來後没多久就跟布萊德結婚了……他們仍然經營着客棧。你一定曾打那兒經過，但我猜你没有在那裏打尖——它就在兩條溪會合的那座橋附近。布萊德是一名退役軍人，也是一個大好人，他對莫拉薇是有求必應。」我微笑着。「除了我的外祖父以外，誰都無法拒絕莫拉薇的請求。」

「是嗎？」他以懷疑的口氣說道。「我知道那座村子，橋邊有幾間小房子……如你所說的，人們不會想到去那裏找聯合王國的繼承人。可是，一座客棧？它本身不就很危險嗎？進進出出的人可不少哇！」

「所以，没有人會訊問你我的信差。拉夫會留在那兒照顧小孩，並且跟你我保持聯絡。」

「好，好，我懂了。你把孩子帶到那裏去，準備怎麽跟他們說？」

「沒有人會注意旅行樂師。莫拉薇業已說出去的故事，足可解釋拉夫、孩子和奶媽的出現。如果有人問起的話，就說布蘭温是莫拉薇的姪女，她和不列顛的主人生了一個孩子，女主人要趕她走，男主人就給了她一筆錢，讓她投奔遠在不列塔尼的姨媽，並且派遣旅行樂師與其僕人護送她。樂師的僕人後來決定和布蘭温一起留下來。」

「樂師呢？你在那兒停留多久？」

「一個樂師會逗留多久我就待多久，然後我走開讓人們淡忘我。等任何人想到要找尤賽的孩子時，他們怎麽找得到他呢？沒有人認識布蘭温，嬰兒也只是嬰兒而已，此地每個家庭都有一、兩個孩子吧！」

他點點頭，想了想並且問了一些問題。最後他也承認了：「我想他會安全吧！你要我做些什麽？」

「你在各個國家內都派有刺探消息的人吧！」

他短促一笑。「間諜？那個國王不派間諜？」

「那麽格蘭或其他人一有動靜你就會很快地知道。如果你能爲拉夫安排些快捷而秘密的聯絡方法，那……」

「那簡單，我來辦。只要我能够做到的，與格蘭的戰爭……」他低聲笑着。「嗯！梅林！看

到你眞好。你能留多久？」

「我明天就帶孩子北上，我們不要任何護衛，一等他們安頓好我就要上路了。不過，我不會再回來這裏。你或許想再度接見一名旅行樂師，却不會給予他特別待遇的。」

「憑上帝之名，不會……」

我笑了笑。「如果天氣不變的話，赫爾，你能不能讓船等我幾天？」

「你要它等多久就等多久。你打算去那裏？」

「先到馬西里亞，然後渡海前去羅馬。去過羅馬再往東邊走。」

他吃了一驚。「你？好吧，這也是一個起步。我常常想，你就像那些神秘的山丘一樣到處走動。你怎麽會有這念頭呢？」

「我不知道這念頭是怎麽產生的。這幾年來我一直都迷失了，直到這個孩子需要我，而我似乎應該採取這種方法。此外，我聽說了一些事情。」我沒有告訴他，那只是風吹在弓弦上發出的聲音。「我最近想到小時候在書上學過的一些地方去看看。」

我們繼續談了一會，我答應他每到一個國家的首都就送封信給他，還盡我所能地告訴他一些聯絡地點，以便他和拉夫把有關亞瑟的消息傳遞給我。

壁爐裏的火漸漸小了，赫爾叫僕人進來添柴火。僕人走後——

「你等會要去廳堂唱歌，」赫爾說道。「如果話都說清楚了，那麽這件事就到此爲止，怎麽

樣?」他往椅背上一靠，有隻獵犬就站了起來頂頂他的膝蓋，索求他的愛撫。我看到國王的眼裏閃着愉悅的神色。「現在，你得告訴我不列顛的消息，你先說說九個月前的事情吧！」

「如果你肯把民間對這件事的傳說告訴我的話。」

他大聲笑着。「和那些與你身影相隨的傳說沒什麽兩樣，不外是魔法、騰飛的巨龍、隱形人在空中飛去自如，甚至穿牆而過。我覺得很驚奇，梅林！你居然和別人一樣會暈船、嘔吐。」

回到住所已經夜深了。拉夫還在我房裏等着，坐在壁爐前面的椅子上打盹。他看到我就跳了起來，並接過我手上的豎琴盒子。

「全都談好了嗎?」

「是的。我們明早就北上。謝謝你，我不要喝酒。我和國王喝過了，廳堂中的聽衆們又紛紛向我們敬酒。」

「我幫您把斗篷脫下來，你看起來很疲倦，你唱歌給他們聽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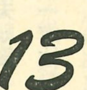
「當然。」我抓出一把有金有銀的錢幣，和一支寶石別針。「想想一個人能如此瀟灑地賺到生活費不是很好嗎?這支寶石別針是國王賄賂我，叫我停止唱歌的代價，要不然此刻他們還會把我留在王宮裏。我告訴你這兒是文明國家。没有錯!你把豎琴收起來，我明早帶另外一個。」隨後我又問他:「布蘭温和孩子怎麽樣了?」

「睡了三個鐘頭了，他和其他女人一塊睡。她們似乎都很高興有個小孩供她們照顧。」他做了一個想不通的表情，使我爲之失笑。

「他的哭鬧是否停下來了?」

「一、兩個鐘頭前停下來的。她們對他的哭鬧似乎也不在意。」

「我們天亮把她們叫醒時，他會再哭鬧一陣。你回房去睡一會，天一亮我們就出發。」



坎列城北方有條古道，像一把矛穿過貧脊含鹽份的荒原。出了城一哩處有座廢棄的郵驛站，從此地望過去，只見眼前的森林有如一道緩緩湧來、即將吞没那片大草原的海潮。這片森林極爲深遠遼闊，古道就穿過森林，一直通到東西橫隔兩個國家的河流邊。羅馬人占領此地時，河邊有座要塞與幾戶人家；這條道路就是爲了與這座要塞聯繫而建立的。後來，河流成爲赫爾的邊界，要塞變成格蘭的堡壘。遼闊的森林綿亙了無數的山丘，覆蓋着偌大一片崎嶇的半島骨幹。兩國的文書都不可能傳到這兒來。此地的交通完全靠那條道路，來往於此地的，只有礦工、伐木工人、以及躲在這兒的不法之徒。現在，這片森林已經被命名爲佩勒斯森林了，它和魔術、魔法等傳說也總是密切地連結在一起。如果有人離開道路走到茂密的森林中，很可能走上好幾天還見不着太

陽。

父王當年在不列塔尼、布廸科國王的軍隊中掌有指揮之權，他的命令在河岸這邊的範圍內通行無阻。他們把道路兩旁的樹木砍掉，將路拓寬，並且闢出了一些支道。近幾年來道路的修護工作怠忽了，小樹苗和矮樹叢蔓生到路面上來。路上鋪設的石板凍裂了，寒冷的冬天裏，這兒是一條堅硬如鐵的道路，天氣暖和後就變成一條泥濘不堪的路了。

我們出發那天是個天色灰暗的寒冷日子。帶着微微鹹意的海風陣陣吹來，幸而沒將雨帶來，一路的行程總算順利。參天的樹木像一根根金屬棒伸向低垂的灰色天幕，彷彿是在支撐這片天。我們靜靜地騎馬前進，走了幾哩路後，蔓生的矮樹叢使我們不得不成一路縱隊前進。我領頭，布蘭温居中，拉夫殿後，拉着馱負行李的騾子。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我一直都很清楚拉夫的心情，也知道他一定忙着四處打量、聆聽。但是，我們只看到一些冬季的森林動物，如狐狸、獐與一閃而過的狼。除此之外，我們沒看到什麼，也沒聽到什麼；森林裏既沒有馬蹄聲，也沒有行人的踪跡。

布蘭温並沒有露出害怕的樣子，她以寧靜的態度，沈着地騎着那匹脚步穩健的驢，對於周遭的一切似乎沒有什麼感覺。我很少提及布蘭温，因爲我不大記得她。此時回想起來，只記得她有一頭棕髮，與圓圓的臉頰、深邃的眼睛、以及羞怯的聲音。雖然她跟拉夫談話時顯得很自在；但是，她還是一個安靜的女子，很少在我面前說話，我想是因爲我身兼王子與魔法師的雙重身份使

得她產生敬畏的心理。她似乎不曉得旅途中會有什麼危險，對於到國外旅行這回事一點都沒興奮之情。這種泰然自若的鎭靜，並不是因爲她對我和拉夫有着無比的信心；而是因爲她生性温馴得近乎愚蠢，再加上她把全副精神投注在嬰兒身上，也使得她無暇旁顧。她是那種將生命傾注於生育子女，撫養子女的女人。如果沒有亞瑟的話，她會長久地沉浸於喪子的悲痛中。此時，她抱着亞瑟，心裏充斥着一種夢幻似的滿足感，她所付出的愛也正是亞瑟所需要的。

我們很快地走到林蔭深處，頭頂上的樹枝層層盤錯，在夏季裏枝葉會搭成密不透光的遮篷；此時，透過光禿禿的枝椏，我們勉強可以在空隙處看到蒼白的陽光。我想找個隱蔽而不致留下踪跡的地方休息。正巧就看到矮樹叢中有一個缺口，就轉過馬頭走了過去，嬰孩也正在此時醒過來了。

這是一條既狹窄又曲折的岔路，在此草枯木黃的時節裏，看起來還可以走得通。順着這條岔路走了百來步後又是一個分岔口，一條路通向森林更深處，另一條——簡直是鹿踩踏出來的小徑——則通向一處岩石山脊底部的邊緣。我們從這條羊腸小道走過去，穿過一堆崩落的圓石與枯萎的羊齒植物，繞過一座松木林，就來到覆着枯草的岩石脊面。陽光帶着些微的暖意照射在這處空地上。我們下了馬後，我把鞍布舖在最隱蔽的地方讓布蘭温坐下來，拉夫則把馬繫在松林裏，丟了些乾草讓牠們飽吃一頓。隨後，我們也開始用餐了。我在這處空地的入口處，背倚着一棵樹坐着。這個崗位正好可以瞭望岩石下方的道路動靜，拉夫則跟布蘭温一起。此時，離我們吃早飯的

時間已經很久了，大家都覺得餓火中燒。當驢子順着羊腸小徑走到岩石脊面上來，嬰兒早已大聲哭叫着。現在，他找到布蘭温的乳頭，就靜了下來忙着吸吮。

森林裏一片寂靜，動物在中午時刻都躺着不動，只有一隻吃腐肉的烏鴉沉重地飛到我們頭頂的松樹枝椏上。那些馬吃飽後就垂着頭打盹。嬰兒仍在吃奶，不過速度已經慢了下來，陷入半睡眠的狀態中。我靠着樹幹坐着，耳朵只聽到布蘭温低聲說了些什麽，拉夫同答了幾句，她就笑了起來。在兩個年輕人的低語聲中，我聽到另一個遠遠傳來的聲音，是馬蹄聲。

我低喝一聲，他們倆就靜了下來。拉夫很快地跑過來，單膝跪在我身邊察看下面道路的動靜。我打了手勢叫布蘭温留在原地，其實我這是多此一舉。她只是好奇地望着我們，嬰兒打嗝了，她就讓他靠在肩上，輕拍他的背，注意力又同到他身上。拉夫和我就在這空地的邊上守望着。

我從聲音判斷對方有兩匹馬——不可能是伐木工人的座騎，也不可能是燒炭工人的拉車馬。在佩勒斯森林中急奔的馬匹只有一個解釋——麻煩。像我們這樣身懷巨金的旅客，對任何歹徒而言都是不可錯過的肥羊。顧慮及布蘭温和亞瑟，我們無論要打要逃都是不可能的。就連讓嬰兒保持沉靜，躲過這些歹徒的耳目也不是簡單的事情。我早跟拉夫說過，情況若是不對，他得保護布蘭温，讓我把危險引開。拉夫提出抗議，等他明白我的用意，也就發誓服從我了。

我對他耳語着：「我想他們只有兩個人，如果他們不走這條岔路就不會看到我們。你到繫馬的地方，也千萬告訴那個女人，不要讓嬰兒發出聲音。」他點點頭，就走過去彎下身來和布蘭温耳語一陣。布蘭温也點點頭，把嬰兒換到另一邊乳房。拉夫像影子般在松樹間掠了過去，設法使馬匹保持安靜。

馬蹄聲越來越近。四下裏只有那隻烏鴉仍然高踞在枝頭上聒噪着。我看到他們了，兩匹馬，一前一後地奔跑着。這兩匹可憐的畜牲似乎生了好幾胎小馬，又從來沒有吃飽過。每當路上有坑洞，或是橫越的樹枝，騎在馬背上的人就咒罵地拉曳牠們。我猜他們是歹徒並沒有錯，他們就跟那兩匹馬一樣邋遢，一付凶暴殘忍的樣子。他們穿着破舊的制服，有一個人的手臂上還繡着一處又髒又破的徽章，那徽章看起來像是格蘭的標記。後面那個人懶洋洋地騎在馬背上，看起來彷彿有點醉意。前面那人却跟一般歹徒一樣，老是保持警覺的態度。他活像一條狐疑的狗，不斷地四處打量。他把弓抓在手裏，準備隨時搭箭拉弓，垂放在他大腿旁邊的刀鞘已經破損了，那把長刀却磨得雪亮。

他們走到岩石下方了，孩子和我們的馬都没有發出聲響，只有聒噪的烏鴉四平八穩地站在陽光裏，叫得人心緒不寧。

抓弓的傢伙抬起頭來，咕噥些什麽，他的口音很重，我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麽。他獰笑着，露出一口很不整齊的牙齒，一拉弓就把箭射入枝椏中。他射中了！烏鴉尖叫着從枝頭上摔下來，不巧掉落在布蘭温與嬰兒兩步遠的地方，翅膀無力地搧了兩下就不動了。

我往後閃入松林內，只聽到這兩名歹徒縱聲大笑。他們一定會到岩石上來撿拾他們射中的獵物。我聽到他們策馬前進，穿過矮樹叢了。我順手撿起中箭的烏鴉，將它扔到空地邊緣的圓石堆上。他們剛才在路上絕對看不見獵物掉落在那裏。他們很可能相信獵物就掉在圓石堆上，不再繼續走上前來。我從布蘭温身邊跑過去時，她眼中露出好奇的神色，但是，她並沒有被驚動，嬰兒在她胸前睡着了。我對她打了個手勢，其中包含了保證、讚美，與警告之意，然後朝松林跑了過去。

拉夫將馬繫在一起，用斗篷蒙住馬的眼睛和鼻子，設法使牠們不發出聲音。我在拉夫身邊停下脚步，聆聽歹徒的動靜。他們朝着岩石走上來，可能是沒有看到圓石堆上的烏鴉。

我抓過栗色馬的韁繩，調過馬頭來準備上馬。馬兒在原地轉了一圈，踩踏在乾枯的草莖上，把乾枯的小枝也踩斷了。歹徒走向松林時，我突然聽到一陣突如其來的蹄聲與踐踏聲。其中一個人用不列顛話說道：「聽！」隨後是抽刀出鞘的聲音。我坐在鞍上拿出弓箭，轉過馬頭，張嘴正待喊話時，却聽到路那邊傳來叫喊聲：「看啊！看這邊啊！」我只看到有個動物從矮樹叢中竄了出來，從我脚邊擦過去，我的馬猛然往後跳了一步。

那是一頭白色的雌鹿。她像鬼魅一樣，從我們藏身的空地飛掠而去，在岩石邊緣上躊躇了一下，就跑下滿佈圓石的陡坡，朝兩個歹徒的來路上飛奔而去。我聽到松樹下方傳來興奮的叫喊，鞭子的噼啪聲，他們策馬後退引起雜遝的蹄聲，然後鞭打馬匹用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嘴裏還發

出陣陣狩獵的叫喊聲。我從鞍上跳下來，把韁繩交給拉夫，就跑回我原先的崗位，正好來得及看到他們退下斜坡。白色雌鹿在前頭飛快地跑着，活像一團霧氣從樹幹之間飛掠而去。笑聲、叫喊聲、蹄聲，與林子裏的回聲越來越弱，終於消失了。

14

赫爾國王的界河正好穿越了森林的中心地帶。這條河流經之處却被割成低深的峽谷。森林深處有許多小峽谷，流經其中的小河流都注入這條界河中。沿着界河有一處峽谷較其他地方來得寬廣，平坦，形成一個小小的盆地，人們在此耕種，經過多年的經營，砍伐了一些樹木，在小小的考爾村附近闢了新的牧地。「考爾」在不列顛語文中是指「隱蔽的地方」。過去羅馬人把此地當作坎列與蘭那斯考爾的轉運站。他們在支流旁邊掘出的縱橫交錯的溝渠，至今依然存在。考爾村就座落在這兒，支流與界河就像村子的天然護城河一樣，與加寬了的溝渠連成一氣。村中有用柵欄圍起來的防禦工事，跨在河面上的橋在羅馬時代是石橋，橋墩至今還在；不過橋面已經改鋪木板。考爾村雖然靠近格蘭的邊界，但是從那邊進入村莊，必須經過一條河流蝕割成的狹窄道路，這條道路已經崩壞了。「考爾村」還眞是名符其實的隱蔽地方呢！

布萊德的客棧位於村子大門的入口處旁。村子裏的大街是一條比巷子大不了多少的鵝卵石道

路。客棧就在路右邊稍後的地方，一座用石頭堆砌起來的很矮的建築，石頭的縫隙只是隨意地塗上灰泥；環繞在庭院外的建築更爲簡陋，用枝條編織爲牆再塗以爛泥，就是村民的住所了。客棧的屋頂倒是新葺的，一層紮緊的蘆葦覆蓋在屋頂上，再用一張墜着石頭的繩網壓住。客棧的門是敞開的，門楣上掛着一張毛皮的門簾，把冷冽的空氣擋在門外。屋頂上的煙囪冒着一團團泥煤的濃煙。

我們在村門正要關上的黃昏時刻抵達這裏，村子裏到處都瀰漫着泥煤的煙味與烹煮食物的味道。街上沒有多少人，小孩子早被叫回家去了，人人都在家裏吃晚飯，只有幾條饑餓的狗躲躲閃閃地走動着。一個頭部裹着圍巾的老婦，手臂下挾着一隻呱呱叫的家禽；一個男人牽了頭套着軛的公牛沿着街道走過去。我聽到不遠處傳來鐵匠敲在鐵砧上的聲音，也聞到燒紅的蹄鐵發出來的味道。

拉夫猶疑地看着這座客棧：「它在十月的晴朗天氣裏看起來比較像樣。現在則不怎麽上眼，是嗎？」

「最好不過了，」我說道。「沒有人會到這兒來尋找不列顛的王子。進去吧！好好扮演你的角色，馬匹有我來看着。」

他掀開布簾走進去。我扶布蘭温下了驢子，並且將她安置在門口的板凳上，嬰兒醒過來開始撒嬌，拉夫似乎是一進去隨即走了出來，身後跟着一個粗壯的男人與一個男孩子。他一定是布萊

德了，我看到他的手背上有道舊的傷疤。

他猶疑着，不曉得應如何招呼我。我很快地說：「你就是客棧老板嗎？我是樂師恩利斯，負責護送您太太的姪女和小孩來這裏，我想你一定在等我們。」

他清清喉嚨：「是的，是的，歡迎您的光臨。這個星期以來我的妻子一直都在等你。」他看到男孩楞楞地站在那裏，就大聲喝道：「你還在等什麽？把馬帶到屋後去。」

男孩子急急忙忙地把馬帶走。布萊德低着頭，以一種半邀請，半歡迎的姿態指着客棧的門，說道：「請進，請進。我們正在煮晚餐。」然後以猶疑的口氣說：「我們這兒的客人都很粗野，或許——」

「我已習慣跟粗野的人相處。」我平靜地說着，並且跟在他後頭走進客棧。

值此時節，路上並沒有多少旅人，客棧裏一點也不擁擠。屋裏點了根蠟燭，在昏暗的燭光以及泥煤的火光下，依稀可看到五、六個人坐在那裏。我一進門，談話聲就倏然靜了下來，衆人眼光全都集中在我的豎琴上，隨後又低聲交談着；沒有人注意懷抱嬰兒的布蘭温。布萊德略顯急燥地說：「從那邊走，火爐後頭的那扇門。」門在我們身後掩上，莫拉薇就站在這個房間裏等着我們。

從童年時代分別至今，莫拉薇就沒有看過我，這時她顯得有些畏怯。當年，我十二歲，是同齡孩子中的小個子，而她比我還要高大得多。她的嗓門很大，由於褓姆當久了，周身都散發着一

股不容別人反駁的味道。現在，她還不到我的肩膀，她的嗓門依舊很響亮，具有一份威嚴。儘管我是聯合王國國王最心愛的兒子，可是我顯然還是那個她帶大的小男孩。

她的第一句話頗值得玩味。「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你們就在村門正要關上的時刻來到這裏，如果慢了一步就得在森林裏過夜。林子裏有野獸，又有歹人，要挨到天亮還眞不簡單呢！一定是神明和星星在庇護我們。你還穿着斗篷哪！快脫下來，到火邊來烤烤，我特別爲你準備的晚餐還熱着。我記得你愛吃什麽，眞沒想到你會再度坐在我的餐桌旁。小梅林！那天晚上失火後，你的房裏除了一些燒過的骨頭外，什麽也沒留下。」她突然朝我急步走過來，一把抱住我，淚水從頰上流了下來。「噢，梅林！小梅林！能够看到你眞好。」

「莫拉薇！」我擁着她，「我猜你離開馬利都南後，每年都生個孩子吧！現在，我又欠你們的情了，你和你的好丈夫。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幫忙，國王也不會忘記。這位是我的伙伴，拉夫，這位——」我把她拉過來，「她是布蘭温，和小寶寶。」

「噢！小寶寶，老天爺！梅林，我一看到你就忘記他的事情了。到火邊來，別站在那裏。過來，讓我瞧瞧……嗯，小寶寶，寶寶……」

布萊德觸觸我的手臂，笑着說：「她一看到嬰兒，又會把其他事情忘掉了，大人！幸而她早把晚餐準備好了。請坐！我來侍候您！」

莫拉薇燉了一鍋羊肉，味道非常鮮美。不列塔尼平原出產的羊肉比起威爾斯羊肉毫不遜色。

除了羊肉外，晚餐還有布丁與剛出爐的熱麵包。布萊德帶來一罐紅葡萄酒，他的酒比一般家庭釀製的要好得多。莫拉薇和布蘭温忙着照顧嬰兒，他的撒嬌聲已經變成響亮的啼哭了，此時，只有布蘭温的乳房能使他靜下來。火光閃耀着，房子裏很暖和，而且充斥着一股食物的香味與酒香。我覺得有人在看我，轉過頭去，只看到拉夫正注視着我，他張了張口想說話，可是外頭傳來一陣喧鬧聲。布萊德把手中的葡萄酒罐放在桌上，很快地向我告退就走了出去。他讓門虛掩着，前廳傳來一些爭論的聲音，布萊德平靜地回答，但爭論聲並沒有平息下來。

布萊德一臉擔憂地走了回來，把門關上。「大人，外頭那些人看到你帶豎琴進來，他們想聽歌。我替你推辭，說你長途跋涉已經很累了，可是他們堅持要聽。他們說，如果歌好聽的話，他們要請你跟他們一起吃飯呢！」

「好哇！」我說，「就讓他們聽首歌又有何妨？」

他張口結舌地說道：「可是——您爲他們唱歌？」

「你在不列塔尼難道沒聽過歌手唱歌？」我問他。「我是一個歌手，賣唱賺錢對我來說並不是頭一遭。」

莫拉薇在布蘭温身邊很快抬起頭來望着我。「我知道你從隱士那邊學得星象、草藥，甚至魔法——」她做了個避邪的手勢。「可是音樂？誰教你的？」

「歐爾雯王后教過我音樂，」我說，然後向布蘭温解釋道：「她是我的外祖母，一個威爾斯

人，唱起歌來有如雲雀。我來不列塔尼投奔安布勞希後，也跟一位老師學過，他是一個瞎了眼睛的老歌手，曾經浪跡天涯到各個國家去賣唱，你或許聽過他吧？」

布萊德點點頭，彷彿知道我提到的人。莫拉薇却狐疑地望着我搖了搖頭，嘴裏還嘖嘖作聲。我從小就是莫拉薇一手帶大的，自十二歲分別迄今都不曾見過面，她當然不會相信我能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我笑着對他們說：「我到坎列時，還在赫爾國王面前表演呢！他當然不是評判音樂的料子，不過拉夫也聽過我唱歌，如果你不相信我能賺到這一餐的話，不妨問問他。」

布萊德以懷疑的口氣說：「可是，你不會爲這些販夫走卒們唱歌吧，大人？」

「旅行歌手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人雇他唱歌他就唱，我現在的身份就是旅行歌手。」我站了起來。「拉夫，把豎琴拿來。這些酒喝完後你先去睡覺，不要等我了。」

我走到外廳，此時，這兒已經擠了二十來個人，他們叫喊着：「歌手！」「唱首歌吧！」

「騰出地方來給我，好心的人們，」我說道。他們把一張大椅子搬到火邊讓我坐，還有人爲我倒了一杯葡萄酒。我坐下來把絃調好，他們一聲不響地看着我。

這些單純的人們大抵都喜歡一些神奇的傳說故事。我問他們想聽什麽，他們要求我唱一首內容有神，有戰爭，有魔法的「邁克森之夢」，我一邊唱，一邊想到在隔壁房裏熟睡的孩子。這首歌和其他歌謠一樣充滿了神怪的氣息，只不過歌中的英雄是羅馬將軍麥格那斯，不列顚人稱邁西穆斯，朱特人則稱之爲「邁克森‧威驎」。「邁克森之夢」是黛芬河一帶的山谷中流傳出來的歌

謠，此地的人們把邁克森視爲他們的王子，歌謠也就這樣以訛傳訛地流傳下來了。要是邁西穆斯從墓中走出來說出眞相，恐怕他們還不肯相信呢！每個歌手唱這首歌，都各有不同的詞，我那晚所唱的歌詞大意如下：

羅馬皇帝出宮狩獵，日正當中，他累了、睏了，就在流向羅馬城的河流岸上睡着了。他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自己逆河上行來到世界最高峯，河流源處的另一邊又是一條美麗的溪流。它流經富庶的原野，寬廣的森林，來到了河口。河口附近有座城，城中有小塔、城堡。河口中有一艘金打銀造的船，船上無人，帆却已經張好，急欲迎風飄向東去。皇帝走過白色鯨骨做的踏板，就此出海航行去了。

度過兩個美麗的黃昏，他來到世界最美的島嶼。他下了船徒步走上島嶼。他在西海岸看到狹窄的海峽那邊有另一座島嶼站立在海中。離他不遠處是一座門戶洞開的城堡。邁克森來到大廳，看到金柱子與嵌金銀鑲寶石的牆。廳堂中有兩個年輕人在銀質棋盤上下棋，旁邊有個老人坐在象牙椅中，用水晶爲他們雕刻棋子。邁克森對這些珍寶不屑一顧，只看着一位漂亮的少女，她沉默地坐在金椅上，高貴的神態宛如皇后。皇帝愛上了她，就趨前將她扶起，擁她入懷，請求她嫁他爲妻。此時，他在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羅馬城外的峽谷中。

邁克森說出夢中奇景，派出信差去尋找他的夢中樂土，與美人所住的城堡。時光荏苒，幾個

月過去了，終於有了回音。世上最美的島嶼就是不列顛，西海岸上的城堡是凱森特，海峽對面的閃亮島嶼是摩納島。邁克森步上旅途來到不列顛，事事物物皆與夢中之境相符，他要求少女的父兄將少女嫁給他，做他的皇后。艾倫就是她的名，她爲邁克森生了兩子一女，皇帝就在塞貢庭、卡隆，與馬利都南各建一座城堡，合稱凱爾•梅汀，以祭奉高高在上的神祇。

邁克森樂不思蜀，把羅馬給忘了。羅馬人就立了新皇帝，他將律法頒佈在牆上，並且公開羞辱邁克森。邁克森成立一支不列顛軍隊，帶着艾倫，與他的兄弟朝羅馬進軍，征服了羅馬。從此以後，他留在羅馬，不列顛人再也見不着他。艾倫和她的兄弟將不列顛軍隊帶回家來，有關邁克森•威驤的傳說就此流傳下來了。

我唱完後，人們大爲喝采，紛紛擧起杯子，用粗糙的嗓音請求再來些音樂，也再來點酒，我喝點酒潤潤嗓子，他們又閒聊起來，聲音壓得低低的，唯恐打斷了歌手的思潮。

他們不猜測嬰兒和布蘭温的來歷也好，我懷疑如果他們曉得邁西穆斯的最新一個後裔就在隔壁房裏睡覺的話，不知作何感想。這首歌謠的最後一段是眞實的，我父親的家族就是邁西穆斯與威爾斯公主艾倫的後裔。歌謠的其他部份，則不外是一些穿鑿附會的傳說。

邁西穆斯出生於西班牙，當撒克遜人與皮克特人不斷地騷擾不列顛海岸之際，羅馬傾兵前來助陣，却因此加速了羅馬帝國的崩潰。不列顛的將領重修哈得連長城，並傾全力守護之。邁西穆

斯則重建塞貢庭一帶的森林要塞，使其成爲威爾斯重鎭；不列顛人將塞貢庭稱爲「凱森特」，意即夢中的美麗之堡。邁西穆斯想必是在這兒遇到公主艾倫，而和她結婚了。

隨後，艾克特所謂的「氾濫之秋」來臨了，邁西穆斯經過數月苦戰，終於把撒克遜人趕走；再加上斯翠塞和康迪達王的援助，不列顛終於重獲和平。在威爾斯歌謠當中，「邁克森王子」，是被軍隊擁立爲皇帝的；而不是因爲人人耳孰能詳的事件。而他渡海是爲他的將領復仇，然後再朝羅馬進軍。

正如邁克森之夢所說的，他永遠都回不了不列顛。這並不是因爲他征服了羅馬並且留下來統治的關係；相反地，他吃了敗戰，不久後就被羅馬處死了。儘管有些隨他前去羅馬的不列顛軍人回得家來，誓死效忠於他的寡婦與兒子，短暫的和平還是結束了。

邁西穆斯所帶來的和平雖然短暫，但在此後的黑暗年代中，人們都認爲它是一段失落了的黃金歲月。無以爲奇地，「邁克森守護者」的傳說能够生生不息的流傳下來，使得在黑暗時代中的人們提起了他，就像見到了一線光明似的。

我的思潮又回到熟睡在稻草堆中的嬰兒身上。我再度拿起豎琴，人們忙不迭地互相要對方安靜下來。我唱了另外一首歌：

一個男孩降生了，

冬天之王；

在黑暗季節之前誕生，
在黑暗季節中長大，
爲可憐的人們尋找庇護。
他將與春天同時來到，
値此綠色季節，
値此金色季節，
光明重現，
那是他的星所燃放出來的光。

「你賺到晚餐没有？」莫拉薇問道。

「我賺到許多酒，和三枚銅板。」我把銅板放在桌上，然後把裝着國王的金幣的皮袋子放在銅板邊。「這是托你照顧的報酬；如果必要，我會再派人送來。你和布萊德絕不能反悔。你以前也照顧過一些國王，莫拉薇，可是像這樣的國王却是前所未有的。」

「誰在乎國王不國王的？他只不過是一個健康漂亮的小孩，而且不應該在這種時候帶他出門旅行。他應該待在家裏，躺在褓姆懷裏。你大可以告訴你的尤塞國王這是我說的。老天爺，眞是

的！」不過，皮革錢袋和三枚銅板已經收到她裙子的口袋中了。

「這段旅途是否使他覺得不適？」我很快地問道。

「倒還看不出來。他是一個強壯的小男孩，就和我那些孩子一樣活潑愛動。他現在與我最小的兩個孩子睡同一房間，可憐的孩子們，我們把說話聲音壓低點，好讓他們睡覺。」

布蘭温擁着嬰兒躺在房間角落裏的床舖上，他們的床舖在一道粗製的木梯下方。木梯上方是一座存放乾草的廐樓，我們的座騎已經從後院中被帶到屋裏，繫在廐樓下。一頭驢子和牠們站在一起。

「布萊德把你們的座騎帶到屋裏來，」莫拉薇說道。「這個房間並不大，可是他不敢把牠們留在牛欄裏，那匹栗色的馬身上有烙印，或許有人會認出那是赫爾國王的座騎；而問起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你和那個男孩子睡廐樓上頭。你可能會不習慣，不過稻草床墊很軟，也很乾淨。」

「這樣就行了。可是，莫拉薇，請你別打發我去睡覺。我可以熬夜跟你聊聊嗎？」

「嗯！是應該打發你去睡覺了。哎！你的外表看起來温馴，其實任何事情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她在火邊坐下來，用下巴指着一張櫈子。「坐下，讓我看看你。老天垂憐，誰料得到有這麽大的變化？當年在馬利都南没人看得起你，如今你是聯合王國的王子、醫生、歌手……天知道你還會什麽？」

「你是指魔法師嗎？」

「得啦！對於這點我並不覺得意外，我一直都知道你去梅汀山找那個老頭子。」她的手擱在護身符上做了避邪的手勢。我看到那個並非基督教象徵的護身符在火光下閃耀着。莫拉薇仍然和當年一樣，使用任何她所能找到的護身符，佩勒斯森林大多數的居民皆是如此。她朝我點了點頭。「哎！你一直都是個奇怪的孩子，獨來獨往，總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你總是知道太多的事情，我以爲你站在人家門口偷聽，我大概錯了。他們告訴我，你現在是『國王的先知』，我還聽說過一些傳聞，我懷疑其中的眞實性……好了，你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一告訴我吧！」

火漸漸弱了，前廳已經靜了下來，酒客有的回家，有的進房睡覺了。布萊德在一個小時之前就爬上梯子，此刻他躺在拉夫身邊發出微微的鼾聲。布蘭温與嬰兒也在牆角的床舖上睡着了。

「這就是新的星宿了！」莫拉薇柔和地說道。「你說他是聯合王國尤賽國王親生，却又不能實際擁有的孩子。你爲什麽要親自料理他的一切呢？我想過，尤賽大可以託付其他人，這樣不是簡單多了嗎？」

「我無法替尤賽國王回答。」我說道。「至於我，你不妨說這個孩子是我父王和衆神托付給我的。」

「衆神？」她敏銳地問着：「一個基督徒怎麽能說這種話呢？」

「你忘啦，我從來都沒有受洗過。」

「後來也沒有嗎？是的，老國王絕不會讓你受洗。算了，這不是我的事，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過，這個孩子受過洗嗎？」

「沒有，時間不允許。如果你希望他受洗的話，就帶他去接受洗禮好了。」

「『如果你希望的話』？你在說些什麽呀？你說的『神明』指的是那一種信仰的神？」

「我也不大清楚。祂們——祂——會在適當的時刻讓你認識祂。莫拉薇，你就帶這個孩子去領洗吧！他離開不列塔尼後，將要到基督徒家庭中去生活。」

她很高興。「一定照辦。我要讓他與上帝以及上帝的聖徒同在，交給我辦。布蘭温說他名叫亞瑟，那是什麽名字？」

這個名字在塞爾特語中意義爲「熊」，我告訴她。「可是你不要這樣喊他，你另外給他取個名字吧！」

「那麽，叫他恩利斯吧！啊，你一定會覺得我很可笑，可是我一直期望着有一天我可以用你的名字爲別的小孩命名。」

「你應該說以我父王安布勞希之名，我就是以他的名命名的。」我曾經對着自己一再地唸着這個名字，先用拉丁文，然後用塞爾特語唸。「安托利斯•安布勞希，羅馬後裔……恩托斯，恩利斯，不列顚祖先……」然後我面帶微笑，大聲對莫拉薇說：「好，就這樣叫他吧。很久以前，我就預知『熊』——一位空前絕後，名叫『亞瑟』的國王將會降生。我一直都記不得我在那裏聽過這個名字。你就以此做爲他的教名吧！」

她沉寂了一會兒，我看到她敏銳的眼睛在我臉上搜巡着。「你要我相信他是一個曠世名王，那麽他將會登上王位囉？你敢發誓他將登上王位嗎？」然後，她突然說：「你的神色看起來怪怪的，梅林？剛才布蘭温帶孩子吃奶時，你也是這副表情，怎麽囘事？」

「我不知道……」我緩緩說道，眼睛注視着壁爐中的最後一抹火光。「莫拉薇，我已經做了神要我做的事情——不管祂是什麽神。祂在黑暗中告訴我，尤賽和伊格蓮那晚在廷泰閣孕育的孩子，將會是全不列顛的國王，他能驅除撒克遜人，統一不列顛，建立強大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並不是出於私心，而是因爲不列顛不能陷入黑暗中。異象在黑暗中、火花中完整地浮現出來，彷彿是一種保證。在此之後，有一段時期我看不見異象，也聽不到神的旨意，我懷疑自己是否因爲對父王，以及對父王領土的摯愛，而致使魔法失靈了。但是，你可知道，此時異象又在我眼前浮現，就像神在跟我說話似的？」我看着她：「我不曉得你懂不懂，莫拉薇。異象和預言，神祇和星宿，以及黑暗中傳來的聲音……在火光與星宿中所看到的異象看起來有點煙霧瀰漫，可是它就像血管中的痛楚，與澈骨的冰寒一樣眞實。然而，此時……」我再度停頓了一下，「此時他不再是神的聲音或異象，只是一個中氣十足的強壯嬰兒，他和其他小孩一樣會哭、要吃奶，也會弄濕尿布。我所看到的異象並不包括這些。」

「男人看到遠景，」莫拉薇說道：「女人就生孩子來滿足他們，這就是不同之處了。至於那邊那個孩子，」——她朝角落一揚下巴——「我們聽其自然好了。如果他長大了——他够強壯，

沒有理由長不大——他就有機會登上王座。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他長大成爲男人。我會把我這部份的工作做好。其餘的，就任由神安排了。」

我微笑了，她那穩健的常識似乎已幫我卸下不少的肩頭重擔。「你對！我眞傻，老是想着下一步會發生什麽事情。」

「你可以睡覺了。」

「好，我現在上床睡覺。莫拉薇，你嫁了個好丈夫，我眞替你高興呢！」

「孩子，我們夫婦倆會安全地將小國王帶大的。」

「我知道。」我說，我們再談了一會之後，我就爬上樓梯就寢了。

這晚我夢見自己站在坎列城附近的平原上。這是一個古代的神聖場所，我曾在那兒看過神的顯像。我在夢中也曉得自己到那裏去，是爲了想再見神一面。

但是我一整夜都沒有收獲。大地上一片靜寂，只有風在不停地吹動着。蒼穹中萬里無雲，繁星閃爍；葛雷克斯彗星拖着長長的尾巴，緩緩地橫越過空中。這片平原和我記憶中的景色沒有兩樣，土壤貧瘠，荆棘叢生，一羣巨大的石柱聳立在平原中。我走向前去，在璀璨的星光下，沒有任何陰影。萬籟俱寂，只有風不停地吹拂野草；襯在石柱後面那片天空中的星星，隨着大地的呼吸而移動着。

我仍然一無所獲。我的思想之箭不斷射向這片沉寂，却被它堅硬的外殼擋了下來。我展開渾身解數，想召喚那位曾經把手放在我身上、以祂的光引導我的神祇。我大聲地祈禱，却聽不到任何聲音。我施展魔法，運用我天賦的心靈與眼睛，還是徒勞無功。就連我的肉眼似乎也不行了，夜與星光溶入一片模糊中，彷彿被一層水光隔了開來。

大地是靜寂的，而天空却在運轉中。葛雷克斯彗星凝聚成一束光凍結在天空中，就像一條結了冰的小溪流。一道冰柱——不，是一把劍，劍柄上鑲着寶石，劍身上嵌有象徵權力、愉悅、公正與清白之死亡的翡翠、黃玉與青玉。

這把劍懸在那裏好一會，像是剛剛擦亮，等待一隻手將它舉起並揮動之。然後，它移動了。它移動的方式並不像是在戰鬥、慶典、或比賽中揮動的武器，它緩緩地刺入巨石柱，就像是將寶劍收回劍鞘中。大地上除了空盪盪的原野，低聲呼嘯的風，與灰色巨石柱之外，就沒有其它的東西了。

我在黑暗中醒來，發現自己置身於客棧，從屋子邊緣的空隙望出去，只見一顆明亮的小星星閃爍着。底樓下面的馬匹發出均勻的鼻息，整個屋子裏都充斥着熟睡的人所發出來的鼾聲；四處都散發出馬匹、泥煤煙、乾草，和燉羊肉的味道。

我一動也不動地平躺在乾草上，眼睛注視着那顆小星星。我不去想夢中的情景，在隱隱約約中，我似乎記得有人跟我談過劍的事情，而這個夢……不過，我現在不要刻意地去思索它。該來

的總會來，它會對我顯現。神在我背後支持我，時間永遠都不會欺瞞任何人。再過一兩個小時，天就要亮了。

第二部 摸索

1

眾神對人類詢問祂們的旨意，懷疑祂們是誰、是否存在的冒瀆行爲，必然習以爲常了。我知道神支持我，祂的旨意正在進行；雖則我仍看不清未來，但我相信祂必適時的指引我、驅使我，讓我看清事情的看相——至於祂是誰、形像如何都無關緊要。今天是屬於我的日子，昨夜的夢已隨星辰消逝了。今晨的風就是風，而陽光除了帶來些許亮光外沒有絲毫暖意。

我不曾回顧，因我一點也不耽憂拉夫或小王子。能看到異象或許是不太舒服的事，但是預知事件的後果却能解除些許憂慮。一個明知自己老境與痛苦結局的人，絕不會害怕他二十二歲時可能碰到的事情。我知道這段航程將使我受盡折騰；不過，它必能在清朗的二月天裏，將我安全送達地中海的馬西拉亞港。

等我抵達歐陸，誰看到我都無所謂了。梅林王子出現於高盧南方、或義大利的消息傳到不列顛，或將引起尤賽敵人的注意，希望能由我處找到失蹤的小王子。不要多久，他們必將放棄而另尋線索；而那時，正確的線索已被人們淡忘了。人們早已忘掉曾有個陌生歌手來過坎列城，拉夫

改名換姓住在小客棧已久，可以正大光明地來往於考爾與坎列城間，把小王子的近況帶給赫爾國王，國王再將消息輾轉傳遞給我。因此，我在馬西拉亞登陸後，待身體復原，就公開地安排向東遊歷的事宜。

我以安適的心情步上旅程。雖然我並不躭心自己的排場，可是我得順道拜訪一些朋友，就算不能使他們引以爲榮，也不能叫他們引以爲恥。所以，我雇了一名侍從，買了幾匹馬及馱行李的騾，和一名看管馬匹的奴隸，就朝着我第一個目的地——羅馬——出發了。

出了馬西拉亞城就是一條沿海岸修建、飽受太陽烤曬的白砂路。路旁有一些凱撒的老兵所建的村落，夾在他們細心照料的橄欖園與葡萄園之間。我們在日出時刻出發，植物的葉子上還沾着點點露水，空氣中混雜着肥料、辛辣的絲柏與炊煙的味道。公鷄此起彼落地啼叫，三五成羣的野狗也跟在馬匹後猛吠亂叫。兩名僕人在我後頭低聲閒聊，他們看起來頗有禮貌：蓋斯是自由人，以前當過侍從，故而表現十分稱職；史德利是西西里馬販的兒子，他父親欠了一筆錢就把他賣掉抵債。史德利的身材瘦削，個性活潑，精力充沛。蓋斯則是一本正經、講求效率的人，他重視我的尊嚴之程度比我自己還甚。當他發覺我的貴族身份後，所擺出的那種架勢令我都覺得好玩，史德利更因此而沉默了二十多分鐘，大氣都不敢喘一下。我相信此後蓋斯一直都以畏懼和討好的心情來服侍我。不管他倆的心情如何，我發覺這趟旅行眞是奇蹟似的順利與舒適。

每當我的坐騎在晨曦中豎起耳朶，我的情緒也隨着越來越亮的天色而高昂起來。去歲的痛苦

與疑慮，也像我們身後漸縮漸短的影子，越來越不足道了。我和這支小小的隊伍向東行去，覺得自己一生中首次得到解脫。我就和眼前的世界一樣無所拘束，也如我此行的責任一樣輕鬆愉快。以前，我的生命一直都有特定的目標：尋找生身父親，然後爲他效勞；他去世後，我在悲傷中等待爲尤賽服務的機會。此時，我的任務已告一段落；小王子的安全無庸掛慮，神和星象告訴我，這種情況將維持下去。不管我的旅程是孤獨或自由，前面的東方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充分的時間遍歷這片我小時候就熟讀過，一直嚮往的地方。

我仍依預定時間抵達羅馬。沿着絲柏林間的草坡地行走時，碰到一個年輕時就聽過父王事蹟的人，因而投宿他家。我不禁懷疑以前怎會錯把父王在坎列城的住處看成宮殿，還把倫敦視爲一座偉大的城市。從羅馬往科林斯途中，我們穿過阿格利德山谷，看到滿山遍谷的山羊在坡地上吃草。比羊更桀傲不馴的人們，散居在如巨人建築的城市廢墟中。我還看到比巨石柱更大的石頭，它們就如歌謠所述地被人安置在這裏。我朝東邊再走下去，看到許多豎立在空曠沙漠中的巨石，以及一些像狼一樣穴居的人們。他們唱起歌來像鳥鳴一樣悅耳，如同星星移動時發出的音樂一般奧妙；他們的世界就是這片沙漠與寬濶的天空。我在離薩狄斯不遠的梅歐尼鎭中，跟一個精於算術的人學了八個月，使我知道如何將移動巨石所需的時間減少一半。我在皮根姆附近的一所大醫院待了六個月，發現許多新的治療法。皮根姆的醫生先用音樂治療熟睡病人的心靈，然後才用藥物治療生理的疾病。我在幼年時代學習音樂，必然也是受到神的指引。旅途中，我不斷地學習一

些零碎的外國語言，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歌謠與音樂，也看到各地人們所膜拜的各種神祇；有些神聖莊嚴，有些則給人不祥的感覺。不管我們對事情的瞭解是如何得到的，我總覺得不試着瞭解就刻意排斥，是愚不可及的。

在我旅遊的期間，我一直都知道小王子在不列塔尼佩勒斯森林中的成長情形。

赫爾國王將拉夫帶去的訊息派人送到我們預定要去的港口。我因此得知伊格蓮再度懷孕，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為瑪姬絲。這種來源的消息往往都是過期的舊聞，為了亞瑟，我就用更直截了當的方式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我注視火光，希望看到異象。

一個微寒的黃昏，身在羅馬的我於火光中看到拉夫正隻身穿過森林前往王宮。等他在黑暗中出發回客棧時，我突然失去了他的行踪。他消失在林蔭深處，稍後一陣煙飄過，我又看到他的馬安然拴在馬廐裏，布蘭温微笑地抱着嬰兒在院子裏曬太陽。我好幾回看到拉夫走在路途中，可是河流附近總凝着一層厚重的霧，使我看不清客棧，也無法看到他進門。這地方似乎被守護着，人說佩勒斯山為咒語所鎖，此話或許不假，人不可能有此能耐。有一次，我看到小王子在前院中逗一窩小狗玩，母狗舐着他的臉，笑嘻嘻的布萊德在旁邊看着，直到莫拉薇從廚房裏衝出來，把他抓起來用圍裙擦他的臉，然後帶着他消失在門邊。還有一次，拉夫的馬正在水槽邊喝水，小王子就攀騎到馬背上。另外一次，小王子騎在拉夫的身前，兩手抓着鬃毛，引馬走到河邊去。我從來都沒看清他的臉；但是，我知道他一天天地茁長也就够了。

時光荏苒，他已四歲，是拉夫帶他前往艾克特伯爵的時候了。

船隻揚帆待發之際，我正躺在敘利亞草地上，仰望夜空，那些星星似乎比不列顛的更大、更亮。我起身注視着牧羊人用來防禦狼羣和獅子的火堆，熊熊燃燒的木材冒出耀眼的火焰，火焰上傳來史德利的說話聲，牧羊人的低語與蓋斯的笑聲；隨後火焰噼啪聲蓋住了一切。異象出現了，先前有點模糊，越來越清楚，如同我小時候在水晶洞窟中所看到的異象一樣清晰。我看到他們全部的旅程，其中某一夜的情形就像是在天將亮時做的夢一樣，醒來後還記得夢中的一切……

這是我和拉夫分手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我幾乎不認得他了。他變成一個高壯的青年，像煞一名武士，流露出一股堅毅與任重道遠的神情，看來更加成熟。拉夫是否需要武裝衛隊來護送他的妻與子，這點我讓他和赫爾自行決定。赫爾派遣六名士兵押送一輛貨車前往考爾村，當車隊返回坎列時，拉夫和家人就隨貨車前去。布蘭温坐在車內；亞瑟先是和士兵纏在一起，拉夫必須拿出威嚴來，才使他乖乖地和布蘭温留在車內。這批人安全地抵達坎列城的港口，四名士兵留下來，顯然是要把這批珍貴的「貨品」送到目的地去。海面在火光中閃耀着，一艘張着紅帆的船隻在夕照下緩緩前進，逐漸縮小而消失在火光中。

這艘船在天色微明間，進入葛蘭那達港；船隻繫好後，乘客魚貫走上跳板。皮膚黧黑，滿面笑容的艾克特伯爵前來迎接。他帶一小隊全副武裝，但沒有配帶徽章的士兵，押着一輛馬車來裝

「貨」。一等他們離開城區，布蘭温與亞瑟就換乘轎子。他們坐定後，大夥就沿着軍用道路，兼程趕往格拉瓦。這一路上必須穿過兩條陡峭的隘口，與一低陷、泥濘的山谷。由於暴風、急流、與嚴寒氣候的侵蝕，路況非常惡劣。這一行人就在此五月天裏，朝着蠻荒的地區前進，布蘭温與亞瑟所坐的轎子分由兩隻騾馱着，它隨着隊伍的前進而搖晃着。到了傍晚時刻，一陣突如其來的霧從通道那頭翻滾而下。我在霧氣瀰漫中看到一把亮閃閃的劍，危險當頭了。

艾克特一行人，走在巉岩峭壁的山路上，脚步因此慢了下來，小心地前進着。第二座山頂離開河谷已經不遠，渡過河就是一條通往城堡的寬敞道路。晚霞殘照下，我看到這段路上盡是些高大的樹木、花朵盛開的果樹，與農莊上柔和的綠意。可是山頂上那段山路位於灰色的峭壁邊，再加上濃厚的霧氣，使四周顯得一片昏暗與茫然。其中有段路基被急流沖毀，道路坍塌成滿佈石頭的斜坡，馬匹蹣跚地走着，河流的沖擊聲壓過其他的聲音。沒有人看到霧後頭有個手持武器的騎士等着。

艾克特伯爵走在隊伍前面，轎子則在隊伍中間，拉夫騎着馬緊跟着轎子。隊伍離那個伏兵越來越近，眼看着就要跟他錯身了。艾克特敏銳地轉過頭來，馬兒受驚而往後退。就在此時艾克特手臂一揚，劍已出鞘。手下則在陡坡上找好位置，將轎子圍在中間，準備放手一戰。就在即將動手的前一刹那，一些人影騎着馬從岩壁上往下走，但是他們都沒有察覺。

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雖然，我的聲音不可能傳到那邊，可是拉夫的反應就像是應着主人

的哨音而採取行動的獵狗般猛然抬起頭來。他大喝一聲調過馬頭，護衛隊也跟着他轉過方向，與偷襲者短兵相接，刹那間就響起一陣輕脆的金斧交鳴聲。

我極力想看清偷襲者是些什麽人；可是，沒有辦法。他們格鬥了好一陣子，偷襲者忽然撤退了。一個受重傷的人被横放在馬鞍上馱走了，碎石坡上還留着一具屍體。

要說服他們在這濃霧瀰漫的薄暮時刻繼續趕路，倒也不是難事。一個士兵將那具屍體拖起來摔到馬背上。艾克特命士兵搜搜屍體，想找出一些證據，却一無所獲。護衛隊再度圍着轎子繼續前行。拉夫暗中將一塊布條纏繞在手臂上，格鬥中他的盾被對方的刀砍穿了，因而傷及手臂。沒多久，我看到拉夫坐在馬上，隔着轎子的布，對亞瑟笑着說：「但是，你還沒長大。我答應你，過一、兩年就找一把適合你用的劍給你。」隨後他掀起布簾來。我正想看看亞瑟，一陣煙從異象前面飄過，牧羊人吆喝着他的狗。我又回到山坡地上，月亮高掛在女神廟廢墟的上方，女神已不知下落，只留下一窩猫頭鷹叫嗥着。

這幾年就在自由自在的遊歷中過去了。對我來說，這幾年是豐碩的，神和祥地讓我看到一切我想知道的事情。可是艾克特府中沒有訊息傳來，我也沒看到星宿的移動，回不列顛的時候還沒有到。

亞瑟六歲那年，我突然在皮根姆附近接到了訊息，當時我正在醫院中教課。

在此早春季節，雨綿綿地下個不停，白色的石灰石被雨水浸透而呈出灰暗的顏色。通向海邊醫院道路上的轍痕，也被雨水沖刷得了無痕跡。我找不到火堆看異象。但是，在此國度中，神祇似乎守候在每個枕頭邊，空氣中瀰漫着夢的氣息。我做了一個夢。

那天深夜有個傷患被送到醫院來，腿上的砍傷十分嚴重，整個人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和另一個醫生花了三個多小時來救治他。事後，我跑到海邊去清洗身上的血跡。該名傷患很年輕，我們幫他止血，縫合傷口後就沉沉入睡，想來已無什麽大礙。我解下腰帶——這種天氣打赤膊也無所謂——在水中不停地游着，直到身上的血跡都沖洗乾淨爲止。我上了岸在猶有餘温的沙灘上躺下來，雨已經在傍晚時停了，今夜旣平靜又温暖，天空中滿是亮閃閃的星星。

我躺在沙灘上張大眼睛注視着星星，覺得星星也在注視我。繁星之間，有一顆遙遠的星特別模糊，有如急風勁雨中的一盞燈籠。這顆星星漸行漸近，隨行的霧氣遮住其他的星星。此時，我看到了故鄉的山、海，與流經山谷的溪流，越來越濃的霧把山谷也遮住了。霧的後面突然傳來雷鳴與軍隊的叫吼聲。高漲的海水淹沒了海岸，把河流和綠色的草原弄得一片灰濁，使得處處都變成黑色的荒地。

我醒了過來，該是我回去的時候了。「氾濫」雖然還沒有來臨，但也是遲早的事情。到了明年或後年的冬季，我們就會聽到雷鳴。屆時，我必須回去不列顛，待在大王與王子之間。

2

我原先計劃從君士坦丁堡搭船回不列顛，並且先把信件寄了出去。此時，我寧願選擇一條更快捷的路，可是，我唯一能搭上的船隻都是沿地中海北岸航行，通往隔着海峽與君士坦丁堡對望的查爾斯登。由於風向不定，天氣多變，船隻延誤了許久才抵達查爾斯登。禍不單行的是，人們告訴我一艘往西航行的船隻剛走不久，而且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恐怕沒有其他船期了。在此地靠岸的都是小型船隻，較大的船隻都泊在君士坦丁堡。我心裏儘管很急，可也無濟於事，索性定下心來，搭渡輪過海，去看看那個我早就耳熟能詳的城市。

我本以爲「新羅馬」的輝煌必凌駕舊羅馬之上；可是我發現君士坦丁堡是一個華麗與髒亂呈強烈對比的地方。它具有新興城市的冒險與振奮的氣息，仍在逐步建設、拓展與定型中，並且急着想富庶起來。

君士坦丁堡的發展基礎並不是最近才紮下來的，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拜占斯就以此地做爲首都，並將之命名爲拜占庭。一百五十年前，羅馬帝國劃分東西，君士坦丁大帝開始建設此地，並改名爲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位於海峽出入口，扼守着一個人們稱之爲黃金角的天然港。此地水陸交通之繁盛使我驚訝不已，對岸的查爾斯登相形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宮殿、豪華宅邸與政府機構都有曲折

的廻廊，數不勝數的僕佣、雇員出入其間，有如一窩忙碌的蜜蜂。花園、閣樓、池塘到處可見，噴泉的水不斷地噴着。這兒的水質甜美，水源又不虞缺乏。君士坦丁城牆捍衛着城市，走入「金門」就是邁西大道，這條道路幾乎都由拱廊遮掩着，經過三道由圓柱撐着的牌坊，路的盡頭就是雄壯的君士坦丁拱門。帝國的大教堂就建在海邊，教堂供奉的智慧之神高據屋頂上。這是一個壯觀的城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首都。但是，它缺少父王所提過的羅馬氣息。這兒是亞洲，看起來具有東方的風味。雖然，當地的人和羅馬人一樣穿着長可及膝的短袖袍子，模仿羅馬人的舉止，然而他們還是亞洲人。拉丁語言在此地暢行無阻，但是我在市場上仍可聽到希臘、敍利亞、以及異國的語言。你若是走在邁西大道上，或許會以爲自己是安提阿人呢！（譯註：安提阿是古敍利亞首都。）

一個不曾來過此地的人，很難想像此地的景象。籠統地說來，它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地方。羅馬、雅典、與安提拉已經過去了，只有回顧，而無任何展望。至於倫敦則是廟宇崩塌，城堡却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倫敦人的手總是想伺機拔出刀劍，它似乎變得和北方的冰島一樣荒僻和野蠻。

我到君士坦丁堡後，就去拜訪父王的親戚，雖然他是遠親，接待我的方式並不疏遠。這位熱情的主人是邁西穆斯的妹夫亞丁的後代。亞丁曾以軍官的身份隨着邁西穆斯進軍羅馬，却在羅馬城外受了傷，幸而被當地一個基督教家庭救治了。後來，他和那家的女兒結了婚，改信基督教。

亞丁雖未能在羅馬帝國取得一官半職，（他還是由於岳父的說項才得以活命），可是，他的兒子在狄奧多西二世在位時闖得不錯，結果和皇室的公主結了婚，並且得到一棟位於黃金角的豪華宅邸。

他的曾孫繼承了亞丁這個名字，不過用拜占庭語調唸起來就變成阿德丁了。他雖是塞爾特人後裔，但是從外表上看來全無塞爾特人的特徵。他有着高高瘦瘦的個子，橢圓形的面孔，蒼白的皮膚，黑色的眼睛老是定定地看着前方。薄而無血色的嘴唇抿得緊緊的，彷彿要把皇宮裏的秘密封住似的。可是，他也不是一個全無幽默感的人，他的談吐機智又風趣，這特點在此民族中是很難得的。這兒的人常用愚不可及的用詞去爭論玄之又玄的事情。我抵達君士坦丁堡不到半天，就聯想到我在加勒帕斯的書上讀過的一段話：「你若是隨便問一個人，某種東西多少錢，他會獨斷地告訴你生者與未出世者的問題。如果你詢問麵包的價錢，他們會回答：父親比兒子偉大，兒子的地位應該次於他。如果你問洗澡水準備好了沒有，他們的回答是：兒子一點都不濟事。」

阿德丁在一間牆上嵌有瓷磚嵌畫，地上舖設金色大理石的豪華房間裏，以極親切的態度接待我。在氣候寒冷的不列顛，人們都把瓷磚嵌畫嵌在地上，而在牆上與門楣上釘着厚厚的毯子，以抵禦屋外的寒氣。東方地區則不然。他們在瓷磚嵌畫中使用大量的金飾，有凹有凸的壁畫表面亮閃閃的，看起來頗有絲質織錦緞的效果。這些五顏六色的畫非常生動，有些圖案的造形也十分突出。我想到馬利都南家中龜裂的瓷磚嵌畫，我小時候以爲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畫了，畫中有酒神

廸奧尼索司、葡萄、和海豚，可是沒有任何一部份是完整無缺的，酒神的眼睛被一個笨拙的匠人修補成斜視眼，從那天起我就不拿正眼來看廸奧尼索司了。阿德丁房子的另一邊有個陽臺，陽臺上有個大理石水池，水不斷地噴着，欄杆旁放滿了盆栽的絲柏與月桂。陽臺下面的花園種了許多玫瑰、鳶尾花、和茉莉，以及許多開着芬芳花朶的矮樹，在陽光下發出撲鼻的香氣。絲柏的樹枝上長着許多細小的球果。從陽臺眺望出去，可以看到黃金角的海面，船隻泊在那裏，好像許多棲息在池塘裏的小甲蟲。

這兒有一封艾克特寫給我的信。阿德丁和我互相寒暄後，我向他道個歉，就把信展開來很快地看了一遍。

艾克特的書記把艾克特直率的話，加上許多潤飾；可是，我仍能從這些詩文般的字句中，勾勒出一些我已經知道和心存懷疑的消息。艾克特以愼重的措辭告訴我，亞瑟很安全。（爲了防犯書記，他寫道：「家中平安，杜辛娜和兩個男孩子很都好。」）可是，艾克特說他無法猜測這平安將維持多久，並且把他手下探得的消息告訴我。

幾年來，不列顚在外族環伺下一直惴惴不安，如今外族的氣焰更熾了。尤賽即位第一年擊敗撒克遜人，並把他們的領袖渥克達和艾歐沙囚禁在倫敦。他們目前還被安全地看守着；可是有一些諸侯害怕撒克遜海岸愈來愈高漲的不滿情緒，紛紛對尤賽施加壓力，要他釋放這兩個撒克遜王子，跟他們談和。尤賽拒絕後，曾有兩股武裝勢力試圖把他們從監獄中刼走，但沒有得逞，反受

到尤賽嚴酷地懲治。現在，却又有其他激烈派猛對尤賽施壓力，要他殺掉那兩個撒克遜領袖。尤賽怕引起衆怒，當然不敢下手。定居在沿岸一帶的外族漸漸向內陸發展，倫敦已覺得芒刺在背；他們更從海外邀來助援，使得安布勞希長城附近的富庶國家飽受威脅。更糟的是，在此動盪不安之時，不列顚又流傳着可怕的謠言：一名信差被逮捕，在嚴刑下招供，他從東部安伯斯的盎格魯人那裏，帶了一件信物給斯翠塞西方的皮克特族國王。艾克特說，除了信物之外沒有進一步的發現，而他個人認爲，騷亂尚不會來自北方。位於斯翠塞與安伯斯之間的雷其，以及洛特王國仍然很穩定。

我匆匆把信看完，然後將它捲了起來。「我必須直接回家了。」我告訴阿德丁。

「這麼快？我就耽心你這麼說呢！」他向一個僕人打了個手勢，那個僕人就從一個盛着雪的容器中把銀製的葡萄酒瓶拿出來，將酒倒入玻璃杯內。不知這些雪來自那裏，不過他們一定是夜晚從山頂上取來，儲存在地下的稻草堆中。「眞遺憾你就要走了，不過我看到信時就猜想它可能帶來壞消息。」

「還不算是壞消息，不過也快了。」我把能告訴他的說了出來，他表情凝重地聽着。自從哥德王阿拉列強占羅馬城以後，東羅馬帝國人就很注意北方的動靜，故而這類事情對他們來說是不難了解的。我繼續說道：「尤賽是個強悍的國王，也是位好將領，可是他無法同時兼顧所有的地方，勢力的分割却又使得人們互相猜忌。尤賽指定繼承人的時候到了。」我輕敲手上的信。「艾

克特告訴我，王后又懷孕了。」

「我也聽說了，如果這回是男孩，他就是王位繼承人，對不對？這眞不是小娃娃繼承王位的時刻，除非他有個史泰利喬來照顧他。」年幼登基的羅馬皇帝霍諾留，就是由史泰利喬在旁攝政的。「如果尤賽被殺，他身邊的將領是否有可以做攝政的人選？」

「就我所知，沒有那個將領是值得信賴的。」

「那麽，尤賽最好是活下去，他最好讓長子取得合法繼承權。他現在應該是——七歲？或八歲？尤賽爲什麽不宣佈他爲繼承人，就算他在王子成年之前去逝，也可以由你來輔政呀？」他從玻璃杯上方瞥了我一眼。「得了吧！梅林！不要那麽吃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把孩子從廷泰閣裏帶出來，並且藏了起來。」

「是否有人謠傳孩子藏在那裏？」

「怎麽沒有！大家都議論紛紛。許多人認爲他被帶到隱秘的小島上；有的人則說他就在你身邊，不過沒有人看得到，或是你把他變成一匹馱行李的騾子了。」

我大笑。「我怎麽敢？尤賽不氣瘋才怪呢！」

「我覺得沒有什麽是你不敢做的。我希望你敢告訴我小王子身在何處，以及所有有關他的事情；不敢嗎？」

我搖搖頭，微笑着說：「對不起，還不是時候！」他優雅地一揮手，君士坦丁堡人知道秘密

是怎麽一回事。「好吧！至少說說他是否安全？」

「我可以保證他的安全根本不成問題。」

「而且他會登上王位，你則當他的攝政？」

我大笑，搖了搖頭，一口喝乾了杯中的葡萄酒。他招手把站在我們談話聲的範圍外的奴隸叫過來，他很快地斟滿我的杯子，然後退下。「我也接到一封信，是赫爾寄來的。他告訴我尤賽派人出來找你，雖然大家都知道他虧欠你，可是他談及你時口氣並不和善。人們謠傳，就連國王也不知道兒子被藏到那裏去了，還派人出來搜尋。有人說王子已經夭折了。另外有些人則說，你把小王子留在身邊是爲了你自己的野心。」

「沒有錯！」我平靜地說，「有些人會這麽說。」

「你可知道，」他把手一攤。「我試圖激你說出心裏的話，可是你根本就不生氣。若換成別人，一定忙着爲自己辯護。或因畏怯而不敢回國了。你却一聲不響的，而且已經決定直接回家了吧？」

「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阿德丁，這就是不同之處。」

「我無法預知未來，相信你也不會告訴我，可是我可以猜。別人對你的議論都是錯誤的。你保護孩子是因爲你知道他終有一天登上王位。你回國後打算怎麽做？把王子帶到衆人面前嗎？」

「等我回去後，王后的孩子應該出世了。」我說。「一切再看情形而定。我當然要先去見尤

塞，跟他好好談談。不過，最重要的是讓不列顛所有的人——不管是友是敵——知道，亞瑟王子還活着，而且長得健壯，等時候一到他就會回到他父親的身邊。」

「而現在時候還沒到？」

「我認爲還不是時候。我希望我回家後能瞭解得更清楚一些，阿德丁，如果你允許，我要搭第一班船走。」

「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辦好了。當然，跟你分手眞是難過的事情。」

「我也很遺憾。眞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君士坦丁堡，若不是天氣不好，延誤我的行程，使我沒趕上查爾斯登的船隻；我恐怕還見不到你呢！」

他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頓悟了我話中的含意而吃驚地瞪着我。「延誤？你是說你在看到這封信之前，已經在回家的路上？你知道這些事情？」

「細節並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該回去了。」

「我的上帝！」雖然他對基督敎的神賭咒，但是在那片刻裏我看到他眼中閃着塞爾特人的神情。他隨後笑着說：「憑三位一體之名，我眞希望你上星期和我一起到競技場去，我在格寧隊下了千元賭注都輸掉了。如果你在場施咒，他們就會反敗爲勝了。好了！不說這個了。不管那個王子能得到你的監護都是他的幸運。」

他對我身後那面牆上的嵌畫，一面點頭一面說。我奇怪拜占庭爲何不學希臘和義大利，用生

動的題材來裝飾房間，偏挑這些鬱悶的東西。我注意到他家入門處的通道牆上，嵌着耶穌受難與痛苦的基督徒之形像。接待廳中的壁畫，則是描述一個貴族在戰場上準備受刑的場面。灰暗的天空用石板碎片鑲嵌，鐵灰色的雲用槌碎的藍色琉璃拼成，雲朵與天空之間浮現一些凝視蒼生的衆神祇頭像。地平線那端有一些塔與廟堂，艷紅的夕陽就襯在這些建築物後頭，這景色看似羅馬城前的寬闊平原一幕戰爭結束後的景象。壁畫的左邊是一片狼藉的戰場，破損的武器，死去的，或奄奄待斃的軍官、士兵和馬匹，七零八亂地躺在地上。右邊有一個頭戴皇冠的領袖帶着一羣打勝仗的士兵，沐浴在基督放射出來的光芒中。這位打勝仗的領袖跟前，跪着一個雙手捧劍的將領，他並不是在求饒，而是向征服者做正式的投降；他的脖子赤裸裸地對着行刑的刀鋒。在他下方的角落裏，我看到「邁西穆斯」的字樣；壁畫右角則寫着「羅馬帝國皇帝」。

「憑上帝之名！」我叫了出來，阿德丁微笑地看着我，但是他却不曉得我何以猛然站起來。他也起身，跟着我走到牆邊。我對這幅壁畫的興趣，顯然使得他很高興。

「沒錯！帝國打敗邁西穆斯像。很好的一幅畫，不是嗎？」他輕輕撫着畫面。「這幅壁畫的作者並不知道這場戰爭的諷刺性，可是他却把這種諷刺性充份表現出來了。左邊這個跟在邁西穆斯後頭的人就是赫爾的祖先，他後來率領不列顛的殘兵敗將回國去。這個血流滿身，長相清癯的紳士就是我的祖先。我有今天的際遇與信仰，全靠他的良知與善於經營的頭腦。」

我聽而不聞，只是瞪視着邁西穆斯手中的劍。我看過這把劍，一次是在伊格蓮身後的牆上閃

閃發亮。一次是從不列塔尼的空中緩緩插入劍鞘，這回是第三次了，它就這幅壁畫中，在羅馬城外，邁西穆斯的手中。

阿德丁狐疑地看着我。「怎麽啦？」

「這把劍。原來它曾是他的劍！」

「曾是？這麽說你看過這把劍囉？」

「沒有。不過我夢見過兩次。這是第三次，就在這幅畫裏……」我半自言自語地喃喃說道。陽光從陽臺的水池反射到牆壁上，使得邁西穆斯手上的劍也閃閃發亮，劍柄上的寶石發出綠色、黃色和藍色的光澤。我輕柔地說：「原來這就是我錯過查爾斯登船期的原因了。」

「你說這話是什麽意思？」

「原諒我，我也不太清楚。我剛才一直都在想以前做過的一個夢。阿德丁，請告訴我，這幅畫……這是不是羅馬城牆？邁西穆斯並不是被謀殺於羅馬城內的，對不對？」

「謀殺？」阿德丁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們用的字眼是『受刑』。他並不是死在羅馬城內。我想這幅畫的作者用了象徵性的手法。他是在亞奎利斯受刑的。你可能沒有聽過這個小地方；它位於亞德里亞北端，多拉斯河的口處。」

「有船開往那裏嗎？」

他瞪大了眼睛說：「你要去那裏？」

「我想看看邁西穆斯死亡的地方，我也想知道那把劍的下落。」

「你無法在亞奎利斯找到那柄劍，」他說道。「基諾把劍拿走了。」

「誰？」

他用下巴指着那幅畫。「就是那個人，赫爾的祖先，他把不列顛的殘兵敗將帶回不列塔尼。赫爾可能跟你提過了。」他被我的表情逗笑了。「你大老遠來到歐陸就是爲了這點消息嗎？」

「似乎如此，」我說。「現在我還不知道劍的下落。你說在赫爾那裏？就在不列塔尼嗎？」

「不，那劍早就下落不明了。他們把劍帶回不列顛，可能還給邁西穆斯的兒子了。」

「然後呢？」

「我只知道這些。這是許久以前的事，如今只是老祖母的故事，也許一半是捏造的。這件事那麽重要嗎？」

「重要？」我說道。「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我已經懂得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了。」

他不解地看着我，我以爲他會再問一些更深的問題，可是他遲疑了一會，輕描淡寫地說：「我想就是這樣了。你要去花園透透氣嗎？那裏比較涼快。你看起來一副頭很疼的樣子。」

「哦！我沒關係。有人在陽臺下彈七弦琴，不怎麽成調。」

「是我女兒在彈。要不要下去看看她？」

我們往下走時，他告訴我黃金角內有一艘快船在這兩天就要出航，它會在奧斯提亞停靠，我

可以在那裏找到西航的船隻。

「你的兩個僕人怎麼處理？」

「蓋斯是好人，你僱用他是再好不過的了。我已讓史德利恢復自由身，如果他肯留下來就是你的，他對馬匹很有辦法。我若是帶他回不列顛，將是很殘忍的事情；他的血液就像阿拉伯瞪羚一樣稀薄，受不了風寒。」

可是，第二天早晨史德利站在碼頭邊等我，態度頑固地和騾子一樣。他的衣物已經打了包背在背上，在溫暖的拜占庭陽光下，他身上却披着一件羊皮斗篷。我跟他爭論了好久，並且把不列顛的天氣，以及我簡樸的生活方式形容得很可怕，使他明白在寒風如刀、濕氣極重的地方過活是很難受的。可是，他打定主意要跟我，甚至願意用我送給他當做臨別禮物的錢付自己的旅費。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老實說，我很感動，也很高興這趟遙遠的航程有人作伴。雖然，他沒有蓋斯做侍從的經驗；但是他既聰明又敏捷，對植物和草藥也略懂一二，可以做我的助手。除此之外，經過這幾年的遊歷，梅汀山的生活對我來說會變得更為孤單，而且我很清楚拉夫斷斷不會回到我身邊了。

3

我回到不列顛已是夏末。父王從前的侍從路肯在碼頭邊熱情洋溢地迎接我，當我告訴他：「

你該幹我這一行。」時他一點也不驚訝。

他只是大笑着。父王在位時，我跟他就很熟，我們很和得來。「預言家嗎？恐怕不行吧！我已經等了十五班船了，可是我眞沒想到你會這麼快就回來。我們老早就聽說你到東方去了，還派信差去找你，他們沒找到你嗎？」

「沒有。不過我還是上路了。」

他點點頭，彷彿我證實了他的看法。他以前和父王安布勞希十分親近，故而不會詢及引導我的力量。「那麼，你知道國王生病了？」

「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危險的時刻來臨了，我應該回家來。尤賽生病了？這眞是嚴重的消息，他生了什麼病？」

「傷勢惡化。你知道他一直想重建撒克遜海岸的防衛力量，所以親自操練士兵？有人提出警告說，在泰晤士河上游一帶的那些船隻，離倫敦太近，讓人心裏不安。尤賽就帶着幾個護衛到船上去查看，一上船岸挨了一刀，直到現在還沒有痊癒。這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他一直覺得疼痛不已並且消瘦下來。」

「兩個月？御醫沒有為他醫療嗎？」

「當然有。嘉頓一直都在照顧他。」

「他也無能為力嗎？」

「他和其他醫生會診後說，國王正在痊癒中，沒什麽好擔心的。可是我看到他們私下討論，嘉頓醫生憂形於色。」他瞥了我一眼。「宮內都很不安——甚至可以稱之爲憂慮——要使宮外不感染這種氣氛是越來越難了。國人開始懷疑他們的領袖是否能繼續領導他們，到處都有謠言。你知道國王的身體一向都很好，而人們現在常低聲談論他是否能工作或打獵。有的時候國王走起路來，就像身邊有鬼一樣，你是應該回來的。」

我淡然地對路肯說：「國王似乎想把我看牢。」上了鞍的馬匹和一隊護衛候在碼頭邊，純粹是王室的繁文縟節。倫敦的街道有士兵守衞，根本不用掛慮安全問題。我覺得這些武裝護衞或許以爲我對國王懷有惡意，不過我終究是要去的。

他的表情很好玩，不過他只以外交口吻說：「或許他怕你不去幫他治病。一個醫生不能治癒國王的病就沒辦法揚名。」

「你的意思就是活不成了。我相信可憐的嘉頓還活着吧？」

「目前還活着。」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很自然地說：「我雖然不是行家，可是我以爲國王的心病更需要治療。」

「所以他需要我的魔法？」他默不作聲。我又加了一句：「或是他的兒子？」

他垂下眼睛。「國內也有許多有關他的謠言。」

「我知道，」我的語氣和他一樣平淡。「我在旅途中聽到王后再度懷孕的消息。我相信她已

經分娩了。孩子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個胎死腹中的男孩。據說國王就是傷心過度才使傷口再度惡化。現在又謠傳他的長子也死了，有人說他在嬰兒時期就夭折了。」他的眼光落在馬耳上，音調中有股掩飾不了的憂慮。

「這不是眞的，路肯。」我說：「他還活着，是個身體健康，長得很好的男孩。不要怕，必要時他就會出現。」

「啊！」他鬆了一大口氣。「那麽他的確跟你在一起囉，這個消息眞的能拯救這個王國。你要將王子帶到倫敦來嗎？」

「我得先去看國王，以後的事情誰曉得？」

身爲朝臣的路肯知道我把話題岔開，就不再問下去，開始談些一般性的消息。他說的比艾克特的信件更詳細，艾克特對局勢的分析一點都不誇大。我小心不提北方的安全問題，路肯倒談起雷其北方，沿着哈得連長城這條老防線上各個重點的控制問題，以及洛特爲了防禦西北的外患而做的努力。「可是他並沒有什麽進展。倒不是因爲這股外患太強——最近這個地方頗爲平靜——而是情勢使然。那些小國的國王都不相信洛特；他們說洛特生性頑固、度量小，又自私。他們看到目前尚無戰事，就把人馬撤回國去耕田了。」他用輕蔑的口氣說：「這些蠢貨，也不想想除非他們肯站起來打，要不然他們就要無田可耕了。喜不喜歡他們的將領根本不重要。」

「可是，洛特的利益得由他的聯盟國，尤其是南方的國家來共同維持。我想和雷其結盟是够

安全的吧？他的盟國爲什麼不信任他？他們懷疑他用他們的錢去築他的窩嗎？或是別的原因？」

「我也說不上來。」他的聲音木木的。

「尤賽不能另外指派人去北方當將領嗎？」

「除非他自己去。他的女兒已經和洛特定親了，他不能降洛特的職務。」

我很意外，「他的女兒？你是說洛特答應娶瑪佳絲了？」

「不，不是瑪佳絲。」路肯說道。「我懷疑那樁婚事能否滿足洛特族人，雖然她已經長成大美人了。洛特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他知道瑪佳絲下面還有一個正嗣公主時，就不肯追那個私生女了。我指的是當今王后的女兒，瑪姬絲。」

「瑪姬絲？她恐怕還沒滿五歲吧！」

「可是婚事還是說定了。你曉得這是國王與國王之間的約定。」

「有誰比我更瞭解？」我悶悶地說道，路肯也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我母親和安布勞希並沒有正式的婚約，只是秘密地私訂終身；而我父親遵守這口訂的鴛盟就像遵守神壇前的誓言一樣。倫敦城業已在望，路肯已經提出許多值得我好好思索的問題。當護衛隊跟我們縮短距離時，他就不再開口說話，使得我有機會去思索那些問題。

我以爲尤賽身邊必有人照顧他，幫他處理事情，可是，他却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裏。當僕人引導我走過接待廳到他的房間時，我看到許多諸侯、軍官，和僕人在廳裏等待着。擁

擠的接待廳却是異樣的安靜，流露出憂慮的氣氛。人們三五成羣壓低聲音談話，臉上俱是愁容。僕人看起來很緊張而急躁，外頭的廻廊上站着一些商人與請願者，有些人已經喪失耐性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我走過去時，人們紛紛轉過頭來，並且低聲交談。一名主教甚至忘形地說：「讚美上帝，咒語要解除了。」一、兩個我認識的人用温暖的眼光向我致意，顯然有滿腔問題。我面帶微笑地搖了搖頭，一個字也沒說就走了過去。一個和國王相處久了的人，永遠都會懷疑別人是否有敵意。我一一審視我所認識的面孔，在這些全副武裝的軍人與穿金戴玉的諸侯中，一定有人不歡迎我回國王身邊來；他恨不得尤賽在他兒子尚未成長之前倒下來，他是尤賽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

我跟其中某些人很熟，但是我跟他們致意時也少不得好好研究他們。來自威爾斯的領袖有古安特的英毅爾，戴菲德的摩達和葛威利，格維奈德的邁爾根派他的兒子古奈達代表他來王宮。另外就是來自北方的人：來自班諾克的賓恩，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皮膚黝黑得和安布勞希與我不相上下，他也是西班牙裔的邁西穆斯的後代；另有斯翠塞高爾國王數不清的兒子當中的一個亞雷克。我仔細地觀察他們，並且極力回想我所知道與他們有關的事情，目前並無重要的發現。不過我會繼續觀察，繼續思索。我沒有看到雷其和洛特；不妨假設他們在北方的事情，比大王生病還要緊急。不過洛特的妹夫尤恩倒是來了，他的身材瘦削，長着一頭紅髮，與淺藍色的眼睛，看起來像個暴躁易怒的人。

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人，就此匆匆打量而過。等一會可以向路肯或是站在國王房間門口的菲力爾打聽他們的來頭。菲力爾身邊站着一個年輕人，年約二十來歲，體壯膚黑彷彿非常面熟。他看着我，既不開口說話，眼裏也沒有歡迎之意。我低聲問路肯：「菲力爾身邊的年輕人是誰？」

「康瓦耳的康特。」

我知道了，我在半夜時刻到迪米澳大廳中瞻仰葛樂斯的遺容時見過他。他的外表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嚴厲的藍眼睛，緊鎖的濃眉，這張戰士的臉經過這幾年的成長，越發像他的父親了。

或許，我不需要再尋找我和尤賽的敵人了。在所有人中，他最有理由憎恨我。雖然路肯告訴我，他是愛爾蘭海岸的將領，我覺得敵人就是他。雷其和洛特沒有趕來，那麼除了我以外，和尤賽最親近的就是他了。

我必須經過他才能進入國王的房間。我不慌不忙地注視他，他也無所畏懼地看着我，藍色的眼睛射出一股寒意。嗯！我心裏想，等我和菲力爾寒喧時，再決定是否和他打招呼。我可以問問尤賽，他為什麼會出現在此地，如果國王沒有治癒的希望，這位年輕的公爵有多少勝算。

路肯進去通報我抵達的消息，隨即出來叫我進去。嘉頓跟在他後頭。我想跟他談談，他卻靜靜地搖了搖頭。「不，他要你立刻進去。憑神之名，我眞高興見到你，梅林！不過你得小心……你瞧，他在叫了。我們等一下再聊？」

「當然，我很高興有此機會跟你聊一聊。」

房間裏再度傳來蠻橫的叫聲。嘉頓側過身讓我進去，那雙憂慮的眼睛沉重地注視着我，僕人把我們身後的門掩上。

4

尤賽並未躺在床上，身上穿了件羅馬式的短袖及膝罩衫，束着一條鑲着寶石的腰帶，一把短劍斜插腰間，外頭加了一件前開襟的家居袍子，他那把取名為「飛勒」的寶劍橫放在床後牆上金龍族徽上方的棚架上。雖然時令尚屬夏末，但是一股寒冷的晚風卻不斷地從北方吹過來。我看到幾張椅子擺在已生火的壁爐前，心裏實在高興——經過那趟遊歷後，我的血似乎變得稀薄而怕冷了。

他很快地走上前來迎接我，脚步一跛一跛的。我一面回禮一面觀察他的臉，想找出人家說的生病與精神錯亂的痕跡。他比以前瘦，臉上添了許多皺紋，使得四十來歲的他，看起來像五十多歲那麼蒼老。他的眼睛露出長期忍受疼痛與失眠的痕跡。除了脚有點跛以外，動作倒還相當俐落，往日的充沛精力並沒有完全消逝，聲音還是跟以前一樣宏亮、急躁而傲慢。

「那邊有葡萄酒，自己動手吧。我想跟你單獨談談，梅林！坐下來。」

我坐下來倒酒，然後把酒杯遞給他。他接過杯子，就順手擱在桌上，並在我面前坐了下來，粗魯地、甚至可以說是憤怒地把袍子拉到膝蓋上。我發覺他的眼睛或看火堆、或看地板、酒杯、

任何地方，却總也不願看我。他不浪費一點時間去詢問我的旅途，就猝然開口說：「他們告訴你我生了一場病！」

「我知道你還沒有痊癒。」我說道。「我很高興你能精神十足地站起來。路肯跟我提過二個月前你在維洛康尼被刺受傷的事情。」

「沒錯，也沒什麽，一支矛劃過，傷口並不深。可是傷口潰爛了，花了許多時間治療。」

「已經痊癒了嗎？」

「是的。」

「還覺得疼嗎？」

「不。」

這個「不」字說得很短促，然後尤賽猛然靠在椅背上，雙手環抱手臂，眼睛終於注視我了。他那藍色的、冷酷的眼神一點都沒變，將他內心的憤怒與不悅表露無遺。我知道這兩種表情與心情，都是因爲他不得不向一個他發誓無需他幫忙的人求助，而引發出來的。我等待着。

「孩子的情況如何？」

我對此問題很感驚訝，不過並沒有表露出來。雖然我叮囑赫爾與艾克特，若是尤賽想知道孩子的近況，就讓他曉得。不過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定期地將孩子的健康與進展用暗語向他報告的話，似乎是明智的做法。等亞瑟到格拉瓦以後，這些報告由赫爾轉給大王。格拉瓦與大王之間不

會有直接的來往。我從赫爾給我的信中得知，這些年來尤賽從未直接打聽過孩子的消息。顯然，他此刻對自己的兒子是一無所知的。

我說：「從我接到最近一份報告後，你應該收到另一份報告，它還沒有到嗎？」

「還沒有。我上個月寫了一封信問赫爾孩子在那裏。他並沒有回信。」

「或許他的回函送到廷泰閣，或溫徹斯特了。」

「也許吧！或許他還不打算回答我的問題。」

我揚起眉毛。「爲什麽？他知道這個秘密不該隱瞞你。難道他曾經拒絕回答你的問詢？」

他冷冷地說：「我從未過問孩子的事情。以前一直都沒有這個必要。」

他這段回答使我對目前的情況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從王后生下死胎之後，大王才覺得有必要去打聽亞瑟身在何方。我一直都認爲王后若是爲他生再其他正嗣，他寧願忘掉這個送到不列塔尼的私生子；顯然我的看法並沒有錯。他的回答中還說明一件我不喜歡的事情：如果他現在覺得需要亞瑟，這次召見可能意味着我的監護工作業已告一段落，事實上，我這份工作還未眞正開始呢。

我爲了爭取時間，故意忽視他剛才所說的話。「那麽，赫爾的回信可能還在路上。不過也無所謂了，反正我可以代替他回答你的問題。」

他的面孔毫無表情，我無法揣測他此刻的心情。「聽說你這幾年一直都待在國外。你把他帶

在身邊嗎？」

「沒有，我認爲在我對他有用之前最好跟他分開來。我確知他的安全，我離開不列塔尼也保持着密切的連繫。」我微笑着。「你的密探和其他人的密探都無法打聽任何消息。你知道我有自己的一套辦法，我不冒險。如果你不曉得他身在何處，你或許能確定別人也一樣一無所知？」

我在他閉上眼睛之前，看到他的眼神倏然一亮，因而曉得我的揣測並沒有錯：他經由各種訊息與報導，一直都掌握着我的行踪。毫無疑問地，他竭盡所能地監視我。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尤賽的敵人可能也監視着我的行踪，或許尤賽的密探在無意之間領導着他們呢！可是我問及這件事情，他却搖了搖頭。他緘默了好一會兒，伸手抓住手肘邊的酒杯，却沒有端起來喝；只是不停地轉着杯子。「他七歲了吧！」

「到今年聖誕節就八歲了。他的身體很健康，一切都很順利，你眞的沒有爲他擔心的必要，尤賽。」

「你以爲我沒有擔心他安危的必要？」我看到一抹比憤怒更強烈的痛苦眼神。儘管我表現得很鎭靜，亦難免感受到一股猛烈的震撼：如果大王的病無法延治，那些猥瑣的小國國王的手會扼上亞瑟的喉嚨（康特的臉再度浮起），他又有多少機會呢？我雖然能够看到異象，我又如何分辨神祇的笑臉是什麼預兆呢？

「你以爲我沒有擔心他安危的必要？」大王重覆了一次。他抓着酒杯的手指泛白了，我眞懷

疑薄薄的銀質酒杯怎麼不會被他捏扁。「我們上回見面時，梅林，我要求你爲我服務，你忠實地執行你的任務，我相信該項服務幾乎告一段落了。不，你聽我說！」雖然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開口的機會；他却像一個被逼到角落裏、奮力反擊的人。「我無須提醒你我先前說過的話，我也不必詢問你是否服從我。不管你如何撫養這孩子，如何訓練他，我想他對於自己的身世、地位一無所知，可是他有資格以王子和我的繼承人的身份回到我身邊，站在衆人面前。」

我覺得血液在皮膚下加速流動了。「你是否試圖告訴我，你覺得時候到了？」

我忘記控制我的聲音。銀酒杯砰然放回桌上，那對憤怒的藍眼睛瞪視着我。「一國之君無須『試圖告訴』他的僕人應該做什麼事，梅林！」

我努力垂下眼光，緩慢而愼重地把緊攫住我的憂慮層層剝開，就像是用槓桿把鬪犬的上下顎撬開一樣。我能感覺他那暴怒的眼光，也聽到了從怒張的鼻翼間噴出來的氣息。他更換了坐姿，彷彿是因爲一陣突來的不舒服。我隨即抬起頭來說：「那麼請你告訴我，你找我來是爲了談論你的健康還是你的兒子。我聽您的差遣。」

他默不作聲地瞪視我，隨後他的眉頭漸漸展開來，嘴唇的線條也變得柔和了。「不管你是什麼人，梅林，你並不是供我差遣的人。你說得沒錯，我正是試圖要告訴你一些與我的健康和我的兒子都有關的事情。老天，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啓齒。我叫你來並不是要你把兒子還給我，而是告訴你，如果你的醫術救不了我，他就得登上王位了。」

「你剛才說你已經痊癒了。」

「我是說傷口已經癒合，膿腫消了，也不覺得痛；可是它留下一種連嘉頓也不很清楚的後遺症。他要我把你找來。」

路肯說過，大王走起路來活像身邊跟着鬼似的，此時，我聯想到我在皮根姆看到的病例。「你不像是病重的人，尤賽。你指的莫非是心理的疾病？」

他沒有直接回答。他再度開口說話時，音調却不像是故意岔開話題的樣子。「你出國後，王后又爲了我生了兩個孩子，你知道嗎？」

「我知道王后生了瑪姬絲；可是有關死胎的事情我今天才曉得，眞是遺憾。」

「你的異象有沒有告訴你，我們不會再有孩子了？」他突然又砰地一聲把手中的酒杯放在桌上。銀酒杯被他的手指頭壓得有點變形了。他倏然站起身來。我此刻才明白那看來似未曾衰退的精力原來只是緊繃的神經與異常的精神力量。他凹陷的雙頰，使人覺得他的內部已經被蠶食一空了。「一個不能算是男人的人怎麼有資格作國王呢？」他將問題擲給我，就踱到房間那頭的窗戶邊，斜倚着牆，注視着窗外的早晨。

我知道他的確有心事。他曾經在這個房間，告訴我他對葛樂斯的妻子伊格蓮的愛慕之情時時刻刻啃嚙着他。今天，他基於同樣瘋狂、緊張得有如緊繃之弓弦的牽引力，不得不求助於我的醫術。安布勞希曾對我說：「如果他能多用腦筋，會有更佳的成就。」在伊格蓮事件之前，尤賽猛

烈的性慾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他不僅是爲了肉體的歡愉與鬆弛，而是因爲他這個人喜歡毫不隱瞞地表示自己在這方面有過人之處。對尤賽來說，縱慾不光是爲了肉體的滿足，更是他肯定自我的方式，身爲國王的尤賽對於這方面的自我形像頗引以爲傲。

他不動也不開口。我說：「如果你覺得難以啓齒，你願意我先和其他御醫研究一下嗎？」

「除了嘉頓外，他們都不曉得。」

到頭來還是他親自告訴我，他跛着脚急躁地走來走去。我站起身，可是他不耐地叫我坐着，我索性靠着椅背，不去看他；我知道他這樣走來走去，是因爲說話時不想正面對着我。兩個月前他騎馬到維洛康尼，在石灘上發生一場短兵相接的肉搏戰，不幸被一支矛刺中鼠蹊部，傷口雖不深，可是矛的刀刄並不乾淨，等傷口包紮起來後，他並不覺得有太大的困擾與痛楚，也就不把這件事掛在心上。不久撒克遜人可能在曼德威登陸的消息傳來，他又趕到那裏去。騎馬並未使他傷口作痛，只是覺得不舒服而已。等他知道傷口潰爛已經太遲了。後來尤賽承認他痛得無法騎在馬背上，只好坐轎子回倫敦。嘉頓被召入宮，在他的照料下膿腫慢慢消褪，潰爛的傷口也癒合了。由於肌肉癒合得有點扭曲，所以他的腿有點跛，不過並不痛，外表看來已經完全康復了。這段期間內王后一直在廷泰閣待產，尤賽的身體好轉時就準備前往廷泰閣。等他完全恢復後，他騎着馬到溫徹斯特去主持他召開的會議。那天晚上，他叫了一個女郎……

尤賽猛然靜默下來，繞着房間踱了一圈。我懷疑他是否在揣測我聽到他對王后不忠的事情會

作何感想，事實上我並不覺得意外。尤賽不管到那裏都少不了女人。

「怎樣了?」

他終於把眞相說了出來。那晚，尤賽帶着那個女人上床，却發覺自己不行。

「我知道，」──我正打算開口就被他打斷了──「這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就連我也有過這種情形。我們偶爾會有這種力不從心的現象，可是這種現象不應該一直持續着。我要她，她也相當有技巧──可是我告訴你，沒有辦法……我當時以爲或許因爲旅途勞頓，或長坐馬鞍不太舒服所致。所以我就留在温徹斯特休息。我和那個女郎以及其他女郎一試再試都沒有用。」他從窗口走回我坐的地方。「此時，廷泰閣傳來王后早產，生下一個死嬰的消息。」他居高臨下地瞪視着我。「你替我照顧的私生子──你一直都確信他會繼承我的王位，是不是?看來你和你那該死的異象似乎是對的。我不會再有孩子了。」

這不是我表示同情的時候，他也不會接受。我只是說：「嘉頓的外科技術跟我一樣好，你無庸懷疑這點。我會照你的意思爲你診療，不過，我想先跟嘉頓談一談。」

「他在用藥方面不如你，沒有人比你懂得更多的草藥。我希望你能爲我配製一些壯陽的藥，每個老女人都說她們會調配春藥──」

「你試過他們的配方沒有?」

「我若是試用這些配方，會使得軍隊中的每一個士兵，以及倫敦所有的女人都知道他們的國

王不能人道。你知道這會傳出什麽樣的歌謠和故事?」

「你是一個好國王，尤賽。人們不會嘲笑你，士兵也不會嘲笑帶領他們打勝仗的人。」

「像我這個樣子還能帶領他們多久?我告訴你這不是生理的毛病。這毛病嚙咬着我……我沒有辦法這樣活下去。至於我的士兵──你願意騎着闇馬上戰場嗎?」

「就算你跟女人一樣坐在轎子裏，他們也會追隨你。你應該知道你還是你。告訴我，王后曉得嗎?」

「我從温徹斯特繼續前往廷泰閣。我想到……要跟她……可是……」

「我懂了。」我從他的話中已經了解事情的眞相了。「我一定盡心找出能幫助你的藥物，我在東方學到許多新的草藥知識。你的毛病或許只是時間與治療的問題。我們經常看到這種病例，你不能因此就判定自己永遠無法復原了。話說回來，你還是不可能生下一個能取代那個私生子的兒子。」

他粗暴地說：「你認爲不可能嗎?」

「不可能，我相信星象。不過我還是會盡我所能地幫助你。任何事情的發生都和神的意旨有關，有時似乎很殘酷，對於這點誰能比你我更清楚?我還從星象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尤賽，你的王位不管是由誰來繼承，都是未來的事情。你還能在未來幾年的戰役中贏得幾場勝利。」

我從他的臉色看出，他對死亡的恐懼程度比害怕自己不能人道的程度更甚。他的臉色已經明

朗多了，心理治療業已順利展開。他走回椅子邊坐下來，拿起酒杯一口喝乾杯裏的酒。

他首度展開笑顏，說：「此時我必定是第一個相信『國王的先知』絕不打誑言的人。我眞高興你能向我保證這點……來！再把酒杯倒滿，梅林，我們好好談談。你有許多事情要告訴我，我現在可以聽得進去了。」

我們談了好一會。當我談及亞瑟，他平靜且專心地聆聽着，我從他偶爾的發問中發覺，他已有意無意地將希望寄託在長子身上。我告訴他亞瑟此刻在那裏，他並沒提出任何異議，使我鬆了一口氣。他問了幾個問題並且默想了一會，然後點點頭表示贊同。

「艾克特是好人。我早該想到他，却把他給漏了。這個辦法不錯……格拉瓦很安全……如果我在北方簽訂的盟約能發揮功能，就應該維持下去。你提到孩子的模樣，以及所受的訓練……照他的血統和訓練看來，他將會成爲一名傑出的戰士，也是人們能信任、願追隨的人。艾克特的武術在國內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呢……」

我必定做了輕微的抗議動作，因爲他再度微笑了。「噢，別擔心，我會保守秘密。如果他擁有全國最佳的武術教師，身爲大王的我就必須努力練武才不會輸他太多呢。梅林，你要如何安排前往格拉瓦的行程，才能擺脫那些要求魔法與草藥的人們？」

我含糊其辭地回答了。事實上，我公開地到倫敦來也是一種手段；亞瑟王子健康地活着的消息因此得以廣爲傳開。至於我應該何時再度隱藏行踪，目前尚未決定。我相信，我的決定將和往

常一樣使他鬆一口氣，等我秘密前往格拉瓦之後，大王將會比馬利都南的善良人民更快地將我忘掉。

他再度開口說話。除非情勢有變，否則他將等該子成長後再召回他——十四歲左右，能夠帶領一隊士兵了——並且公開宣佈他是王位繼承人。

「假設，我沒有其他兒子。」他附帶了一句，臉上再度呈現嚴酷的表情，我告辭後就去找嘉頓。

嘉頓在指派給我的房間裏等我。史德利已經把行李解了開來。我先讓嘉頓看看我帶回來的草藥，然後跟他討論大王的病況，並且建議他找名助手跟我一起研究這些藥的功效。過些天等我離開倫敦，這名助手就可以負責照料大王了。如果他找不到一個可靠而又能守口如瓶的人，我可以將史德利暫借給他。

嘉頓滿臉訝異之色。我告訴他這些從皮根姆帶回來的曬乾草藥，是由史德利看管。他在這方面頗有天份，雖然不識字，可是我在藥罐、藥盒上貼上標籤，讓他管理那些沒有毒性的藥材。他的個性活潑，却也是個有責任感、能吃苦的孩子。我很高興能找到在這方面頗有助益的僕人，也敎了他不少有關草藥的知識。我離開倫敦時若要把他留下來，還眞捨不得呢……幸而，嘉頓告訴

我他可以及時找到一名可靠的助手來見我。

我隨即展開工作。王宮方面應我的要求撥了一個小房間給史德利，房裏有一只炭爐，一張桌子，大小不等的碗和各種器具。這個房間與我的房間相通，可是中間沒有門，我在過道上懸了一條雙幅的布簾。史德利不習慣不列顛的天氣，在房裏升了一爐熊熊的火。

我花了三、四天的工夫，找到了一種對大王的病有點助益的處方，就派人去請嘉頓來。當嘉頓喘着氣掀開門簾時，我看到與他同來的並不是我所期待的助手，而是一個年輕的少女，我想了好一會才認出她是尤賽的私生女。十三、四歲的瑪佳絲出落得非常漂亮，就連我也看得出她就是那種能使男人爲之瘋狂的美女。她的體態輕盈苗條，胸部却很豐滿，一頭淡金色的長髮披散在金綠色的袍子上。我記得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也是清澈的金綠色。她那嬌小的嘴微笑着，露出一口編貝似的牙齒，對我行了一個曲膝禮。

「梅林王子。」稚嫩却又故作端莊的孩童口音，我看到埋頭工作的史德利朝這邊看了一眼，就呆呆地瞪視着她。我將手伸給她。

「瑪佳絲，大家都說你長大成爲美女了，那個男人有此福份？你還沒有訂婚吧！倫敦的男人動作太遲鈍了。」

她的笑意加深，嘴角泛着兩個酒窩，一張臉笑盈盈的不說一句話。史德利接觸到我的視線，慌忙低下頭繼續工作，但是顯然不像先前那麼專心了。

嘉頓不停地用手搧涼，那寬闊的臉上已凝着點點汗珠。「你非得在這種高温下工作嗎？」

「我的僕人來自地球上受神偏愛的一角，西西里島。」

「你說那是偏愛？我可受不了。」

「我可以叫他把藥帶到我房裏去。」

「不必了，反正我馬上就要走了。我把助手交給你，此後大王可由她來照料。啊！你覺得意外嗎？這個孩子對草藥懂得眞不少。她以前在不列塔尼曾有一位護士照顧她，那個護士敎她搜集草藥，以及曬乾，調配的工作。她回倫敦後很想再多學一些，不過軍隊醫療處並不合適她。」

「你使我覺得很意外。」我不動聲色地說。瑪佳絲走到史德利的工作枱前，觀看他的工作，一縷淡金色的長髮垂了下來，拂着史德利的手背。他胡亂地在兩只藥罐上貼標籤，自己發覺貼錯了，又手忙脚亂地拿起刀子把封條弄掉。

嘉頓說：「瑪佳絲聽說大王需要服藥，就自告奮勇要照料這些藥材。她受過足够的訓練，別擔心，大王也同意了。她雖然年輕，做事却很小心；況且讓尤賽的女兒來照顧尤賽，替他保守秘密還會有問題嗎？」

這個主意不錯。嘉頓雖是御醫，但大王此次負傷之前，幾乎用不着他來照料，所以大半時間都隨着軍隊活動。以尤賽目前的情況來說，這個訓練有素的女兒的確是照顧他的最佳人選。

「我非常歡迎她到這兒來，盡她所能地學習她想知道的事情。」我轉向這個女孩說：「瑪佳

絲，我正在煎製一劑對國王有助益的藥。這張處方交給你——你能配製出來嗎？史德利這兒有所有的藥材，如果他沒有把標籤弄錯的話……現在我讓他示範一下配製的方法，不過我們得先給他半個鐘頭的時間，先把這些器材移到外間來。」

「我倒不在乎這種溫度。」她以端莊的口吻對嘉頓說道。

「那麽你留在這裏，」嘉頓似乎鬆了一口氣。「梅林，今晚能不能和我一道吃晚飯？」

我跟他走進我那間較爲清涼的房間。布簾那邊傳來史德利羞怯、遲疑的聲音，以及瑪佳絲偶爾發問時的柔美聲音。

「你很快就會發覺這樣的安排很好。」嘉頓說道。「你毋需懷疑她的能力。」

「我懷疑？不，我相信你對她的評價。」

「不管如何，你總會待一陣子看看她的表現吧？」

「當然。我不打算在倫敦久待，不過，這幾天我還不能離開，你呢？」

「我也會留一陣子。不過，你回來這三天內大王已經顯著地好轉了，我倒看不出他還需要我的照料。」

「希望他的情況能繼續好轉。」我說道。「老實說，他的病並沒有給我帶來太大的困擾……他的健康情形與陽萎的現象——如果他能將心情放鬆下來，有足够的睡眠，心理問題就不會耗損他的健康，病況自然能好轉。目前，他已經能放鬆心情了，你曉得他的病情進展情況。」

「沒錯，他會痊癒的。」他瞄了布簾一眼，壓低了聲音說：「他的進展很讓人滿意。至於我們能不能治好他的陽萎，我覺得也沒有多大關係了。至少我們知道有個王子安全地成長着，他很可能繼承王位。我們可以使他痊癒，如果在神的庇護和藥物的幫助下，他能再度領兵作戰……肩負一國之君的重責——」

「沒有問題！」

「那麽……」這個話題就此打住了。大王的身體的確康復得極爲快速。由於睡眠充足，肌肉有了足够的力氣，使他脚也不跛了。我從他的侍從那裏得知，儘管大王不再是士兵們笑談與崇敬的對象，而且無法再製造新的生命，但是他能從床上得到某種滿足，暴戾的脾氣也好轉了。身爲軍人的他很快地又能帶兵上陣了。

嘉頓走後，我回到史德利的房間，瑪佳絲正在默記我給她的處方，史德利則把需要煎製的藥材，安眠用的藥物，按摩肌肉的油脂，一項一項地指給她看。他們並沒有注意我的出現，我也悶聲不響地觀察了一會。瑪佳絲並沒有遺漏任何細節，雖然史德利不時偷看她，並且因她的艷麗而顯得羞怯不安，她卻絲毫不受影響，其神情有如公主對待奴隸一樣。

房間的熱度使我頭疼，我很快地走到桌邊。史德利停下他的獨白，瑪佳絲微笑地看着我。

「你完全懂了吧？很好，我要回房去了，你有不明白之處就問史德利。如果他也不清楚就派人來找我。」

我轉身囑咐史德利，可是出乎我意料的，瑪佳絲很快地拉住我的衣袖。

「王子——」

「什麼事?」

「你非得離開不可嗎?我——我以爲你願意親自敎我。我非常渴望跟你學些東西。」

「有關大王服用的藥劑，有史德利敎你就够了。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使肌肉放鬆以解除痛苦，我可以敎你，不過我覺得服侍大王入浴的奴隸能做得更好。」

「噢，這個我知道，我並不是想學習這類事情，照料大王的事情並不難。我希望多學一點，我要求嘉頓帶我到這兒來，我以爲——我希望——」

她沒有把話說完就低下頭去。金色的頭髮像一層亮閃閃的幕遮住她的臉，我透過這層如雨絲般的幕，看到那雙若有所思的、温馴的、天眞的眼睛正注視着我。

「你希望——?」

我不知道離我們幾步遠的史德利能否聽到她近乎耳語的聲音。「——你或許可以敎我一些技巧；王子殿下。」她的眼睛半期待半害怕地哀求着。

我微微一笑，不過我知道我的態度很強硬，我的聲音也很堅定。對付一隊全副武裝的軍隊，要比這個用纖纖細手拉着我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少女簡單多了。她的身體由於温熱的空氣而散發出温馨的體味，有如陽光普照下的果園，是草莓、或是杏……我很快地說：「瑪佳絲，我能够敎你的醫術，書本上都有記載。你會閱讀不是嗎?你看得懂我給你的處方。你也可以請敎希波克雷和蓋南，他們也當過我的老師。」

「梅林王子，我所說的技巧沒有別的老師能敎我。」

房子裏實在太熱了，我的頭隱隱作痛。我必然皺起了眉頭，因爲她以柔和的動作靠過來曲膝行禮，並且以哀求的口吻急急地說：「不要生我的氣，我等這個機會已經很久了。大人，我常常聽到別人談論你。不列塔尼的護士告訴我，她經常看到你穿過海邊的樹林，去尋找草藥、樹根與荆棘叢中的白色漿果。她還說你時常像鬼魂一樣無聲無息的出現，在太陽下也沒有影子。」

「她只是編造故事來嚇唬你而已，我和其他人一樣是個有血有肉有形有影的人。」

「其他人會跟星星談話嗎?他們能移動巨石嗎?誰能尾隨都以德敎徒進入奈蜜特山谷却能安然脫身?」

「我能脫身，是因爲他們的大祭司對我父親心存忌憚。」我粗魯地說道。「再說，我住在不列塔尼時根本就不是大人，更不是醫生，我只是一個孩子。我離開不列塔尼那年才十七歲。」

她對我的話似乎充耳不聞。雙目低垂，細白的雙手交疊腹前，以平靜的口吻說：「可是你現在是大人了，王子。而且你不能否認你在不列顛施過法術。這幾年來我一直和父王在一起，別人一提起你，都說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魔法師。我親眼看過那些被你抬去安置的巨石，我聽說你預言了赤龍的勝利，並且把星星帶到廷泰閣，你還使大王的兒子憑空消失，將他安置在海中的海布

雷希島——」

「你也聽到這件事情的傳聞了，是嗎？」我試着用輕鬆的聲調說道。「你最好就此打住，瑪佳絲。我的僕人會被你嚇壞；我可不希望他跑掉，他對我來說太有用了。」

「別嘲笑我。您否認你會法術嗎？」

「不，我並沒有否認。可是我沒法子敎你這些事情。精通魔術的人可以敎你某些魔術；可是我的法術是無從傳授的。就算你能懂得我的法術，我也無法敎你。」

「我懂。我已受會一點魔術，那只是小孩子玩意兒。我要追隨你，跟你學習。梅林王子，你的力量是怎麽得到的，請你敎敎我。」

「請你相信我，這是不可能的。你的年紀太輕，眞是抱歉，孩子。我認爲你要學習我的力量永遠都嫌太年輕。我懷疑有那個女人能去我的去處，能視我之所見。這不是簡單的法術，我的神是嚴厲的主人。」

「什麽神祇？我只知道人類。」

「那麽從人類這兒學習吧！我擁有的法術無法傳授給你，它並不是屬於我所有的禀賦。」

她不解地注視我。她太年輕無法了解這些。爐子裏的火光照映在她可愛的頭髮，寬闊的額，豐滿的胸部，與小巧的雙手上。尤賽將她許配給洛特，洛特却屬意她年幼的異母妹妹。我不曉得瑪佳絲是否知道這件事情，想到她尚是未知數的將來，我就同情她。

我柔聲地說：「我說的是眞話，瑪佳絲，祂是爲了祂的目的而把這種力量借給我。沒有人知道祂的目的何時達成。如果祂要你祂就會收留你，不過你可別自己往火坑裏跳，孩子！你應該滿足於你的少女魔術。」

她正待開口就被打斷了。一只放藥材的碗擱在火上加熱，史德利忙着聽我們的談話，不小心把碗弄翻了，藥水濺在火上發出滋滋的聲音與一陣濃濃的煙。在濃煙中我只看到瑪佳絲的手很快地揮動着，想把這具有刺激性的煙霧驅開。淚水濛上我的眼睛，隱隱作痛的頭使我越發看不清眼前的朦朧景象。那雙急急揮動的手似乎具有催眠作用，我看到一大羣蝙蝠從我身邊飛過去，冥冥中傳來一陣豎琴的聲音。房間突然急劇地縮小、縮小，凝成一顆水晶球，一塊墓碑……。

「眞對不起，主人。主人！你生病了嗎？主人？」

我猛然一顫醒了過來，視線也清楚了。那陣煙已漸從窗口消散，瑪佳絲的雙手和先前一樣疊着。她已將頭髮甩到腦後，好奇地注視我。史德利拿起爐子上的碗，既焦慮又害怕的凝視着我。

「主人，這是您自己調配的，您說它沒有害處……」

「一點都沒有害。不過，你下回可得小心手邊的工作。」我望着瑪佳絲說：「我很抱歉。你有沒有被嚇着？我只是頭痛罷了。這種毛病來得急去得也快。我得走了。過了這個星期我就要離開倫敦，如果你需要我的幫忙，請派人來找我，我很樂意幫助你。」我微笑地伸出手來摸摸她的頭髮。「不要沮喪，孩子！這種棘手的禀賦絕不適合像你這樣的年輕少女。」

我走出房間，瑪佳絲再度向我曲膝行禮，那張小巧、可愛的臉又被髮絲遮住了。

6

當時的我把梅汀山視爲旅途中的一站，而不是寧靜的家，這在我這生當中是絕無僅有的。我回到馬利都南後，山谷中那股熟悉的寧靜，書本的慰藉、以及這麽許多可用來思索、彈奏音樂、研究草藥的時間都不能平息我的焦慮。我急着想到北方去找王子，此後他將是我生命的全部。

從赫爾與艾克特的秘密信函中，我對王子的瞭解也不多，我只曉得他的個子比艾克特的兒子凱伊在此年齡之際要小一點，身子骨却很健壯。凱伊現年十一歲，亞瑟八歲，我從異象中看過他們扭打得難分難解，看過亞瑟騎着一匹馬，這匹馬在拉夫看來並不適合給小男孩騎，我看過他們用木棍比劃劍術，後來改用劍。我猜他們所使用的劍必然沒有劍鋒，不過我只能看到那一片危險的刀光劍影。儘管凱伊的個子較高，身體較壯，亞瑟却靈活刁鑽地彷彿人劍合一了。我看過兩個男孩一起去釣魚、爬山，跑進蠻荒森林中以抗議拉夫（艾克特派了兩名心腹幫助他）對他日以繼夜、如影隨形地守護。我從火光、煙霧與星星中看到這些異象。還有一次，阿德丁拿出一顆貴重的水晶球給我欣賞，我透過這顆水晶球也看到了異象。當時阿德丁對我突如其來的失神必然覺得很奇怪；不過他也可能以爲我是因爲他豐盛的餐宴而消化不良，這對東方的主人來說毋寧是一種奉承。

我不知道當我見到亞瑟時是否能認得他，而且我也說不上來他究竟是怎樣的男孩子。我從異象中得知他膽識過人，生活過得很愉快，身體強壯，但是我無法判斷他的本性。等我到格拉瓦以後，還眞不知要如何進入他的生命之中。我從倫敦前往梅汀山的旅途中，每晚都在星光下趕路，希望星星能給我一點指示。大熊星座高懸在前方的天空中閃爍着，彷彿是在訴說陰暗的北方；清冷的天空；並送來松樹、山泉的味道。

我們回到梅汀山的洞窟時，史德利的反應眞是出乎我的意料。早在我離家遠行之前，就曾預先雇人爲我照料洞窟。我留了一些錢給提威的磨坊主人，拜託他不時派遣僕人來清掃；他顯然沒有負我之託。洞裏很乾淨，沒有絲毫的霉氣，並貯存着一些食物。馬廐裏還新舖了一層草墊。我們一下馬，磨坊主人的女兒便順着山路爲我們送來羊奶、新鮮麵包，和五、六條剛抓到的鱒魚。我先謝過她，然後叫她帶領史德利到岩壁間山泉流下來的地方，因爲我不能讓他在神聖的噴泉邊洗魚。我把以前加封的瓶瓶罐罐檢查一遍，箱子上的鎖並沒有被撬壞，存放在箱子裏的書籍和工具都沒有損傷，磨坊傳來轆轆的磨磨聲，其間夾雜着那兩個年輕人的說話與時時揚起的笑聲，他們正在努力使對方瞭解自己的語言。

女孩走了，男孩手裏拿着清洗好了的魚進洞來，他似乎很高與這個洞窟與我在旅途中打尖休息的房子一樣方便，也一樣舒適。起初我對他見到洞穴時的歡欣心情覺得好笑；後來，我才曉得他就是在西西里的洞窟中出生長大的，那兒的窮苦人民能找到一個乾爽的洞穴安身就算幸運了。

他們還得像野獸一樣拼鬬以保護自己的洞穴。史德利的父親把他賣掉，就當兒子是一條他不想要的小狗一樣。他自史德利十三歲以來就想把他弄出去，史德利在洞穴中所占用的空間要比他這個人來得寶貴。史德利被父親賣身爲奴後，所接觸的不是馬廄就是田地。他爲我服務之後，我才知道當地馬夫的住所還不如有錢人家的馬廄。他和我待在倫敦時所住的房間，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擁有一個房間。梅汀山的洞在他看來，顯得旣寬敞又豪華，展現在他眼前的是更多的生活樂趣。在奴僕輩中像他這樣，前後生活呈強烈對比的倒還不多呢！

他愉快地住了下來。魔法師回梅汀山的消息很快就傳遍附近的地方，人民紛紛前來求藥，並且以食物和酒回報。磨坊主人的女兒媚依抓到機會就帶着食物來這裏，有時還順道替別人把供奉的東西一起帶來。史德利只要下山到鎮裏去，就會在磨坊邊吆喝。沒多久媚依已經帶他走徧她所知道的地方。一天夜裏，我睡不着，就走到噴泉旁邊的草地上去看星星。四野寂靜中忽然傳來馬匹不安地踩來踩去的蹄聲。這是一個清朗的夜，一彎明月和滿天星斗使我無須回洞拿火炬，我低聲叫史德利跟我到下面樹林旁的馬廐看看，是否有野獸騷擾。我很快地走了下去，從半掩的門中望過去，只看到兩個年輕人摟抱着躺在稻草堆裏。我頓時明白史德利早在我之前進馬廐去了。我沒讓他們看到我就轉身走開，回到床上靜靜思索着。

過了幾天，我對史德利說，我打算不久後北上，可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動身的消息，所以要將他留下來混淆別人的耳目。他熱忱地表示他的忠誠，並且保證絕不洩密。我知道我可以信任

他；他除了對草藥頗有天份外，撒起謊來也是第一流的，我只害怕他太精於撒謊，連我和他自己也被捲入麻煩中。不過，我得冒這個險，他對我很忠心，而且很滿意梅汀山的生活，應該不會對他的任務掉以輕心。他強抑着興奮的心情問我何時動身，我告訴他我在等候一個徵兆與一個適當的時機。他和往常一樣，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我發現他相信所有關於我的傳聞，如果我化成一陣煙，或使用咒語變出金塊，他都不會覺得意外。我覺得他和蓋斯一樣，認定自己是我的僕人；媚依當然很怕我，她不敢走到小樹林這邊來。這點對於我心中的計劃來說再好也沒有了。

我等待着的徵兆一直沒有出現。如果我能確定此行是安全的，那麽從倫敦返回梅汀山之後，我就會及早動身北上。可是，我曉得有人監視着我，尤賽也會繼續派人偵察我的行踪。我不必顧慮大王；可是他能買動密探，別人也一樣。除了尤賽以外定還有許多人監視着我。所以我耐着性子留在梅汀山，等着那些監視我的人自己現身出來。

一天，我派史德利把馬帶到小鎮邊的鐵舖去。我們從倫敦啓程前，就爲這兩匹馬換過新的蹄鐵，在冬季來臨之前，通常都要把蹄鐵卸下來；但是我準備出門遠行，所以我那匹牝馬的蹄鐵還是得留着，牠的鞍帶也需要修補。史德利騎着馬下山，他還得趁鐵匠忙着弄馬匹時到鎮上辦點事情。

這天的天氣冷而乾燥，太陽被擋在雲層後，看起來像是一顆冷冷的紅球懸在低垂的天幕中。我翻過山頂前往牧羊人阿巴的小屋，他的笨瓜兒子班恩幾天前把手弄傷，傷口發了炎。我已經替

他把膿腫切開，敷上藥膏了。可是我曉得班恩並不比一條裹着繃帶的狗更安份，他還會擔心繃帶是否對他有害。

我毋需如此掛慮，班恩的繃帶仍然裹在傷口上，傷口癒合的情形非常良好。班恩的癒合力跟小孩或野生動物一樣強——我發現頭腦單純的人都有此特點。不過他也是那種難得在一星期之內不受點傷的人。我料理過他的傷之後就待在那裏。阿巴把小屋建在山谷的隱蔽處，他的羊羣則飼養在山凹裏。現在才十二月初，但已經有一些母羊要生產了。我留下來幫助阿巴處理難產的羊。一對雙生的羔羊的身體弄乾爽後，躺在班恩的膝上睡着了。此時天色漸漸轉暗，我告辭後就走上山頂循着原路回山洞去。等我走到山洞上方的松樹林時，天已經黑了。明亮的繁星和一彎鐮刀似的月亮在樹林間投下幽暗的陰影。我看到幾個移動的身影，就停下脚步觀察他們的行動。

山洞外頭的草地上站着四個人，他們的馬則繫在岩壁下面的小樹叢中。他們聚在一起商討事情，我可以聽到他們低低的談話聲，其中兩個人手裏還抓着劍。

山谷底傳來狗的吠叫聲，然後我聽到一陣模糊的蹄聲，以輕快的步伐朝這邊跑過來。站在洞口的入侵者也聽到蹄聲，其中一人低喝一聲，他們就很快地轉身跑向那條通往小樹林的通道。

他們剛跑到通道邊，我就居高臨下地開口說：「諸位先生有什麽事嗎?」

我想他們一定驚駭萬分，他們原先以爲我此刻正在半哩外騎着馬走向山谷。任何派來刺探魔法師的人，心裏定已經先存有畏懼之意，他們會相信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其中有一個人驚恐地

叫了一聲，他們的隊長則發出抑制的咒罵。在星光下，他們臉色灰敗地仰起頭來看我。

「我是梅林，諸位有何指教?」

沒有人回答，馬蹄聲越來越近，馬兒知道家和晚餐都在不遠處等着，就加快了脚步。他們動了一下，似乎想轉身跑開。隊長清了清喉嚨，「大王派我們來此。」

「那麽把你們的劍收起來，我立刻下來。」

他們雖然把劍收了起來，但是手還是不敢遠離武器。

「誰是隊長?」

塊頭最大的那個人走上前來，有禮的態度後面有一股粗暴的味道。他鎮定地說：「我們正在等你，王子。大王派我們送口信來。」

「手裏抓着劍來送口信?你們再不濟也有四個人。」

「我們的對象是魔法師。」他焦急地說道。

我微微一笑。「你們總該知道我的魔法絕不會用來對付大王的手下。你們是受歡迎的。」我停頓下來。他們在霜地裏遲鈍地移動脚步，其中一個人用方言半咒罵、半埋怨地咕噥着。我說：「呃，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我的家不拒絕任何來訪的人。你們爲什麽不生一堆火，點起燈來舒舒服服地等我回來?」

他們互相對望，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霜地上凌亂的足跡一直延伸到洞口，他們剛才必然到

洞穴中去過了。「那麽，歡迎你們光臨寒舍。」

我走到噴泉處，山神像在黑暗的壁龕上依稀可辨。我拿起杯子盛了一杯水，先灑幾滴敬神然後一飲而盡。我對他們的隊長做了一個邀請的姿勢。他遲疑地搖搖頭，說：「我是基督徒。這是什麽神？」

「梅汀，」我說道，「祂是這裏的山神，祂把這座山借給我，不過祂還是在一旁看守着。」

我看到他們做了我預期的避邪的手勢。然後一個一個上前來接過杯子，灑水敬神。我對他們點點頭，「古老的神仍然在冥冥中守望着，在空山幽谷中等待着，我們不應該忘掉這點。要不然我也不會曉得你們來了。」

「你曉得？」

「當然！請進吧！」我拉開半掩住山洞入口處的大樹枝，走了進去。隊長走了一步，又遲疑着，另外三個人動也不敢動。「怎麽回事？」我問他。「洞裏是空的，不是嗎？你們剛才進來時是否發現了什麽毛病，而不敢告訴我？」

「沒有什麽毛病，」隊長說道。「我們沒有進去——只是——」他清清喉嚨，試着把話說清楚。「我們進去過，只在洞口站着，可是——」他又停住了。那三個手下又嘟噥着交換眼色，我聽到有個人說：「說出來好了，克寧奈斯。」

克寧奈斯再度露出驚駭的神色，「事情是這樣的，大人——」

他花了不少時間來敍述這個故事，中間還數度遲遲不知如何開口，三名手下圍在洞口，我警覺地站在原地把故事聽完。

他們似乎在一、兩天前就來到馬利都南，想找機會潛入山洞。他們奉令不得跟我正面接觸，免得其他密探尾隨他們，把我可能交給他們的消息搶走。

「然後呢？」

今天早晨，他們看到我的馬站在鐵舖外釘蹄鐵，修補鞍帶。他們問鐵匠我在那裏，他什麽也沒說，使得他們以爲我要待在鎮上，等那匹馬弄好。他們因此認爲監視我的密探也會留在鎮上盯着我，就趁此機會騎馬直奔洞穴。

他停頓了好一會。黑暗中什麽也看不清楚，可是我感覺得到他們正緊張地揣測我對此故事的反應。我默不作聲，那名隊長嚥了嚥口水繼續說下去。

後面這部份的故事至少還有些眞實性。他們待在馬利都南時，向別人打聽了一大堆有關我的事情，以及到山洞的路。人們對這個神聖之地，以及洞窟主人的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他們騎着馬爬上山谷時，心裏已經有點害怕了。

他們找到山洞，洞裏如他們所期望地空無一人，除了噴泉的流水聲之外，四處是一片死寂。他們點燃一支火炬，走進入口處；洞窟裏很乾淨，爐中的灰燼已經冰冷……

「然後呢？」克寧奈斯停頓下來，我就催問着。

「我們知道你不在洞裏，可是我們有種怪異的感覺……我們叫喊了幾聲，也沒有人回答，可是我們聽到某種東西在黑暗中亂衝，聲音似乎是從擺着床舖的內洞中傳出來的——」

「你進去沒有？」

「沒有，大人！」

「有沒有碰觸任何東西？」

「沒有，大人，」他很快地說，「我們不敢。」

「很好，」我說道，「然後呢？」

「我們四處打量却沒有看到任何人。可是聲音一直不曾停歇，我們害怕了。我們聽說過許多故事！我的手下說你或許隱身在旁邊看着。我叫他別說傻話，可是我們確實有那種感覺……」

「覺得背後有雙眼睛在注視你？當然會有這種感覺，說下去！」

他又嚥了一口口水。「我們再度叫喊。一大羣蝙蝠就像大片雲一樣從洞頂飛了出去。」

我們隨即被打斷了。史德利走到小樹林邊看到那四匹馬，就砰然一聲把馬廐的門關上，短劍抓在手裏疾步跑了過來。

他大叫着，月光照着他平舉的劍。門口那些人轉過身去防衛，我往前衝了兩步，把他們推開來。我按住史德利抓着劍的手，讓他平靜下來。「沒關係，他們是大王的手下。把劍收起來。」

他們收起武器時，我問道：「有沒有人跟踪你？」

他搖搖頭。我發覺他在發抖，一個奴隸並不像自由人一樣有接受武術訓練的機會。事實上，在他跟我回梅汀山以後，我才讓他隨身攜帶武器。我回過頭來對克寧奈斯說：「你剛剛提到蝙蝠的事情。我覺得你太相信那些傳聞，因而疑神疑鬼。」

「不只如此，大人！蝙蝠羣像一陣黑煙從洞頂上撲下來，穿過我們身邊飛到洞外。牠們飛走後，我們聽到另外一種聲音，一種音樂的聲音。」

史德利張口結舌地瞪着我。我發現那幾個人又做了避邪的手勢。

「我們陷入一片音樂聲中，」他繼續說道：「微弱的音樂聲在山洞中不停地迴響着。我不害羞地說，我們走出洞窟後，不敢再進去，就留在外頭等你。」

「手裏抓着劍以對付魔法師？我明白了。呃，我們無須在這麽冷的天氣中站在外面。你們不要進來嗎？只要你們不對我和我的僕人動手，我保證你們絕對不會受到傷害。史德利去把火生起來。先生們，請進吧，不，你們不要走。你們還沒有把國王的口信告訴我呢！」

他們終於在我半脅迫，半保證之下走進洞來。他們隊長和我並肩坐着；但是另外那三個人寧願坐在火堆與洞口之間。史德利忙着把放了香料的酒加熱，然後端給他們飲用。

我在火光下看到他們並不是穿着大王正規軍的制服；他們的衣服上沒有徽章，也沒有任何標幟；他們可能是來自任何小國的士兵。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士兵，而且服從克寧奈斯，顯然是階級高低使然。

我一一觀察他們，隊長鎮定地坐在我身邊，那三名手下則因我的注視而顯得很不安。其中一個長着黑髮，臉色蒼白的小個子，一直偷偷地做避邪的手勢。

隔了很久我才開口說：「你們剛才告訴我，你們帶來國王的口信，他沒有寫信嗎？」

克寧奈斯說：「沒有，先生！他向您致意，也垂問他兒子的近況。」克寧奈斯一頭紅髮，眼珠的顏色很淺，塊頭很大。雖然從外表上看來他是個塞爾特人，或許也雜有一些撒克遜的血統。

「爲什麼？」

他顯得很意外，「您爲何有此一問，大人？」

「他爲何捎這種口信？我從倫敦回來已經四個月，大王應該收到報告才對。他爲什麼派你們送口信給我？他知道孩子不在這裏。這很明顯，」——我慢條斯理地說着，眼光從他們身上一一掃過——「他在這兒並不安全。大王知道我要在梅汀山等一陣子，才去跟亞瑟王子會合。我曉得密探會監視我，可是我很難相信他會派你們送這種口信來給我。」

坐在火堆對面的三個人面面相覷。臉上長着面皰的胖傢伙緊張地把劍帶推向前去，他的手不加思索地放在劍柄上。我看到史德利注視着他，然後抱着葡萄酒罐走到他身邊。

克寧奈斯跟我對望了一會，點點頭說：「好吧！先生！你使得我們無所遁形。我也不指望這個故事能騙得過你。這只是我在匆促之間編造出來的。」

「很好！那麼你們是密探囉？我還是想知道你們爲什麼要刺探我。」

他聳聳肩。「你比任何人都瞭解那些國王。我們奉派來此地刺探，可是我們並沒有詢問理由的機會。」那二名手下忙不迭地點着頭。「我們並沒有惡意，大人！我們沒有到洞裏來，這些都是老實話。」

「你剛剛說過你們沒有進洞的理由了。」

他將手一攤。「呃！先生，你確實有權生氣，我眞抱歉。你也猜想得到，這件事與我們一般性的任務不同，可是命令總歸是命令。」

「你們奉命查訪什麼事情？」

「也沒什麼，到處打聽，看看你的住處，弄清楚你什麼時候動身。」他很快地瞟了我一眼，看看我有什麼反應。「據我所知，你有一些事情瞞着大王，他想弄清楚。你可知道你離開倫敦時已經被跟踪了？」

這是另外一句實話。「嗯！我猜想到了。」

「瞧！就是這麼回事。」他刻意說這句話，彷彿它足以解釋一切。「這就是國王們的行徑，他們不信任別人，却又想知道所有的消息。我相信——如果你容許我放肆地說句話，大人——」

「說下去！」

「我認爲大王並不相信你把王子藏在你告訴他的地方。或許，他覺得你會像先前一樣把他藏起來。所以他派我們來打探，希望找到一點線索。」

「或許如此。疑神疑鬼是大王的毛病。說到毛病，我倒想問問看大王的病情是否惡化了，使得他突然急於打探兒子的消息？」

看得出來。他恨不得自己能先想到這個問題。他遲疑了一下，然後決定實說。「大人，這一點我們無可奉告，我最近都沒有見到大王。不過，人們都說大王已經痊癒而且回到戰場上了。」

我沒說話，只是若有所思地打量他們。克寧奈斯故作輕鬆狀地喝着酒，可是他的眼睛却擔心地看着我。我靜默了好一陣子才說：「好了！你們已經完成任務打探出大王想知道的消息了。我還待在梅汀山，而小王子並不在此地，其他的細節，大王得信任我。你們不妨轉告他等合適的時機來臨我就動身。」

克寧奈斯清了清喉嚨。「我們無法接受這個答覆，大人！」他的聲調轉大了，可是他並不是虛張聲勢而已。他的手下分擔了他的懼意，可是他們的氣勢還是差他一截。我很不喜歡他們這種脅迫的態度，可是我知道他們若是無路可退很可能狗急跳牆。他們之中有一個人——黑眼睛、臉色緊張得發白的小個子——靠過來扯扯他們隊長的袖子。我聽他壓低聲音說：「我們最好走吧。不要忘記他是……够了……別惹他生氣。」

我清晰地說：「我並沒有生氣。你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況且大王不信任我也不是你們的過錯。你們可以轉告他，」——我停頓下來假裝我在思索合適的字眼，他們一個個都伸長了脖子等我說下去——「他的兒子就藏在我告訴過他的地方，安全地成長着，我目前正在等待適於航行的

天氣。」

「航行？」克寧奈斯敏銳地問着。

我揚起眉毛。「得了吧！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亞瑟在那裏。不管怎樣，大王會了解的。」

他們當中的一個人用沙啞的聲音說：「是的，我們都知道，不過也只是道聽途說而已，這樣看來有關那個島嶼的傳說是眞的囉？」

「確實是眞的。」

「海布雷希島？」克寧奈斯問道。「那是傳說裏的島嶼，大人！」

「我爲它取過名字嗎？我無需對那些道聽途說負責。它有許多不同的名字，有關它的故事幾本書也寫不完……每一個看過這個島的人，對它各有一套自己的說辭。當我帶亞瑟去那裏——」

我停下來喝了一口酒，就像歌手在彈琴之前先潤潤喉嚨。坐在我前面的三個人聚精會神地等我說下去，我沒有看克寧奈斯一眼，就用說故事的音調說下去。

「你們都知道王子生下來才三天就交給我，我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等大家都不注意他了，再把他帶到西方一個我熟知的海邊去。巉岩像一羣羣野狼似的聳立在峭壁下方的沙灘上，漲潮時海水衝擊到巉岩上，任何逗留在這兒的船隻和人都無法倖免。這個拱形海灣的巉岩，在陽光下呈現出紫色、玫瑰色，與土耳其玉似的藍綠色。人們在夏天傍晚，潮水退去太陽下沉之際，可以看到水平線那邊傳來忽明忽滅的光。這是一個夏季之島，人們都說它隨着神的旨意或沉或浮，你可

以透過這個玻璃島看到雲朵和星星。可是對住在島上的人而言，它是一個長滿草木，到處有甜美流泉的地方……」

面色蒼白的小個子張着嘴巴瞪視前方，他旁邊的則縮着脖子聳聳肩膀，彷彿覺得很冷似的。史德利的眼睛瞪得像銅鈴。

「……那是少女之島，年老的國王們都被送到那裏度過殘年。終有一天——」

「大人！我親眼看過那個島嶼！」臉色蒼白的小個子會在此時打斷我的預言，顯然是被我那段話搔着了癢處而興奮得無法自持了。「我小時候親眼看過那個島嶼，它清楚得和卡斯特雷羣島一樣，可是看起來好像是荒島。」

「它並不是荒島，而且它也不在你所看到的位置上。那些曉得如何前往島上的人，在冬天裏也能找到它。不過能夠到島上去又安然回來的人並不多。」

克寧奈斯一動也不動地聆聽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那麽他被藏在康尼斯囉？」

「你也知道那個地方？」

我的聲音中沒有一絲嘲弄的味道，可是他斷然否認：「我不知道。」並且放下手裏的空酒杯準備站起來。我看到他把手按到懸劍的腰帶上。「這就是你要我們帶給大王的口信嗎？」

三名手下隨着他的暗示與他一起站了起來。史德利也用力放下手中的酒罐，我對他搖搖頭笑了一笑。「我想，光是這樣你們大概難以交待，我也擔心他再派別的密探來刺探我。這樣好了，

你們能不能替我送封信到倫敦去？」

克寧奈斯站在那兒注視我好一會，然後整個人放鬆下來，大姆指沒有惡意地勾着皮帶。我聽到漸漸平息下來的呼吸聲，才知道他剛才幾乎就要用他所知道的方法來逼問更進一步的消息。「很樂意，先生！」

「那麽你們等一會。請坐啊！史德利，替他們倒酒。」

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先問候尤賽的健康狀況，並且告訴他，根據我的消息來源，亞瑟的近況很好，等春天來臨我決定親自去看他。在這段期間內，我會用我的方法注意亞瑟，一有消息就派人送信給大王。

我把信封好走到外洞來。他們壓低了聲音不知在討論什麽，史德利則抱着酒罐走動着。我一出現他們就停止討論站了起來。我把信交給克寧奈斯。

「我要說的都在信裏了，他會滿意的。」我又加了一句：「就算你們的任務沒有依照大王的命令完成，你們也無須害怕他。你們可以走了，山神會看顧你們。」

他們終於走了，對於我的臨別祝福或許不太高興。一行人匆匆走出洞外，一路卻忍不住往兩邊的陰影打量着，他們的斗篷肩膀附近被風灌得鼓鼓的。待他們走過噴泉處，每一個人都做出避邪的手勢，走在最後面的克寧奈斯所做的手勢，不像是十字形符號。

7

他們朝山谷底下的小路奔去，蹄聲漸行漸遠。史德利從小樹林附近的岩壁上跑回來。

「他們全都走了。」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大人，我剛才以爲他們會殺死你呢！」

「很可能，他們都是驍勇之士，而且被逼急了，他們確是一個亡命的組合，尤其是其中一名基督徒。」

他的反應就像是見到老鼠的狗一樣。「您是說他並不相信您？」

「對！他根本不相信，却也沒有當面揭穿。史德利，弄點吃的東西好不好？隨便什麼都行，然後替我打點旅行中用得着的東西。我自己來收拾衣服。馬匹備好沒有？」

「爲什麼？我立刻動手，大人，可是——您今晚就動身嗎？」

「越快越好，這是我一直等待着的機會。他們自己現身了，等他們發現我告訴他們的行踪是假的，我已經走了——到西方的島嶼去……你曉得該做些什麼，我們已經討論很多次了。」

依我的計劃，我動身北上時史德利留在梅汀山照常做雜役，使別人以爲我還住在洞窟裏。我已貯存了一些草藥，且常讓史德利爲人調配一些簡單的藥方，他們就不會因爲我的離開而忍受病痛的折磨。這個方法或許無法矇騙太久，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够了。我一旦翻過附近幾座山丘，走進森林中的山谷小道就不怕別人的追踪了。

史德利點點頭，就照着我的吩咐在短時間內把食物弄好，然後趁我吃東西時拾掇行李。我看得出他有滿肚子疑問，就讓他發問了。我雖然會說一些他的家鄉話，但是他通常都用流利但口音很重的拉丁語跟我交談，我們離開君士坦丁堡之後，他那活潑、愛說話的天性只能向我宣洩，像蓋斯那樣要他保持沉默，以示尊敬是殘忍的事情。何況，我也不喜歡這種冷漠的敬意。他一面動手，一面急切地問我成串的問題。

「大人，如果克寧奈斯不相信玻璃島的事，又沒有得到王子的消息，他爲什麼肯離開？」

「他離開是爲了要偷看我的信。他以爲眞相在信裏面。」

他瞪大了眼睛。「他怎麼敢拆開大王的信件？您在信裏把眞相寫出來了嗎？」

我揚起眉毛。「眞相？你也不相信玻璃島的傳說？」

「我相信。每個人都知道有關玻璃島的事情。」他神情肅穆地說道。「我們西西里人也知道西方海上有看不見的島嶼。可是，玻璃島並不是您的目的地，所以我猜想王子並不在那裏。」

「就這麼肯定？」

他用清澄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您！大人，橫渡西方的海？在冬天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相信，這點可不。如果魔法能代替航行，我們在地中海的航程不就輕易多了？您還記得皮洛斯附近的風景？」

我大笑着說：「沒有魔法，只有止吐藥……我記得太清楚了。史德利，我在信中沒有洩露什

麽。這封信永遠都到不了大王手中。他們根本不是大王的手下。」

「不是大王的手下?」他張口結舌地瞪着我，然後想到手中的工作，又忙不迭地打理鞍袋。

「您怎麽知道?您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不過我曉得尤賽從不派軍人打探消息，他不敢指望他們保守秘密。這些人都是軍人，他被派到——克寧奈斯是這麽說的——馬利都南的市場和客棧中打聽消息，然後趁我們外出時，來洞裏搜索王子是否在這裏，或者找些線索也好。我告訴你，他們根本不是密探。有那個密探敢同去見主人，說他的行動被對方識破，對方還託他帶一封信給主人的敵人?所以，我不拆穿他們的身份，他們也很可能以爲我被矇騙過去了。不管那一種情況，他們都會冒這個險，並且看看信裏頭寫些什麽。我給克寧奈斯的評價最高，他的頭腦很敏銳。我當場逮到他們時，他的表現最好。他的手下扯了他後腿並不是他的錯。」

「您指的是誰，大人?」

「那個臉色蒼白的小個子。我聽到他用方言說了些什麽，不曉得克寧奈斯聽到沒有;他說的是康瓦耳語。後來我談到玻璃島，以及那個海灣，他不但知道且還提到卡斯特雷羣島。克寧奈斯也知道康尼斯海岸外頭有這些羣島。」

「康尼斯海岸?」史德利狐疑地反問我。

「在康瓦耳的西南方。」

「那麽他們是王后的手下囉?」史德利在倫敦那段時間，並不是全都和瑪佳絲在一起。他聽的和說的一樣多，我們離開尤賽的宮廷後，他不斷地跟我提及人們所談的每一個話題。「人們說王后分娩後一直都住在康瓦耳。」

「她確實還在康瓦耳，而且可能雇用康瓦耳人做刺探工作。可是，我不以爲他們是王后派來的。最近這一陣子，大王和王后都和康瓦耳軍人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我在小鎮上聽說卡隆駐着一些康瓦耳軍隊。」

我敏銳地看着他:「眞的嗎?他們是誰的手下?」

「我沒聽說，不過我可以打聽出來。」他熱切地看着我，可是我搖搖頭。

「不用了!你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你不要去打聽這些事情。他們在讀那封信的時間內不會監視我，等到他們找到懂得希臘文的人——」

「希臘文?」

「大王有個希臘文秘書。」我爽快地說:「我總要讓他們多花點時間。我想他們不會知道我對他們存有疑心。他們不會着急，除此之外，信中的內容會使他們相信我不到春天不會動身。」

「他們會再來嗎?」

「我想不會吧!他們回來做什麽?回來告訴我他們偷看了大王的信件，他們並不是大王的手下嗎?只要他們認爲我還住在洞裏就不會再來，免得我向大王報告。他們不敢殺我，也不敢讓我

發現他們的底細。所以，他們會離得遠遠的。你下回到馬利都南，就送個信給駐軍指揮官，要他盯住這些康瓦耳人，並且叫他把發生在此地的事情轉告大王。我們可以利用大王的密探保護我們不受其他密探的騷擾……我得快一點，乾糧是否打點好了？把袋子灌滿酒好嗎？對了，如果有人跑上山來，你曉得該怎麽說？」

「就說您每天都到山上走走，或者就說您朝阿巴那邊的山谷去了，大概去幫他照顧羊隻。」

他疑惑地看着我。「他們會相信嗎？」

「爲什麽不？你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說謊專家。你把酒倒出來了。」

「王子幫忙照顧羊隻？好像不太可能！」

「我向來都這樣特立獨行，」我說道。「他們會相信你。況且我眞的幫過阿巴照料羊羣，你以爲我今天穿的那件舊斗篷的血跡是怎麽來的？」

「我以爲你殺了人。」

他的樣子很嚴肅，我忍不住大笑着。「我並不常殺人，就算殺了人也是錯誤使然。」

他搖搖頭，一付不相信我的樣子，順手拿起塞子把酒袋封起來。「如果那些人拔劍向您刺過去，您會不會用魔法制住他們？」

「我大概不須施展魔法，你不是已經把短劍準備好了嗎？我還沒謝謝你爲我而奮不顧身呢！史德利，你做得很好。」

他很驚訝地說：「你是我的主人，我應該爲您效勞的。」

「我用錢把你買下來，然後還給你天賦的自由。這是怎樣的一筆爛帳啊！」

他不解地看着我。「都弄好了，大人。您要穿厚靴和羊皮斗篷吧！趁您穿衣服時，我去幫您備馬。」

「等一下，」我說道。「過來，看着我。我向你保證你在這兒會很安全，我沒看到你有危險的徵兆。等我離開後，你若是覺得害怕就到磨坊那邊去吧！」

「是的，大人。」

「你相信我嗎？」

「相信。」

「那麽你害怕什麽呢？」

他遲疑地嚥了嚥口水，然後說：「音樂聲是怎麽回事？——那眞是神弄出來的聲音嗎？」

「可以這麽說。空氣流動時，我的豎琴就會發出聲音。我想他們聽到的就是這種聲音，由於他們有罪惡感就不由害怕起來。」

他瞟了一眼立在洞窟角落的大豎琴，我派人把它從不列塔尼送到這兒來，我回來後就時時彈奏它。另外一座小豎琴則被我收藏起來了。

「這座豎琴？它怎麽會因空氣的流動而發出聲音，大人？」

「不是這座，它在彈奏時才會發出聲音。我說的是那座我旅行時携帶的小豎琴，它是加勒帕斯幫着我在這個洞窟中親手做出來的。」

他舔舔嘴唇，臉上還是帶着疑惑的神色。「我們回到家以後我就沒有看過那座小豎琴，您放在那裏？」

「我正要帶你去看，你實在無須害怕，你拿着它大概也不下千次之多了。幫我拿隻火炬來，我們一起去看。」

我把他帶到洞穴末端，我把書箱和桌子擋住那塊突出的岩石，他從未爬上去，也不曉得岩石後面有個水晶洞窟。我要他幫我把桌子移開，然後高舉火炬攀上那塊岩石，在水晶洞窟入口處曲下膝來，並且招呼他過來。

水晶洞窟在火光照射下閃爍着耀眼的光芒。我小時候就在這兒，在火光的跳躍下看到第一個異象。我還在此地看到自己的身世，父王的去世，佛提吉恩建在水中的城堡，安布勞希的龍奪得勝利。此時洞中只有一具豎琴，以及它投射在洞壁上的陰影。

史德利面對這個空空的洞窟與無形的影子，臉上滿是敬畏的神色。

「你聽！」我大聲地說，聲波觸動了豎琴的絃，微弱的音樂聲就在洞中迴響不已。

「我早就打算帶你來看，」我說道。「如果你須要躲藏，就躲在這裏。我小時候也曾經躺在這兒。在神的空山幽谷中，在祂的羽翼下是最安全的。現在你可以去備馬了，我把這座豎琴拿下來。該動身了。」

我騎着馬，穿過柯昔山谷一帶的橡樹林向北方前進，黎明來臨時我已經趕了十五哩路。樹林中並沒有路，只有一些前人走過的踪跡。不過我對這座樹林，以及座落在樹林深處吹製玻璃製品的小屋都很熟悉。我曉得它在每年的這個時期都是空的。

我和我的牝馬在這座小屋中歇了半天。我把帶來的飼料丟在屋角裏餵牠，並且帶牠到溪邊飲水。至於我自己，心胸中充塞着我所熟知的輕快與有力之感覺，使我一點都不覺得餓。這正是我步上旅程的時候，在漫長的人生前途中有重大的事情等着我去進行。

我喝了一口酒，用阿巴的羊皮把自己裹得暖暖的，一股深沉的睡意襲上我的眼皮。

我再度夢見那把劍，我知道這是直接來自神的指示。夢通常是人們的慾望、恐懼、看過或聽過的事情，與下意識的感覺交織而成的。可是這個夢却清晰得有如一段記憶。

我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離內看到這把劍，近得使我在不列塔尼的天空中，看到星星組成的那把劍，顯得既遙遠又眩目；在伊格蓮房中看到火光映在黑暗的牆壁上所形成的劍，則顯得模糊又不眞確。這是一把漂亮的兵器，劍柄上的金色蔓葉花紋中鑲嵌着寶石，劍刃閃出耀眼而熱切的光芒，彷彿它很願意爲自己一戰。

一個全副武裝的男人抽出這把抖擻有神的劍，緊握在手中。他站在戰場上的營火旁邊，這片

浴在黑暗天色中的戰場，除了他之外不見任何人。在他身後遙遠的地方，我依稀看到一座城塔的輪廓。我想到在阿德丁家中看到的壁畫，可是這座城堡並不是羅馬城，它的輪廓看起來很眼熟，我却想不起在那兒看過，亦不敢確定我是否只在以前的夢中看過這個地方。

他是個高大的男人，身上披着的長斗篷，從肩膀一直拖到脚踵上，呈現出非常沉重的線條。他戴着頭盔的頭低垂着，捧在手中的劍不停地翻轉着，彷彿是在衡量它的重量，或是研究劍刃上的光澤。劍身發出來的光芒隨着他的轉動而忽明忽暗；我就在這忽明忽暗的光芒中看到了劍身上鑄着的「國王」之字樣，並且看到劍柄上的寶石也隨着劍的翻轉而閃爍不已。然後我看到這個男人的頭盔上有一圈黃金飾物，他的斗篷是紫色的，當他移動身子時，火光照在他戴在手指上的指環，一個刻有龍形圖樣的金指環。

我開口想叫：「父王！陛下？」可是，我叫不出聲音來。他却抬起頭來了，頭盔後面沒有眼睛，什麽都沒有。捧着劍的雙手是一副枯骨，戒指在枯骨上閃耀着。

他把平放在枯骨手掌中的劍遞給我，並且開口說道：「拿着。」這並不是父王的聲音，也不是鬼魂的聲音，或是我以前在幻象中所聽過的，毫無感情的命令聲音。它聽起來彷彿是一陣風吹過空空的號角。這個低沉、突兀，慣於下命令的聲音，因疲倦而粗嘎不堪，彷彿是酒醉，或盛怒的人所發出來的。

我想移動身子，可是我既不能動也無法開口說話。我從來不害怕神靈鬼怪，可是我怕這個男

人。他那空無所有的頭盔下的陰影中，再度傳出陰森，却又帶着一絲覺得好笑的聲音，使得我毛骨爲之悚然。我呼吸停頓了下來，整個人却打着顫。我可以清楚地聽出他聲音中的憂慮，他說：「你毋須怕我，也毋須害怕這把劍。我不是你的父親，不過你是我的後代。拿着它！梅林．安布勞希。除非你接下這把劍，否則我永遠都不能安息。」

我朝他走過去，火已經變弱，幾乎都要熄滅了。我伸出雙手，他也把劍遞了過來想平放在我的手上。雖然我因害怕碰觸他那雙枯骨的手掌而顫慄着，我還是站着不動；可是我並沒有碰觸到他的枯骨。那把劍離開他的手後就掉落在我們之間的地面上。我跪下來摸索着，却找不到任何東西。他那溫暖一如常人的鼻息就在我頭頂上吹拂而過，他的斗篷拂在我的面頰上。我聽到他說：「把它找出來，除了你以外沒有人能辨得到。」隨後，我的眼睛張了開來，看到掛在天邊的一輪滿月；棗紅色的牝馬用鼻子頂着我，鬃毛刷着我的臉。



十二月實在不是旅行的天氣，尤其是對那些由於職務使然不得不避開大路的人來說。冬天的森林雖然視野較佳，蔓生的植物也枯死了較容易認識；但是在較爲偏僻的山谷，曲折而又起伏不平的溪流岸，有許多可能會突然坍方，或是被河水衝裂的危險。我沒有遇上大風雪，可是我離開梅汀山的第二天，天氣就轉壞了，冰雹夾着酷寒的風陣陣襲來，一路上儘是一顆顆的冰塊。

我的前進速度因而慢下來，到了第二天的黃昏，我聽到高山的雪線附近傳來陣陣狼的叫號。這一路，我一直都沿着河谷走在叢林深處，此時森林漸稀，我可以一眼看到舖着新雪的山頂。雪越下越大，落在面頰上就引起陣陣透骨的寒意。這陣雪將會驅使狼羣往低處跑。夜幕低垂之際，前面的森林又越來越密了，我看到一條黑影在樹幹之間一閃而逝，矮樹叢中不時傳來一些無害的小動物如小鹿、狐狸等的叫聲。我的牝馬顯得很不安，雙耳不時地朝後平貼，肩部的肌肉也時時聳動着，似乎要把駐足的蒼蠅趕走。

我縮着脖子騎在馬背上，腰間的劍鬆垮垮地懸着。「馬兒，」——我用威爾斯話對牠說——「等我們找到邁西穆斯．威驥留給我的劍，就不用再害怕任何敵人了。我們一定能找到那把劍。不過，我此刻也跟你一樣害怕狼羣，我們只好繼續往前走，一找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歇下脚來過夜了。」

我在叢林深處找到一棟破損的房子，房子的一半業已倒塌，剩餘的一半就像破損的蛋殼，參差的半圓形屋頂差可爲我們擋住嚴寒的風與陣陣冰雹。倒塌下來的石塊大部份都被搬走了——很可能是被搬去堆砌牆壁——但是倒塌處堆有破損的碎片，足以掩護我和馬匹的安全。

我下了馬，把馬帶進屋，牠一面搖擺着濕漉漉的脖子，一面小心地在長了苔的石塊上探着步子。我隨後就把飼料袋套在牠脖子上使牠安靜下來，並且從牆角採來一些乾枯的羊齒植物，把牠身上的濕氣擦乾後，再將牠覆蓋起來。牠的懼意已經平息下來，安詳地咀嚼牠的食物。我將一只

鞍袋舖在地面上，爲自己弄個舒服的座位，然後吃了點乾糧，喝一些葡萄酒。我很想生一堆火，一方面可以取暖，一方面也可以嚇阻狼羣的來犯；可是外邊可能有比狼更凶惡的敵人正在搜尋我的行踪。所以，我把劍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將羊皮裘在身上打個盹。

我又做夢了，不過這囘並不是夢見國王、寶劍、或是星星的移動，而是夢到小地方的衆多小神祇：山神、森林之神、河神、十字路口的神正在尋找祂們破碎的廟宇，祂們在基督教教堂因門庭若市而揚起的灰塵中，以及對羅馬更偉大神祇的膜拜禮儀中鵠候着。城市以及人口如織的地方早將祂們忘掉了；可是住在森林與蠻荒山林中的人們，仍然爲祂們供奉酒食，並且向早就落籍於此的守護神祈願。羅馬人爲祂們取了羅馬名字；可是基督敎徒拒絕相信祂們，基督敎的敎士對那些可憐的人民膜拜舊時的偶像嚴加苛責——他們認爲這些愚民將供品浪費於森林中的神龕，還不如獻給隱修的敎士。可是單純的人民仍然偷偷地把貢品送到聖地去，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貢品已經不見了，誰能說神並沒有接受這些供品？

我在夢中想着，這裏就是一個古老的神龕，我曾經來過這座森林，我此刻所置身的半圓形石室，以及我面前那堆長了草的破石爛瓦都一無改變。在這一片黑暗中，我的耳朵內灌滿了樹林被風吹動的聲音。我沒有聽到任何脚步聲，可是身邊的牝馬却受了驚，急促的鼻息噴入飼料袋中，並且揚起頭來。我張開眼睛，在黑暗中看到許多眼睛在破石爛瓦堆上瞪視着我。

睡意仍然抓着我，我一時還動彈不了。另外一些眼睛也無聲無息地出現了。我從他們的影子

辨出他們並不是狼，而是人類的身影。小小的身影一個一個像鬼魅似的出現了；他們八個人併肩站在這棟房子的出入口上。八條小身影動也不動，一語不發地站在那裏。我看不到任何東西，只有當星光透過雲層縫隙時，才能看到他們閃爍的眼睛。

沒有動作，沒有聲音。突然間，我的意識清醒過來。他們仍然站立在那裏。

我沒有伸手去抓劍，以一敵八是不合理的愚行，我得想想其他的辦法。但是我一點機會也沒有，當我略微一動，吸口氣正想開口說話之際，他們之中有個人就喝了一聲。我被他們將我逼到牆邊，並用布條用力將我的嘴巴綁起來，使我無法開口說話，還把我的雙手扯到背後，五花大綁起來。然後，他半拖半扯地把我拉出小屋，推倒在那堆破石中。有個人拿出燧石，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將一隻塞着破布的牛角點燃，這把因陋就簡的火炬發出微弱的光與一股臭味。他們就在此火光下搜索我的鞍袋，並且好奇地檢視我的牝馬。然後他們帶着火炬走到我面前，彎下身來仔細地搜我的身，破爛的衣服下擺發出一股惡臭，幾乎就要刷到我的臉上。

我知道自己還活着，而且他們也不是一般的強盜。他們並沒有拿走鞍袋內的東西，只是把我的長劍與貼身的匕首拿開，就沒有更進一步地搜我的身。當他們點着頭，咕咕嚕嚕地發出滿意的評論，認定我就是他們所要尋找的人，我不禁害怕起來。如果他們被派來查訪我的目的地，大可以一路偷偷的跟踪我，我無疑的必會將他們領到艾克特的大門口。

我無法從他們對我的品頭論足中弄清楚他們的意圖；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我從來就沒有聽過，

不過我知道那是古老的不列顛語，加勒帕斯敎過我。

古老的不列顛語和現代不列顛語仍有一些相彷之處，不過到今天還使用古老的不列顛語的人們，由於離羣索居已久，語言漸有改變，增添了新的字彙，腔調也不同了；要想懂這種語言除了花工夫去研究外，還得具備一副好耳朵。我聽到他們用我所熟悉的音調說話，而且時時冒出一些與威爾斯語相彷的字眼；可是他們的腔調由於五百多年的索居而變得模糊怪異；他們使用一些別的方言早就不使用了的字眼，還增添了一些像山谷回音的聲音，以及蟄居在此的神祇與動物的聲音。

我由此猜出他們是誰。他們是那些爲了逃避羅馬人而離開城市、農莊，躲進偏遠山丘的一些民族的後裔。他們像無家可歸的鳥一樣，棲息在人煙罕至的高山上，他們有時會在山頂上設置防禦工事，想定居在該座山上。可是具有防備力量的山頂往往會招來別人的覬覦，常常受到襲擊而被強占下來。殘餘的部衆就從山頂上撤退，直到冬季來臨，峭壁、洞穴，與光秃秃的地上覆蓋一層雪，這個地方才會再度屬於他們。他們住在那兒，很難得被人發覺。我猜想趁夜裏偷偷地把鄉下廟宇中人們供奉的酒食拿走的，就是他們這些人。我的夢顯然很眞實。在諸多空山幽谷的蟄居者當中，他們或許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得見的凡胎俗骨。

他們毫無拘束地談論着，一點都不知道我聽得懂他們的語言。我低垂眼簾不動聲色地聽着。

「絕對錯不了！誰會在這種夜晚跋涉於森林中？而且還騎着一匹棗紅色的馬？」

「對！他們說他一個人騎着匹棗紅色的牝馬。」

「或許他殺了那個人，把他的牝馬偷來。他的行動偷偷摸摸的，誰會在這種夜裏不生一堆火就躺在這裏？況且狼羣又已經下山來了。」

「他怕的並不是狼。由此可知，他一定是他們要尋找的人。」

「他們說他是危險人物，我看不像。」

「他的劍已經拔出鞘來準備好了。」

「可是他沒有伸手抓劍。」

「我們的動作太快，他來不及抓劍。」

「他早就看到我們了。他有足够的時間。你們不應該把他抓起來，克威爾。他們並沒有說要抓他。他們說把他找出來，跟踪他。」

「現在說這個也來不及了。怎麽辦？殺掉他？」

「賴德知道怎麽辦。」

「對，賴德知道。」

他們七嘴八舌地談論着。隨後除了兩個人留在我旁邊看守我以外，其餘的人都往後退了一段距離，我猜想他們正在等賴德。

大約二十分鐘以後，賴德和另外兩人出現了。這夥人倏然圍了過去，比手劃脚地搶着說話，

他抓起火炬朝我走過來，其他人則緊跟在他的身後。

他們仍然和先前一樣站成半圓形圍在我面前。賴德高舉着火炬，我就利用這微弱的火光打量他們，雖然看不太清楚，但我已經能認出他們了。他們的身材矮小，長着黑色的毛髮，每張臉都因寒冷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而刻劃出一條條紋路，看起來有如粗糙的木頭。他們穿着粗製的皮衣，粗布做的褲子，利用山中的植物染成棕色、綠色、與紫紅色等各種顏色；身上佩戴各種不同的武器，如棍棒、刀子、石斧，以及我的那把劍——佩劍那個人在賴德出現之前，一直都是那夥人的首領。

賴德說：「他們已經朝北邊走。森林中沒有別人會看到我們。把他嘴上的布條拿開。」

「有什麽用？」佩着我的劍的傢伙說道。「他又不懂咱們的語言。你看他，他根本都不懂。我們剛才說要殺他，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害怕。」

「我們從他的態度看出他很勇敢。像他那樣被攻擊，被捆綁起來的人不免會想到死亡，可是他的眼睛裏沒有一點懼意。照我的吩咐去做。我知道怎樣問出他的名字和他的去處。把他嘴上的布條解開來。你們兩個，樸爾，和艾士，去找些能够燃燒的乾草，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着他。」

在我身邊看守我的人，把繩索的結打開，並且把塞在我嘴裏的東西拿出來。這團東西把我的嘴弄破了，上頭沾滿了血和口水，可是他瞧也不瞧就塞到口袋去了。這夥人眞是窮得什麽東西也不肯浪費。我不曉得「他們」爲我提供了多少賞金，如果克寧奈斯和他的夥伴跟踪我如此之遠，

然後安排這些高山居民監視我，找出我的目的地，那麽克威爾的急躁行動顯然破壞了他的計劃。不過他也同樣破壞了我的計劃。就算他們決定放我走，也會暗中跟踪，那麽我煞費苦心安排的行程就失去意義了。我雖能事先提防，但我絕對無法擺脫他們的監視。他們可以看到在森林中移動的東西，傳遞消息之速度快的有如蜜蜂一樣。我早知道沿着森林一帶都有許多監視我的人，但是他們通常都不會出現在我的眼前，只是偷偷跟踪我。我若是想照原計劃前往格拉瓦，唯一的希望就是向他們求助。我等着他們的首領開口說話。

他以蹩脚的威爾斯話一個一個字地說道：「你是誰？」

「旅客，我去北方一個老朋友家裏。」

「在冬天裏？」

「我必須趕時間。」

「你……」他思索着正確的用字。「你打那裏來？」

「馬利都南。」

這個答案顯然符合「他們」所提供的資料。他點點頭說：「你是信差嗎？」

「不是，你的手下已經搜過我的東西了。」

他們之間有一個人用古老的不列顚語很快地說：「他帶着金子。我們看到了。他的腰帶裏有金子，那匹馬的鞍袋裏也縫了一些。」

賴德注視着我。我無法從他的臉上看出什麽；他的臉就和橡樹的樹皮一樣毫無表情。他用古老的不列顚語問道：「你們搜過他的東西了？」眼睛還是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

「沒有，我們把他的武器拿走時，看到他口袋裏的東西。」

「那麽你們好好搜查他一下。」

他們遵從他的命令，粗魯地動手了。然後把找到的東西拿給他看，一夥人全都聚在微弱的火炬下爭相觀看。「黃金！瞧瞧，眞不少呢！一個王族的龍形胸針。這不是徽章，你看它有多重，是黃金的呢！戰神米勒斯的烙印。他從馬利都南秘密地騎馬前往北方。」克威爾拉開我的斗篷露出斗篷裏面的烙紋，然後站了起來。「那些士兵告訴我們的，一定就是這個人。他扯謊，他是信差。我們應該放走他，然後跟踪他。」

可是賴德瞪着我，緩緩說道：「一個信差會帶着一座豎琴，龍形胸針，以及戰神的烙印嗎？而且他又是一個人騎馬離開馬利都南的，不，他必定是梅汀山的魔法師。」

「他？」抓着我的劍的傢伙反問道。他抓劍的手突然一鬆，嚥了嚥口水後又猛然抓住劍柄。

「他，是魔法師？太年輕了。何況，我聽說過那個魔法師的事情。他們說他是一個巨人，一雙眼睛能够看得你心顫膽寒。放他走，賴德，我們可以照士兵吩咐去跟踪他。」

克威爾很不舒服地說道：「是的，放他走。我們可以不在乎那些國王們，可是殺害魔法師會給我們惹來禍患啊！」

聚成一堆的人們顯得既好奇又不自在。

「魔法師？他們根本没提過這檔子事情，要不然我們根本都不敢動他。」

「他才不是魔法師，你看他的穿着打扮也不像。何況，他要是會施展魔法就不會被我們抓到了。」

「他剛才睡着了。魔法師也得睡覺呀！」

「他是清醒的。他看到我們了，可是没有採取行動。」

「我們一下就把他的嘴給堵住了。」

「他的嘴巴現在可没有堵住。看，不哼不響的。」

「對！讓他走，賴德。我們可以拿到士兵答應給我們的錢。他們說過要好好賞我們的。」

他們吱吱喳喳地說着，一面點頭附和着。隨後有一個人深思熟慮地開口說道：「他身上的財寶比那些士兵應當賞給我們的還要多。」

賴德有好一會都没有說話，此時他憤怒地打破這一片低語聲。「我們是小偷嗎？或是爲了黃金而爲別人打探消息的人？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我不要爲了錢而盲目遵從那些士兵的指示。他們是什麼東西，我們爲什麼要爲他們工作？我們爲自己做事！我現在想弄清楚一些事情，那些士兵根本都没說什麼，或許這個人可以告訴我們。我覺得這其中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正在進行。你們看看他，他根本不是信差。這個人大有來頭，我們應該解開他，跟他好好談談。艾士，把火生起來。」

在他說話的這段時間內，那兩個照他吩咐去撿拾柴火的人，已經把樹枝和落葉堆在地上了。可是他們無法找到乾燥的小樹枝。儘管冰雹已經停了好一會，可是到處都濕漉漉的。

賴德對看守我的那兩個人打了個手勢。「將他的手鬆綁。另外一個人去拿點食物和酒來。」一個人匆匆走了，另一個人則遲疑地摸索他的刀子。其他人擁了過來爭論着。賴德雖有權，似乎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是衆人推選的領袖，他的夥伴們有權利跟他爭論，也可以提出勸告。他們提出自己的理由申辯着，然後賴德清晰地說：「有些事情我們非得弄清楚不可。我們唯一的力量就是知識。如果他不肯吐實；我們只好把他……」

艾士想點燃那些潮濕的落葉，但是它只能冒出一股股濃煙，既没有熱度也没有火光。這陣酸腐的煙味隨着風擴散開來，燻得每個人的眼睛都刺痛得不得了，並且嗆得拼命咳嗽。

我心裡想，這正是我把這件事情了結的時候，於是我清晰地用古老的不列顛語說道：「你退開來，艾士。」

所有的人都靜下來，我故意不去看他們，兩眼注視冒着煙的木頭。身上的瘀傷，以及手腕上被繩子勒出來的傷不再疼痛了，飽吸濕氣的衣服帶給我的不適感也消失了。一股力量似乎隨着我的呼吸流遍全身，然後舒放到空氣中。一個像火箭又像流星般的東西從黑暗的天空中降下來，它發出一陣閃光後冒出一串火星，看起來好像燃燒的冰雹，那段木頭就這樣燃燒起來了，火愈燒愈

熾並且散發出一股熱氣。夾纏在柴火中的冰雹滲入火中，彷彿是油似的，反而使火勢更旺。轟轟的火聲充斥整座森林，並且引起連綿不斷的回音。

我終於將視線轉開來，看看我的周圍，發現四下裏一個人都沒有，他們像森林中的精靈一樣消失得無踪無影。我一個人躺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潮濕的衣服在火的烘烤下冒出縷縷蒸氣，手腕的勒痕又發出了陣陣刺痛。

背後忽然有把石刀碰觸我，它滑落在我手腕之間，慢慢鋸斷繩索。我僵硬地伸直雙手，放鬆肩膀，然後揉揉手腕上的瘀傷。血絲從一道淺淺的傷口滲了出來，這是被石刀不慎劃破的。我坐在那裏揉着手腕和雙手，不開口說話，也不往後看。

賴德的聲音從我背後揚起，他說的是古老的不列顛語。

「你是梅汀．恩利斯，安布勞希大王的兒子；邁西穆斯．威驥的後裔嗎？」

「我是梅汀．恩利斯。」

「我的手下觸犯你了，他們並不曉得是你。」

「他們現在知道了。你打算把我怎麽辦？」

「你想走的時候就送你上路。」

「不過你們要先行拷問我，逼我把與我有關的重大事情說出來，是嗎？」

「你知道我們無法逼你做任何事情，我們不會這樣做。你想告訴我們什麽就說什麽，你想走就走。不過，當你睡覺時我們可以爲你守望；而且我們有食物，有酒。我們樂意將我們的東西與你分享。」

「我接受你們的美意，謝謝。你知道我的名字，我也聽他們提過你的名字，不過你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賴德，森林之神賴德的後裔。這兒的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後裔。」

「所以你們又何須害怕國王的後裔？我很高興分享你們的晚餐，也很高興跟你們談話。出來吧！跟我分享火的溫暖。」

他們拿上來的食物有半隻冷冰冰的烤野兎，和一條黑麵包。他們雖然在今天夜裏獵殺了一隻鹿，但是他們將鹿肉留給族人，只將內臟挖出來放在火上烘烤。除此之外，火堆上還烤着一隻黑色的母鷄，與一種麵餅，這種餅無論是看起來或聞起來都像是和血做成的。我不難猜出這些東西是從那裡拿來的；這個地區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邊的岩石上都放着貢品。對這些人來說，把貢品拿走並不是冒瀆神的事情；正如賴德所說的，他們認爲自己是神的後裔，有權享用這些東西，我也看不出有何不妥。我接受了麵包，一片鹿心，與一牛角杯的酒，這種甜甜的烈酒是他們用穀物和野蜂蜜釀造的。

他們一夥十個人圍火而坐，賴德和我在離開他們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談話。

「那些叫你們跟蹤我的士兵們，」我說道：「他們是什麽樣子的人？」

「是五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沒有佩戴徽章。」
「五個？其中有沒有一個紅髮的大個子，穿着棕色的無領上衣，披件藍色的斗篷？是否有一個士兵騎着花馬？」那是史德利在黑暗的樹林匆匆一瞥之下，唯一能認出來的馬。他們想必是將另一個夥伴留在山谷底下把風。「他們都說些什麼？」
賴德搖搖頭說：「他們之中沒有你描述的人和馬。那個領隊長着一頭金髮，瘦得和稻草人一樣，蓄着鬍子。他們只要求我們跟踪一個騎棗紅色牝馬的人，他們並不清楚這個人負什麼職務，但是，他們說我們若是能打聽出這個人前往何處，他們主人將會付一筆優厚的賞金。」
他把一根啃過的骨頭往後一扔，擦擦嘴巴，然後盯着我的眼睛。「我說過我不會過問你的事情，不過，請你告訴我：爲什麼安布勞希大王的兒子，赤龍尤賽的姪子要獨自躲在森林中，而尤恩的手下却在搜尋他，希望他暴斃而亡？」
「尤恩的手下？」
他的聲音中有一股深沉的滿足感。「啊！有些事情，你的魔法沒法子告訴你。可是在這些山谷裏有任何動靜都逃不過我們的耳目。對於行經此地的人，我們都要跟踪他，弄清楚他的底細。我們認識高爾的尤恩。這些士兵是他的手下，也操着他那個地方的口音。」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有關尤恩的事情。」我說道。「我知道這個小國王，他是洛特國王的姻親。我不曉得他爲什麼要搜尋我。我負有大王託付給我的職務，而尤恩跟我和大王之間並沒有什

麼爭執。他和他的兄弟與雷其、大王都訂有聯盟之約。尤恩是否受到別人的指使？可能是康特公爵嗎？」
「不是。尤恩受制於洛特國王。」
我沉默了。火熊熊地燃燒着，從火上方看過去，森林似乎在漂動着。林中的風業已平息了。我不顧禮數，苦苦思索。我確定克寧奈斯和他的夥伴是康特的手下；此時看來，北方似乎也派了一些密探來監視我，守候我，而且他們已經跟我對上了。洛特的走狗，尤恩，還有康特，是尤賽最強大的聯盟，也是他的左右手；却趁着尤賽健康欠佳之時，派出密探找尋王子的下落。
我想了很久才開口說：「我剛才聽到你提及那些人已經騎馬北上了。他們打算直接趕到尤恩那兒向他報告，還是打算找到我，然後跟踪我？」
「他們計劃朝北走，以便尋找你的行踪。如果沒找着，就在約定的地方等我們。」
「你要去那裏跟他們碰面嗎？」
他轉過頭去吐了一口口水，以此代替回答。
我微笑地說道：「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能不能指點一條那些士兵也不知道的路？」
「我很願意，但是我得知道你要去那裏才能爲你安排路線。」
「我正在追隨一個從前的夢，」我告訴他。他點點頭，這些高山居民相信這一套。他們像動物一樣憑直覺判斷事情，他們也看星相，等候神顯示的徵兆。我想了想然後問他：「你提到邁西

穆斯・威驥，他離開不列顛前往羅馬時，你們族人是否有追隨他的？」

「有。我的祖父就在他麾下帶領族人前往羅馬。」

「他們是否回來了？」

「沒錯！」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一個故世的國王告訴我，在我輔助另一個國王登基之前，得先解開一個謎。你知道邁西穆斯寶劍的下落？」

他一揚手做了個避邪的手勢，並喃喃唸着一些我聽不懂的字眼，然後瘖瘂着聲對我說：「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該讚美艾倫恩・畢利斯，與梅汀山神。我曉得這是重大事件，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出來。原來這就是你要尋找的東西，梅汀・恩利斯？」

「這就是我要尋找的東西。我曾到東方，有人告訴我，這把劍與羅馬帝國最珍貴的寶藏都同到西方來了。我覺得神在冥冥之中引導我到這裏來。你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嗎？」

他緩緩的搖了搖頭。「我對這件事情所知不多，不過森林中有一些人能幫你的忙，他們的祖先有一些留言傳下來。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你的曾祖父沒有留言嗎？」

「我並沒有這樣說。我會把他的留言告訴你。」他陷入一種說書者的吟哦音調中，我知道他會毫無遺漏地把祖先的話說出來。這些人將祖先的留言精確地、毫不更改地代代相傳。「這把劍是一個逝去的國王放下來的，必須由另一個國王舉起。它經過了千山萬水，熬過火的煎熬，舔過無數鮮血，被帶回家來。它被藏在漂浮的石頭中，靠着火的幫助才能重見天日。它必須由一個聰慧的不列顛人舉起來。」

他的吟唱聲停了下來。圍火而坐的那夥人全都靜下來聆聽着，我看到他們眨着眼睛，用手做出古老的手勢。賴德清清喉嚨，吐了一口口水，以粗嘎的聲音說：「就是這樣。我說過我幫不上忙的。」

「如果神要我找出那把寶劍，」我說道，「祂自然會幫助我，你不用擔心。現在我曉得我離它越來越近了。這首歌流傳在這裏，那把劍應該離這兒不遠。等我找到那把劍……我猜你知道我要去那裏。」

「梅汀・恩利斯在此寒冬裏秘密地步上旅程，除了去王子身邊外，還可能去別的地方嗎？」

我點點頭。「王子所躲藏的地方，雖不在你的領域之內，可也在你們耳目所能及的地方。你曉得他在那裏嗎？」

「不知道。不過我們會弄清楚的。」

「我相信你們可以查出來。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就盯住我，等你們曉得我要去的地方之後，替我把王子看住。賴德，他將是一個公正的國王，高山居民、國王，以及溫徹斯特的主教在他眼中一律是平等的。」

「我們會替你保護王子。」

「那麽，我還是要繼續往北走，一面等待神給我的指示。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想睡一會。」

「你會安全無事的，」賴德說。「天亮時我們就送你上路。」

9

他們指點我的那條小路，其路況與我原先走的那條路差不多，但一路上有許多秘密記號，走起來方便多了，而且它比大路要短得多。在許多急轉彎，或是斜坡後面的狹窄山徑，若非這些記號，我根本都不會想到這裏有路。我有時騎着馬爬上長滿樹木的狹窄山谷，橫在前面的似乎是一片無法通過的石壁，但一走到山壁前面，才發覺那兒有條小徑穿過岩壁的裂口，通向陡峭的下坡路。我一連趕了兩天的路，都沒有看到任何人。我和馬匹很少停下來休息，那些高山居民給我們一些食物，我們就靠此充饑。

到了第三天早晨，牝馬的一隻蹄鐵脫落了；幸而我們當時正走在一塊因冬季來臨而被廢棄的牧草地上。我下馬，拉着牠緩緩前進，一面注意看看山谷中是否有秘密記號，或是居民生火冒出來的煙。雖然煙霧和風雪遮住了山頂，但是我大略知道我們所在的位置。等霧散雪停後，我看到積着雪的雪山山頂，我以前曾循着大路走到這兒來，還認得附近山丘的形狀。我確信此地離大路不遠，要找個鐵匠也不會太難。

我也想到索性把另外三隻蹄也卸下來好了，可是未來的路被凍得堅硬如鐵；如果牠未釘上蹄鐵，恐怕走不了多遠就跛了。除此之外，我們的食物也快要告罄，在此隆冬裏，想在森林裏找些食物也不簡單，我必須冒比被別人發現更大的危險。

近午時刻，我看到山谷間升起一股煙，往前走了幾分鐘後，發覺那股煙後面有一片閃爍的水光，就調過馬頭往山下走。巨大的橡樹枝上還掛着一些凋零的葉子，我們慢慢地走在橡樹的陰影下。很快地，我從光禿禿的樹幹間，看到一條閃閃發光的河水慢慢地流着。

我在橡樹林邊緣駐足了一會，四下裏沒有一點動靜，吵雜的流水聲，幾乎蓋住遠處村莊的狗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的聲音。

我確知此地離大路不遠了，我想河流與道路交會處大概會有一家打鐵舖。通常，打鐵舖都設在河流的淺灘、或是橋的附近。我拉着牝馬、沿着橡樹林邊緣慢慢地朝北邊走。

我們走了一個鐘頭左右，山谷突然轉向西北，與另一座山谷相銜接，我看到山谷底下有條蜿蜒的河流，並且清楚地聽到鐵槌敲擊金屬的聲音。

我看不到居民居住的痕跡，但是河流與道路會合處的森林長得非常茂密，我知道附近山區的居民一定會把村落建在山頂或坡地上，以便防禦外人的襲擊。住在河流下游的鐵匠則毋須顧慮這個問題，對村人和外人來說他都太有用了，而且他們通常又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擔心別人偷去。更何況，在傳說中，河流與道路的交會處有古老的咒語保護着。

這個鐵匠很可能是那些操古老不列顛語的人之一。他的個子很小，職業使他變得有些佝僂，可是他的肩膀很寬，手臂上的肌肉極爲結實。他繫着一條厚得有如熊皮的皮圍裙，寬厚、龜裂的手掌黑得有如他的頭髮一樣。

我走到門口擋住他的光，他才抬起頭來看我，我向他致意後就將牝馬綁在門上頭的環上，然後坐下來等。那個繫着皮圍裙的男孩子打着鼓風爐，使爐火燒得很旺，我覺得周身都暖和起來。鐵匠也向我問好，一雙銳利的眼睛盯着我，但是頗有節奏的槌聲並沒有停頓下來，他的眼光又回到他的工作上。他正在打一副犂刃，在他的敲擊與陣陣蒸汽下，犂刃漸漸成形了。鐵匠低聲向男孩說了些話，男孩就拎着水桶跑出去，他才把鐵槌放下來，伸伸他的身體。然後走到牆邊把皮製的酒壺抓起來，喝了一口酒，抹抹嘴巴。一雙內行的眼睛盯着我的牝馬。「你把脫落的蹄鐵帶來了嗎？」我有點希望他說古老的不列顛語，可是他說的是威爾斯語。「如果我另外打個蹄鐵，就要花更長的時間。或者，我乾脆幫你把其他三只蹄鐵卸下來算了。」

我笑着說：「然後付你卸馬蹄的錢？」

「免費爲你服務！」鐵匠笑着露出一口黑牙。

我把蹄鐵交給他。「把這只蹄鐵裝上去，我就付給你一個辨士。」

他接過蹄鐵，用粗糙的手檢視着，點了點頭，然後將馬的腳抬起來。

「走了遠路嗎？」

做鐵匠的，除了工資以外的報酬，就是顧客們提供的各路消息。我早有準備，就編了一個故事。他一面用銼刀銼蹄鐵，一面聆聽着。牝馬靜靜地站在我們之間，兩耳鬆弛着。過沒多久，那個男孩喘着氣，拎着滿滿一桶水走進屋裏。他這一來一往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又喘得那個樣子，想必是抓住機會在路上蹓躂，然後才急急趕回來。鐵匠沒說什麽，只是叫他回到火爐邊，爐火又旺了起來，蹄鐵被燒得通紅。

我雖然早有心理準備，知道我來此地是冒險的。但是我還是應該更警覺一點，那些士兵可能會叫這些人留意一個騎着棗紅色牝馬的過路客。他們無疑已經替他們留意了。

轟轟的火聲，與乒乒乓乓的敲擊聲。使我聽不到有人向小屋靠攏過來。我突然看到我和門口之間多了幾條陰影，然後看到四個手持武器的人站在那裏，彷彿準備隨時出手。其中有兩個人手中執的矛雖然是自己製造的，看起來也很可怕，另外一個人拿着伐木工人使用的砍刀，刀身用磨刀石磨得雪亮，還有一個人則拿着一把羅馬短劍。

這個拿着羅馬短劍的人是這幾個人的發言人，他先用有禮的態度跟我打招呼，鐵匠仍然在專心敲打蹄鐵，男孩則在一旁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們。

「你是誰？要到那裏去？」

我仍然坐在原先的位置上，用他的方言回答道：「我叫做恩利斯，要往北方去。我之所以會走到這條路上來，是因爲我的牝馬的蹄鐵脫落了。」

「你打那裏來的?」

「從南方，我們那兒不會有人拿着武器質問過往的陌生旅客。你們怕什麽?居然以四個人對付一個?」他低聲說了些話，那兩個執矛的人就慢吞吞地離開了。可是這個拿劍的人還是站在原地。

「你把我們的語言說得很好，聽起來一點都不像外地人。我覺得你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人。你到底是誰?」

「我對你來說不能算是陌生人，布萊肯!」我平靜地說道。「你的劍是從康尼堡拿來的，還是我們在布里米亞掃平佛提吉恩的軍隊時撿到的?」

「康尼堡?」他的劍尖不再指着我。「你在那兒打過仗，你是安布勞希的手下?」

「我當時在他那裏。」

「你也去過布里米亞，和葛樂斯公爵一起作戰?」劍尖完全垂了下來。「等一下，你說你叫恩利斯?你的全名可是梅汀·恩利斯?你是那個幫我們打勝仗、又替我們療傷的先知?安布勞希的兒子?」

「沒錯。」

他並沒有曲膝跪下，可是他快樂地笑着，露出一口黑牙齒，並且把劍插回腰袋中;其效果也一樣。「原來是這麽回事，我先前沒認出您，大人!把你們的武器收起來，笨蛋。你們難道不知道他是一個王子，而不是送上門來的肥羊。」

「這不能怪他們。」我笑着說。「我現在既不是王子，也不是先知，布萊肯。我正在秘密的旅行中，我須要幫忙，也須要你們幫我守秘。」

「只要我們做得到，您儘管開口，大人。」他看到我對鐵匠與瞠目而視的男孩不經心的瞥了一眼，就很快地說:「這裏沒有人會吐露半個字，那個男孩也不會多講話。」

那個男孩子點點頭，嚥了嚥口水，鐵匠慢吞吞地說:「如果我方才知道您是誰——」

「你就不會派男孩到村子裏去報告了?」我說道。「沒有關係。如果你和布萊肯一樣是大王的手下，我可以信任你。」

「我們都是大王的手下。」布萊肯粗暴地說道，「不過，你若是尤賽的致命敵人而不是他的姪子，並且幫他打勝戰的話，我和我的弟兄們更會幫你的忙。誰使我在康尼堡戰役後保住這隻手臂?我今天得以拿着劍對付你，還得拜謝你呢!」他拍拍腰帶上的劍鞘。我記得這隻手臂。一隻撒克遜斧頭曾經砍入這隻手臂上的肌肉裏，傷口深得連骨頭都看得到。我把這隻手臂的傷口縫合起來，也不曉得是不是布萊肯對「國王的先知」的信心，這隻手臂終於痊癒了。雖然手臂的力量比以前差了很多，不過還是保全了。「我們這些人，」他繼續說道，「都聽任您使喚。你在這裏很安全，沒有人會洩露秘密。我們都知道這些地方的未來都繫在您的手中，梅汀·恩利斯。如果我曉得您就是那些士兵要尋找的『旅客』，我們就會把他們監禁起來，等您來發落——只要您點

點頭我們就把他們殺掉。」他用兇暴的眼睛看着他的同伴，他們忙不迭地點點頭，口中還喃喃地附合着。鐵匠也砰然一聲，用力將鐵槌敲下來，彷彿那是一把砍在敵人脖子上的斧頭。

我對他們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我覺得我離開不列顛太久了，沒有機會跟各地的居民、貴族，以及王親們聊聊。我以前認爲只有貴族與國王才能幫助亞瑟登上王位，並且支持他。事實上，那些像樹木一樣生於斯長於斯，已經在不列顛島上生了根的羣衆，也能夠支持他，爲他而戰。民衆的忠心將能使亞瑟統一所有的領域與島嶼，這是我父親未能完成的夢想；邁西穆斯也曾經以不列顛作爲根據地，想朝北方去發展，可惜壯志未酬。我看着手臂不太方便的布萊肯，以及他的弟兄們，他們是些能誓死捍守他們可憐的村子的人，和我看到的鐵匠與衣衫襤褸的男孩子，還有那些說古老的不列顛語的人們，在寒冷的洞穴中，將前人的忠誠一一流傳下來。我從這些事情想到，亞瑟所製造的局面將不同於以往。邁西穆斯和安布勞希試圖以武力打開局面，以武力爲他們舖下墊脚石。而亞瑟則是順着天意與民情來建立這座王宮。然後，我就可以離開宮廷、城堡，回到我的山嶺中。

布萊肯再度開口說話：「你要不要跟我們去村子裏，大人？讓鐵匠在這兒工作，你到我家來休息一下，吃點東西，順便告訴我們外邊的消息。我們很想知道那些士兵爲什麽要懸賞搜尋你，他們對這件事急得彷彿火就要燒到眉毛了。」

「他們確實很急，不過他們並不是大王手下。」

「啊！」他說道。「他們想讓我們相信他們是大王的手下，可是我不太相信。您知道他們是誰的手下嗎？」

「他們是尤恩派來的人。」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布萊肯的臉色頓時明朗起來了。「尤恩爲什麽要懸賞搜尋您？或許他想知道亞瑟王子的下落？」

「沒有錯，」我點點頭說道：「他想儘快知道我的行踪。」

「他可以跟踪您到王子躲藏的地方啊！可是，這對尤恩又有什麽好處？他是一個小人物，也不像要壯大起來的樣子。呃——等一下，我想到了，這件事對他的姻親洛特很有利。」

「我的想法也一樣，別人告訴我尤恩是洛特的走狗。你或許能肯定他爲洛特工作？」

布萊肯點點頭，緩緩地說：「洛特已經跟一個女孩定親了，亞瑟若是死了那個女孩會登上后座……所以洛特就派出士兵想找出亞瑟躲藏的地方。大人，我不喜歡這檔子事情。」

「我也不喜歡。我們也有猜錯的可能，布萊肯，不過我覺得我們的猜測大概八九不離十。除了洛特、尤恩之外也可能有別的人想暗算亞瑟，康特的人有沒有打這兒經過？」

「沒有，大人！您放心，如果其他人走到這條路上來，沒有人會幫助他們。」他短促的笑了一下，「我相信您的預感，我們絕不會讓任何危險尾隨着您到小王子那裏去……如果有人經過蓋尼得跟踪您，只要一走到河邊來，我們就讓他陷入泥沼中。請相信我，大人。我們是您父親的手

下，聽任您的差遣。我們對於在您保護之下的王子一無所知，可是，只要您吩咐我們追隨他，投效他，那麽，梅汀·恩利斯，我們將會義不容辭地爲他拼命。這是我們的誓言，我們爲了您而發此重誓。」

「我替王子接受你們的誓言，並且謝謝你們。」我站了起來。「布萊肯，我不跟你去村子，這樣比較妥當，不過，你可以爲我做點事情。我需要幾天的乾糧、一壺酒，以及牲馬的飼料。我身上有錢，你能幫我準備嗎？」

「這個簡單，您可以留着您的錢。您替我治療手臂時，有沒有跟我拿錢？給我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幫您去弄食物，而且不洩露一點風聲。這個男孩可以跟我們去拿——村民們常看到他帶着食物、日用品到打鐵舖來。他會把你所需要的東西帶過來。」

我再度謝謝他，我們又談了一會，我把南方的一些消息說給他聽，然後他就帶着他們走了。這些人的確沒有把我的行踪吐露出去。

鐵匠把蹄裝好後，男孩子還沒有回來。我把工資付給他，叫他繼續工作。他視爲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雖然他聽到布萊肯和我之間的談話，却也沒露出一絲敬畏之意。事實上，我也看不出一個身懷技藝，終日埋首於工作中的人，爲何要害怕一個王子。他們各司不同的職務，僅此而已。

「你走那一條路？」他問我。我遲疑了一下，他就說：「我告訴你不要怕我。如果布萊肯和他的弟兄們能够守密，我也可以。我這兒是人人必經之道，在大家眼中我只不過是個鐵匠而已，

可是我曾經和安布勞希談過話。我的高祖父替邁西穆斯的座騎釘過蹄鐵。」他誤解了我的表情。「是的，你大概覺得很意外。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我的祖父告訴我這塊鐵砧是我們家代代傳下來的，其年代久遠得連村子裏年紀最大的人也記不得了。附近的人們都傳說第一個在此地開業的鐵匠，其技藝是由鐵匠的祖師爺華倫·史密斯親自傳授的。皇帝的馬要釘蹄鐵難道會找別的鐵匠嗎？您看！」

他指着洞開的門，這扇門是用手斧將整塊橡木劈成的，由於它經過長遠的年代，而變得很光滑，而且門板上還有一些蛀洞。門上頭的鈎子懸着一袋鐵釘，架子上擺着一些殘餘的鐵塊。整片平滑的門板上烙着歷代鐵匠的標幟，彷彿這是他們的習俗。

一個「A」字吸引了我的視線；這個記號是新烙上去的，還留有燒灼的炭跡。A字的下方有一些鳥兒飛翔的記號，然後是一把箭，一隻眼睛；以及幾個無聊的人們等待鐵匠把工作做完時，隨手用赤紅的鐵去烙的痕跡。但是門板的另外一邊則清楚地烙着「M·W」兩個字母，其下方有兩個深深的半月形刻痕，刻痕當中還有鐵釘的印子。鐵匠指給我看的就是這兩道刻痕。「他們說這是皇帝座騎踢出來的痕跡，不過我並不相信。我替馬上馬蹄時，就算牠是附近一帶最野的馬，也不會亂蹦亂踢。可是，踢痕上面的字母是眞實的。這是爲了紀念那匹被邁西穆斯·威驥騎到東方去殺羅馬皇帝所騎的馬，而烙下來的記號。」

「鐵匠，」我說道，「這是你們傳說中唯一不正確的地方，羅馬皇帝殺死邁西穆斯，並且取

得他的劍。不過，威爾斯人把劍帶回不列顛了。那把劍也是在這裏鑄造的嗎？」

他沉默了好一會，我心跳加速地等着他的回答。他終於很不情願地說道：「我從來沒聽說過那把劍是在這兒鑄造的。」他必考慮過是否要用這把劍來增加打鐵舖的名聲，經過一番內心的衝突，才決定實話實說。

「別人告訴我，」我說道，「森林中有個人知道皇帝的劍藏在那裏。你聽說過這件事情嗎？或者你能否告訴我在那裏可以找到這把劍？」

「不，我怎麼會知道呢？聽說，離此地頗遠的北方，住着一個無所不知的隱士。不過，他住在德瓦北方的一個國家裏。」

「我就是要去那裏，」我說道。「我將會找到他。」

「如果您不想和那些士兵碰面的話，最好避開大路。從此地往北方走六哩，河流就會與一條朝着西方、通往塞貢廷的路交會。您沿着河流往前走，它會將你帶到河流與道路的交會處。」

「我並不是要去塞貢廷，如果我沿着河流往西邊走——」

「您在河流與第二條道路的交會處，渡過河灘朝着上山的小徑走到森林中，等您穿過一片雜樹林後，就是一片平坦的平原。您可以順着這片平原走到德瓦，這一路上都不會看到大路。到了德瓦之後，您可以向擺渡的人打聽隱士的住處，他一定會告訴你。順着河的這條路並不難走，您不可能走岔了。」

我發覺除非路很難走，否則人們不會作此聲明。儘管如此，我還是對他的建議默不作聲。正當此時，那個男孩子帶着我的補給品回來了。我走過去幫他把那些東西放置在馬鞍上，男孩子低聲對我說：「我聽到他說的話，大人！您不要聽他的。那條路很難走，河水又漲得很高，您最好順着大路走。」

我謝過他，並且賞了他一枚硬幣，他隨即回到火爐旁邊。我轉過身想同鐵匠告辭，他已經回到鐵砧上繼續做他的工作。我在陣陣吵雜的打鐵聲中，聽到從他破裂的齒縫中傳出來的口哨聲。我大聲叫道：「我走了，多謝你們的幫忙。」然後就因一意外的發現而摒住呼吸。我在跳躍的火光下，看到煙囪後面有一張臉。

這張石刻的臉，曾經被安置在每一個路口上。他是古老的不列顛民族之一員，人們通稱祂爲麥丘利，或漢姆；牠是高地之神，也是聖蛇的守護者。一路站在路口看顧來往旅客的老漢姆，如今滿臉燻黑，面對牆壁橫躺着，附在他身上的苔蘚早就乾枯了。在模糊、缺蝕的雕刻線條中，我看到他下頷有一圈鬍子，兩顆圓滾滾的眼睛一點表情都沒有，看起來活像兩顆葡萄。他的雙手交握在肚子前面，生殖器官不知何時斷缺了。

「如果我曉得你在此地，」我說道，「我會先敬你一些酒。」

鐵匠走到我的馬鞍旁邊。「祂有屬於祂的祭品，別爲祂擔心。從這條路經過的人都不敢忽視祂。」

「你爲什麼要將祂帶到此地來?」

「祂本來是站在我剛才所說那個森特河和人稱艾倫小徑交會所在的渡口。羅馬人修建那條通往塞貢庭的道路時，把驛站設在祂面前。祂就被帶到此地來了，我根本不曉得祂是如何被帶到此地來的。」

我緩緩地說:「就在你提過的淺灘附近嗎?那麽，我就走這條路好了。」我向鐵匠點點頭，然後擧起一隻手向石像致敬。「伴我同行!」我向祂說道，「助我尋找那條不可能走岔的路。」

在最初的那段路上，祂確實伴着我同行;這段沿着河流的小徑的確不可能走岔。可是，到了傍晚時刻，昏暗的冬日太陽下山了，凝聚在河面上的霧氣越聚越厚，形成一片潮濕、厚重的霧。我可以隨着流水聲繼續前進;然而在這陣濃霧中，流水聲似乎也不是很好的指路標。有的時刻，流水聲似乎近在咫尺，一忽兒又微弱得有如在遠距離之外。儘管如此，我還是沿着河流走過第一個路口，到了第二個路口就渡河而過。然後，我發覺自己分不清方向地走在一座沒有記號，沒有流水聲的森林中。我索性把韁繩放開，任這匹牝馬隨祂的意思往前走。很諷刺地，我在這條對我來說頗爲安全的路上，不得不將性命交給自己的座騎。我走在濃霧瀰漫的森林中，曾經聽到幾碼外傳來士兵們走過的聲音，不過他們看不到我，我毋須掛慮他們是否會發現我。

霧氣上方想必有一輪明月，透過霧望過去，月亮就像一朵明亮的雲。乾枯的樹枝伸展在我頭

頂上，脚下踩的是一層厚而軟的落葉，走起來一點聲息也沒有。

我的牝馬以穩健的脚步，憑着本能，循着一條我看不見的路徑往前走着。祂不時豎起耳朶，聆聽着我既看不見也聽不着的東西，還數度側過頭去似乎想看清什麽，可是在我拉起韁繩之前，祂的耳朶又鬆弛下來，低了頭，加快脚步往前走。我不干涉祂的選擇，在這無聲無息的濃霧中，引導我們的力量，必然會保佑我們。

天色暗下來一個小時之後，牝馬輕悄地帶着我走出樹林，在一片平原上走了百來步，我就看到前方有一棟看似建築物的方形黑影。建築物外頭有條小河流過，牝馬低下頭來喝着河裏的水。

我下了馬，把建築物的門推開，這兒就是鐵匠告訴我的驛站。這間空房子雖已廢棄不用，但過往的旅客都會在此地駐足休息。屋角上有一截未燒完的木頭，顯然最近有人在此地生過火。房子的另一個角落，有張架在石頭上的木板床。這裏雖然不很舒服，但是對於出門在外的人來說，倒也差強人意。牝馬咀嚼食物的聲音使得我昏昏欲睡，我倒下頭來就沉沉地睡着了，一夜無夢直到清晨才醒來。

天色微明，太陽尚未升起，我就醒了。牝馬放鬆了肌肉站在屋角裏打盹。我走向屋外的小河去梳洗一番。

霧已經散了，空氣中的濕氣，似乎也減輕不少，大地上佈着一層灰白的霜。我朝着四周圍打

量着。

驛站前面有條東西向的路，像矛一樣筆直地射入森林中。羅馬人當初建築這條通路時，曾將道路兩旁百來步範圍之內的樹砍掉，把矮叢雜草拔除。此時，小樹苗又長了出來，矮叢、雜草也長得極爲茂密。不過，早在羅馬人來臨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古老道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平滑無聲的河流，在深及足踝的淺灘緩緩流過。這片平原的盡頭，是一片黑色的雜樹林，其中又夾雜着一些灰色的橡樹，要去北方就得從這邊走。

我滿意地敲開河面上凍結的冰，掬把水來梳洗自己。橙紅色的太陽從我背後的樹海中升起，在我面前投下瘦長的影子。灰白色的霜閃亮着，陽光越來越亮，活像鐵匠火爐內的火光。我轉過身來，亮閃閃的陽光極爲眩目，使我看不清眼前的景象。一片黑色的樹海浴在火紅的陽光中，彷彿是發生了一場森林大火似的，冰凍的河水漸漸溶解了。

我忽然看到我和河流之間，有個高瘦的影子站在路邊深可及膝的矮叢間。在眩目的陽光下，依稀看出它的形像很眼熟，這是一座立着的石碑。

我在那一剎那，不禁懷疑自己是否在睡夢中。我抬着手臂遮擋刺眼的陽光，並且瞇起眼睛想看個清楚。

太陽已經升到樹海上方，森林的陰影漸漸往後退。我看到這座石碑樹立在閃爍的霜地上。這是一座里程碑，樹立在此地也無足無奇，只不過它比一般里程碑要高上一、兩呎，上頭除

了刻有紀念皇帝的紀念文之外，還刻有「塞貢廷XXII」的字樣。

我走進石碑，才發現它較一般里程碑高的原因。一般里程碑都是埋在土中，而這座里程碑却樹立在一方型的基石上。這塊基石是不是高地之神老漢姆以前所站立的地方？我將雜草撥開，看到方形的基石上刻着一個箭形的記號，箭頭朝向西方。

好吧！我心裏想我爲什麼不照着箭頭往西方走呢？這個記號很簡單，不過神的意旨並不是全都交由星星傳遞給我。我的神也曾經以微不足道的方式告訴我該怎麼做。昨天我還對自己說，我也得注意一些較瑣碎的事情。一連串的事情——鬆脫的蹄鐵，路旁打鐵舖的鐵匠所說的話，與石頭上的記號——都暗示着我，改變朝北方的行程，向西邊走到塞貢廷去。我再度想着，爲什麼不改變方向呢？那把劍可能一直埋在森特河那端的河灘下面。邁西穆斯死後，他的手下把劍帶回到他的妻子與幼兒當時所住的地方。邁西穆斯·威驥的寶劍可能在塞貢廷的某個地方等待着有人借助火的力量將它舉起來。



我在塞貢廷投宿的旅店位於城郊，並不臨通衢大道，但非常舒適；專門招待一些趕市集或將貨送到港口去的本地人。

這旅店過去的光榮時代，曾擠滿附近龐大軍營的士兵。它的歷史至少有幾百年，原是石頭建的，有一間稱得上廳的大房間，房內有座大火爐，屋頂是用堅硬如鐵的橡木撐住。當年所餘的條凳與長桌仍然還在，到處是銹住、灼傷與醉漢用匕首亂揷及刻下名字的痕跡。歷經愛爾蘭人與海盜刼掠的結果，還能剩下已經不錯了。有座大灶的厨房是後來搭建的。

灶內燃着熊熊的火，麥酒與烤麵包的香味不時傳來，我看着牝馬入廐，並替牠備好草料後，才進入旅店要求食宿。

一年的這時候，港口都已封閉，很少人出外旅行，人們也不時與在外飲酒到深夜。我的身分不曾引來好奇的眼光與詢問，旅店內很早就安靜下來，我也上床，好好睡了一覺。

早晨的天氣很好，是十二月裏難得的金黃色的日子。我早早吃了飯，徒步外出。

我沿着河，背朝市區與港口，目標是一哩外斜坡上的羅馬城堡。邁西穆斯之塔就在堡外。多年以前，我的外祖父南威斯王曾和佛提吉恩大王在此談話，當年我才十二歲，第一次發現水晶洞窟中的夢境竟是眞的。也是在這世界荒涼而寧靜的一角，我第一次感受到法力，並證實我能看見異象。

那年也是冬天，我順着曲折的路向亂石中的城門走去，一邊試着把當年各種斗篷、旌旗繽紛的顏色與閃亮的武器，與今日那素雅的森林聯想在一起。

當年雄偉的建築物如今皆已荒廢，到處可見燒焦的廢石，告訴你這兒曾經發生的事。其他地

方則有許多人把原先舖路的大石頭，搬回去建自己的房子。荆棘在原是窗戶的地方茂盛的長着，小樹在牆上生根。排水溝裏堵着碎石，貯水槽中滿是雨水，從原來人們磨劍因此傾斜的槽邊溢出來。沒了，這地方還有什麽好看呢？這兒全空了，連個鬼魂都沒有。冬天的太陽照在這一片寬廣而凌亂的廢墟上，除了寂靜還是寂靜。

我還記得走過這些建築的空殼間，腦中想的並非過去，亦非手邊的任務，而是很實際的以安布勞希的工程師的身份，想到將來。我做着首席工程師崔莫南和我作了無數次的策劃工作：移開這個、修理那個，重建每一座塔、放棄東北方的軍營、加強西方和南方的……就是這樣，若將來亞瑟需要塞貢廷……

我來到山頂，原來的指揮部——邁西穆斯之屋——的所在地。這兒也像其他地方一樣死寂。偌大的一扇門還掛在絞鏈上，門楣則已斷裂而搖搖欲墜，非常危險。我小心的步入屋內，陽光透過各種縫隙射進來，亂石幾乎掩住因潮而剝落起汚斑的牆漆。陰暗中有一張巨大，人們搬不走的桌子，桌後仍有些殘餘的壁飾。曾有一位將軍坐在這兒計劃征服羅馬，像羅馬原先征服不列顚一樣。他失敗了，也因此而死，但他失敗時留下來的理想，爲另一個大王所繼續。「這將是一個完整的國家，有自己主權的王國。」我父親曾說。「而不僅僅是羅馬的一個行省，羅馬帝國已經沒落，但至少我們還可以挺立下去。」因此我再憶起另一個聲音，一個透過我而發出的預言：「這王國只有一個國王，只侍奉一個神。」

另一位將軍再來此坐鎮時，就是這些言語成眞的時候。我轉身回到太陽下的靜默中尋思着，在這一片荒凉的大地上，那兒才是我任務終結的地方？

從這裏可以看得見海、港邊擁擠的房子，以及隔着一道海峽，都以德敎徒所住的摩納島。另一邊，也就是我身後聳立着的高高的雪山，據說人若能爬上去並住在上面，就能看到神。在它遙遠、一片白茫的襯托下，邁西穆斯塔烏黑的廢墟更加醒目。從這個新的角度，我竟發現它吐出另一分生命力。我夢中的塔，我在阿德丁牆上看到的塔……我離開指揮屋，快步朝它走去。

我在一堆更荒凉的廢石中站定，心中却已知道在門後小山谷的邊上，也就是塔的正下方有一座米勒斯的廟；正想着，就發覺我的脚步不由自主的朝廟門行去。

下坡的石階歪歪倒倒且滑不停脚。到下一處平台的半路上，有一塊巨石垂直而立，擋住了半條走道，石基是老鼠與野狗刨得亂七八糟的泥巴與各種器具的碎片。這地方充滿潮濕與古代灑的祭血的惡臭，牆壁已被鳥糞染白。我小心的經過這些，停在廟門口。

廟裏頭很暗，但屋頂不知那裏有個洞，讓我仍可隱約的看見東西。廟內和剛剛那條石階一樣汚穢而絕望，幸好那強有力的圓屋頂撐住了上面山坡的壓力。廟內的傢俱、飾物當然早被刼掠一空，只留下一個空殼。四座小一些的祭台都被破壞了，只有那座最大的還穩坐中央；上刻着對這位「不可征服的神」的獻詞，圓牆上米勒斯勇武屠牛的壁畫，早被斧頭、鐵槌和火給抹去了。只留下角落裏一隻栩栩如生的麥鷄，奇跡似的保存下來。空氣間飄着葷類的酸味。

對一個已經離開的神祈禱，似乎也無甚不宜之處。所以我大聲的說了，某些東西把我的聲音送回來，不像回音，而像一種回答。我想錯了，這地方並非一無所有。它的神聖或許已被剝奪、分裂，但某些東西仍然躑躅在那冰冷的祭臺上。那酸味不是葷味，而是未燃的香、冷却的灰燼與未說出口的祈禱詞。

我曾經是祂的僕人，四下裏除了我外沒有他人。我漫步到廟中央，伸出了我的手。

亮光、各種顏色，還有火花。許多穿白袍的人在唱讚美詩，火焰在空中飄搖。垂死公牛的咆哮和血的味道。外面不知什麼地方的艷陽下，歡聲雷動的人羣正在歡迎他們的新王。我四周充滿濃烈的香味，一股小而平靜的聲音透過一切雜音而來：「推倒我的祭臺，是推倒它的時候了。」

我在咳嗽中驚醒過來，舉目所見是滿天的灰塵，重物倒坍的聲音仍在圓頂內廻盪不去，空氣爲之震動而激出一連串聲響。我的脚邊是倒向圓牆的祭臺。

我目眩神離的看着祭臺翻過去後所留下的一個洞，我僵硬的手滿是汚泥還滲着血跡。這座石祭臺非常沉重，在我平常的時候絕不會想到去碰它；但是，它確實倒在我的脚邊，轟隆之聲尚未逸出屋頂，而且各種大小石子紛紛向那個洞滾去。

洞底有樣東西，平直的邊與太銳利的角，不像是石頭。我跪下去取出一個箱子。

箱子是金屬製的，蓋子一掀就開，把它埋在此地的人對神比對鎖更有信心。箱內一層帆布，早已腐爛，一碰就碎了；更裏面的一層是浸過油的皮革，包着一樣細長的物品。它終於現身了。我輕柔的打開包布，把劍取出在手上。

一百年前，那些從羅馬掙扎着回到不列顛的人把它帶回來。如今它在我的手上發出耀眼的光芒，仍像它鑄成那天一樣的閃亮、美麗而又危險。傳說中老鐵匠完成這最後一件傑作，才心滿意足的與山林河海的諸神同去，把繁華的山谷，讓給來自地中海的神。我可以感到那股力量從劍身傳到我的手上，像把手放在雷電打過的水中。「從此石下取出劍者，必是所有不列顛之王……」一個個的字像剛剛說完一樣的清晰，也像鏤刻在金屬上一樣明亮。我，梅林，安布勞希大王的獨子，將它從石下拿了出來。我，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發號施令、從未率領軍隊，甚至連戰馬都不會駕御，只能騎閹馬的人。我，從未有過女人，甚至連個人都不是，只是眼色、聲音；或像我已說過的是幽靈、是一個字、一句話。就此而已。

這劍不是爲我而出，它仍須等待。

我把劍重新包起來，打算放回箱內，才發現箱子比我想像中要深些，另有其他物件。陰暗中看得出是一個廣口的杯子，在我東方之旅途中曾經見過。它似乎是赤金打造，鑲着翡翠。杯子旁邊破破爛爛的包布內，另有幾個閃閃發亮的矛頭。

我探身想把劍放回去，就在這一剎那間，沉重的箱蓋突然碰的一聲關了起來。那聲音如此猛

烈，屋頂與圓牆的泥灰紛紛往下掉，居然把那盒子又埋住了。

我就那樣用血污的雙手緊握着劍，咳嗆的跪在塵埃中。圓牆上最後的一些刻畫也掉光了，只剩下一片光禿禿的壁，像山洞一樣。



德瓦河上的船伕知道那個鐵匠所說的隱士，告訴我他好像就住在艾克特附近山上的「蠻荒森林」裏。雖然我自覺不再需要這位隱士的指引，但這座教堂既然在我必經之路上，或許是我想出如何聯絡艾克特伯爵之前最佳的棲身之處。

不知「擁有寶劍就擁有權力」的說法是否屬實，但自得寶劍之後，我的行程既快又容易，絲毫無需警戒。一星期後，我們——我和馬兒——就沿着一片寬大、平靜的湖邊，輕快的朝在薄霧中像高掛樹梢的蒼白的星星樣的一點亮光前進。

環湖的路眞遠，等我領着疲憊的馬兒穿過樹林，來到一處空地時，天已經全黑了；小教堂堅固的楔形屋頂就浮凸在森林那溫柔與活生生的一片黑暗前。

那是一座小小的長方形建築，座落在大空地的一角。空地的四周，黑黑的松林像圍牆樣環伺着，滿天星斗是其屋頂；松林之後的每一邊都是白雪覆頭的山峯，團團護着高山上這處如杯的山

凹。空地的另一邊長滿苔蘚爲底的巨岩，有一潭靜靜的池水，噴泉悄然無聲的呑吐着。空氣冷得刺骨，充滿松香。

通往敎堂大門的臺階長着苔蘚，且時有斷裂。大門敞開着，門內燈火定定的燃着。我下馬，領了牠走過去，蹄聲清脆的響起。單身住在這樣偏僻的地方，聽見異聲，照說會出來查看；可是什麽也沒有。樹林仍然靜靜的排立着，只有星星在天上輕移微喘。我卸下馬銜，讓牠自到池邊喝水，然後拉好斗篷，步上溜滑的階梯，進入敎堂。

在這樣的深山林內，大多數的人所能期待的了不起是一間粗製濫造的茅屋、一個洞穴或亂石搭成的蔽身之處。然而這敎堂却建得像棟神龕，是供神居住的聖地。地上的石板淸潔而完整，中央的祭臺上舖着白布；臺上就是那盞長明燈，新近才添過油，燈心捻得緊緊的，並不冒煙。祭臺一邊的牆上，是一個用來裝祭品的石碗，現在被刷洗得白白的，裝着香甜的水。另一邊是一個有蓋的金屬小壺，上面鑽了洞，是原來基督徒用來燃香的；室內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牆邊有九盞未燃的黃銅燈，並排列着。

此外就空無所有，這個看堂、點燈、燃香的人，必是睡在其他的地方。

我大聲喚道：「有人嗎？」囘音跑上屋頂，終於消失，沒有囘答。

我幾乎是不加思索的抽出匕首，我遇過這種情況，知道接下來將發生的事；但那是佛提吉恩動盪不安的時代。隱居在此的這個人，把生命交給這個敎堂與它的神，在我父親的時代這樣就够了。然而，在他死後的幾年內，情況就完全變了。尤賽當然不是佛提吉恩，但動盪不安的程度則相彷彿；充滿野蠻與暴力，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更甚的是，信仰與忠誠的善變，快得連人都來不及了解。有些人甚至能在祭臺前就拔力相向。但在我選擇雷其王國作爲亞瑟的庇護所時，並不相信這兒會有這種事。

我突然靈機一動，小心的繞過祭臺，掀起後面的布幕。果然猜對了，幕後有一處凹進去，大約是儲藏東西的地方，模糊的燈光下，看得見油罐、聖瓶及其他雜物。壁上有一條窄窄的走道。

我走了進去，這位守堂者顯然就住在這裏。這房間就在敎堂的尾端，有一扇低低的窗戶，再就是一道必是直接通到林中的後門。我摸索着把門打開。屋外的星光讓我看到密密的松林，和伸出來的屋頂下成堆的柴薪。其他一無所有。

敞開着門，我開始打量室內。一張堆着獸皮與毛毯的木牀，一把凳子，一張小桌子，擺着吃了一半的晚餐。我端起杯子，裏面的酒還有半杯。桌上的蠟燭已燒成一堆油，我伸手去摸，還是軟的。

我又囘到敎堂，站在祭臺邊再喊一次。牆的兩邊高處各有一扇開向森林的窗戶，只要他走的不太遠，應該聽得見我的叫聲。但是，仍然是無人囘答。

就在這時，一隻巨大而且無聲似鬼的白色貓頭鷹從一邊的窗戶閃入，飛過燈所照亮的空間。我只看到他殘忍的尖喙，和看不見却又充滿智慧的眼睛，牠又像幽靈一樣無聲無息的消失了。這

只是在國內每座塔、每處廢墟都會有的貓頭鷹而已，可是我的身上却泛起疙瘩。外面傳來牠長長的、可怕的哀嚎；然後，像回音一樣，是一個人的呻吟聲。

若非這聲呻吟，我定要到天亮以後才找得到他。他的長袍和斗篷都是黑的，臉朝下躺在空地邊緣噴泉後面的一棵樹下。地上不遠處有一個杯子，可見他是出來舀水。我趕了過去，温柔的把他翻過來。

他是個老人，單薄而瘦弱，像毛髮稀疏的鳥樣瘦骨嶙峋。我確定骨頭都沒有斷後，才動手把他抱回屋內。昏迷的他，半邊臉像雕塑家把灰泥條的一抹，只有模糊的輪廓。我把他放到床上，包暖和了，再去外面拿柴，並把一塊石頭放入爐中，等它燒熱了，再用布包了放到老人脚下。目前也只有如此，所以我到外面看了馬，再做了一餐飯後，就坐下來等。

我照顧他的四天內，除了林中的野獸與來去如幽靈的白貓頭鷹外，並無任何人前來。

我想他大概無法復原了，他的臉已鬆弛而灰白，嘴邊有垂死老人常有的黑圈。有的時候他似乎半醒的知道我在一旁，但總爲教堂的看守問題操煩。我試着要他放心，但總也無法溝通，最後我乾脆拉開布幕，讓他看到祭臺上仍然亮着的燈。

這是一段奇異的時間。白天我照料教堂和它的守堂人，晚上則坐在病危的老人身旁打瞌睡或聽他的囈語。教堂和我隨身的食物很充足，老人根本吃不下東西，我以温酒對水，和草藥維持他的生命。每天早上我都驚奇的發現，他撐過了夜晚，我就又留下看護他；或到教堂裏，坐在淡淡的香味中看燈內斜斜的火焰。

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就像激流中的小島；或是艱困日子中的一場香甜的夢。我該是很急着要去看亞瑟、拉夫和艾克特呀，其實完全不然。森林給人的安全感，教堂的寧靜與滿足，被我藏在馬廐屋頂茅草間的寶劍，却把我平靜的留在那兒等待。人有時並不清楚神將於何時來臨，但是，祂在近處的時候，祂的僕人通常能感覺到。

第五天晚上我拿柴薪回來時，床上的隱士對我說話了。他雖然無力氣抬頭，但眼神清明而穩定。「你是誰？」他問。

我放下柴，走到床邊對他說：「我叫恩利斯，路過森林要到教堂來。我發現你昏倒在井邊，所以把你帶回來。」

「我……記得，我是去舀水……」看得出回憶這些事使他異常難受，但他眼裏的神智已經恢復，說起話來雖然暗沈，但倒不致於語焉不詳。

「你病了，不要想這些。我去拿點東西給你喝，然後你一定要休息。」

喝了藥後，他的臉色略爲好轉，呼吸亦轉平順。我問他會不會難受時，他只用唇形成「不」的形狀，無法發聲，就靜靜的躺着看外間的燈。我燃旺了火，並替他把枕頭堆高，就坐下與他一起等待。夜靜悄悄的，外面傳來白貓鷹的嘎叫。我心裏想着：你不會等很久的，朋友。

午夜時分，他突然轉頭對我說：「你是基督徒嗎？」

「我信神。」

「我走後，你願替我看守教堂嗎？」

「教堂定會有人看守的，信任我。」

他滿意的點點頭，靜靜躺着。但我知道不安仍在他眼後徘徊。我又熱了酒並調些藥水，端到他唇邊。他有禮但心不在焉的謝了我，眼睛不時的看向外間的燈。

我說：「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替你去請一位基督教牧師來，但要你告訴我怎麼走。」

他搖搖頭，再度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兒後，才以微弱的聲音說：「你聽到那些聲音嗎？」

「除了貓頭鷹外，沒聽到什麼。」

「不是貓頭鷹，其它的聲音。」

「什麼聲音。」

「祂們就擠在門邊，仲夏的時候常像小鳥或山裏面的羊羣樣叫個不停。」他的頭在枕上動了動。「我不知道，我把祂們關在外面是不是錯了？」

我懂了，裝祭品的碗、門外的泉水、九盞燈，代表一種極爲古老的宗教信仰。我輕聲問他：「這處神龕祭祀的原來是誰呢？神父？」

「最早的時候叫做『多樹之地』，後來叫『巨石之地』……還有很多其他的名字，現在，村裏的人叫它『林中的教堂』。」

「其他的名字又叫什麼？」

他遲疑了半晌，終於說：「寶劍之地。」

我的脖子突地一涼，像被寶劍碰了一下。「爲什麼？牧師，你知道爲什麼嗎？」

他看着我，似在考慮。然後像得了結論似的當空點了點頭。「去堂裏，拿掉祭臺上的布。」

我依言把燈拿下放在臺前，拉下雪白的布。原先舖着布時，亦可能看出它並不像一般基督教堂常用的祭桌，它只有腰這麼高，有羅馬時代的外型。的確如此，它等於就是塞貢廷米勒斯神廟那一張祭臺的翻版，對門那一片正方形的面上，四周有漩渦形的花紋，把刻字的地方框在中間。最上面一行，依稀可見「米勒斯」「不可征服者」的大字樣，然而原該刻着其他字的地方，清清楚楚的刻着一把與地垂直的劍，劍柄處像個十字架，位於祭臺的正中央。雖是粗糙刻成，但非常清晰，也非常熟悉。看着它，我才發覺，這是整個教堂惟一像十字架的東西，而它的上面只有「米勒斯．不可征服者」，除此而外，整座祭臺完全空白。

我回到老人的床邊，他正滿含疑問的看着我。我問他：「邁西穆斯的劍被刻成十字架在這裏做什麼？」

他闔上眼，再張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果然是你，你終於被派來了，坐下來，讓我告訴你。」我依言坐下，他盡了把他的生命抽成細絲的力量說出以下的話：「不錯，那正是邁西穆斯的劍，在撒克遜人還沒有來以前，他是羅馬在不列顚的皇帝，他也娶了一位不列顚的公主。據說

寶劍就在此地的南方，一個從海上可以看見的雪山，而雪山的水又流入海的地方。這寶劍專為不列顛的大王而生，亦將助他打敗侵略不列顛的敵人。」

「所以他想把它帶到羅馬就失敗了？」

「它沒在他手上斷裂就是奇跡了，但他被羅馬人害死後，部下把劍帶了回來，靜候能找到它的國王。」

「你知道他們把它藏在那裏嗎？」

「不知道，我小的時候就來到這裏，原來的那位敎士告訴我，他們把它帶回打造的地方，就是塞貢廷。那年，邁西穆斯死在裏海邊的亞奎利斯後，部下帶了劍經過不列塔亞，搭船回國後，路經此地要回塞貢廷。他們之中有米勒斯的信徒，就入內來朝拜；其他的基督徒要求一個敎士舉行彌撒。可是堂內連個十字架或杯子都沒有，他們就從無可計數的寶物中拿來那把劍和一個希臘式廣口大杯，（譯註：即為後來圓桌武士追求之「聖杯」）他們把劍靠在祭臺前當十字，從杯裏領聖水，據說每一個人的精神都得到極至的滿足。他們留下金幣給敎堂，帶走劍和聖杯，其中有個人拿了盤子和鐵槌把祭臺鑿成你看到的樣子。然後帶了寶物就走了，不曾再回來。」

「奇怪的故事，我從未聽說過。」

「當然，那位敎士對神宣了誓，只傳給這敎堂的看守者，今天我就傳給你。」他喘口氣，又說：「據說終有一天，這劍還會回來，在這裏當成十字架。所以，我盡力使敎堂保持乾淨，把燈

和裝祭品的碗拿開，彎刀丟到湖裏面。我讓噴泉的石上長草，把水裏人們許願的銀幣、銅幣送給窮人。」他又停下來好久，我幾乎要以為他嚥氣了，然而他又睜開眼睛。「我這樣做對嗎？」

「我也不能判定，你依你認為最對的方法做了，誰又可能做得更好？」

「要是你呢？」他問。

「和你一樣。」

「你能答應我，除了應該知道的人外，不說出我告訴你的故事？」

「我答應。」

他靜躺着，煩惱仍浮在臉上，眼光盯着很遠、很久以前的東西。終於，像一個人臨於冰冷的水邊，最後決定涉水而過的表情，他說：「布還沒蓋上去吧？」

「是的。」

「請你燃亮那九盞燈，在碗裏加滿酒，把門對着森林敞開，然後抱我到看得到劍的地方。」

我知道若抱起他，他必會死在我手裏。他沈重的呼吸在胸腔裏起伏，脆弱的身體隨之震動。

「快，」他臉上浮着恐懼。「快去，我必須再看一次。」

我想起古代信仰被掃除一空的敎堂和藏在馬廐上的那把劍，遠水救不了近火。我說：「我不能抱你離床，神父，但你躺着，我把祭台帶進來給你看。」

「你怎能——？」他才要說，又似乎了解的住了口。「那就快些，讓我早點走吧。」

我背着他在火邊跪下，瞪着紅紅的火心。木柴已經崩下來，形成一個冒着火的洞，火紅的球中閃着水晶樣的光。老人困難的呼吸聲變成我自己痛苦的心跳，刺激着我、弄痛了我。腹中深處的痛楚如灼傷樣擴大。冷汗涔涔而下，全身的骨頭像肌肉一寸寸、一絲絲被割離樣痛得幾乎無法忍受。爲了他，我在空洞漆黑的牆上造出一座祭臺，它慢慢的自火中升起。石面在搖曳的火光照耀下，顯出凹凸不平的陰影，整座祭臺像浮在陽光下的水面上。然後，我把九盞燈一一點起，祭臺就像騎在火焰之上。碗裏的酒幾乎溢出邊緣。我先寫「不可征服者」，然後流着汗摸索着再寫神的名字。可是浮現在祭臺上的只有「不可征服者」幾個名字，然後那劍就浮出了石面，各種顏色的火光在白刄上竄上竄下，閃爍的劍柄上方是幾個石刻的字：「亞瑟・不可征服者」……

早晨時分，第一隻鳥兒開始輕啼。屋內一片沈寂。老敎士在異象出現後就悄悄的過世了。倒是渾身僵硬與酸痛的我，像鬼魅一樣的蓋上祭臺，添油點燈。

第二部 寶劍

我答應垂死的老敎士要找人來照顧他的敎堂時，想到的是離艾克特伯爵城堡不遠的小山谷中的修道院。但爲了避免寶劍的秘密洩露，我終於決定暫緩下山，仔細想想下一步棋。

我埋葬了老人，這時，綿密的雪開始降下來，深埋了樹林、孤立了敎堂，把道路也封鎖了。坦白說，我倒是很高興留下來，食物和飲料都很充足，馬兒和我則需要休息。

大雪下了兩個多星期，讓我把日子也忘了，但我相信聖誕節來了也過了，如今已是一年的開始。亞瑟九歲了。

我不得不看守着敎室。我想將來不管誰來管理敎堂都希望奉祠自己的神，但目前任何一位神我都歡迎。所以我拿開蓋布，擦亮銅燈點燃九朵火焰，石頭和噴泉只有等雪融再說。彎刀則無處可尋，但這倒不錯；因爲這一位神可是不受歡迎的。我每天替祂換水點香，白貓頭鷹也自由的來去。晚上我關上敎堂的門以避風寒，但絕不上鎖，白天則成日開着，歡迎任何人來求取慰藉。

雪終於融了，林中的小路在泥淖中顯得又黑又深。我想過領我來到小敎堂和指引我到塞貢廷

是同樣的一股力量。有什麼地方比此地更能讓我接近亞瑟又不引人注意呢？小教堂正是十全十美的地方，老隱士死了，自然就由助手繼任，我可以入村去買食物與村人交談而獲取消息，並讓艾克特伯爵知道我住在林中。

雪融後約一星期，在我尚不敢冒險騎馬下山前就來了兩個訪客。瘦小而穿着破爛鹿皮衣的男人和他混身臭味的女兒。兩人都有蓋尼得高山居民黝黑的外表與黑眼圈，但在冬天的風霜下，女孩的臉灰白而憔悴。她雖身受痛苦但像野獸一樣強忍着，讓她父親脫下破衣服，把一條中了毒而腫漲汚黑的手臂遞到我眼前。

「我答應了她，一定求你把她的手醫好。」他只這樣說。

我沒多說，只接過她的手看了看，對那男人——名叫麥伯的——說我必須要用熱水，並把小刀在火上烤才能治療她的傷。女孩因此順從的讓父親帶進內屋，我割開腫疱，清潔、敷藥並加以包紮。那女孩連叫都沒叫，只咬緊了唇掙出一身的汗，到這時已是筋疲力盡了。所以我溫了酒，並把最後一點食物取出給他們充饑。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我問麥伯。

「森林裏傳說的，噢，梅汀．恩利斯，我們沒有告訴別人。林裏有神，道路我們也熟悉。」

「我知道，你們的神，有人告訴過我。當我在這兒守敎堂時，也許需要祂幫忙。」

「教堂是你的了，我看到你把燈又點亮了。」

「告訴我最近有什麼消息吧。」

他喝了一口酒，揩揩嘴說：「冬天裏都沒事，只有沿海有暴風雨。南方的仗打完了，邊境也還完整。西薩和他兒子逃到日耳曼去了。北方比較好，只有高爾的兒子和他老子打了起來，父子相爭總是少不了的。據說芮格士和奈耳也在愛爾蘭，奈耳和吉洛曼訂有條約，很受禮遇。」

他只是轉播消息，既不懂也毫無感覺。但我知道這表示撒克遜、愛爾蘭，北方的小酋長都已開始威脅聯合王國，但目前也只是威脅而已。

「大王呢？」

「還是大王，但已經遠不如前。從前的勇敢變成暴怒，部下都怕他。」

「那大王的兒子呢？」我倒要試試他懂得多少。

黑眼睛裏深不可測。「據說他在玻璃島，可是假如他在那裏，那你在這裏幹嘛？」

「照顧這座教堂，等着歡迎你，也歡迎大家來呀。」

他沒再說話，女孩縮在火前，害怕的神情已經消失，還偷偷塞了一些食物在裙下。

我對麥伯說：「若我想送個信，你們願意幫忙嗎？」

「願意效勞。」

「即使送給大王也不怕？」

「我們一定想辦法送達。」

「至於大王的兒子——」我說。「你說你們的神看管林裏所有的路，假如我的法力能傳到王子藏身的地方並召喚他前來，他的生命安全嗎？」

他做了個奇怪的手勢，並點點頭。「一定安全，我們會替你照顧他。你不是答應賴德說小王子將來不止是南方城市的國王，也是我們的國王嗎？」

「他是每一個不列顛人的國王。」

那女孩的手大概已經痊癒，所以不會再來。兩天後，後門口擺着一隻雉雞和一袋蜂蜜酒。我已清除了石上的殘雪，擺了一個杯子在噴泉上原來的地方。雖然沒有人來過的足跡，但我放在後門的麵包隔夜就不見了，而且常有鹿肉或野兔的腿出現。

小徑可行後，我即騎了馬前去格拉瓦。小徑沿着河通到一個湖邊，湖長約一哩，寬三分之一哩，是隣近森林各小河的滙集處。在它的南岸有個小島，灰岩上長滿虬結的樹木，蓋着餘雪像城堡一樣，這一天它明亮得像燒着了似的，把尖尖的塔影像鑽子一樣戳入平滑如鏡的湖心。

湖的另一端還有另一條河，因融雪而高漲，擠擠蹭蹭不亦樂乎的流過大片蒼白的藺草與黑色的沼澤，偶而有柳樹與赤楊穿插其間，直到格拉瓦。如此行約一哩，谷地漸漸開擴，沼澤也變成開墾的土地與小農莊的圍牆，佃戶的小屋集中在城牆附近。城塔之後，閃爍在灰白夾雜的冬樹間的是另一片綿延至視線之極的銀白湖水，與濃濁而顯得老氣橫秋的天空接壤。

我看到的第一所房屋是由河岸邊一條小路進去的農莊，有別於我們南部或西南部那種羅馬式的莊園，北部則極爲常見。農舍和畜舍圍成不規則的圓，周圍再以木柱和石頭的籬笆圈住。我經過時，鍊着的狗大聲的吠叫，農莊主人樣子的男人跟着出現在穀倉門口，手持草叉。我向他打了招呼，他帶着鄉下人看見陌生客都有的提防眼神走過來。

「嗨，陌生人，到那裏去？到格拉瓦伯爵的城堡嗎？」

「不是，我在找可以買食物和酒的地方。我從森林裏的小教堂來，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誰不知道？老教士還好吧？下雪以前就沒看到他。」

「他在聖誕節前過世了。」

他劃了個十字。「當時你和他在一起？」

「是的。教堂現在由我管理。」我不想多說，讓他以爲我在教堂已有一段時間也好。「我叫梅汀。」我不想再用「恩利斯」這個姓，因爲梅汀這姓在西部也很常見，避免讓人聯想到失踪的梅林；而且亞瑟若仍姓恩利斯，同樣名字的陌生人易引人查詢。

「梅汀，嗯？你打那兒來？」

「我原來在黛芬山裏管理一座神廟。」

「噢。」他看了看我，估計我可能無害，就點了點頭。「什麽飯都有人吃，必要的時候禱告也和伯爵的刀劍一樣有用。伯爵知道教堂換人了嗎？」

「我下山後還沒見到什麼人，老敎士死後雪就把山封住了。這位伯爵是怎樣的人？」

「好領主也是好人，伯爵夫人也一樣好，只要在他的領地內，你是不會缺什麼的。」

「他有兒子嗎？」

「有兩個，天氣暖和一點你就會看到，他們常在森林裏騎馬。伯爵回來後一定會召見你的，他和長子去了外地，大約在冬春之交才會回來。」他轉頭叫了一聲，一個女人出現在門口。「凱若，這是敎堂新來的人，老敎士在冬天時死了。你烤的麵包有多嗎？有沒有酒？這位先生，進來休息一下吧。」

我接受了他的好意，並買到麵包、麵粉、一皮袋酒，製蠟燭的羊脂，燈油和馬料。費德，這個主人，幫我把它們綁到馬上。我沒有多問，只聽他絮叨一些地方新聞，然後回到敎堂。我相信話會傳到艾克特伯爵處，而他將是第一個把森林裏的梅汀與威爾斯山上的梅林聯想在一起的人。

我在二月再度入村，鄉人似乎已把我當成他們的一份子。假如當初我落脚在村內，如今必仍是外地客與陌生人，永遠有細瑣的閒話；但敎士就不同了，天生是流浪者，質樸的鄉人很容易就接納這樣的人。幸好他們從不到山上去，那地方的古怪氣氛很可能給人不太好的印象。他們大多是基督敎徒，向附近的神父敎士求取慰問；但古老的信仰很不容易消失，我想他們尊敬我的程度並不亞於對修院的院長。

我發現湖中的小島也有古代信仰的氣氛圍繞不去。一個高山居民告訴我，小島名叫「冥府之島」是另一個世界的國王侏儒畢利所盤據，他可以來去自如，甚至像玻璃人樣地隱住身形。鄉人雖在夏天到湖邊釣魚與捕捉野獸，但沒有人敢到島上去。有一次，一個漁人因暴風雨之故被迫在島旁靠岸，並過了一夜。第二天回來就發了瘋，一直說他在一個黃金和玻璃打造的巨堡中過了一年，裏面有許多怪物守護着一堆數不盡的財寶。漁人在一星期內就死了，因此沒有人因覬覦島上的財寶敢去冒險。雖然在天氣晴朗的傍晚，據他們說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城堡，但船划近一些就不見了。他們還相信，只要踏到島上，那島就在你脚下沉到湖裏去。

我常想這個玻璃島是否正是邁西穆斯之劍的最佳藏處。還有好幾年，亞瑟才能以它爲不列顚之劍公諸於世，在這幾年的時間，藏在荒山野外的馬厩屋頂並非最安全之計。假如它眞是英王之劍，且亞瑟要以國王身份來取它，它就應該擺在像我發現的神龕這樣神聖而奇特的地方。時間一到，亞瑟必由冥冥之中的力量領着去找到它。我只是神的工具，而非神辦事的手。

所以我經常考慮這件事，然後，有一天，我終於明白了。

三月裏我又進村做每月一次的補給，回程經過湖邊，正值夕陽西下，薄薄的霧氣籠罩在水面上，使小島看來遙不可及，輕飄飄的樣子顯得鬼氣森森，的確可能一踏就沉。壯麗而且正在下沉的陽光照在岩石上，在背後黑森林的襯托下像着了火似的。岩層奇異的組織令人以爲那是重重鋸齒狀的城牆，立於樹林之上。我看着想起那些傳說，再抬起頭來看，不知不覺的勒馬駐足而觀。在那片平滑如鏡，白霧繚繞的湖面上，出現的竟是我夢中的「邁西穆斯之塔」，閃閃發光的挺立

在夕陽下，寶劍之塔。

小島距湖的南岸不到二百步，本想牽着馬游過去，下水後發現水深只達馬胸，可以走過去。湖面像玻璃一樣平滑與安靜，我們弄出的聲音不會比一隻野鹿大，沿途只看到兩隻小鴨在霧中徜徉。

我讓馬在岸邊吃草，提了劍就穿過樹林來到如塔的岩層下。我知道我可能找到什麼。懸崖由一道滿是碎石的斜坡通到地面，附近則長滿矮叢與小樹，一處缺口後有條小路通到崖下。我點燃隨身帶來的火把，沿着陡峭的小路走下去，來到一處光線完全照不進來的內洞。

脚前是一片黑滑寧靜的水，佈滿半個洞底，池後的洞壁上有一塊凸出的矮石，不知是天然的岩壁，或是人工鑿成；但那樣子就像一座祭壇，旁邊還有個像碗一樣凹進去的小石洞，裏面裝滿了水，在火把的照耀下像血一樣。到處都有水從洞頂滲出來或滴下來。水滴打到池面時發出豎琴撥動的聲音，廻音隨着火把的光圈擴大。但它滴在石頭上時，並不像通常的水把岩石挖出一個圓洞，反而形成小小的石筍堆疊起來，與上面的鐘乳石遙遙相望。這地方是廟堂，白石爲柱，玻璃爲底。連我這爲神所引，爲法力所驅的人都不覺頭皮發麻。

「歷經千山萬水而返，隱身浮石之上，只有火能將它重新高舉。」在黑暗之王——畢利——的冥府裏，寶劍將靜候年輕的亞瑟長大來抽出它。

我慢慢的步入池中，洞底是下斜的，水也愈來愈深。漣漪隨我的脚步漾開，撞碎在岩石邊；

回音也在洞中廻盪，在石柱間破裂。池水像冰一樣。我把原封未動的寶劍放在石桌上，再跨過池水回來。洞裏回聲激昂的鳴唱，我靜靜的佇立着，讓聲音變成低吟，終至消失。反而使自己的呼吸突然放大，像非法來犯的侵略者，寶劍終於靜靜的留下來開始等待，我很快的走回天光之下。所有的陰影在火光下向左右退却，讓我經過。



四月到了，艾克特應該回來了。第一個星期的天氣又颳風又下雨，一如冬天，令森林亦如巨浪咆哮，通風口鑽進來的風把九盞油燈吹向一旁且頻冒黑烟，白貓頭鷹就坐在屋頂處冷眼旁觀。

這一夜我在靜謐中醒來，風停了，松樹也跟着靜止。我披了斗篷起身，門外月兒高掛，明亮的大熊星座似乎伸手可取。我的血液輕快的流着，身體像樹林經多次沐浴異常清新。剩下來的夜就睡不着了，第一絲天光來到時我就備馬準備下山。

耀眼的太陽昇上如洗的碧空，瀟瀟洒洒的潑在林間的空地上。昨天的雨水厚厚的晶亮的舖在草地和新生的羊齒植物上，水珠滴落並由於樹間匯集成小水流，使空氣間充滿松香。圓圓的山丘上冒着白氣。

我把馬拉出馬厩準備放上鞍袋，却見牠突然抬起頭來，並豎起耳朵。幾秒鐘後，我也聽到了那陣急促的馬蹄聲，幾乎是不顧雨後路滑的危險狂奔而來。我拿下鞍袋，等着來人。

一匹漂亮的黑馬被韁繩緊勒住，忽地衝出樹林，在我身前三步滑了一下打住，原來伏在馬背上的男孩一溜烟就落到地上。馬兒大量的流着汗，嘴角微微的冒着白泡。鼻孔內的紅肉激烈的翻動着。但那矯健的奔馳與漂亮的緊急停步都是經過長期訓練的。而他只不過九歲吧？在他那個年紀，我只有一匹將來準是駑馬的小肥馬可以騎。

他不經心的單手抓住繮繩，硬把想要過到水邊的馬勒住。然而大部分的注意仍在我身上。

「你就是新來的隱士？」

「是的。」

「老教士是我的朋友。你看起來不像隱士，教堂眞的由你接管？」

「是的。」

他咬着唇，仔細的打量我。在他的眼光下，我的肌肉居然身不由主的虬起，我努力的讓我的精神和心跳保持穩定。我面無表情的靜候着，讓他看到一個旣無武裝亦無意害人，只是站在馬邊將進城去採購補給品的人。

他終於作了決定。

「你能不告訴任何人我來過這裏嗎？」

「爲什麽？誰在追你嗎？」

他吃了一驚，可能以爲我該恭敬的回答：「是的，大人。」突然他把頭一轉，我也同時聽到

輕柔的馬蹄聲踏過泥地而來，速度不慢，但遠不及這匹馬的狂奔。

「我們又不認識，爲什麽要幫你？」我說。他的手像要捏拳，却又鬆開來，不好意思的咧嘴一笑，我暗暗吃驚；到目前爲止他的動作都像尤賽，如今臉上一亮竟有幾分安布勞希的模樣，那閃亮的黑眼也像安布勞希，甚至有些像我。

「對不起，」他禮貌但急急的說：「我向你保證我並沒有做錯事，至少錯得不大。待會兒我就會慢下來讓他趕上我，誰叫他老是不讓我隨意的騎。」他抓住馬鞍準備上馬。

「假如在這種山路你也這樣騎，倒是不能怪他要管你。你眞要走？何不到裏面躲一下，我來指一條錯路讓他找下去，也讓你的馬休息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像隱士。」話中似乎頗有賞識之意，把繮繩丟給我就入門去了。

我把黑馬帶入馬廐，並將門關上。靜靜的站了一會，像一個人游水許久，正喘着氣想穩住脚步。十年的等待，爲尤賽突破廷泰閣的森嚴警衞，從容的殺了布里賽爾，那時的我都比現在更鎭定。如今他來了，那就看着辦吧。我緩步來到空地等候拉夫。

他只一個人，怒氣沖沖的。跨下的栗色馬像槌鼓一樣小快步而來，拉夫的身子貼在馬頸旁，臉上一條紅斑，可能是剛才被樹枝抽到。陽光已照滿整片空地，他突然來到亮處，大概花了眼，幾幾乎就要擦身而過。然後，他看到我，又急急勒住馬。

「嘿，你呀，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孩子從這邊經過？」

「有。」我輕輕的說，並伸手去拉他的馬。「請你等一下——」

「滾開呀，你，笨蛋，」栗色馬一掙，把繮繩抽了回去，同時，拉夫像破雷似的大叫一聲：「大人！」跟着把馬往後一扯。急促的馬蹄差幾吋就踢到我，他和亞瑟一樣輕快的下了馬，拉了我的手就吻。

我趕忙抽回手來。「別跪呀，先生，他就在這裏，小心你的舉止。」

「我的天老爺呀！大人，我差點把你撞倒了，陽光照昏了我的眼，居然沒認出你來。」

「我可以想到，不過這種歡迎新隱士的方法未免太粗魯了吧，拉夫。北方學來的禮節？」

「大人——大人，眞對不起。因爲我實在很氣……」然後才誠實的說：「他每次都要騙我，不過，若眞的看到這個小魔頭我也追不上，所以我……」他這又想起我的話，退後了一步，不敢相信的看着我說：「新來的隱士？你？你說你就是那個『守敎堂的梅汀』……當然哪！我怎麼那麼笨，從來沒有把他和你聯想在一起……我保證沒有人會想到的——」

「我也希望你永遠想不到，我現在只是守敎堂的人，情況需要我就得保持這樣下去。」

「艾克特伯爵知道嗎？」

「還不知道，他幾時回來？」

「下個星期。」

「那你找個機會告訴他。」

他點點頭，開始興奮甚至是歡暢的大笑。「我的天呀！我多高興能再見到你呀，大人！你好嗎？身上的錢夠不夠？你怎麼來的？還有，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呢？」

我伸手止住他潮湧而至的問題，笑着說：「嘿，我們改天再詳談。現在你先失踪一、兩個小時，讓我和亞瑟認識一下如何？」

「當然，兩個小時夠嗎？這已經便宜他了呢，我一向不那麼容易被他甩開的。」他頭未動，只用眼睛掃了一圈。「他躲在那裏？敎堂嗎？那他會看着我們，你還是指一個方向讓我追吧。」

「樂於遵命，」我轉身指了指空地邊一條小路。「這條行嗎？我也不知道通到那裏，只是要你失踪一陣子。」

「只要死不了，我就會回來。」他嘆口氣。「要是別人我就自認倒霉，要是你指的大概就是天意了。」

「我保證只是胡亂指的，對不起，眞的很危險嗎？」

「假如我走這條路去找亞瑟，你保證很久看不見我回來。」他裝出匆忙要上馬的樣子。「其實呀，大人——。」

「我叫梅汀，不是你或任何人的大人。」

「好吧，梅汀，其實那條路只是很陡，但還可以走。只是，那眞的是那個小魔頭會選來刁難的路……我說呀，你的一舉一動都不可能是胡亂挑選的。」他又笑了。「啊，能再見到你是再好

不過了。我覺得世界的重擔都從我肩上卸下了，過去那幾年可眞是度日如年呢，你相信嗎？」

「我相信。」他上了馬，行個禮，我退了幾步。他輕快的奔過空地，沿着小路而去。

男孩正坐在桌邊大吃麵包和蜂蜜，看到我才溜下桌子，用手背揩去嘴角的蜜汁，還舔了舔手指頭。「我吃一點沒關係吧？你這裏多的是，而我實在餓壞了。」

「隨你吃吧，架上的碗內還有乾果。」

「我吃够了，謝謝你，我該帶『星星』去喝水了，我好像聽到拉夫走了吧？」

我們領牠到池邊時，他告訴我：「我叫牠『星星』，因爲牠頭上有顆星。怎麽？」

「我想起小時候我也有一匹馬叫伊斯特，意思是東方之星。而且我也像你，逃家去找山上的一個隱士，只是他住在洞內，而不是敎堂，但都一樣孤寂，他也給我蜂蜜蛋糕和水果吃。」

「你說你是離家出走？」

「不全是，只去一天，我只想離開家，有的時候是不得不離開。」

「所以你才了解？才把拉夫支開嗎？大部份的人都會告訴他，以爲我還要人家照顧。」他狀至悲哀的說。馬兒抬起濕淋淋的嘴，吹出鼻孔內的水。我們領牠走過空地，他抬頭對我說：「我還沒謝你呢。等拉夫回來我就跟他回去免得我的監護人生氣，別擔心，我不會讓他傷你的，反正他總是怪我。」他又咧嘴笑笑。「其實也都是我的錯，凱伊比我大，可是壞主意都是我出的。」

我們走到樹蔭處，他習慣性的要把繮繩交給我，然後又突然發覺，就自去把馬繫了。

「你叫什麽名字呢？」我問他。

「恩利斯，你呢？」

「我叫梅汀，恩利斯？很特殊，不過在我們家鄉倒很常見。你的監護人是誰？」

「艾克特伯爵，格拉瓦的城主。」他轉開臉去，雙頰紅紅的，似乎在等大家都問的下一個問題，我倒是閉了口。我曾經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去告訴每一個和我說話的人，我是一個父親不詳的私生子。我可不想強迫這孩子——雖然情況並不一樣。依我判斷，他已經比我在他兩倍年紀時更能保護自己了。而且在有權有勢的伯爵監護下，他並不常有我曾忍受的羞辱。但是，看着他，我仍然發現我們倆小時候的差異愈來愈大；我有一點點東西的時候就很滿足了，而我相信他永遠不會滿足。

「你幾歲了？」我問他。「十歲？」

他很高興的樣子。「其實我剛過完九歲生日。」

「小小年紀，騎術居然比我還好了。」

「哎，反正你只是——」他嚥了回去，臉上漲得通紅。

「我當隱士也是聖誕節才開始的事，」我平和的說。「在此以前，我曾經到處遊歷。」

「做什麽？」

「旅行，甚至打仗，假如必要的話。」

「打仗?在那裏?」

談話間我已領他繞到教堂的前門，並且上了階梯。這些階梯年代久遠，旣滑且陡，而他竟能脚步輕快的與我並肩而行。他高而結實，天生一付孔武有力的骨架。另外還有一項天生的資賦，尤賽型的，他將成爲英俊的男人。但亞瑟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那敏捷的行動，像舞者或像武藝高超的劍客，尤賽常給人莽撞的感覺，但亞瑟的一舉一動則像發自內心和諧的最深處。運動家可能名之爲和諧的狀態，像藝術家有一對銳利的眼睛和雕塑家有一雙穩定的手。就在這個孩子深藏不露的生命力內，已具備這些炫目的能力。

「你打過什麽仗?參加過『大戰』?那你一定好年輕就去了。我的監護人說我要十四歲以後才能參加戰事。這實在很不公平，凱伊大我三歲，可是四次裏我能贏他三次，哎，也許二次……啊!」

我們由前門進入，陽光把影子射在前面，因此看不見祭臺。如今，我們一動，早晨亮麗的陽光照在祭臺雕着的劍上，使刀刄清清楚楚的凸出，甚至閃閃發亮。

我還來不及說話，他已快步上前伸手去握劍柄。沒想到觸及的竟是石頭，那震驚明顯的傳遍全身，好像不相信似的站了一會，才收回手，退了一步，仍然面對着祭臺。

「眞怪，我還以爲那是眞的劍呢，我還想：這一定是世界上最漂亮、最鋒利，且特別爲我打造的寶劍。可是它竟然不是眞的。」他仍看着祭臺。

「噢，它是眞的。」我說。他興奮的轉過身來期待的盯着我，背後的祭臺閃着冰冷的白光。

「它是眞的，有一天它會在衆人的注視下躺在這座祭臺上，敢碰它且拔它出來的人將是……」

「將是什麽?他將是什麽，梅汀?」

我眨眨眼，甩掉直射在我眼內的強光，穩住身形。預見將來，像被神用我們所稱的閃電抽打一樣，雖然肌肉因此痙攣，但我仍然歡迎他的鞭笞，就像女人明知痛苦，但仍不逃避生產。強光中的異象告訴，我事情就要發生在此地，那寶劍、那熊熊烈火和年輕的國王。原來我的地中海之行，痛苦的去塞貢廷，老敎士的試鍊，最後把劍藏在小島上，在在都是神的旨意。今後，仍然只有等待。

「我將是什麽?」那聲音仍然堅持的要求着。

我不認爲他是故意改問的，但他的態度堅決、認眞，着了火似的焦急。強光的餘焰也燒到了他，但是時辰還未到。我慢慢的、努力找他能懂的話來說。

「寶劍都是由父傳子，你也會找到你自己的那一把。時間到時，它會在這裏等你來取。」

另一個世界退去了，讓我再回到四月的早晨。我揩去臉上的汗，呼吸一口甘美的空氣，像我有生以來第一口似的。我把濕髮向後掠，跟着甩甩頭。「祂們硬把這些塞給我，」我急急的說。

「誰?」

「噢，生養萬物的衆神。」他好奇的、等待奇蹟似的看着我，並慢慢的步下祭臺。身後的祭

臺變成只是有一把劍鑿雕着的桌子。「我有某種天賦，恩利斯，可能很有用處也很神奇，但來的常常不是時候，也很不舒服。」

「你是說你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有的時候。」

「那你是魔法師囉？或者預言家？」

「也許可以說，兩者都有一點。但這是我的秘密，恩利斯，我也替你守密了。」

「我不會說出去的。」就這樣，不需發誓也不需承諾，但我知道他將守信。「你剛才講的是未來嗎？說的是什麽？」

「將來的事本就難以預料。我只能確定，總有一天，你會找到你的寶劍，它將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鋒利的，但是現在，你好不好替我端杯水來，噴泉旁邊有杯子。」

他跑着把水拿來，我謝了他，喝乾後把杯子交還他。「吃點乾果吧？你不餓？」

「我永遠都是餓的。」

「下一次出來時把你的口糧帶着，要不然這樣餓着多難受。」

「假如你要，我也可以帶食物給你，你很窮嗎？看起來不像。」他歪着頭打量我。「也許是窮，但說起話來又不像。假如你想要什麽東西，我會設法去替你弄來。」

「不要麻煩了，我需要的都有了，此少目前如此。」

3

拉夫依言回來，眼裏雖滿是問號，但嘴上說的只是他應該問的。

拉夫回來得太早了，九年都過了，他還那樣莽撞。對亞瑟也太早了，雖然他很有禮貌的靜立着聽拉夫訓斥；但從他的表情看時，若非有我在場，他是會還嘴的。我相信他必生活在諸多非常嚴厲的教條下，王子小時所受的訓練必比常人更爲艱苦，但他連任何名份都沒有呀。不知凱伊的訓練如何，也不知亞瑟是否明白自己所受的訓練其中的含意。至少他的表現很好，訓話完後，我邀拉夫喝點酒，並以適合身份的態度爲他佈酒。

亞瑟終於被派去牽馬來，我很快的對拉夫說：「告訴艾克特伯爵我不能進城，相信他了解這種危險性。他一定知道什麽地方可以安全見面，地點就由他決定。他出來會引人注目嗎？」

「老敎士在時，他沒來過。」

「那只要他送個信，我就到指定地點見他。我們時間不多，你說，有沒有人懷疑這孩子的出身，堡裏有沒有人監視？有什麽可疑的人嗎？」

「沒有，什麽都沒有。」

我慢慢的說：「但我看過，你第一次帶他由不列塔尼過來時的路上，曾經受人攻擊。這些人是誰？你有沒有看到？」

他瞪着我。「你是說在這裏和密地之間的石坡那一次？我記得，但你怎麽知道的？」

「在火裏看到的，那一陣子我很留心這件事。怎麽了？拉夫，爲什麽有這種表情？」

「奇怪，我永遠也記得，那一夜他們攻擊時，我聽到你叫喚我的名字。一種警告，像號角或像狗吠一樣清楚。現在你說你正看着我們。」他搖搖肩像什麽手勢一樣，然後咧嘴笑笑。「對不起，大人，我大概又習慣了這種動作。你現在還看着我們嗎？有時想到隨時有人監視着你，總是怪難過的。」

我笑着說：「不一定看，也許只有在危險時才看到。其它的時候，就全權交給你了。你是不是先告訴我，這些人究竟是誰？」

「不知道，一點線索都沒有，我們殺了兩個，但屍體上找不到任何證明他們來路的證件，伯爵認爲可能是強盜之類的不法之徒，我也這樣想。不管怎樣，自從那次以後就什麽都沒有了。」

「但願如此，如今，千萬注意，不要讓人把隱士梅汀和魔法師梅林聯想在一起。村人對新來的隱士怎麽說？」

「只說老敎士死了，神又派了人適時來到。來人年紀不大，外表沉靜，其實也許不然。」

「這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們就是這樣說呀。可想而知，或許因爲你不像一般隱士那樣謙虛，大人。」

「眞的？怎麽會呢？我不是一向都很謙虛嗎？我得留心一點。」

「但願你是心口如一。」他笑着，似乎樂在其中。「也許是我瞎操心，他們認爲你比老的那一個還神聖。這個地方原本怪異，現在好像更怪了。從前常傳說有人要是膽敢到這裏，就會有一隻白色大鳥似的精靈在路口攻擊他，還有許多奇怪的、可笑的鄉下故事。但是，你知道嗎？兩星期以前有一小隊巡邏隊走這條路，居然有一棵樹不聲不響的倒在他們的前面。」

「我怎麽沒聽說？有人受傷嗎？」

「沒有，他們就改走其他的路，大概也是見怪不怪了。」

「噢。」

他好奇的看着我。「又是你的神，大人？」

「也可以這樣說，我自己都不知道祂正嚴密的保護我。我知道祂的理由。」

他皺起眉頭。「假如這樣，那下次我帶恩利斯走這條路來……」

「恩利斯一定是安全的，他也是你的安全嚮導。不要怕這些看不見的力量。」

說到怕字，他肩頭扭得更緊了，然後才點了點頭。我想他好似有些焦慮，甚至緊張。他問我：「你將在這裏待多久？」

「很難說。全看大王的健康情形而定。假如尤賽完全復原，這孩子大概要在這裏住到十四歲，再去找他父親。怎麽？你隱居不下去了嗎？或者追着小主人太累了呢？」

「不——我是說，但是——那實在是因爲……」他支吾着，臉紅了起來。

我取笑的問：「她是誰？」

我不懂他那愁眉苦臉的樣子，停了停他又問：「你在火裏看到亞瑟外，還看到什麼？」

「拉夫呀！」這倒不是告訴他星象只顯示國王的命運和神的旨意的時候。我和善的說：「異象並不是讓我擅入臥室探人隱私，我是從你臉色猜出來的。記着，即使生氣也要喚他恩利斯。」

「對不起，我不是——你眞是無所不見哪！我是說，我並沒有去她的臥室……只是，她……唉，見鬼啨，我該猜到你遲早會知道的。我不是故意無禮，我忘了你和別人是不一樣，和你在一起，我就分不清東南西北了。你離開太久了……馬來了。看樣子他把你的也上了鞍，你今天不是不下去嗎？」

「我是不打算下去了，那是他的主意。」

他看到我們在門口，就大聲說：「我把你的馬也牽來了，先生，和我們騎一段路吧！」

「假如依照我的速度，而不是你的。」

「只要你願意，用走的也行。」

「噢，我不會要你走的。但我們讓拉夫帶隊好嗎？」

剛開始的路很陡，拉夫在前，亞瑟次之。黑馬的確是匹訓練精良的牲口，因爲一路上亞瑟都是別過頭來和後面的我說話。不知內情的人會以爲他在編撰過去九年的故事，幾乎不勞我問，他就把各種大小事件，鉅細不遺的傾倒出來，直到我對艾克特伯爵的家居生活，甚至孩子房內的擺

設都一清二楚——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

我們終於穿過松林來到橡樹林，沿湖的路已經好走了些，我看着小島懷抱秘密靜靜坐在太陽下。眼前的山谷已漸開擴，兩岸的柳樹劃出一條蜿蜒的河道。

我在河湖的會流處停下馬，男孩忙問：「我還能再來嗎？」

「隨時歡迎，但有一個條件。」

他機伶的看我一眼，表示我要他遵守的諾言絕無問題，嘴上却問：「什麼條件？」

「不和拉夫一起不能來，至少一定要有人護衛。下一次不准半路脫逃，人家叫這裏『蠻荒森林』，不是沒道理的。」

「噢，我知道這裏的怪異，但我不怕山裏面的這些東西，何況我已經看到——」他覺察了，忙不露痕跡的改個話：「看到你在這裏。若是狼，我有匕首，但狼不會在白天攻擊人。何況根本沒有一匹狼追得上星星。」

「我想的另一種野獸。」

「熊？野猪？」

「不，人。」

「噢。」意思等於我們聳個肩。他也可以說是勇敢，因爲鄉間照例有許多不法之徒，相信他聽過不少這一類的事；但基本上仍是天眞的反應。因爲他一直在艾克特伯爵的保護之下，在全國

最有價値、搜尋最烈的這顆小腦袋裏，危險只是他人嘴裏的故事而已。

「好吧，我答應你。」這樣我才稍微放心。空山幽谷的守護神也許會替我看着他，但動刀動槍的護衛又是另一回事，那就要靠艾克特和我的力量了。

「代我問候艾克特伯爵。」我知道他懂我的意思，我們就分開了。我看着他們沿河邊的草地而去，黑馬不甘不願的想和背上的主人搶馬嚼子，拉夫的栗色馬守在旁邊，男孩一邊比手劃脚，說得好不興奮。黑馬終於贏了，自在的開步快跑；拉夫也策馬追上去。兩條人影飛快的消失在樟樹林中，小個兒的還回身對我揮了揮手。序幕拉開了。

第二天他就囘來了，以端正的小快步馳入空地，拉夫緊隨其後。亞瑟帶來雞蛋、蜂蜜蛋糕和伯爵尚未囘來的消息，但伯爵夫人似乎贊成他與隱士交往。伯爵一囘來就安排見面的事。

這些都是亞瑟而非拉夫說的，男孩顯然只知道監護人的小心謹愼，而不知其中的深意。雞蛋破了四個。拉夫說：「只有恩利斯才會想到在這種顚簸的路上搬運雞蛋。」

「只破了四個，可見得他功夫不錯。」

「哎，誰說不是呢，這一趟是我陪着他以來最安份的一次。」

他找個藉口出去了，亞瑟洗掉馬上的蛋漬後就囘來幫我吃蛋糕，並問許多外面世界的情形。

幾天後，伯爵囘來了，隨即透過拉夫安排見面的事情。

恩利斯三番兩次前來敎堂的事想必已有許多人知道，照說伯爵或者夫人會把新來的隱士召去看看才是。最後的安排是伯爵和我在費德的農莊不期而遇。拉夫說費德夫婦是一對可信任的老實人，其他人則看到隱士照例下山補給，正巧伯爵路經此地，因此停下來說說話。

我們被延入一個滿是煙霧的小房間，主人送酒進來後，就告退了。

除了鬢邊，鬍子添了幾許斑白外，艾克特幾乎沒有變。寒暄一過我就告訴他，他大笑着：「這有什麽奇怪的？你塞了個布穀鳥的蛋到我原來安靜的巢裏，我的頭髮能不白嗎？呵，呵，我是開玩笑的。這孩子給杜辛娜和我很大的安慰，不管將來的發展如何，這些年才是最美好的；假如你說我們敎養成功，那是因爲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材料。」

他開始敍述過去的五年，我只靜靜的聽。有些是我從火中看到，或孩子自己說的。但從他的表情中，我了解到夫人和他是眞心疼愛亞瑟，其他的家人也一樣。他的話也證實了我對亞瑟的印象：他勇敢機智，急於表現；然而不够冷靜與謹愼——缺點一如其父——「可是誰要一個年輕的男孩謹愼兮兮的呢？這些要在他第一次受傷，甚至第一次被他的朋友背棄才學得到的。」艾克特的得意不止於孩子的聰明，還有自己的敎養得法。

我說出這些想法，並向他道謝時，他急匆匆的打斷我的話。

「別說這些，如今你就好好的待在林子裏，據我聽說那地方還是不錯的。那也眞是運氣，讓你及時取代老敎士。」

「運氣？」

「噢，我忘了是在跟誰說話呢，像我這種老頑固總認爲是運氣吧。且不管怎樣，這都是最好的安排，因爲你不能進堡去，有人第一眼就能看出你是誰。從前你父親的副官馬賽勒現在是我的總敎頭，明知你要來，我是不該聘他的，不過他是全國最好的軍官，而上帝知道我們北方很快就需要這些最好的軍人。他也是全國最好的劍客，爲了孩子好，我不能錯過這種機會。」他銳利的看我一眼。「你笑什麼？難道又是神的安排？」

「不，這一次是尤賽的安排。」我說出與國王討論訓練亞瑟的一席話。「否則尤賽怎麼會派出一個一眼就認出我來的人？反正我避開些就是了。你能找些好理由讓亞瑟前來找我嗎？」

他點點頭。「我已放出空氣說我認識你，而且你是一個見聞廣博的學者，可以敎孩子一些馬丁修院長和神父們無法敎他的知識。我會讓大家知道，我允許他們隨時來找你。」

「『他們』？凱伊不是很大了嗎？還需要我這種不正統的敎師？」

「噢，他不是來上課的。」那語調完全是一個驕傲的父親。「他像我一樣，從來不把學問當一回事，他也不會是亞瑟將要成爲的劍客；但他很有俠義心腸，視蒼生的苦難爲己任。你要是要他討論書本，第二次他就不會來了，但這些孩子你是知道，像膠糖一樣黏在一起。何況亞瑟自我回來後，除了你什麼也不談，凱伊還對杜辛娜說：每個星期來看看你有沒有充分的糧食，是他神聖的任務。噢，你儘管笑吧。咦，你沒有施咒吧？」

「我可沒這麼卑鄙。能再見到凱伊，倒是很好的事，他是一個好孩子。」

「對他來講，眞不簡單，」艾克特說。「眼前明擺着一個比他小，却什麼都快勝過他的人。而且小的時候，還天天有人耳提面命『多讓恩利斯一點，他是寄養的，又是客人』，假如我們還有其他孩子就好些。杜辛娜最辛苦了，偏那一個都不對；一邊要讓凱伊知道他是眞的兒子，同時不能讓亞瑟有被摒棄的感覺。比起其他孩子，凱伊的表現已經够好了，雖然難免有些嫉妒，但你大可不必擔心他們的未來。敎他怎麼效忠以後，誰也動搖不了他。像他的父親一樣，雖是慢狗，但永遠忠心耿耿。」我靜靜的聽下去，心中想起不同時代、不同宮廷的另一個私生子。我一向躲在一旁，從不求表現以免招嫉；而今小小年紀的亞瑟已掩不住光芒的突出在堡內的衆小孩之上，像年輕的龍盤旋在衆蠑螈之上。

艾克特終於嘆口氣，擧杯喝了一口。「這些都過去了，凱伊已經在我身邊辦大人的事，現在陪着亞瑟的是畢威。畢威是我從約克帶回來的孩子，父親是班諾克的賓恩，認識他嗎？」

「曾經見過。」

「他聽說馬賽勒在這裏，就要我把畢威帶回來學一兩年。他和恩利斯大約同年正好作伴。你會喜歡這孩子，很靜、不是很聰明，馬丁修院長也說他是個好孩子，跟恩利斯也處得很好。連凱伊都想加入他們這一對。反正就這樣決定了，只希望修院長不要反對就好了。」

「他會嗎？」

「說不定，恩利斯已經受洗爲基督徒。雖然老敎士在晚年已奉祀上帝，但大家都知道荒山裏的敎堂還奉着異敎的神龕。你在叢林裏，都做些什麽呢？」

「我相信每一位神都該受到適度的尊敬，這是常識也是禮節。有時候我覺得，神也該這樣提醒牠的子民。敎堂應對天地與林間的萬物開放，歡迎每一個人、每一位神。」

「那亞瑟呢？」

「生長在基督敎家庭，亞瑟就該崇拜基督敎的神。戰場上的行爲是另外一回事。目前我還不知道那一位要把劍給他——當然我不免懷疑基督不太像劍客。一切走着瞧吧。再來一杯好嗎？」

「什麽？噢，謝謝你。」艾克特眨眨着眼，潤潤唇就轉了話題。「拉夫說你問起五年前那一次的攻擊事件，他們只是強盜而已。爲什麽問呢？你有什麽理由認爲目前有人覬覦嗎？」

「我在北上時，曾遇到一些小麻煩，」我說。「而拉夫說這裏很平靜。」

「眞的很平靜。我個人就去了温徹斯特兩次和倫敦一次，一路上就沒半個人查問，只要有人懷疑孩子在北部，應該多少有些跡象。」

「洛特有沒有接近你，或表現出有興趣的樣子？」

他很快看我一眼。「他呀？嗯，倒也沒什麽特別奇怪的。假如這位先生覬覦王位的野心小一點，我們這兒的麻煩就少多了。」

「他們是這樣說的囉？他要的是王位，而不止是國王旁邊的位子？」

「不管他要的是什麽，反正動作很快就是了，他在等瑪姬絲十二歲就要娶她。即使尤賽不願意，這種聯姻已經不可能取消了。」

「你也不喜歡？」

「我們北方誰也不喜歡。據說洛特無時無刻不在擴張他的邊界，不一定使用武力。有人提議要開會。因爲假如大王衰敗，他的權力已經過大，我們豈不又回到狼虎殺戮的過去？撒克遜人每年的春天都來燒殺刼掠，南到沛尼谷，嗯，眞的，愛爾蘭人也和他們狼狽爲奸，把我們不少人民逼入深山裏挨餓受凍。」

「你最近見到大王是什麽時候？」

「三個星期以前，他路過約克，召我去見他，私下裏問起孩子的事。」

「他看起來怎麽樣？」

「夠好了，但從前的稜角都不見了。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康瓦耳公爵康特也在軍中？」

「不，他那時在卡隆，我聽說自從——」

「卡隆？」我厲聲問到。「康特本人在卡隆？」

「是的，」艾克特略帶驚訝的說。「他大概是在你離家以前就去了，你不知道？」

「我早該想到，」我說。「他派了一隊兵士去搜我在梅汀山的家，並監視我的行動。我溜過

了他們的監視，但我沒想到竟有兩派人馬同時看着我。柯勒的尤恩也派了人在馬利都南，一直跟踪我到雷其境內。」他皺着眉聽我道出詳情。我問他：「你這裏沒收到這類報告嗎？他們不會公開查問，只是等待着，邊聽邊看。」

「沒有，如有陌生人入境，馬上會有報告上來。他們大概被你甩掉了。安心吧，康特的人來不了那麽遠的，何況他現在在塞貢庭，你知道嗎？」

「我在塞貢庭聽說了。如今尤賽命他掌理愛爾蘭海岸，他是不是就打算以塞貢庭作總部呢？最近還有愛爾蘭人要再度入侵的跡象嗎？」

「傳說總是免不了，但成眞的機會不大。我猜康特將加強塞貢庭和前方一些堡壘的防衛，然後退到他隨時可以出擊的地方。也許是德瓦，雷其則在路格瓦。我們都在盡力而爲。」

「尤恩呢？他總該被釘在理所當然的東方囉？」

「釘得牢牢的。」艾克特滿意的咧咧嘴。「有一件事是絕對可以確定的。洛特在所有的主教面前娶到瑪姬絲以前，他不會把尤賽扯下來，也不會讓尤恩有機可乘。同時他也不想找到亞瑟，九年都過了，他何必想再來淌混水？所以，你就放心吧。瑪姬絲十二歲時，亞瑟就十四歲，早就到國王承認他的時候，也是與洛特和尤恩攤牌的時候。在那時以前的事，只有交給上帝了。」

4

此後，亞瑟和畢威，偶爾也帶凱伊，通常在一個星期內來找我兩、三次。凱伊個子很高，有一頭漂亮的頭髮，外表很像父親，以一種混合着老大哥，和多次受挫後產生的虛聲聲勢的愛心對待亞瑟。亞瑟則似乎很喜歡這個養兄，總是渴望把他從我那裏發現的樂趣與他分享。凱伊喜歡聽我講外國的故事及戰爭的歷史，但很快就厭於參加亞瑟喜歡的關於生活方式、政治、宗敎傳奇的討論。凱伊留在家裡跟他父親學作事的時間愈來愈多，有時打獵，有時參加巡邏或陪伯爵四處巡察。一年後，我就很少看到他。

畢威與亞瑟同年，文靜溫和，像詩人樣愛作夢，愛好大自然。和亞瑟幾乎是一個人的兩面，也毫無保留的崇拜他。畢威外表平庸，鼻子因打架而扁平，臉上還有小時候燒傷的疤，但他善良而有個性，亞瑟非常愛他。身爲小國王的兒子，他的地位是孩子羣中最高的，但這也無礙於他們之間堅定的友誼。

有一天，我對他們說：「你們聽過畢滋克的故事嗎？他後來變成狼。」畢威只把豎琴輕放在我身邊作爲回答；雙手支頤、趴在床上的亞瑟，兩眼在火光的照耀下閃閃發亮——春寒料峭，房內仍然生着火——不耐煩的說：「只要聽故事嘛，不一定要音樂。」畢威跟着也蜷伏到他身邊，我撥動琴絃開始說故事。

那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亞瑟聽得臉都亮了，畢威則只瞪大眼睛比平日更靜。他們由一個魁梧的僕人護送回家時，天已經黑了。第二天，亞瑟單獨前來，告訴我畢威作了一晚上的惡夢。「但是，你知道嗎？我們昨天回家的時候，他被故事嚇得還沒回過神來，就看到林間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像狼一樣。畢威就一定堅持要我騎中間，由他墊後。我明知他早已嚇壞了，但他說他有責任保護我，我在想既然他是一個王子，而我——」

他停下來，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接近這個尷尬的問題。我沒出聲，只等他說下去。

「而我又是他的朋友。」

我因此對他談起勇氣的本質，我還記得他聽完後所說的話；因爲此後他是眞心信任畢威。九歲的他已能清晰的、認眞的說出：「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夥伴，和最眞實的朋友。」

艾克特和杜辛娜當然已把亞瑟該知道的父母的故事灌輸給他。他也和鄉人一樣知道有一個小王子被藏在不列塔尼、玻璃島、或梅林之塔中？——將回來繼承王位。有一次他還告訴我這一切源於「廷泰閣的強姦事件」，謠言眞是鉅細不遺哪。如今，好像大部份的人都相信梅林把國王連人帶馬隱形通過堡壘的堅強防衛，第二天再乘一道白光出來。

「他們還說，有一條龍整夜盤在堡上，第二天，梅林就乘着牠，尾巴噴着火飛走了。」亞瑟說。

「眞的？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你沒聽過這個故事？」畢威問。

「我會一首歌，」我說。「相信最接近事實。是一位曾在康瓦耳的人教我的。」

拉夫那天也在一旁饒富趣味的聽着，我抬眉看他一眼，他輕輕的搖了搖頭。我相信他不曾讓亞瑟知道他來自廷泰閣，可能也不曾有人猜出。他說話的語調已完全北方化了，

所以，我就把眞實的故事說了出來——畢竟有誰比我還清楚呢？毫不加入神奇的色彩和不滿的情緒，天知道，光是那事實已足夠神奇了，上帝的旨意與人類的情愛在黑夜裏一顆巨星的照耀下爆出了火花，且播下將來要爲天下人王的種子。

「神的旨意實現了，國王因此得償宿願，而老是製造錯誤的人因此而死。天亮以後，魔法師一個人騎馬離開，去醫治他受傷的手。」

「沒有龍呀？」畢威問。

「沒有龍。」

「我比較喜歡有龍的，」畢威頑固的說。「我還是要相信龍的說法。騎馬離開？多令人失望呀！眞正的魔法師才不會這樣呢，對不對，拉夫？」

「當然不會，」拉夫站起身。「但我們則必需騎馬離開了，天黑了，看到沒有？」

他們沒理他，畢威接着說：「我眞不懂國王爲什麼只爲了一個女人，甘冒把全國付之一炬的危險。信任同輩好友，應該遠比佔有任何女人重要得多。我就永遠不可能因爲這種事而冒險。」

「我也不會，」亞瑟慢慢的說。我可以看出這的確是他仔細思考後才說出的。「但我想我懂得其中的原因，道理其實是一樣的。這牽涉到愛的問題。」

「愛情也不值得賭上友情。」畢威很快的說。

「當然。」亞瑟說。我相信亞瑟指的是通稱的愛，但畢威把愛情和友情分開了。

拉夫又說了些什麼，這時有個影子飛快的閃過燈火的上方。孩子們根本不勞抬眼，他們早已習慣白貓頭鷹自天窗上自由來去。但牠的影子掃過我的皮膚竟像冰手一樣，令我機伶伶一顫。亞瑟隨即抬頭看我。「怎麼啦，梅汀?只不過是貓頭鷹呀，你那樣子好像看到鬼似的。」

「沒什麼，我也不知道。」

當時我眞不知道，現在早已事過境遷了。我們原先一直都用拉丁語，但他講的「鬼」，用的竟是道地的塞爾特語。

我當然將他們國家的故事陸續的說明了，包括安布勞希和佛提吉恩的大戰，他如何把各小國組織成聯合王國，自己當上大王；把法治帶到全國，雖是以武力作後盾；所以在短短的幾年內人民能自由且安全的在四鄉行走，不會受到干擾；即使受到干擾，可以去找也能得到法律爲他們主持公道。別人是拿這些當歷史故事來講，我比大多數人都更身臨其境的在大王的身邊參與，有的甚至直接出自我的手。這些當然只有任他們去猜想了，我只說安布勞希從不列塔尼，大戰到重建的這些年裏，我曾在他麾下作事。若他們眞問我作什麼，可以說工程師的助手或文書。但，我仍記得亞瑟只專注的問安布勞希如何招募兵員，如何訓練與裝備，如何渡過小海踏上他成爲大王的第一步，如何把佛提吉恩逼入杜瓦，如何在康尼堡殲滅撒克遜人。爲了他，我把組織、訓練、戰略的每一個小細節都努力的回想出來；並把我所知道的每一場小戰役的詳細經過，利用畫地圖的方式在兩個孩子面前打了又打。

「據說又快要打仗了，」亞瑟說。「而我怎麼不趕快長大。」他哀哀的嘆息許久，像衆人都打獵去，而單獨被綁在家中的獵犬。這時是**九**月，再三個月才到他十歲生日。

當然，我們也不是整天都談戰爭這些高調。有時，兩個男孩也像小狗一樣玩得灰頭土臉，騎着馬沿河追逐，或赤着身在河內游泳，把一哩內的魚都嚇跑了；或帶了弓隨拉夫上山去打野鹿或鴿子。我不喜歡打獵，但拿了老敎士的釣魚竿，則可以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下午。畢威不喜歡釣魚，寧可和拉夫去林中；亞瑟則不管天氣好壞，喜歡和我留在湖邊玩玩談談。

如今回想起來，我似乎並不會自問爲什麼。這男孩是我全部的生命，我只是很滿足的歡迎每一天的來臨，理所當然的接受孩子最喜歡和我在一起的事實。我的自我解釋，只是他想逃開擁擠的家居生活，不願老是待在處處要擺佈他的大哥之下，又可以和畢威自由自在的過他以爲最適合的充滿幻想和英勇事件的生活。我不敢自誇的稱之爲愛，即使我猜到那是出自他天性的愛，在當

時也不見得有什麼安慰。

畢威在格拉瓦住了一年多，在亞瑟十一歲生日的三個月前離開，將在第二年夏天再回來。他走後，亞瑟難過了整整一個星期，好不容易才又打起精神騎馬前來，此後來的反而更勤。

我不知道，他這樣常常上山，是怎樣對艾克特說的。也許根本不需理由，因爲他除了天氣太壞，上山已成慣例；或許除非他主動開口，人家並不問他。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常去小教堂學習，也就任他去了。

我從不曾以加勒帕斯教我的方式敎他，他不喜歡讀書也不喜歡數學，我也不願相強；身爲國王他大可僱人去做。該念的書，馬丁修院長已經敎過他了。我指導他各地的語言，發現除了塞爾特語，他還記得幼小時候的不列塔尼話，艾克特也曾費心把他的音調改成全國都能懂的話。我本打算敎他「古語」，却發現若慢慢說他早已聽得懂。我問他那裏學的，他訝異的說：「當然是從那些高山居民學的呀，現在只有他們還說這種話。」

「你和他們說過話？」

「嗯。我小的時候，有一個士兵帶我出去，他摔下馬受了傷，那些高山居民前來幫他。他們好像認識我的樣子。」

「眞的？」

「嗯，後來我就常常看到他們，因此學了一些。但我願意多學一些。」

除音樂與醫學的技藝，我最喜歡吸收的是各種動物與鳥類等野生知識，但我不曾敎他這些，因爲不需要。他了解動物只是要追捕他們，所以對於野兎、野狼及野豬的習性已知之甚詳。機械方面亦然，自有他人研究製作，何況艾克特家的武術教師早已敎會他如何使用武器。但有一件加勒帕斯敎我的事，我也敎了他，那就是如何製作與看一幅地圖，還有星象。

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爲什麼你看我的樣子，好像想起什麼人似的。」

「眞的？」

「你也知道是眞的，誰呢？」

「我自己，可是只有一點點。」

他從我們正在研究的地圖抬起頭。「什麼意思呢？」

「我說過，大概在你這年紀時，我也常上山去找我的朋友加勒帕斯。今天我就想起第一次他敎我看地圖的情景，他逼我的功課，比我逼你緊得多了。」

「噢，」他沒再多說，但我看得出他的沮喪。爲什麼他以爲我知道他父母的事呢？或許他希望我能「看」到，但他從不直接問我。

此後一、兩年都無戰事，亞瑟過完十二歲生日的春天，渥克達和艾歐沙終於越獄逃到南方撒

克遜族聯的領域。傳說他們是在對尤賽假裝忠誠的諸侯協助下逃成的。洛特和康特都沒有把柄，誰也不知道叛徒是誰，只有謠言沸沸湯湯的益增國家不安的氣氛。情勢顯示安布勞希好不容易用武力組織起來的王國全碎成了片片：每一個小國，就以洛郡爲例，隨時都在擴充領域。而尤賽再也不是從前那位受人崇敬、光芒萬丈的勇士，過分倚賴盟國，盲目相信他們集合起來的力量。

那一年平靜的過完，只有一些慣見的刼掠在哈得連長城南北的地區發生，據說海岸區的居民並不眞心抵擋蠻人的登陸。愛爾蘭海的暴風雨使西方平靜無事，據說康特已開始在塞貢庭營築工事。尤賽國王及其主力軍隊相信外患若來，必先由北至的話，留在倫敦與溫徹斯特之間。他總認爲北方與撒克遜聯合的可能性純屬謠傳，誹被南方那些小規模的騷擾絆住了脚步。王后已由康瓦耳赴溫徹斯特，國王一有可能即去相聚。當然衆人都知道他早已不似從前那樣拈花惹草，不能人道之辭倒還不會聽說，看樣子那些女孩子也當他一時疲累，不曾多言。旣然他都與王后一起，就有人傳說他已宣誓對王后守貞，村人無需一聽國王要來就把女兒鎖在房內，因此紛紛稱讚他除了是勇猛的武士也是個好人。

他的勇士之名早已恢復，雖然仍不時有亂發脾氣且對敵人過分殘暴的事發生。但大致來講，在那個需要用暴力來顯示什麽的時候，這些表現是應該有的。

我自己則似乎成功的消失了。若有人懷疑我的去處，自然有人代我說我也許又過小海去旅行了，或說我又再度退隱修行去了。這些都是拉夫或艾克特說的，偶爾天眞的亞瑟也會談起這些傳

遍全國的謠言。他們說，國王第一次生病時，梅林就駕了一艘有紅帆的金船前來治癒他，然後就消失了。此後梅林能隨時出現的謠言就全國皆知了。第一個星期治癒了一個婦人，下個星期又出現在四百哩外的森林。有些江湖醫生與準預言家乾脆就打了我的招牌；如此可增加患者的信心，只要病人康復又有什麽關係。病人要是不幸死了，村人也只說：「他一定假的，梅林才不會失敗呢。」當然那個假梅林早就龜縮了，我的名譽也因而倖存，旣能護我隱身，於我又何損？自然目前尚無人懷疑小教堂的看守人。

我努力設法把消息傳送給國王，希望他能耐心些不要太早把孩子叫同去，同時也擔心他不小心把我或艾克特出賣給潛伏在他身邊的敵人。但他什麽也沒動。艾克特告訴我，可能國王認爲倫敦仍然不安全，要不然就是他對另一個兒子還不放棄希望。

我認爲兩者皆非。尤賽其實被政治詭計、軍事困難與身體衰弱所圍困了！何況這年冬天王后也在生病。他旣無心也無力來照顧這個一來就是要把他愈來愈掌握不住的王國接收的小陌生人。

多年來我也常不解王后的沈默。拉夫仍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與侍候王后的祖母聯絡，透過馬西雅告訴王后小王子一切安好。但身爲母親的她可以看出她的孩子被當成政治的工具。瑪姬絲和亞瑟都是她深愛國王的一種表現方式，但生下他們後，她又回到丈夫身邊。對於幾乎沒見過面的亞瑟，她只能由他安全健壯，將來終會同來來自我安慰。全心鍾愛的瑪姬絲也要被送到北方和親。當我向亞瑟說明尤賽和伊格蓮的情感時，只撿好的說明，她是尤賽第一次愛戀的女人，也當上了

王后，雖然她孕育王子，但小鷹出了巢後，她就盡量不去理他。對她來講這當然是比較好的，對亞瑟也好。至於他目前所需的慈愛呵護，自有艾克特與他溫柔的夫人來寵他。

我不曾直接與梅汀山聯繫，但轉了好幾個彎倒由艾克特替我探到消息。史德利已娶了磨坊女兒，生了個兒子。我送了祝辭與錢，並一再叮囑他的新家人不准去動洞內的書籍與用具，然後就把他們忘了。

拉夫也在我到蠻荒森林的第二年夏天結了婚。她是個美麗的女孩，活潑善良，非常崇拜他。拉夫原先也喜歡到處摘花，但結婚後居然不再他顧。他其實蠻英俊的，雖然在後幾年不得國王賞識，曾經也有不少人想攀他作爲接近國王的踏脚石，但他一直不曾被人利用。

我相信格拉瓦必有不少人懷疑，爲什麽一個年輕有爲的青年老是當伯爵寄養兒子的護衞，尤其一有警戒，連伯爵的兒子凱伊都要擔任軍職；但這時拉夫自信十足，何況他可以照宣是伯爵的命令。他太太或有不滿，但很快就懷了孩子守在家中，有他相陪已够感謝了，自不敢多加追問。我知道拉夫本人也有些焦慮，有一次他私下承認他只要看到國王承認亞瑟，恢復應有的地位，他就滿足了。

「你說廷泰閣那一夜有神看着我們，」他說。「我不像你懂那麽多，但我眞的相信沒有一個人在大王的寶劍放下時，比亞瑟有資格去舉起來。」

有一次我進村採購，並到酒館聽閒話。有個大漢醉醺醺的說：「你要告訴我恩利斯有王族血

統，是去世的大王的私生子，我一定相信你。」

有人點頭，有人說：「有何不可呢？他也可能是尤賽的呀！他的私生子那麽少才眞叫人不信哪，在他沒有生病以前，他是沒有女人睡不了覺的呀。」

另一個說：「不會的啦，要有的話他不早就認同家當寶貝啦。」

「呀，說的也是呢。」第一個大漢說。「他並不怕人家知道，不是嗎？據說不列塔尼的那個私生女，叫瑪佳絲吧，在宮中是最得他寵愛的人呢，到那裏都帶着。看樣子，眞的只有這兩個公主和那一個養在外國不知什麽鬼地方的王子了。」

話題就轉開了。結論說是亞瑟王子在外國，且有魔法師梅林隨時保護着他。

雖然，我不曉得他還能藏多久。但看着他騎馬上山，夏天裏和畢威在湖裏潛水徜玩，表情十足的喝我儲藏的雨水甘露，我都不禁要大爲訝異：爲何別人看不出，閃耀在他身上如祭臺上的寶劍那樣掩不住的王者的光芒。



接下來就是直到今天我們還這樣稱呼的「黑暗之年」。亞瑟過完十三歲生日，撒克遜首領渥克達死在雷匹亞，族人艾歐沙則遠赴日耳曼找渥克達的兒子柯勒寧商議。其內容可想而知。愛爾蘭國王避開康特防衞森嚴的塞貢庭，直走斯翠塞的海岸，並受到該地諸小王的歡迎。這些小王原

與不列顛訂有聯盟之約，他們如何答覆愛爾蘭王的提議，外人亦不得而知。

更接近而且馬上來臨的麻煩是飢荒。這一年的春天很長，既冷且濕，農田早過了播種的時期還淹着水。染病的牛到處都是，在格拉瓦，連最耐命的高山種綿羊都死了。然後就是霜害，把果樹和好不容易才下種的穀物都凍死了。奇怪的故事接二連三傳到。一個都以德敎徒攻擊尤賽，怪他的領導使國家遠離「古老宗敎」的正軌；一個基督敎的主敎公然譴責尤賽是異敎徒。另傳說有人謀刺尤賽，及國王捉住嫌犯後的殘酷刑求。

春天和夏天昏天黑地的過去了，初秋時全國已成廢墟。餓死的人不計其數，受神詛咒的謠傳隨風而起。只是，不知是基督敎的上帝不滿異敎的神仍受奉祀所引起；或者山林間的神自認受了人類的忽視而報復，沒有人能肯定。惟一可知的是大地蒙災，而國王也病了。倫敦的貴族開會要求尤賽指定繼承人。開會回來的艾克特說，尤賽恐怕目前的情勢仍然不明敵友，只肯承認他的兒子還活潑蹦跳的活着，到明年的復活節才能出現。這其間瑪姬絲也過了十二歲生日，將在聖誕節時北上成婚。

時節入秋，天氣反而一變而成温和而乾燥，但對田裏的穀物和哀哀待斃的牛羊都太遲了。不過久不見天日的人們，仍然感激它使歷經春寒夏雨仍倖存的一些果物早些成熟。蠻荒森林裏，晨霧在黎明的松林間徘徊，九月的露珠亮晶晶的掛在蜘蛛網上。艾克特已赴路格瓦和雷其等盟邦會談。愛爾蘭國王已經回國，他們希望能重組防線，似乎有推艾克特爲領袖之意。凱伊與父同行。

還差三個月就十四歲的亞瑟，已有十六歲的青年那樣高壯，據拉夫說也是很傑出的劍客，却爲這消息大爲不悅，且悶悶不語。他把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森林裏，但常去打獵，或以那嚇死人的速度在林中騎馬狂奔，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反較以前爲少。

「王上再不採取行動的話，我看他遲早會把自己弄死。」拉夫對我說。「他好像知道他的未來是有些不可知的東西，但還是無法平靜。我眞怕這未來還沒到，他的脖子就摔斷了。他那匹叫坎尼斯的新馬連我都不敢騎，搞不懂艾克特怎麼會給他？」

這匹白馬是艾克特帶凱伊臨走前留給亞瑟的，畢威當然已經離開了。艾克特自然無法向他解釋爲何不能帶他同行，我想，在尤賽開口前我們也是一籌莫展。

九月的月圓是俗稱的「半年月」。靜靜的照着滿目瘡痍的田野，除了替那些打家刼舍的不法之徒與近來常常調動、四處鎭壓的軍隊照亮路途，別無實用之處。

失眠困擾着我，我的頭痛得像有異象要來的前兆，但什麼都沒有。這也像一個人飽受巨雷的威脅，像毯子樣緊罩着我；但既無閃電來劃破這一片黑暗，也沒有雨能帶來如洗的長空。天終於灰灰的、魚肚白的亮了，我起身拿了麵包，並抓一把橄欖，沿着森林走到湖邊，想把一夜的疼痛洗去。

這個清晨平靜得使人分不清晨霧和湖水的界線，輕柔的水無聲無息的拂着岸邊的小石子。身後的林子籠罩在輕霧裏，仍是一派熟睡不醒的架勢。打破這片處女之泉的沉靜似乎是種褻瀆，但

那沁涼的水眞能洗去纏擾整夜的宿痛。從水裏出來擦乾着衣後，我開始愉快的吃着早餐，並把釣竿垂下尋些早起的同伴，一邊盼望微風隨旭陽來臨，把這池如玻璃的水吹出粼洵的皺紋來。

透過霧茫茫的太陽顯得蒼白，但沒有帶來微風。樹頂游出了那一片灰，湖的那一端，深顏色的樹林緩緩的、攜烟帶霧的向小山頂退去。湖面罩着輕紗如圓潤的珍珠。既無細波也無漣漪來驚擾這一池玻璃水面，而且一絲風也沒有。我正考慮是否回去時，背後有東西很快的趕來；倒也不是騎着馬，太輕悄，但就是很快的奔來，幾乎要收不住脚的樣子。

我半側着身，等着。一陣刺痛拂過我的背，我把它認爲是一夜無眠的痛苦。然而，這絞痛直鑽到手，我發現握着釣竿的手都發白了。等了一夜，它終於來了；把我折騰了一整夜的事也該現身了。只有一整夜嗎？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已經等了一十四年。

順着我的位置過去約五十步的地方，鑽出了一隻雄鹿。一眼看到我，就急急停步，昂起的頭考慮是否另尋他路。混身雪白的牠，額上一抹油光水滑的金黃，眼睛像深紅色的石榴石。但牠是眞實存在的，白毛上流着汗，頸腹之間的長毛已濕濕的黏在一處。一條金黃色的珍珠栥繞在脖子上，像一條領圈。牠向後望了望，終於前腿一彎，躍身進入水中，三兩下就朝湖心直直游去。

如鏡的水面破了，劃出箭頭的波紋退回來。撥水聲引來回響，另一隻動物跟着出現。

我還以爲再也沒有什麼能比飛奔的鹿更快了，誰知亞瑟的白色獵犬凱伯也從雄鹿出來的地方竄出，捲入了水裏。幾秒鐘以後，亞瑟身騎白馬跟着出現。

他把馬在湖邊勒住，使牠向後一躍，同時拿起手上的弓。就在這時，他看到了我，叫了一聲什麼，就策馬小跑步向着我過來。臉上滿是興奮之色：「你看到了嗎？雪白的一頭鹿，那額頭像戴着皇冠一樣！我長那麼大還沒見過呢！我要趕過去了，凱伯會把牠看着等我。對不起，打擾了你釣魚。」

「恩利斯——」

他略微不耐的勒住馬。「什麼事？」

「你看，牠是往島上去呢。」

他回頭看我指的方向，雄鹿和獵狗早已消失在霧中。「島上，眞的？」

「眞的。」

「眞是可惡！」他恨恨的說。「我怎麼那麼倒霉！凱伯把牠盯那麼緊，我以爲這下一定到手了。」他手持繮繩遲疑的看着那一片霧，跨下的白馬似乎頗爲不耐。終於，他先斥責了坎尼斯一聲。「我要過去，雄鹿溜了沒有關係，但凱伯不能丟。畢威留給我的東西，什麼人也不能害牠，不管是這一個或另一個世界。」他把兩根手指放入口中，吹了幾聲高昂的口哨。「凱伯！凱伯！回來呀。」

「沒有用，這樣叫不回來的。」

「既然如此，」他深吸了一口氣。「沒有關係，要去的就去吧。梅汀，假如你的魔法能到那

邊，派它跟我一起去吧。」

「它永遠都在你身邊的，你該明白。你不是要牠游過去吧？」

「牠會去的，」亞瑟說着，即把煩躁的白馬引入水中。「又不太遠，鹿和狗能過去——」

「何不划船過去呢？要帶凱伯回來，划船可能快一點。」

「我知道，不過船裏老是有水，要汲出來太慢了。」

「我早上汲過了，隨時可以用。」

「眞的？這眞是今早第一件好運！原來是你要出去的，是不是？你要不要和我一起過去？」

「不用了，我在這裏等你。去吧，恩利斯，快去找你的獵狗。」

人和馬和靜止下來，亞瑟瞪着我，臉上帶着半是思考半是奇怪的神情，終於，一切都被那股更大的不耐煩抹掉。他滑下馬背，把繮繩給我，背上弓就向小船跑去。

那是一艘平底的小船，通常都停在滿是蘆葦的小河口。他把船一推，跳了上去。用手推了一下，就拿出雙槳開始划動。

我拉下馬背上的毯子，領牠到有草可吃的地方，再回去釣我的魚。

太陽已經高昇，開始發散熱力。一隻魚狗鳥一閃而過，有紗樣翅膀的蝴蝶在水面上翩翩起舞。空氣間傳來野薄荷和毋忘我的味道，一隻身體血紅的蜻蜓，把株蘆葦壓彎了腰。太陽下的霧，輕柔的移動着，水上的烟像夜來的疼痛一樣繚繞，也像極了魔彩的火焰……。

湖岸、血紅色的蜻蜓、吃草的白馬、背後朦朧的樹林像夜裏的幽靈自顧自的消失了。我睜六了眼注視着那一顆白茫茫幾無可視的珍珠。

他正用力的划着，快接近島邊時，還把下巴擱到肩上向後看看。那一大片浮游的影子，終於變成低處是矮叢遍生的堤岸。樹林再過去則是一片不眞實的霧境，岩石的形狀像座巍峨的堡壘屹立在懸崖上。湖水與陸地接觸的地方形成一圈閃亮的銀白，爲小島與它的倒影劃出鮮明的分界。朦朧的樹林和懸崖的高塔就那樣毫無重量的浮在水面上，幽靈樣的東西，浮在幽靈樣的霧裏。

小船輕快的向前，亞瑟向後看，嘴裏喚着獵狗的名字。「凱伯！凱伯！」

那呼喚聲在水面大聲的回盪，扶搖直上懸崖，終於消失無踪。然而旣無雄鹿、也無獵狗的影子。他又彎了一次腰，讓輕舟再往前躍進。

小舟底終於觸上砂礫，他跳了下來，把船繫在一把草上。太陽已高，光線也亮了些，在白白的霧與白白的水上發出扎眼的反光。岸邊的樹上仍掛重露，山梨果像火樣的紅，草地上佈滿小小的、黃色點狀的金盞菊。新生的指頂花，細長的花黃突出在遍地的黑莓上，鋪滿岸邊；隨秋而來的綉線蘭則讓空氣中佈滿蜜香。

男孩拂開眼前的樹枝，大剌剌的往花團錦簇的草地上一站，瞇起眼睛抬頭去看面前高聳的懸崖。他又一聲聲開始叫喚，霧氣已急速的向上消夫，讓岩石的下半部浴在一片金黃的陽光中。突

然地，他一震，舉頭向上——白色的雄鹿正由半山腰看起來不過一條線的地方輕靈的閃過。

亞瑟奔上斜坡，深厚的草地使他舉步無聲。他撥開高及腰部的灌木來到懸崖底下。

他再度停下來打量四周的環境，臉上又有一股他早先不解的訝異。他看着，但並不害怕，只是像一個人立在只此一步就要開始一生奇遇的邊緣上。他抬起頭，審視着高聳入雲的懸崖。白鹿已不見了踪影，然而岩石却正像頂了太陽王冠的城堡。

他吸了口氣，像剛從水裏上來似的甩甩頭，低聲的輕喚：「凱伯！凱伯！」

離他不遠處，傳來小狗的吠叫，打破這片怪異的沈靜。牠的吠聲旣興奮，又似害怕。亞瑟很快的四下打量，終於看到藏在樹後的那個洞。當他舉步上前時，凱伯又叫了，旣非害怕與痛苦，而是堅決的要求。

亞瑟因此不再遲疑，撥開樹木就鑽入了黝黑的洞中。

事後，他怎麽也說不出是怎麽進去的。我猜他該是用了我上一次留下的火把和火石，但他記不得。記得的也許正是眞實的情況，他說：洞裏似乎到處都是微微擴散和游動的光，好像是這個滿是石柱的深洞，它的表面燒了起來，而反射到洞壁上的。

在那閃閃發光的池面邊緣，寶劍就擱在石枱上。它的上面有一條小石柱，長年累月滴水的結果，把包着劍爲保持它銳利而浸過油的皮革外面凝固了一層石頭樣的硬殼，使修長的劍身形成一個十字架。

它仍有劍的樣子，但像是石製的。不知他是憶及當年在小教堂的經驗，還是未來在這時對他打開了大門，他幾乎是毫不考慮的就伸手向劍柄抓去。

他開口說話，像我就站在他身邊似的。事實上，我想我的確是和蜷伏在池邊的獵犬，與他同在。「我就這麽一拉，它就從石頭裏面出來了。它是我所見過世界上最美麗的寶劍，我將它命名爲『凱力奔』。」

這時，林裏的霧氣已全被太陽吸收。然而島上仍一片濃霧，幾乎是不可見的浮在珍珠色的海上。

時間不知過了多久，陽光已漸熾熱，虎視眈眈的罩着四面環山的小湖。我眨眨瞪了太久而酸痛的雙眼，並活動一下僵硬的筋骨。

身後似有什麽東西騷動着，莫非白馬掙脫了繮繩，我急忙回頭一看。

三十步外，像雲一樣輕悄掩到的竟是騎了灰馬的康瓦耳公爵康特，和他的軍隊。

7

我相信我的第一道反應是極度的憤怒，何以事先毫無任何警告？我想到的不只是亞瑟的那些

山地保護人；甚至是氣自己，空中竟然毫無危險的跡象，該死的異象只讓我看到、聽到光明的一面，竟然掩住了我的耳目。幸好亞瑟這時不在，我也只能暗自祈求康特認不出我，而在亞瑟從小島同來前離開。

思潮進行間，康特舉手止住軍隊，而我則拿起釣竿站起來。我旣存心相瞞，就以謙卑的態度走到他馬前十步之處停下；然而抬頭一見拉夫口塞破布，爲兩個士兵所挾持，一切希望都完了。我直起身，康特把頭低得像對國王行禮似的。「眞是巧遇了，梅林王子。」

「巧什麽？」我幾乎是野蠻的說。「爲什麽捉住我的僕人，他和你沒有關係了，放開他。」

他作了一個手勢，士兵放了手，拉夫自己把破布拿出來。「有沒有受傷？」我問他。

「沒有。」他也很氣，且帶怨恨。「對不起，大人，他們在林中看見我，設想你必定也在附近。他們不讓我警告你，想要趁你不注意時下手。」

「別自責，這不是你的錯。」我已恢復鎭定，但異象跟着消失。亞瑟現在那裏呢？仍和凱伯和寶劍在小島上嗎？或者已經搭船同來了？那個符咒已經破了，光天化日下，我已找不到他。

我轉向康特說：「你辦事的方法可眞怪呀，公爵！爲什麽去惹拉夫呢？你只要騎馬過來，隨時都可以找到我呀。森林和敎堂隨時都歡迎任何人前來，看到你我不會逃的。」

「你就是森林敎堂裏的隱士？」

「不錯。」

「拉夫是你的僕人？」

「是的。」

他打個手勢要部下停步，自己則向我逼近。白馬因此煩躁不安的蹭起脚。「那麽這匹馬呢？牠是你的嗎？隱士選這種馬不覺奇怪嗎？」

我尖刻的說：「你明知那不是我的。假如你在林中抓住拉夫，當然也看到艾克特伯爵的一個兒子和他同行。這孩子是來這裏釣魚的，我不知道他多久同來，他常常一去就是一天。」我故意離開水邊遠一點。「拉夫，你留在這裏等他同來。至於你呀，公爵大人，旣然你那樣急着要見我，就跟我同敎堂把你的悄悄話說出來吧？同時也不妨把你率部北上，除私行打獵以外的原因與我分享好嗎？」

「原因很簡單，就是戰爭和國王的命令。我想你不致於孤立到連柯勒寧的動態都不曉得吧？但是，你也可以說，我走這條路倒是因爲一個有趣的機緣。」他貌似愉快的笑着說：「這當然也不是私行打獵。梅林王子，你難道不知道全國有多少人在一寸寸的搜尋你？」

「我知道，而且沒打算讓他們搜尋到。好啦，公爵，你是不是跟我走，讓拉夫等——」

「艾克特伯爵的兒子，哼？」他似乎並無隨我離開湖邊的打算，仍輕鬆的坐在馬背上；臉上微帶着笑，一派自信滿滿的神情。「你眞以爲我會跟你走，留拉夫去等這個——伯爵的兒子嗎？再讓他消失十幾年嗎？相信我，王子——」

水面上突然傳來凱伯的吠聲，獵犬發現危險的示警。然後亞瑟說了什麼要狗別叫。槳聲飛快的敲擊水面，不一會兒已清晰可聞。

康特策馬朝聲音發出的方向而去，我不得不隨他而去，我的神色或許過分嚴厲，他手下兩個軍官馬上逼了近來。

「要他們留在後面，」我厲聲道，他看了我一眼，舉手阻止軍官前來。我沉着聲對康特說：「假如你不要艾克特以整個雷其王國爲後盾用刀架上你的喉嚨，眞的——還有柯勒寧來坐收漁人之利的話——我勸你還是讓拉夫和孩子走吧。你要說的話可以直接對我說，我不會逃的。至於我的生命，康特公爵，自有國王作主。」

他遲疑着，眼睛由霧濛濛的湖面轉到已採警備姿態的軍隊。我猜他們並未認出我，也不知主人此行的目的；但他們看得出他對霧後的聲音很有興趣，雖然站在林子出口，手上的矛已如風中遍地搖曳的蘆葦。

「這個嘛——」

船已鑽出霧帘，凱伯喉嚨裏發出咆哮的聲音，掙扎着要衝到岸上。一個軍官策馬過來，還拔出了劍。康特聽到，喝了句什麽。軍官不敢再前進，獵狗已衝上岸，一語不發的衝向康特。灰馬向後退，狗兒撲了個空，又撲上去咬馬鞍下的布，竟也被牠扯下一塊來。

亞瑟邊喊着狗，邊努力把船靠岸。拉夫向前一躍，我猜是想抱狗，但馬上就被附近的士兵以

矛擋住。凱伯甩掉口裏的布，撲過去攻擊抓住拉夫的人。一個士兵已經舉起了矛，其他的劍亦紛紛出鞘。康特又吼出一道命令，所有的武器都停了下來。康特本人則拿起鞭子，朝仍向上猛躍的獵犬走去。

我一個箭步跳上前，不顧鞭子的揮笞向凱伯撲去。亞瑟嚴厲的一聲「凱伯！回來！」傳到，不一會兒，他已奔到我和康特之間，手上是金光閃閃的寶劍。

「你，」他氣喘吁吁的說。「這位先生，不管你是誰……」劍則斜指公爵的肋骨。「退開！你敢碰他，我發誓一定要殺你，即使你後面有一千個人，我也不怕。」

康特垂下鞭子，我放開凱伯，牠隨即奔到亞瑟脚邊，低聲咆哮着。亞瑟毫無所懼的站在我面前，憤怒的他把全身暴露在一觸即發的危險下。但公爵既不理會他的劍，也不理那威脅，只把眼睛瞪着孩子。偶而瞥我一下，又回去看他。

這些都發生在那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幾秒鐘內。公爵的人馬不斷上前，已有幾名軍官擁到他身邊。不知有人下了什麽命令，我隨即伸手把亞瑟拉過來面對我，使他背向那些康瓦耳人。

「恩利斯！不要胡鬧！這裏沒有什麽危險，除了你的狗要亂咬人以外，你該好好管教牠。好吧，你趕快帶了牠和拉夫同格拉瓦去吧。」

這是我第一次以這種態度對他說話，他驚得半張了口呆望着我，像莫名其妙被打了一記的人。趁他還楞住，我再明快的說：「這位先生和我是舊識，爲什麽你認爲他要傷我呢？」

「我——我以爲——」他結巴的說。「我以爲——他們抓住了拉夫——那些劍指着你、——」

「你完全錯了。我還是很感激你，但你看得出我並不要人幫忙。收起劍，回去吧？」

他審視着我，看不出任何異樣，低頭去看手上的劍。陽光在劍刄上閃閃發亮，鑲着寶石的劍柄也熠熠生輝。我仍記得握住劍柄時，那種熱血賁張全身肌肉都揚起來、活力無限充沛的感覺。他英勇的從「另一個世界」回來，從黑暗中把這麼一件寶貝帶回來，就發現第一樁危險事兒——而且是可以用劍擺平的，而我——竟然用這種態度斥責他。

我拉拉他的手，「回去吧，沒有人會擋你的。」

他摸摸我拉他的地方，臉色漸漸回復正常，但似乎已快生氣了。那樣子像透了尤賽，我急得只能粗暴的說：「快走呀，你聽到沒有？我明天才有時間陪你。」

「恩利斯？」康特的聲音滴溜溜傳來。我來不及阻止，他已轉了過去，一切僞裝都太遲了。康特從他的臉看到我的臉，眼中閃現興奮之色。

「那是我的名字，」亞瑟嚴肅的說。然後他好像看到其他人肩上的徽章。「康瓦耳？你們跑那麼遠來幹嘛？誰告訴你能任意率領部隊通過我的土地？」

「通過你的土地？艾克特伯爵的吧？」

「我是他的養子，或許，」亞瑟冷冷但不失禮貌的說：「你已到過格拉瓦向夫人報備了？」

他明知康特不可能去過，因爲他本人才剛出來不久。但康特給了他回復剛才受挫的自尊心的

機會，他直挺挺的站着，堅定的背對着我，眼神毫不畏懼的與公爵對視。

康特說：「原來你就是艾克特伯爵的養子，那麼，你的父親是誰，恩利斯？」

亞瑟並不急於回答，只冷冷的說：「我沒有權利告訴你，但我的血統沒什麼値得羞恥的。」這倒塞住了康特的嘴，臉上不禁浮現好奇之色。他當然知道了，亞瑟拔劍要護我時，他就不能不明白了。以後，所有的掩飾都來不及了。但，我們還有機會，康特的馬擋住軍隊無法看見亞瑟，康特也使軍官們不得進入聽話範圍。

我鎭定下來，想想首先還是給亞瑟找個離開的台階，因此溫和的拍拍他的肩說：「恩利斯，你現在願意回去嗎？康瓦耳公爵不會害我，而且我們有要事商談。或許你和拉夫先回教堂等我好嗎？」

康特竟然未加干預。他的眼光已從亞瑟的臉上轉到他提着的寶劍。然後好像做了什麼決定，擧手要士兵放開拉夫，讓他帶坎尼斯過來給亞瑟，並躍上自已的馬。拉夫的眼神又擔心又滿是疑問，似乎仍懷疑是否能依我的話自行離去，或將有人阻止而要衝出重圍才走得了。

我對他點點頭。「回教堂等我，別爲我擔心，我很快就回去。」

亞瑟手拿繮繩仍在遲疑。康特說：「相信他的話，恩利斯，我並沒有害他的意思。你儘可放心回去，跟魔法師打交道，該小心的是我呀。他會平安回去的，不要怕。」

孩子奇怪的看着我，有些懷疑，甚至疑惑。我再不擔心誰聽到，溫和的說：「恩利斯——」

「嗯？」

「我該向你道謝，事實上我剛才也以爲自己身在危險之中，我也害怕。」

陰沉的臉色不見了，雖然沒有笑容，但已不再憤怒且恢復了生氣。我知道這件事並未傷到我們深厚的感情。但他用了一句話來宣洩心中的怨恨：「要多久你才能體會我不惜犧牲自己來保護你的苦心呢？」

他低頭去看手上的劍，樣子好像不懂自己怎麼會有這把劍似的。然後抬頭直視着康特。

「假如你傷了他一根毛，這個王國就容不下你和我，我敢發誓。」

「先生，」康特以武士對武士，莊重且禮貌的說：「這我相信。我也向你發誓，除了國王的敵人，我是不會傷害他、或其他任何的人。」

兩人對視了好一會，亞瑟終於點點頭，嚥口氣收回臉上的殺氣；翻身上了馬，向康特行了正式的敬禮後，一語不發的沿湖邊的路馳去。凱伯和拉夫隨後跟進。在他要轉入森林之前，仍回頭看了我一眼。他們終於走了，留下我單獨面對康特和康瓦耳的軍隊。



「再來呢，公爵？」我問他。

他沒答腔，只咬着唇看着掛在鞍上的弓；然後，手一動，就有個人上來替他拉韁讓他下馬。

「把人帶到一百步遠的河邊，讓馬喝水，同時等我。」

軍隊依言消失在一小撮樹林後。康特撈起斗篷的下擺，看着四周：「我們就在這裏談？」

我們在河邊石上坐下。他拔出了匕首，並無惡意，只是在河灘上亂劃。他先劃了一個圓，又在圓內劃一個三角形，然後對着地上說：「他是一個好孩子。」

「不錯。」

「像他的祖先。」

我沒說話。

他把刀插在地上，抬起頭問我：「梅林，你什麼認爲我是他的敵人。」

「你是不是呢？」

「不是！我敢發誓。除非你允許，我不會洩露他的行踪。你懂我的話嗎？我看還是不懂。你一開頭就認爲我是他和你的敵人，爲什麼？」

「假如任何人有理由與我們爲敵，那些理由你全具備，康特。你父親因我和尤賽而死。」

「也不全對，你偷的是他的床，而不是他的命。那是他太魯莽，或者你願意說是勇敢，才促成他的死亡。我相信你也不會預見。假如爲了那一夜我就恨你，那我對尤賽．佩拉崗該有多少怨恨？」

「然而你却不恨他？」

「我要恨他，神也會死。你難道不知道我與他並肩作戰，是他手下的第一大將？」

「我知道，只是不懂爲什麽。你一定知道我一直不敢信任你。」

他笑了，嘎啞的聲音恰似其父。「你的話很衝，但我不怪你。不，我眞的不恨尤賽，但也不表示我就愛他。從小到大，我看怕了一個國家四分五裂的慘狀，康瓦耳是我的，但他不能遺世而獨立。他的未來與整個不列顛息息相關，不管喜不喜歡，我都必需與尤賽聯合；我不要國家再分裂，再看人民受苦。所以，我願效忠尤賽……更眞實的說是效忠聯合王國。」

我看着魚狗鳥，計算着軍隊的確是走遠了；然後那鳥刁了一條魚，飛掠而去。「幾年前我還未北上以前，你是不是曾派人在馬利都南監視我？」

他把唇一咬，顯得更薄了。「那些人呀？噢，對了，是我的人……他們做得不錯。你早知道了，是不是？」

「這是很明顯的結論，他們是康瓦耳人，而你的部隊駐在卡隆，後來我才知道你本人也在卡隆。如此一說，你能怪我認爲你想找亞瑟嗎？」

「我不怪你，我承認的確在找他，但，不是要害他。」他皺着眉去看匕首。「懷着過去輝煌的記憶，再看看現在。大王病了，衆人都看得出，他把權利一天天交給洛特和他的一派人。早在瑪姬絲生前，他就想把瑪佳絲嫁他。我眞懷疑他爲什麽仍然看不出洛特的居心何在……我想勸諫他，可是我的地位使我說起話來，像具有同樣野心的人，只是出於嫉妒。我很擔心若尤賽或他的兒子一死，這國家將變成什麽樣子。我相信王子在你的保護下定很安全；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他把刀挿立在地上。「所以我想找到他，監視着他；就像我也有理由監視洛特一樣。」

「原來如此，你怎麽沒想過自己來找我，並且加以說明。」

他抬眼看別的地方，嘴角微動。「假如我來，你會相信我嗎？」

「可能會，通常人們不敢對我說謊。」

「你也會把那孩子的行踪告訴我？」

我微微一笑。「那倒不行。」

他把肩一抬。「那就算了。我是派過一些密探，但他們沒找到什麽，連你都追丟了。但我從沒存心害你，眞的，我發誓。也許我曾是你的敵人，但我絕不是亞瑟的敵人。你相信嗎？」

我望着朗朗晴天，浴在陽光下的樹林，和湖中的輕霧。「我早該知道，原來這就是爲什麽我沒覺察到危險已經近身的原因。」

「假如我眞有意加害亞瑟，」他笑着說。「我不會笨到想由梅林的眼前和手下把他搶走的。噢，假如今天我懷着敵意而來，你會知道嗎？」

我輕吸了一口氣，覺得四周的空氣已輕快許多。「我相信我可以感覺到。早先我還氣自己爲何讓你如此接近，皮膚居然毫不發涼。現在我也沒有感覺。康特公爵，我應該向你道歉。」

「何足掛齒？」他開始用草葉清除刀上的泥。「我是朋友，但他的敵人還很多。梅林，不用

我講，你也知道聖誕節的婚禮包含了大的危機，不止亞瑟的王冠連王國的生命都岌岌可危。」

我點點頭。「分裂、鬪爭，給這黑暗之年加一個更黑暗的尾巴。是唷，你還有沒有關於這位洛特國王的獨家新聞可以告訴我呢？」

「目前也沒什麽，我只是想說，尤賽若再拖下去不立繼承人，那些野心家就打算自己找了。洛特正是一個順理成章的好人選，他一向努力讓人家知道他是個好武士，是國王手下的大將，而且即將成爲國王的女婿。」

「繼承者或簒位者？」

「不可能公開搶取，瑪姬絲不會讓洛特踏他父親的血奪取王位。但是，一旦他娶了她，且是亞瑟出現前的第一繼承人；亞瑟要出來，就必需要有更強的正名理由和更壯的靠山。」

「他兩者都有。」

「繼位的理由也許有，但靠山呢？洛特背後的人比我還多。」他咬了咬唇，自顧自的點頭。

「噢，原來如此。假如他有你當靠山，你親自出馬……你能增強他要求正名的聲勢？」

「我將儘力而爲，會有人幫我的，你也會，不是嗎？」

「隨時待命。」

「看到你眞使我慚愧，康特。」

「何必呢，」他說。「年輕時我眞恨過你，現在的看法又不一樣了，也許清晰了些。光是爲

我自己，且不要那麽高尚說是爲別人；我也不能眼看尤賽大權旁落，更別提讓洛特野心得逞。亞瑟是他抵賴不了，惟一比他更有資格的人，假如現在有人能統一王國，亞瑟就是惟一的一個。我怎能不支持他呢？」

想當年，十五歲的康特已够現實；如今，他那精密堅靱的常識，像吵嚷的議會廳內拂過一陣鬼魂樣的冷空氣。「洛特知道你的想法嗎？」我問他。

「我的態度很明顯，洛特知道我是反對他的，另外還有雷其的諸侯以及威爾斯的各小王國也和我一線。有些人我不敢確定，還有些要看誰的力量大。時機已經刻不容緩，梅林，你知道艾歐沙到日耳曼去找柯勒寧商量嗎？還有長船已大批通過日耳曼海而來，據說斯翠塞的小酋長們對他們敞開港口。」

「這，我還不知道，如此一來，冬天以前就會有戰事發生囉？」

他點點頭。「所以我北上，麥格農現在愛爾蘭海岸，但危險不在西方，至少目前還不是。攻擊的主力將來自東方和北方。」

「啊，那有一些事情很快就要撥雲見日了。」

他原來的緊張鬆弛了下來。「你早就看到了？當然。噢，這一些混亂將逼洛特澄清立場，謠傳他暗地與撒克遜和柯勒寧勾結，如果他想要瑪姬絲和聯合王國，他却必須幫尤賽。」他樂得哈哈大笑。「渥克達的死激怒了柯勒寧，壞了洛特的計劃，假如撒克遜人等到春天，洛特已娶瑪姬

絲，就會對柯勒寧大開門戶，利用撒克遜人當上聯合王國的大王，那我們大家就走着瞧吧。」

「國王現在何處？」我問他。

「正在北上的途中，這星期內會到路格瓦。」

「他將親自領兵作戰？」

「有此計劃，但他病得不輕。看樣子柯勒寧此來也壞了尤賽的計劃，我看他現在也不得不拿出亞瑟這張王牌。」

「不管他拿不拿，亞瑟將會到場。」康特突地興奮起來，我問他：「你願意護送他嗎？」

「我會不願意嗎？天啊！你也和他一起去？」

「今後，他在那裏，我就在那裏。」

「的確有此必要，」他誠心的說。「但願老天讓尤賽多撐一些時候，要勸諸侯相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需費不少力氣……而且洛特的人即使要退也是寸土必爭。最好趁其不備之時，這孩子必遵照你所安排的路徑行去。」

我笑着說：「路由他自己安排，我相信他不會成爲野心家的工具。」

他咧了咧嘴。「這何用你說？你知道嗎？他像你的成分比尤賽更多呢。」

我看着金光閃閃的湖面說：「我想，帶他上王座的將是我的劍，而不是尤賽的。」

他突然坐直身子。「對了，那把劍！他在什麽鬼地方找到的？」

「冥府之島。」

他把眼一瞪。「他去了？天哪，可見那個島和把他帶到島上的幽靈是歡迎他的，要是我絕不敢去。他去島上做什麽？」

「去找朋友送他的獵狗，純粹是因緣巧合。」

「誰說不是？就是這種因緣巧合要我今天走這條路來發現一個窮隱士和一個名叫安布勞希（譯註：安布勞希與恩利斯同爲光明之子。）的孩子，他還帶着一把勢必曾是君王所有的寶劍？」

「或是一個皇帝，」我說。「那是邁西穆斯·威驎的寶劍。」

「眞的？」他倒吸了一口氣。「這就是你提到的『正名』的方法？那把寶劍是你替他找到的嗎？你的網織得可眞是又深又廣哪！」

「我不織網，我只順天應人。」

「的確不錯。」他又吸口氣，轉頭四下打量，好像這時才發現自己置身在這樣一個亮麗的環境裏。「那麽，對你，對他和我們大家，這個時間到了嗎？」

「我想到了。他找到我留下的劍，你也毫不費力的來臨。多年來，衆人一直要求國王立下繼承人，他什麽也沒做。所以，就由我們來代勞吧。你今晚留宿格拉瓦？」

「是的。」他坐直，猛地把匕首揷回鞘內。「你要到那邊會合嗎？我們天亮就出發。」

「我晚上才去，和亞瑟一起。今晚我要把他留下，我們有很多話要說。」

他好奇的看着我。「他一點都不知道?」

「不知道，我答應王上不讓他知道。」

「如此，除非國王公開，我也不說。我的手下可能懷疑，但他們都很忠心，你無須擔心。」

他隨我站起來，對遠處擔任瞭望的軍官舉了舉手。命令傳下去，衆人紛紛上馬，沿湖向我們走來。「你有馬嗎?」康特問我。「或要我留一匹給你?」

「不用了，謝謝，我有一匹。你先走，我待會才回敎堂，有些事必須先辦一下。」

他又看了浴在陽光下的森林、寧靜的湖面、如夢的山丘，好像法力或魔術就要跳到我身上似的。「還有事要辦?在這裏?」

「是唷。」我拾起魚竿。「我們兩個人的晚飯還沒着落呢。你沒看上天還替我捎來微風嗎?假如亞瑟能從湖裏把邁西穆斯的寶劍帶回來，我再不爭氣，也該釣兩條魚回去吧?」



拉夫在空地前迎接我，但亞瑟就抱着凱伯坐在敎堂的台階上，我們也不能多談。

我把拉夫的任務告訴他，要他回去稟報杜辛娜夫人發生的事，以及亞瑟安全的和我在一起，且我們將於明晨隨康特公爵北上。另有兩信，一給艾克特伯爵，一給國王。另要夫人叮囑馬丁修院長派人來接管敎堂。

「你現在要告訴他嗎?」拉夫問。

「不，那是尤賽的責任。」

「你看他猜出了嗎?他回來後一直沒說話。那把劍是怎麽回事?梅林。」

「據說那是不列顛有史以來最好的鐵匠華倫．史密斯打造的。正確的說法是邁西穆斯大帝用過它，而在他死後，由部下帶回來要傳給不列顛之王。」

「就是那一把?他說他在島上找到的!現在你又要帶他走，你想去逼國王承認他?」

「他會承認的，如今不認也不行了。我相信他也已經派人來接他。你快去吧，以後還有時間再談，反正你將和我們同行。」

「你以爲我會讓你把我丟下呀?」他貌似愉快，其實正受着如釋重負和悔恨的煎熬；一方面長久的照顧到此告一段落，另方面，亞瑟從此不屬於他。其實，也有幾分快樂，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宮廷，揮劍爲王師效勞。他笑着對我敬了禮，轉身朝格拉瓦飛奔而去。

蹄聲漸去漸遠，小空地陽光輝煌。最後一滴水也從松樹上消失，陣陣松香隨風傳來。鳥兒在林中歡唱，幾隻藍翅膀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敎堂屋簷下的野蜂，向最後的夏日唱出輓歌。

人的一生定有許多里程碑，有些大事是他臨死都還記得的。老天知道我有較常人發達的記憶能力，君王的生死、諸神的來去和王國的興衰都記得清清楚楚。但我在這最後的黑暗想起的倒都是些栩栩如生的小事件、及我想再重新體會的充滿人情味的平靜時刻，而非如火如荼的大法力。

如今，我仍記得那個寧靜的下午浴在金黃色的陽光下，噴泉淙淙和着如水的鳥吟及野蜂的低鳴，凱伯偶爾伸爪去抓蝨子，亞瑟跪在火旁烤鱒魚的滋滋聲，他的臉嚴肅而鎭定，帶着心有喜事應有的光彩。他知道一切都將爲他而開展。

雖然他有萬千問題在心中翻攪，但他並未多問。我雖不知他如何得知，但我相信他知道這些大事不是用言語可以簡單說明的。言語爲求明確，常把意念限制成某種固定的意義。

我們靜靜的吃晚飯，我考慮着如何才能不違背守密的諾言，把我要帶他去找國王的計劃說出來。我並不認爲亞瑟已猜到事實，但他會懷疑今天發生的事，外表看來他似乎很滿足於現狀。湖邊那憤怒的小鬪犬好像不曾存在過。

吃完後，亞瑟自動的去端了一鉢水回來讓我洗碗，然後回到台階上在我附近坐下，兩手大張包着膝蓋。鳥兒仍在鳴唱，黛藍的羣山或蒙上陰影、或罩上紗霧，好像也把下巴擱在膝上，環視着我們所在的山谷。我覺得自己被候在四周的諸多力量所包圍了。

「那把劍，」他說。「你早知道它會在這裏？」

「是的，我知道。」

「他說……他說，他爲什麼叫你魔法師？」好像只是自言自語。他坐在我的下一階，低垂着頭，看着膝蓋上的手。

「你知道我有一些法力，你也看過。」

「是的，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你帶我去看石祭壇上的劍，我以爲那是眞的……」他突然抬起頭，似有大發現的叫道：「果然是眞的！就是這一把，對不對？它就是依這一把刻的是不是？」

「是的。」

「這是一把什麼劍呢，梅汀？」

「你記得我說給你和畢威聽過的關於邁西穆斯・威驥的故事？」

「我記得很清楚，那把劍就是這一把？剛好就是這一把？」

「是的。」

「那它爲什麼會在那島上？」

「幾年前我把它從收藏的地方拿到那裏去放。」

他整個人全轉了過來，久久的看着我。「你是說它是你找到的？那它是你的囉？」

「我沒有這樣說。」

「你是運用魔法找到的？在那裏？」

「這我不能告訴你，恩利斯，這地方是你有一天要自己去找的。」

「爲什麼？」

「我不知道。但一個人最需要的就是一把好劍，用來抵抗生命中的橫逆，並征服它。一旦他征服了，也已經老了，他就需要其他的精神食糧……」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輕柔的說：「梅汀，你看到什麽?」

「我看見一塊肥沃而且閃閃發光的土地，山谷中滿是金黃色的玉米，農夫們像羅馬時期一樣平靜的在田中工作。我看到一把劍不知足的在空中亂轉，平靜的日子碎成片片，也許神才把它收到地下讓人找不着，終有一天，你會出發去挖取邁西穆斯的其它寶藏。不，不是你，是畢威……是他饑渴的在錯誤的基礎上翻找。」

好像那聲音是從遠處傳來的，我聽到自己的聲音消失，大地又恢復了寂靜，鳥兒飛走了，野蜂也靜了下來。亞瑟已經站起來看着我。

他把所有的問題壓成一句：「你是誰?」

「我叫梅汀．恩斯利，不過別人都稱我『魔法師梅林』。」

「梅林?怎麽會——那你是——」他停下來，嚥口氣。

「梅林．安布勞希，聯合王國大王安布勞希的兒子?不錯，正是在下。」

他靜靜的站着，似在回憶、追索過去的事。但並未猜測到自己，他早已根深蒂固的認同他是艾克特伯爵的養子，而且小王子養在海外的宮廷中。

他終於平靜的開口說話，臉上有掩不住的興奮。「那麽這把劍是你的，它是你找到的，我只是替你去取來而已。我去拿來還你。」

「不，等一下，恩利斯——」

但他已經走了，抱着劍跑了回來。一邊氣喘吁吁的說：「還你，它是你的。我早該猜出你的身份——你不和小王子留在不列塔尼，而要留在國內等待時機幫助大王。你是安布勞希的後代，只有你能找到它，而擁有它。」

「不，它不是我的，不是一個私生子所能擁有。」

「這有差別嗎?有嗎?」

「有。」我只溫和的說。

他默然把劍插入身邊的地上。我誤解了他的意思，只顧因他不再說下去而鬆一口氣。

我站起來。「帶進教堂裏來，讓我們把它留在神的祭台上。神派來的人會替我們看守，直到衆人來要求它證明王國的正主。」

「原來如此。所以你才派我去取回來?爲了他去取回來?」

「是的，到時候這把劍將是他的。」

他滿意而微笑的樣子，倒出乎我的意料，他只點點頭，就隨我進去教堂。把劍放到祭台前，劍身與刻痕完全相符，他的手終於依依不捨的放開劍柄，回來站到我身旁。

「現在，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我說：「康瓦耳公爵帶來消息——」

雜沓的馬蹄從林中傳來，激使凱伯再度放聲大吠，亞瑟高聲的叫：「你聽!是不是康瓦耳軍隊又回來了?一定出了什麽事……你看他們沒有惡意吧?」我伸手拍拍他，他轉頭看我：「那是

什麼事呢?你預料到他們會來?」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靜下來，恩利斯，該來的總是會來，這一天還沒過完。」

「什麼意思?」

我搖搖頭。「來，和我去見見他們。」

金緞上的赤龍亮閃閃的穿過樹林而來，是國王的人馬。領隊的軍官先停下來，再向前。他的眼睛先看空地，再看教堂和我簡單的衣着；轉到我身邊的孩子，再回到我的臉上，這才深深的鞠了個躬。

雙方正式打過招呼，他說的正如康特所言：國王已領軍北上，但病勢沉重，若不能騎馬，勢必乘轎迎戰柯勒寧。「我的任務是，大王惦記着你曾經幫助他的兄長打仗，因此特來請你前去助陣。相信這也是大人期待已久的神聖使命。」

我低頭說：「是的，我已派使者去告訴國王，我帶着格拉瓦的恩利斯就要去找他。你是來護送我們的?相信你必能好心的等我們收拾一下。恩利斯——」我轉身對喜不自禁的亞瑟說：「隨我進來。」

他跟我進教堂，一俟軍隊看不見，就抓住我的手。「你要帶我去?眞的要帶我去?假如眞的有戰事發生——」

「那你就要起而迎戰。」

「可是我父親，艾克特伯爵……他不會允許的。」

「你不和伯爵一起，來接你的是王上的軍隊，你和大王一起作戰。」

他高興的說：「我就知道這一天充滿奇蹟!從白鹿帶我找到劍開始，我就知道了，原來寶劍是象徵今天我要走上第一場戰事……你在做什麼?」

「好好看着，我說要把劍留下讓神看守，它埋在黑暗中太久了，今後讓它留在光明中。」

我伸出手，空中出現幾朵蒼白的火焰，沿着劍身跳下去，抖抖索索的在劍身上閃着。然後火焰擴大，好像整個祭臺都燒了起來，轟的一聲不見後，祭台前除了蒼白的石頭就是一把石劍。亞瑟目瞪口呆的看着，既驚且奇，還有些許害怕，臉上惟一的顏色就是火光映照的紅暈。火焰消失後，他仍靜靜的站着，用舌舔着唇。我笑着說：「來，自在點……你又不是沒看過我變魔術。」

「我知道，可是，這個樣子的……畢威還在的時候，你從沒告訴我們……你的法力——」

「這有什麼好說的，而且也不需要。你們要學的是其他的技巧，眞有需要，我會幫你做。」

「眞的?永遠都幫我?但願我能相信。」

「是眞的，爲什麼不能相信?」

「你怎麼知道永遠這樣?」

「我就知道。」

他瞪着我，幾乎集世界上所有的疑問、驚懼和慾望於臉上。那是一個小男孩失落而未臻成熟的表情，但，一下子就不見了。代之而起的仍是他平日那付勇敢愉快的樣子。他笑着說：「將來你會知道錯的，畢威才是能永遠和我在一起的人。」

我笑起來。「我儘量保持長壽吧，好啦，要他們去把馬帶出來怎麼樣？」

我準備妥當，即加入等候的人羣。亞瑟並未上馬。擺出急於要走的樣子，他正像馬僮樣替我拉住馬。我看到他見我出來時眼神一亮；我已穿上最好的衣服，黑色的斗篷飾着紅邊，肩上是王族的龍徽。他也知道我樂於知道他的想法，就對我會心一笑，這才跨上他的白馬。

就這樣，我們離開了蠻荒森林不曉得那一個神的教堂，馳向格拉瓦城。

第四部 國王

1

撒克遜人的行動比康特預料的快速。我和亞瑟到路格瓦時，軍隊已在移動隊形，準備迎擊。將領們都集中在尤賽的帳中開會。主帥營建在戰場後一處小丘上，也許是從前的廢墟，斷垣殘壁隨處可見，蘋果樹上掛着金黃熟透的蘋果，佇立在傾頹的落石間。山下正在搭救護站，馬上就要擠滿人。國王的軍隊仍以羅馬式方陣出擊。對方的敵軍也佈滿了大半的平野，在矛和斧形成的閃亮大海上，偶而驚跳而起的馬兒，像排浪而來的小泡沫。

尤賽的營帳在一座廢塔前的草坪上，我們從待戰的人羣間穿過時，有人回頭來看我，掩不住的驚呼聲一波波的傳下去。「嘿，是梅林呢！梅林，預言家梅林來了呢！梅林與我們同在。」衆人轉身、瞪視、呼叫像蜂鳴一樣愈傳愈遠。有個人對我叫道：「你要和我們在一起嗎？梅林。恩利斯，你看到我們的慧星嗎？」

我勒住馬，高聲的說：「今天他是一顆新起的晨星，你們等着看吧，勝利也要隨他而來。」

當我和亞瑟、拉夫在山脚下馬時，我聽到這話像秋風拂過玉米田，向無限遠傳去。

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九月天，陽光普照。國王的帳外，金黃緞旗上的赤龍迎風招展。我帶了亞瑟長驅直入。這孩子已在格拉瓦披上戰袍，儼然一位年青的戰士。他並未如我預料的佩戴艾克特的族徽，全身上下就是素色的白。「這是我的顏色，」他知道我在看他，便說。「白馬、白獵犬，應該還有一面白色的盾牌，既然我誰也不是，那我就是我自己的人。」當時我沒說，現在看着他在衆將領的注視下步入帥營，才想這的確是最好的裝扮。毫無記號的白，年輕人那份掩不住的、咄咄的英氣，在這樣一個亮麗的早晨，仍以他最突出，就像號角已經宣布他就是那位王子。

尤賽與我們寒喧時，也是一付急切渴盼的盯着孩子的臉不放。

我自己則爲尤賽的外表所驚。看到他比聽任何人敍述更要觸目驚心，「你幾乎看得見他一天天的衰弱下去，像他體內一天天的腐爛，倒不是痛苦而是一天天消弱。」他很瘦，臉色很壞，不時撫着胸口，像喘不過氣似的。他的服裝非常豪華，盔甲上黃金寶石相互輝映，巨幅的披風是金色，飾着赤紅的一條龍。他坐得很直，高高在上一派王者之氣宇，紅髮與鬍鬚上已滲灰白，只有雙眼仍似以前那樣炯炯有神的閃現在深陷的眼窩中，瘦削的兩頰，使他更像老鷹，而且居然也可以說更像一個君臨天下的國王。閃閃發光的珠寶與寬大的披風，遮掩了他的瘦弱，只有腰桿和骨節突出的手，顯示長期的病痛早把他的肌肉啃噬光了。

我上前時，亞瑟隨拉夫等在後面。艾克特伯爵也在國王旁邊，在場的還有雷其的寇爾王、康特和十數位將領。艾克特看到亞瑟似乎一驚，洛特則不見踪影。

尤賽殷勤的接見了我，可能想藉機把孩子引見給衆位將領，但是時不我與。號角已在帳外響起，尤賽一下子變得猶疑不決，然後他向艾克特作了手勢；伯爵因而上前一步，把亞瑟當他的養子正式引介給國王。亞瑟帶着我沒見過的沈靜與成熟的態度，跪下親吻國王的左手。尤賽的右手覆蓋上去，我以爲他會開口了，誰知道淒厲的號聲再度響起，營門也被掀開了。亞瑟向後站開。尤賽很明顯的努力將目光自孩子的臉上移開，下達了開戰的命令。將領們匆匆行禮而去，大地突然充滿驚天動地的蹄聲，大呼小叫和金屬撞擊的聲音。四個人帶着長竿進來，原來尤賽的椅子也是一種轎子，可以直接抬到戰場上去。有人奔過來把劍遞到他手上，並在他耳邊低語，四個人彎着腰等國王下令。

我向後站開。假如我曾想起當年那個長年與其兄並肩作戰的青年將領，看他轉頭露出我如此熟悉的那份堅毅而熱誠的笑容，我的內心亦毫無可憐或同情的感覺。要不是那頂轎子，我敢發誓他就是原來那完整的一個人，甚至雙頰都蒙上興奮的色彩，整個人因而閃亮無比。

「我的僕人說你已經預言了我們的勝利？」他歡暢似年青人的大笑。「你今天帶來的都是我們最需要的呢。嘿，孩子！」

正在營口與艾克特說話的亞瑟停下來，回頭看他。國王招招手。「來，守在我旁邊。」

亞瑟詢問的看看養父，再看看我。我點點頭，他上前時，我看到艾克特對拉夫作了個手勢，拉夫亦快步跟隨亞瑟緊跟在國王的左側。艾克特在營口站了一會，然而國王仍和低頭傾聽的亞瑟

說話，他因此把斗篷收到手臂上，對我點點頭就走了。號角再度鳴起，陽光隨着人羣的歡呼把王座送入早已備戰的軍隊。

我留在高地上俯看底下的戰場。國王已停在陣中央，我看到國王站起說話，距離使我聽不見他的話，但當他的手向我所站的地方一指，全軍歡聲雷動的大叫「梅林！」對方的敵軍也不甘示示弱的鬼叫了好幾聲，然後尖銳的號聲，如雷的馬蹄聲摧毀了萬物，驚天動地。

廢塔旁有一棵古老的蘋果樹，厚皮早已虬結成銅綠色，但枝椏上仍掛着橙黃的果實。樹前有座石桌，原來或許是祭臺或放雕像的。我步到臺上坐下，背倚果樹細看這場大戰。

極目所及仍看不見洛特的旗幟，我問一個跑着經過的看護兵：「洛郡的洛特呢？他的軍隊還沒來嗎？」

「還沒有出現，我也不知道爲什麽，也許他們擔任右翼的後備部隊。」

我看了看他指着的方向，才發現右方濃密的林中有些金屬閃閃發光。來自東北方的洛特，最早得知撒克遜人入侵，絕不可能來遲。他一定躲在那裏看時機，而不是後備。這倒應了那天我和康特講的話：假如尤賽快贏了，洛特就率軍出來共享勝利及以後分配的獎賞與權力；假如柯勒寧佔優勢，洛特將重申他和撒克遜征服者的友誼，同時廢了他和瑪姬絲的婚約，轉而接受撒克遜新統治者分配的權力。我雖想替他找其他藉口，事實上不可能。眞希望我有時間在事前了解尤賽的陣式。相信洛特一定躲在不遠處觀戰，不知他要多久才知道我來了，只要他得知，就不難一眼識

出護着國王而戰的白衣小將。

國王的出現，雖說是乘着轎子，也很明顯的激發了不列顛軍隊的士氣。雖不能身先士卒，但龍旗在他的頭上飛揚，四周的勇士把他守得水洩不通，所以陣中央圍住龍旗的一圈，戰鬪也最猛烈。金色的披風和國王的寶劍也不時發出亮光。王座的右側是率領三個兒子的寇爾，艾克特也在右邊；左側的康特正奮力在這幸運的一天使出他們塞爾特人驍勇善戰的本色。亞瑟第一次上戰場的恐慌與迷惑，大概都被在國王身邊作戰的榮耀給擊退了；拉夫則隨時注意自己，保持在白馬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戰爭就這樣進行着。有的時候，受到強大的攻擊，連旗幟都傾斜了；但不列顛人努力的再把他們壓回去。不時有一個騎馬的信差會殺出重圍奔向東方的樹林，洛特果然是在樹林裏騎牆而觀，不管國王怎麽傳喚他，不到形勢分明他是不打算出兵的。戰爭慘烈的繼續了好幾個小時，寇爾王受了傷被帶到後方來，他的位置雖有人補上，但很明顯的似乎搖搖欲墜。然而，洛郡的援兵仍不可見，再不來，一切都要來不及了。

一刹那間，陣中央傳來憤怒與絕望的怒斥。原來在重重包圍下的王座旁，龍旗猛烈的搖動，終於竿子一斜，幾乎要倒下來。我突然好像飛到國王的椅旁，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一羣巨無霸似的撒克遜人，有些身上還帶着血淋淋的傷，正在向圍着國王的內圈猛攻，體重和力量都銳不可當。有些人被砍成兩段，有些人被死命的打回去，但有兩個人突圍而入。他們揮着斧頭，幾乎是

擋我者死的殺到國王的左側。其中一斧砍中掌旗人的腰部，再一轉身就直衝國王而來。尤賽舉劍迎擊，拉夫的劍更快，手一揮，那人已倒在國王的椅前，噴出的血濺紅了金黃色的披風。國王受他一撞也向後倒去，其他撒克遜人又狂叫着衝上來。拉夫不得已只好用馬擋住，但撒克遜人像野牛衝進草原一樣的向前猛衝。一剎那間好像什麽也阻不住他衝向國王。亞瑟正要策馬上前，正好趕上龍旗將倒未倒，白馬受旗勢一驚，向後猛退；他轉而用膝蓋控制馬身，抓起龍旗，大叫一聲把它丟給另一個士兵，隨即策馬朝那個撒克遜人衝去。巨大的斧頭已經掄起，在空中轉了一圈正要砍下，亞瑟馬到劍到，打歪了斧頭，但手上的劍也被震飛了。白馬的前腿再度高抬，一腿踢爛了那個人的臉。亞瑟伸手要抽匕首，但聽國王沈着的叫了一聲：「這裏！」便把他的劍，柄朝對方的丟了過來。亞瑟手一伸，穩穩的把劍接住。劍刄在陽光下一閃，白馬再度後退。龍旗又挺立了起來，金黃色緞上的血讓隨風飄揚。從陣中央，龍旗下踏着血的白馬附近，人們開始喊叫、歡呼，擁着他上前。旗手遲疑的看了看國王，誰知國王只揮揮手，就微笑着靠同他的椅子上。

就這樣，洛特也沒看到期待中什麽壯觀的廝殺，洛郡的部隊已從東方開到，一下子把不列顚的陣線漲開來。這一天的戰事已經贏了。在場的人都看到，國王勇猛的靈魂由即將倒下的身體躍入白馬上的白衣小將身內，然後隨伸長的矛尖，直搗撒克遜軍的中央。

很快的，撒克遜人漸被逼入原野邊緣的沼澤，不列顚人以穩定的軍力不斷的逼近。有人開始從戰場上運送傷患下來。應該退下來的王座，亦隨亞瑟的足跡徐徐前進，但是主力戰已不環着它

進行，在戰場的更前端，鷹揚的龍旗下，恁誰也看得到白馬白披風的小將，揮舞着國王的寶劍。

我高踞山上供人參觀的職位已經不重要，也不必要了，因此走到救護站去幫忙。我看到一個我認識的救護兵保羅經過，乃喚住他問：「國王的情形怎麽樣？」

「很難說，我以爲他不行了，可是他靜靜的坐着，像嬰兒一樣，還帶着笑，嘉頓守着他。」

「那就好……來，讓我看看……」那是一處斧頭砍傷，用力之猛把盔甲上面的金屬都夾入肌肉嵌到骨頭裏去了。我說：「這傷很嚴重，但我們盡力而爲吧。今天的神很幫我們的忙，要祂多幫幫這可憐的傢伙吧。來，你拿着……既然他活着下來，幸運之神應該還在。」

「幸運之神？不如說多虧了白馬上的人吧。眞的，國王被他們向後一推好像死了，龍旗也要倒下來，我心底直盼望着洛特王趕快來。相信我，大人，眞要再遲半分鐘，一切就都改觀了。戰爭就是這樣，想也想不通的，許多事硬在幾秒鐘內加上一點運氣就決定了。適當的時機，適當的人——就這樣，一個王國就這樣贏了或輸了。」

我們靜靜的工作了一會兒，開始紮繃帶時，保羅突然嘟囔了一句：「怪事。」

「什麽？」

「還記得康尼堡打韓吉斯的那一仗嗎？」

「你想我忘得掉嗎？」

「哎，這個小將有些地方很像他——安布勞希，當時他還不是大王。總是全身上下的白，龍

旗在他頭上飄。大家都在說……而且，名字也一樣，是不是？恩利斯？也許，跟你有關嗎？」

「也許。」

「噢。」他沒有說下去。我知道當我和亞瑟經過營門時，謠言就開始傳了。讓他們去傳吧，尤賽已向他伸出了手。如今的洛特，讓亞瑟英勇的表現和戰爭的勝利一比，加上他自己判斷錯誤的過失，已很難更改國王的主意，甚至要想勸衆諸侯說尤賽的兒子不是一個正統領袖的藉口都嫌不夠有力了。



日落時，戰場清理得也差不多了。王座在勝利已有把握時撤了回來。戰役結束，主力軍退到西北方的城中休息，戰場讓康特去整理。洛特並未留下來試探諸侯對他的看法，隨軍隊入城後就不見了。已有人傳說他極爲不高興國王突然寵愛一個陌生的年青人；聽到恩利斯將隨我參加慶功宴，屆時必接受更大的榮耀時，他的臉色更陰沈了。謠傳亦說他故意抗命不來救援，若非亞瑟的小奇蹟，洛郡的袖手旁觀很可能使尤賽的勝利付諸東流。衆人也大聲的嚷嚷，互相猜測第二天的慶功宴上，洛特的臉色不知有多難看。我知道他不可能缺席，也不敢缺席。他口雖不言，心中可很清楚「恩利斯」究竟是誰，他若有揶揄他且打算奪權的野心，這是惟一的機會。

把一些緊急病例處理後，救護站亦隨軍撤入城內的醫院。我跟着移動，並且像流水一樣的醫

治了一下午和晚上的傷。我方的損失並不嚴重，但收埋組的人仍需徹夜工作，以防野狼與烏鴉。遠遠的沼澤也傳來閃亮的光焰，撒克遜人也正在火葬陣亡的將士。

醫院的工作作完已近半夜，我來到外間，看保羅替我收拾工具，就聽到院子裏有人很快的走來，身後的門似乎動了一下。

或許你要說：都那麼老了，還想起多年前或許沒有發生的事，豈不眞像老傻蛋一樣？也許你是對的。但是，在當時我毋須轉頭就知道是他的原因，不止是因爲我對他的愛；一股甜美的新鮮空氣的確隨着他穿過一屋子的藥水味和哀哀的病痛而來；同樣的一盞燈，看到他都亮了一些。

「梅林？」他像一般人來到醫院樣的輕柔喚我，然而仍掩不住一天累積下來的興奮。我笑着看他，然後更仔細些。「你受傷了嗎？小笨蛋，怎麼不早一點來找我呢？我看看。」

他抽回手。「你連蠻子的黑血都分不清哪？我身上連個擦傷都沒有。噢，梅林！多偉大的一天啊！還有，多偉大的國王啊！敢坐着椅子上戰場，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呀——比騎健馬用寶劍不知勇敢多少倍呢。我發誓我根本沒想過……怎麼會那麼簡單呢……梅林，簡直棒透了！我大概是生來就要打仗的——我現在知道了！你看到嗎？你看到國王把劍給我嗎？我覺得那劍好像是自己飛到我手上的……然後衆軍士就把我向前推，像海一樣。我連馬都不用刺一下……一切就快速的動起來，但是又好像很慢、很清楚，每一分鐘都像永恆。我從來不知道人可以像火一樣灼燙，同時又像冰一樣冷酷，你懂嗎？」

他並不要回答，只是興奮的滔滔說下去，戰場上的刺激燃亮了他的雙眼，過多的經驗，一下子幾乎承受不了。我不大聽，但仔細的看着他，看着來往的看護兵，看着清醒着能聽到我們談話的人。神奇的力量發揮了：每一場戰役之後，安布勞希的出現總能爲傷者帶來力量，給死者携來安慰。亞瑟也有相同的力量。同樣的事後來也經常發生，好像他到那裏，明朗愉快的氣氛和無限充沛的活力就跟到那裏，連他自己都可以重新振奮起來。我知道將來年紀大些以後要恢復就沒那麽快了，但當時的他還那樣年輕，生命之花正要燦開。如此一來，誰還有理由以爲他年紀太輕不適合當國王？正因爲他年輕，才能喚醒所有人拿出最大的力量，像獵人集合所有的獵犬，也像一個魔法師正待呼風喚雨。

他認出那邊床上躺着一個曾與他並肩作戰的人，便不由自主的走過去和他說話，然後又和別人說。至少有兩個人他能叫得出名字。

「把劍給他吧，」我的夢說。「其餘的一切他自會解決。一國之王不是夢想和預言就造得出來的；在你動手以前，他就是你現在的樣子了。你的所作所爲只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保護他。梅林呀，你就像鑄劍的師傅，鑄了劍，磨利它，其餘的就任它去吧。」

「我看到你在蘋果樹旁，」亞瑟愉快的說，他隨着我走出病房。「他們說只要你看着我們，就是必勝的預兆。眞的，一整天下來，即使我不去想，我都可以感覺到你看着我。而且就在我身邊似的看着我，就好像身後總是有人替我遮蔭。我甚至聽到——」

他中途打住，睜大了眼睛看着我身後。我回過身去看到底什麽迷住了他。

瑪佳絲該有二十二歲了，出落得比我上次見到她時還要標緻。她身着灰色的長袍，像修女一樣，却又覺得不像，身上毫無珠寶飾品，也不需要。灰白的皮膚像大理石，濃密的睫毛下是一對金綠色的長眼睛。閃閃發亮的長髮依未婚婦女的習俗披在肩上，頭上用寬寬的白帶子束着。

「瑪佳絲，」我驚訝的叫道。「你不該來這兒！」這才想起她的技藝，和身後兩個端着瓶罐和繃帶的婦人。她大概也和我一樣一直在看護傷患，或許她仍然隨軍照顧國王。我很快的說：「噢，不，對不起，你的幫忙隨時都受歡迎的。告訴我，國王的情況如何？」

「他已經復原了，大人，正在休息。我覺得情形還不錯，他的精神也很好。這是一場偉大的戰爭，但願我看到了。」她很感興趣的看了亞瑟一眼，必定認出他就是今天人人稱道的小英雄，但，國王好像仍未告訴她他的身份。她那一聲聲簡短的「先生」，什麽都沒透露。

亞瑟的臉驀地一紅，像旌旗一樣鮮亮。喃喃的說些初見面的話，突然變成一個侷促尷尬的少年；而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他根本不知尷尬爲何物的呢。

她冷冷的和他見過，即把眼光調回；像成年女子不把小孩放在眼裏的忽視了他。她的確還不知道他的眞實身份，我想。

她以那甜美輕快的聲音道：「梅林大人，國王要我帶信來，請你休息過後去見他。」

我不解的問：「夜都那麽深了，他還沒睡？」

息，所以我讓他服了藥，睡了一會兒，現在醒了。一個小時內你能來嗎？」

「我想他若跟你談過，可能會睡得更好。他一從戰場下來就急着要見你，但是他實在需要休息，所以我讓他服了藥，睡了一會兒，現在醒了。一個小時內你能來嗎？」

「沒有問題。」

她垂下眼行了禮就像來時一樣輕悄的走了。

3

晚餐桌上只有我和亞瑟。分配給我的房間臨着沿河的長形花園，四周圍以高牆；亞瑟就住隔壁，相通的房裏，兩房外皆接日夜有人的守衛室。尤賽可是一點也不敢大意的。

我的房間舒適寬大，僕人已備了酒食候在裏面。進餐期間我們沒說什麽，我又餓又累，而亞瑟的胃口一向很好；但剛才的亢奮已爲奇怪的沈默所取代，可能看我不太言語而尊重我吧。而我腦中想的其實都是將要去見尤賽的情形，和明天將有的變化。我的困倦雖可解釋爲旅途和一天勞累的結果，但更深的想來，那感覺恰似一個人從陽光普照的平原進入霧氣深重的沼澤。

尤賽的僕人亞帆前來接我。從他依依不捨的看着亞瑟的樣子，我知道他認了出來，只是不曾說出；看樣子除了國王的健康情形，他已關心不了其他的事。而國王的身體也的確值得擔心，早晨至今，他的改變令人觸目驚心。他正靠枕坐在床上，不管室內的裝飾如何豪華，每個人都可一眼看出他的生命已經耗盡，我甚至可以從他臉上看出死亡。也許不是今天、明天，但爲時不遠；

或許這就是那股沈重恐懼的原因吧。雖然虛弱而疲倦，但他似乎很高興見到我，且有許多話急於傾訴；我乃搬了椅子緊靠他坐下。

他先談戰爭，和今天的一些事情。我可以看得出，即使他不一定承認，他已不再懷疑，且有些後悔亞瑟未能在他身邊成長，他問了成堆的問題，我也怕他太累，但又想着不回答將使他更不安心；所以儘可能又快又清楚的把過去幾年的生活細節都說出來。我也說出必有人欲加害亞瑟的懷疑；我提及洛特，他並無特別的反應，只靜靜的聽我說完。我並未提及邁西穆斯的劍，國王今天已在衆人之前將劍交給他的兒子，這已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表示亞瑟是他最喜愛的繼承人。邁西穆斯的劍，在必要的時候將由神親自交給他。兩樣禮物之間仍有深暗的命運鴻溝，連我也還看不清楚，自無須煩及國王。

我講完後，他靠着枕頭靜靜的望着遠處，沈浸在自已的思考中。良久，他才開口。

「你做對了，梅林。雖然，過去的事很難諒解，而我也不肯諒解的責怪你，但，你還是做對了。我們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是神要我否認自已的兒子，讓他能在你的照顧下秘密而安全的成長。我已經夠幸運，能看到廷泰閣那瘋狂的一夜竟有這樣豐碩的成果，以及我的下一任國王是個什麽樣子。我早該像我哥哥一樣多信任你一些。我不必明說我已不久於人世了吧？嘉頓會又吵又嚷的問一大堆問題，但你就能當它是事實的接受吧，國王的先知？」

他等着我回答。所以，當我說：「是的。」時，他幾乎很滿意的笑了。我發覺自已從未像此

刻一樣喜歡尤賽，看着他以無比的勇氣接受逼到眼前的死亡。這也是亞瑟今天在自己身上發現的一份王者的氣質，雖遲但爲時仍然未晚。多年來，我們這才發現，兩人所有的心血如今不約而同的凝在這孩子的身上。

他點點頭。一天的疲累漸漸顯了出來，但他的眼光仍然友善，態度也還輕鬆。「好啦，過去的都說清楚了。未來就看他和你了。但是現在我還是大王，所以現在是我的。我找你，是要告訴你我將在明天的慶功宴上宣布亞瑟是我的繼承人。這是最好的時刻，看了他今天的表現，誰敢爭論他沒有資格？他已在衆人，而且是軍隊的面前證明了他的身分。即使我想再保秘也不可能，謠言想必已像火燒乾草似的燃開了。他自己知道嗎？」

「好像還沒有。我以爲他會猜到，可是看來不像。你明天要親自告訴他嗎？」

「是的。要他早上來見我，在這段時間以前請你守着他，保護他。」

他計劃明早先與亞瑟談過，明晚大家洗淨戰爭的傷痕後，亞瑟將在衆諸侯面前光榮的出現，並宣布爲王位繼承人。至於洛特本人前來與宴，但將有什麼反應則很難預測，但他的遲來已使很多諸侯喪失信心；即使娶了國王的女兒，尤賽仍堅持洛特不敢公然違背大王的選擇。他並未提及洛特可能轉而投奔撒克遜人，破壞勢力均衡的情況。我只靜靜的聽着，不管眞實的情況如何，這些都將是別人的難題，而不是國王的。

他又提及瑪姬絲的婚事，必要履約，否則對於洛特與他那一幫北方諸侯將是很大的侮辱。洛

特也不敢拒絕，如此一來，在表面上，他就該與亞瑟站在同一陣線；那時的亞瑟應早已被承認而且羽翼堅強了。尤賽差點說出「且已戴上王冠」，終於決定略過。他的確是累了，我正想離開，一隻瘦弱的手止住了我。他闔眼想了一會，不知何處傳來一股藥香，燭光跳動得厲害，把黑影撒到他臉上。光線靜止後，我看到他銳利的眼睛仍在深陷的眼窩中瞪着我。

我聽到他細若游絲的聲音要求些什麼，不，不是要求，而是懇求我保護亞瑟，繼續未完的工作，看着他、保護他、時時給他忠告……

他的聲音漸不可聞，但眼睛仍緊緊的看着我，我知道那意思正說：「告訴我未來，梅林，國王的先知，爲我預言。」

「我將和他在一起，」我說。「他將佩上王者之劍，以這把劍完成人們的希望，甚至超過。我們的國家將在他手下完成統一，人民將能過和平康樂的生活。國家和平後，我仍將回山隱居，但只要他一吹口哨我就必到。」

我講的並非異象：異象本來就不會隨傳隨到，而且異象不可能和尤賽並存在同一間房內。但這是根據事實的推測，只要能滿足他、安慰他就是好的。

「我想知道的就是這些，」他說。「知道你會經常守着他、服侍他，我就安心了……。假如我聽哥哥的話，常讓你在身邊……你可是答應我了，梅林。連大王都不可能有你那樣大的權力。」

他的話中並無嘲諷，只是單純的敘述；那聲音突然一弱，眞眞是個病入膏肓的人。

我站起身。「我走了，尤賽，你最好休息一下。瑪佳絲給你的藥呢？」

「我不知道，甜甜的有些罌粟味道，泡在酒裏面。」

「她晚上是不是睡在這裏，照顧你？」

「不，她的房間在走廊女眷的第一間。不要去叫她了，那邊的瓶子裏還有一些。」

我過去拿起瓶子聞了一下。和了酒的這份藥水帶着濃濃的味道，摻了罌粟及其他我認不出的成分。我用手指沾了一些放到嘴裏。「她調好後，有人碰過嗎？」

「哦？」他的精神已不大集中了。「碰過？沒看到，不過沒有人想毒害我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食物必有人試吃，你要的話叫那孩子來吧。」

「算了，讓他睡吧。」我倒了一些到杯內，舉杯正要觸唇時，他突然有力的喝道：「別傻！不要吃吧！」

「你不是說不會有人下毒嗎？」

「不管怎麽說，我們不能冒這個險。」

「你不信任瑪佳絲？」

「瑪佳絲？」他皺起眉頭，好像那是不相干的事。「怎麽會不信任？這麽多年來都是她照顧我，連自己的婚事都不顧，甚至在……噢，不管這些，她說她自己的命運之路仍然未明，她很滿足於目前這種等待的情況。她和你一樣是個謎。不，我怎麽會懷疑我的女兒？但是今天晚上，除

了我兒子以外，我們誰都要提防，連你也應該不能例外。」他居然笑了，回復了我記憶中堅毅暢快又帶點苛薄的尤賽。「至少，在他被承認以前，你和我還是互相防着些比較好。」

我微微一笑。「在我試喝你的酒前，先請鎮定下來。聞起來似乎沒什麽有害的東西，我也可以向你保證我的生命還未到盡頭。」

我後面的話並未說完：「不妨讓我保證你活到明天，以便承認你的兒子。」那奇怪的陰影仍然在我肩後徘徊不去，那不是預報我的死亡，我知道也不是亞瑟，所以很可能就是國王的大限已經不遠。我喝了一口，讓酒在舌上停留一會再吞下去。國王又靜靜的靠在枕頭上，看着我。我再喝一口，然後走到大床邊，我們開始閒散的聊些過去和未來。我和尤賽終於能夠彼此了解，我終於確定那酒無害後，才將酒倒給他，再喚來他的僕人亞帆，服侍他入睡。



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算尤賽今晚死了——他的樣子和我的感覺都說不可能——一切也應無問題。憑着康特和艾克特的支持，我也能像國王一樣宣布亞瑟爲王位的繼承人；這些實力背後的威望，亦不難把可能發生的反對擺平。對於大部分的戰士而言，國王把寶劍丟給亞瑟就是足够的證明；今天心悅誠服追隨他的勇士，亦必在今後的日子裏赤誠效忠於他。只有東北方那些不願見國家由動盪邁入和平、也不願見亞瑟一帆風順登上王位的諸侯才會有所異議。

既然如此，爲什麽我的心仍那樣沉重？我拖着脚步要回房去時，一直無法釋然地凝想。這個陰影的確預測一個死亡嗎？眞是如此嚴重的話，何以我竟看不見呢？什麽陰影會懸掛、蹲踞、鵠候在白天那如此燦爛的成功之上？

幾分鐘以後，我對守衞室外的衞兵點了頭，獨自步入房間時，陰影終於露了頭。從相通的門可以看見亞瑟的床，床上是空的。

我馬上轉回守衞室，伸手想搖醒沈睡的僕人，一聞到與國王的藥酒同樣的味道時，我就放棄了。只連跑帶跳的回到走廊，我還沒開口，那守衞好像怕我責備他，先垂了眼簾，筆直的站着。我只輕聲問道：「他到那裏去了？」

「大人，他很安全，不必緊張……我們奉有命令，不會讓人害他的。另一個衞兵送他過去，還守在那邊──」

「他在那裏？」

「在女眷的房裏，大人。那女孩來找他時──」

「女孩？」我嚴厲的問他。

「是的。她來到這裏，我們當然不讓她進去，但是他自己走了出來……」他看我並無責備之意，暗暗鬆了口氣。「眞的，大人，不會有事的。這女孩是瑪佳絲小姐的人，黑頭髮的那一個，活活潑潑的像隻小知更鳥，長得挺漂亮的，正是今晚最適合小少爺的人──」

我記得這女孩，小小的個子，圓墩墩的，臉色很紅潤，圓圓的雙眼像小鳥一樣。挺標緻的人兒，年青健康像夏日的清晨。但我仍咬着唇。「去多久了？」

「約輕兩個小時。」他咧嘴微笑。「時間夠長了。大人，何必擔心呢？即使我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呀！他知道我們奉有命令不能讓她進來，但是，他自己要跟她走，我們又能怎麽樣？畢竟，對一個第一次上戰場的人，這也是一個公平的犒賞。」

我没再多說，只回到我的房裏。他的話亦不理虧，守衞已經盡了責，這也不是他們能出手干涉的。事實上，我又何必操心呢？白天裏，這孩子已在太陽下表現了他男子氣概的一半；那另一半自然留待黑夜來證明。他的劍吸飽了血，他的生命也將在一個女孩的體內重新開花。我苦澀的想到，任何一個男人只要他不是「神特別垂愛」的先知，都可以預料得到。任何正常的監護人都會讓這一夜正常的發展。但是，我是梅林，而滿屋子的陰影，令我由心底不安。

我孤獨的站着，任憑陰影不斷的擠壓我，試着駕御自己冷靜下來，面對恐懼。我先想，一切都是我想像出來的，我可能是出於人性本能的嫉妒，嫉妒亞瑟在十四歲就能輕而易舉的獲得我到二十歲還夢寐不可得的樂趣？比嫉妒更惡劣的是，我可能是害怕，害怕失去，或不願與人分享我們最近才建立的醇厚的感情？或者，我明知一個女人對男人的影響力，而單純的替他操心？分析下來，却又都是自欺欺人。我明知道，二十歲那年，我強忍那女孩的譏笑掙脫她時；我是冷靜的在法力和生理需求之間，沉重的選擇了法力。亞瑟的力量不同，他是應該充滿男子英氣的國王。

過去的許多事說明了他雖然愛我，也從我學習；但在血氣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尤賽之後，能取多少他必不會拒絕的。今晚他要睡第一個女孩子，應該是對的。我應該笑一笑，自己休息，讓他好好享受一番。

如此一來，我腹內的冰寒和臉上的冷汗，就無法解釋了。我靜靜的站着，眼看着燭火一明一暗，搜盡枯腸努力思考。

瑪佳絲，瑪佳絲手下的人。而她又對我的僕人下藥，怕他跑來告訴我亞瑟離房兩個小時……而瑪佳絲是瑪姬絲的同父異母姊姊，可能也是洛特的奸細，被他當上國王後將給予厚酬的甘言所收買。不錯，她的目標不在尤賽，因爲她知道他的東西一定有人試吃；而且在洛特娶到瑪姬絲，奪得合法繼承人的身份以前，除去國王只有害而無利。如今，尤賽將死，亞瑟的出現威脅了洛特的地位；他可能利用瑪佳絲將亞瑟下毒、弄死……

這想法未免傻氣，神既給了他寶劍並送他來到國王之處，就不會要他死。瑪佳絲亦無加害他的理由，身爲異母姊姊，亞瑟當王比洛特這個妹婿當王應有更大的好處，他的死，無益於她。然而，我不明白的死亡氣氛仍然瀰漫不去。一種陰謀奸詐的味道，使我想起小時候舅舅怕我搶外祖父的王位要害我時的感覺。這種感覺毫無理由，但危險確實環伺在側。

但我又不能到處去問亞瑟的行踪。假如他正和那女孩在一起，這是他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的羞辱。我得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我靜靜地站着，兩手垂在身側，注視着燈內……

我知道我的身體並未移動也未離開房間，但如今回想起來，我似乎走了出去，靜悄悄的如不可見的鬼魂，穿過守衛室、走廊來到瑪佳絲的房門外。另一個衛士的確清醒的站在門外，可是他也沒看到我。

門內萬籟俱寂，我走了進去。

外房暖和而空氣濃濁，充滿女人用的香味。兩張床上都睡了人，通往內室的走道上，瑪佳絲的小廝綣縮在地板上睡着。

兩張床上的一個是半張了嘴打呼的老婦人，另一張躺着黑髮披散的女孩，只她一個人。

我這才恍然大悟那緊掐住我不放的恐懼爲何物了；那是我不曾想像到的更致命的陰謀。據說看得見神諭的人，常看不見人性：當我以生理需要交換法力以後，好像也看不見女人的心理了。假如我只是單純的男人，就應該看出醫院的眉目傳情，和亞瑟後來的沉默；也該看出她那意味深長的眼光所指何事。

細想起來，她或許也修了些什麽法術，才能使我目盲至此。也許她知道現在我也無能爲力，才放鬆防衛；也或許她睡着了，法力因此減弱，我才進得了門。或者，就是我的法力高於她，她已無法遁形。天知道我實在不想看的，但我被自己的法力釘住了；而力量是由瞭解而來，若要瞭解則必有痛苦；厚牆和瑪佳絲的房門在我面前展開，我不能不看。

時間够長了，守衛說的，的確也够了。潔白的床單上，她張開了腿、赤裸的躺着；男孩在她

的白皙襯托下，顯出健康的紅棕色，正無限暢快的伏在她身上。他的頭舒服的貼在她的胸前，將睡未睡，雙眼靜靜的垂着，神情平靜，貪婪的嘴像小狗找尋母親的乳頭樣盲目的在她的肌膚上索求。她臉上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她輕撫着他的頭，全身散發着媚人的誘惑，但臉上的表情則完全不同。既不溫柔也非舒暢，反而帶着一個剛由戰場上大獲全勝的勇士所掩不住、而又非隱藏不可的狂喜；金絲色的眼睛大睜着，凝視黑暗外不可見的某一點；小小的嘴角掛着一抹介於勝利與心滿意足之間的微笑。



天剛要亮時，他才回來。第一隻鳥開始吹哨，不一會兒，清亮的合唱就隨着守衛室的門栓響起來，然後是他輕聲對衛士說話。他睡眼惺忪的進來，一看到我坐在窗前的椅上，忙停了步。

「梅林！這麼早就起來了？你睡不着嗎？」

「我根本沒睡。」

他一驚，把睡意都嚇跑了。「發生了什麼事？國王出事了？」

至少他沒有一猜就知我要追問昨晚的事，我跟着他到房裏的事，將永遠不能讓他知道。

我說：「不，不是國王。但在今天開始以前，我們必須好好談一談。」

「噢，我的天！你要疼我，就不要挑這個時候，」他邊說邊打呵欠。「梅林，我非睡一下不

可。你知道我去那裏嗎？衛士有沒有告訴你？」

他身上仍帶着她的香味，令我作嘔，幾乎要發抖了。我只簡短的說：「現在就要談，去洗洗臉，清醒一下。這些話一定要說。」

我已把燈都熄了，只留下一盞，在黎明的微光下漸漸暗淡下去。他的臉變嚴厲了。「你有什麼權力——？」他隨即收歛了怒氣，沉着的說：「好吧，你是有權力審問我，可是我不喜歡你選的時間。」

這股怒氣大不同於前不久在湖邊受了委屈的小孩，寶劍和女人對他的改變何其迅速！我說：「我沒有權力審問你，也不打算這麼做。平靜下來，聽我說。我要和你談的確實與昨晚有關，但出發點並不是你違背命令。你以爲我是馬丁修院長呀？我不會和你爭辯你取樂的權利。」他好似怒氣未消，兼覺自尊受損仍然帶着敵意。爲了讓他放鬆下來並緩和氣氛，我溫和的說：「在這充滿敵人的屋子亂跑當然是不智的。但我又怎能怪你呢？戰場上的男子氣概表現過後，自然也要在床上表現一番。」我笑了笑。「雖然我不曾有過女人，但我可沒忘記心裏很想要的那種味道。我爲你得到的樂趣感到高興。」

他發怒的臉漸漸平和下來，血液和呼吸似乎也同時停止了活動，眼睛顯得又黑又亮。他瞇起眼，好像看不清楚，又好像第一次看清我。那眼光看得人頗不舒服。

「你不曾有過女人？」

問題出乎意料，倒削減了那份不敬。我訝異的回答：「我是這樣說的。我相信不少人可以了解，有些人是可以滿足於這種情況的，但——」

「你是閹人嗎？」

這問題就顯得殘忍了，他刺耳的聲音和唐突的態度，更似有意如此。我得等一會兒，才說得出話。「不是。我正要說，但是那種把守貞當作是一種屈辱的人並不能影響我。你對我也是這種想法嗎？」

「你說什麼？」他根本沒在聽，從而努力的掙脫了剛才攫住他的什麼情緒，像一個嗆住的人急需空氣似的逃出房去，邊走邊說：「我去洗洗就來。」

他隨手關了門。我起身站到窗前，把大半個身子探到九月冷冽的清晨中。遠處有公鷄在啼，更遠的啼聲此起彼落。我發現自己在發抖，我！國王巫師把死神拖到我眼前都不眨一下眼睛的梅林；上能通天，下能達於冥界，且能呼風喚雨的梅林。事到如今，這風是我喚來的，就讓我自己去面對它吧。但我仍需倚仗他的愛，能讓我倆安度我將要講的這些事。我從未料到，我會爲了這種事在這個時候，失去他的尊敬。

我自我安慰道：他還小，又是尤賽的兒子，正由他第一個女人處得意揚揚的回來，說話難免會衝。我又想，何必痴心想要他的愛作爲回報？他對我亦不過當年我對加勒帕斯一樣，親愛中仍有一些害怕。我又想了許多，不過在他回來時，我已鎮定的坐在兩杯酒前等他。他一聲不吭的端

了一杯，走到另一頭的床下坐下。他連頭都洗了，濕髮垂到眉前。睡衣也換成了白天的裝束，短衣上沒有飾物，亦未佩戴武器，看起來又是原來的小男孩樣，仍是蠻荒森林內年輕的亞瑟。

我想了許久該如何開口，但沒有結果，還是亞瑟首先打破沉默。他把酒杯拿在手上不停的轉動，凝視着杯內澄黃的液體，似乎那是他生命之所繫。

他淡然的吐出一句自以爲可以解釋一切的話：「我以爲你是我父親。」

就像你突然發現嚴陣以待的敵人竟然只是幻覺，固然鬆了一口氣，可是也發現所有的武裝竟像站在流沙樣不可靠。我努力着把所有的思潮重新調整。

這想法眞解釋了許多事，他對我的尊敬和摯愛，固然對我個人而發，但的確是一個人對父親才能表現的眞誠。我憶起小時候我探尋父親的狂熱，幾乎覺得每個人都有可能。亞瑟對父母的印象只有養父母模糊的承諾：「他們都是貴族」，所以他一直默默的等待着、尋找着。在這期間我插了進來，神秘的身份或許被拉夫形容爲很有權力而且有目的而來。他也看出我們之間有比別人更相像的外表，畢威也曾經比較過。所以他下了結論，準備付出他的愛，並在未來服從我、信任我。然後，又發生了寶劍的事，像煞了一個父親給兒子的禮物。接下來他又發現我是安布勞希的兒子，萬千傳奇的主角。不管是否私生，這又證明自己具有王族血統。

所以他自以爲是安布勞希的孫子，尤賽的姪兒，而歡天喜地的隨我來到路格瓦，信心十足的參加戰爭。我相信他也以此來解釋尤賽把劍拋給他的原因，不管私生與否，他總是尤賽最近的

血親。所以他大膽領了軍隊，代那缺席的王子盡了責任，並接受大家的擁戴。

這也解釋了爲何他不曾懷疑自已就是那「失踪」的王子。所有的瞪視、耳語和尊敬都被自認是我兒子而坦然的接受了。他和多數人一樣根深蒂固的相信王子就在國外，何況他已自認摸清了身分，何必再多想?他是王族，是我兒子，將在宮中立足，如此他便滿足了。如今，他不但必須殘酷的發現，他不僅是野心下的犧牲品，還是某個人名正言順的兒子，却被父母棄爲爲私生子與「沒人要的孩子」，我能體會這腐蝕人心的傷痛。艾克特一直以「將來你就會知道出身的高貴」來安慰他，我竟從未想到他可能把摯愛和信任都寄託在我身上。

「連我的名字都和你一樣。」那黯然神傷的慘狀比剛才的驚嚇更殘酷。

假如我醫治不了其他的創口，至少這份受傷的自尊是有辦法彌補的。事到如今，不講也不行了；我考慮過這件事若讓我全權處理，我早就對他說明了。如今，我只用直接的字句，道出簡單的事實：「我們有一樣的名字，因爲我們是一家人，你不是我的兒子，但我們是堂兄弟。你和我都是邁西穆斯大帝的後裔，你的眞名叫亞瑟，是當今王上和王后伊格蓮的婚生長子。」

這段沉默似乎永遠打不開了。我開口後，他的眼睛已從酒杯轉而盯在我臉上，眉頭皺得像重聽的人拼命要聽清楚什麽。他的臉像白布經過紅色的染缸，嘴唇半張着。然後，他很小心的放下酒杯，站了起來，走到窗邊，像我剛才一樣把頭伸到冷冽的空氣中。

一隻小鳥停在他身邊開始歌唱，天空像蒼鷺的蛋樣帶點着綠色，片片棉絮樣的白雲輕飄飄的

浮過來。他靜靜的站着，我也不動不言的等着。

終於，他頭也未轉，對小鳥說：「爲什麽這樣?十四年了，爲什麽我不能在應在的地方?」

我這才把整個故事說出來。首先，是我和安布勞希曾共享的理想：一個統一的王國，從都那利亞到洛郡，黛芬河到雷匹亞河；羅馬和不列顛混血的人、塞爾特人、平民或貴族都能爲比邁西穆斯的理想更實際的王國而戰，這個理想一脈相傳，神指示我，這是我爲這個國家服務的目標。我告訴他安布勞希的死，以及神給我的指示，這其間包括促成尤賽和伊格蓮的戀情以便產生下一位大王。還有葛樂斯的死，尤賽對我的怨懟，拉夫及我所受的懲罰，以及迫使尤賽不能承認自己孩子的情勢。我沒告訴他的是：我所見的他未來的榮耀和痛苦、尤賽的不能人道和他一直想要另一個兒子來取代廷泰閣的「私生子」，這些都是尤賽自己的秘密。

亞瑟靜靜的聽着，不明內情的人會以爲他正全神注意着窗外的藍天，和鳥兒的啁啾。一會兒以後，他終於轉過身來，雖然我沒看他，但知道他還看着我。我講到王上命我帶他到伊格蓮的床邊時，他又輕悄的回到床上。這一夜的情形，我儘量簡明扼要的敍說，但他好像和畢威在小教堂的床上一樣，當成神怪故事一樣的聽下去，兩眼還閃着興奮的光。

故事終於成形，只消我說過去的那個主角就是現在的你。我舉杯喝了一口酒，他一旋腿輕巧的從床上下來，提起酒瓶替我斟滿。我向他道謝，他停下來，吻了我。

「一切都是你，」他平靜的說。「一開始就是你。我猜的並不離譜，不是嗎?比起國王來，

你更像我的父親，艾克特也是……還有拉夫。能明白拉夫的身份眞好。我懂了……噢，是了，很多事情如此一說就清楚了。」他在室內踱起方步，斷斷續續的說話，像尤賽一樣一刻也靜不下來。「太多了，一下子眞難以接受，我得有時間想一想……幸好是你告訴我。王上想要親自告訴嗎？」

「是的。若非沒有時間，他早就說了。我希望我們還有時間。」

「什麽意思？」

「他快死了，亞瑟。你已準備好要即位了嗎？」

他手持酒壺楞在原地，缺乏睡眠的雙眼呆滯的瞪着，思想的來去太快了，連表情都來不及變換。「今天？」

「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快就是。」

「你會和我在一起嗎？」

「當然，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嗎？」

當他放下酒壺，笑着想去熄燈時，另一件事撞擊了他。呼吸似乎在一刹那間停止了，然後才艱難的調頭過來，好像一個人剛受了極爲重大的打擊，正努力的想回過神。

他背對着，伸手要去蓋熄油燈。伸出的右手很穩，但左手想避開我視線的作了一個避邪的手勢。然後，就是亞瑟才有的這份氣度，他轉過身來，面對着我說：「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什麽事。」

那些字都像從不知多深的地方拉出來的。「昨天和我在一起的是瑪佳絲。」然後，看我不吭聲，突然又尖銳的說：「你早就知道了？」

「也是來不及阻止的時候才知道的。其實，我早該預防。我去見國王前，就知道某些事不太對勁。噢，不是，我沒看到什麽，只是肩上一直有陰影徘徊不去。」

「假如我聽你的話，留在房內……」

「亞瑟，事情已經發生了。講『假如這樣』、『假如那樣』也都無濟於事了，你該相信不知者無罪。年青人就是會作這種事，你只是順從你的本性罷了。要怪的話，也只能怪我，怪我答應替國王保密。假如我把你的身世早些說出來——」

「你已經明白的告訴我留在房內，即使你不知道肩後的陰影是什麽，你也知道只要我服從你的命令就是安全的。假如我聽話，我不只是安全，到現在都還是——」他吐出幾個我聽不清楚的字，才又接下去說：「都還是乾乾淨淨的。我怎能怪你？這全是我的錯，神知道，祂的審判臨於你和我。」

「神的審判臨於宇宙萬物。」

他煩躁的走了好幾步，又回來說：「天下那麽多女人，我偏偏找上自己的姊姊，我父親的女兒……」那聲音好像塞了滿嘴食物，濁不成音，看得出恐懼攫住了他，正像小樹面對一把巨斧。

他的左手仍然作着避邪手勢，這是異教徒的手勢；然而，這份罪孽在諸神起源以前就是萬惡不赦的。他突然在我面前停下來，在這個時刻，竟然還能替別人着想。「瑪佳絲呢？她知道眞情時，會怎樣想呢？她會怎麽做？她會因絕望而自暴自棄嗎——」

「她不會自暴自棄的。」

「你怎麽知道？你說你不懂女人的，我相信這種事對女人來講更嚴重的。」想到何以更嚴重時，他的臉再度因恐懼而扭曲。「梅林，萬一有了孩子怎麽辦？」

這眞是我一生中最亟需自我控制的時刻，只要我的表情稍有不愼，誰曉得他會作出什麽舉動來。他講出最後一句話時，困擾了我一整夜的陰影突然成了形，變成一副沉重的擔子向我逼壓過來；像禿鷹一樣帶着腐屍的味道環伺着我。我這個精心計劃了亞瑟的受胎的人，竟只能盲目而且無能爲力的看着他死亡的陰謀開始孕育。

「我得去跟她說明。」他幾乎是絕望也是決斷的說。「現在就去。趁國王尚未宣布，不然她會聽到謠言……」

他還說了些狂野的話，但我忙着思考，幾乎沒有細聽。我想：假如我說她早已知道，她是和她的法力一樣早已腐敗透頂的人；假如我說她利用他奪權……在昨天那樣血脈賁張的戰鬪和激情下來，他很可能提了劍就去把她砍了。她一死，自然可以把將來必和她一樣腐敗的種子，斬草除根；啃嚙亞瑟青春的恐懼也因而消除。但若他用劍殺了他們，將來必不肯再提劍爲更神聖的任務

拼命，如此一來，這種腐敗甚至在他的工作尚未展開前就把他腐化了。

我沉着聲音說：「亞瑟，鎭定下來聽我說話。過去的已經過去，人必要學着去收穫自己播下的種子。聽我的話，身爲預言家，我可以說，再過一天你就是聯合王國的大王，所以聽我爲你預言。你犯的錯，是因爲你的無知，你在尤賽的血緣這方面來說，還是乾淨的。你難道沒聽說，神是最善妒的？祂們不要人間的某個人享有太多的榮耀。每一個人都握着使自己致命的種子，你也不過是人而已。你能擁有一切，但你也會有挫折，昨晚就是其中之一。人若能掌握自己的生死，夫復何求？有生必有死，有光必有影。滿足的留在光明的一邊，讓陰影隨風消失。」

他愈聽愈靜，終於還算鎭定的問我：「梅林，我該怎麽辦？」

「交給我來辦。你自己則儘量把這件事忘記，想想美好的早晨。你聽，號角響了吧？去吧，趁這一天的忙亂尚未開始，好好的睡一會兒。」

我們的新關係就這樣不可覺的建立起來。他爲了預備偉大的明天去睡了，我則坐下來仔細的考慮下一步該怎麽辦。窗外漸漸的亮了，新的一天即將開始。



國王的管事亞帆終於奉命前來召喚亞瑟，我搖醒他，看着他表面平靜，內心其實翻攪不已的去了。年青的他已能把陰影推到身後，把重擔交給我。這也是接下來幾年內，我和他之間的典型

關係。

他前脚剛走，我就喚來一個僕人，要他請瑪佳絲小姐前來。那人初似訝異，又似懷疑，看樣子這位小姐在此權勢不小，不是讓人請來喚去的。但今早我實在沒有耐心，只說：「快去！」那人方喃喃唸叨的去了。

她自是讓我等了又等，但終於還是來了。一身櫻桃紅，挽上去的頭髮像春天的松果，帶着杏仁的顏色。身上的香味很重，混和了杏仁和蜂蜜的味道，令我憶起往事，胃部因而一陣痙攣。其實她和我曾愛過或想愛的女孩毫無相似之處，長長的丹鳳眼內連一絲天眞也沒有。她雖抿着嘴，但滿含笑意，醉渦微現；對我行了禮就自顧自的在那張高背椅上坐下。長袍優雅的散着，點個頭遣開侍女，就抬起俏皮的下巴詢問的望着我。她的雙手合攏在弧線優美的小腹前，稱不上傲慢，但自信十足。

這姿態冷冷的勾起我的回憶。母親也曾這樣雙手合攏的面對想要謀害我的人。那意思是說：「我要保護我的孩子。」我相信瑪佳絲知道我在想什麼，那酒渦微微的加深了，勾了金邊的嘴唇抿得更緊了些。

我仍站在窗前面對着她，用比我預料中更嚴厲的聲音說：「你知道我請你來此的原因。」

「梅林王子，請你留心，我不是慣於被呼來喚去的人。」

「那我們就不要浪費口舌，你既然來了，我就趁亞瑟還在國王那邊的時候和你說清楚。」

她大睜了眼瞪着我。「亞瑟？」

「別裝了，女孩。你帶他上床以前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了。」

「這個可憐的孩子連這種秘密都逃不過你的拷問呀！」那聲音純粹是挑釁而來。「是不是你一吹口哨，他就跑來把一切都告訴你呢？怪的是，你昨晚爲什麼會讓他脫梢而去尋樂呢？我希望你也因此得到一些樂子，否則你這個專門製造國王的先知豈不白搭？眞不知當你這種木偶國王有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要他不要受到床頭人的控制，」我說。「你享受了一夜，這已經太過分了。現在是我們算賬的時候。」

她的手在腿上微微一動。「你傷害不了我。」

「當然，我也沒想要害你，」她的目光閃爍，我知道她正留心我的措辭。「同時，我也要在此看着亞瑟不受你的傷害。今天就請你離開路格瓦，以後不得再回宮。」

「我不能回宮？你胡說什麼？你明知王上需要我的照顧，他的一切家務都是我一手掌理的。國王不可能准許我離開。」

「今天以後，國王只希望他永遠不要再見到你。」

她掙紅了臉，瞪視着我，終於在乎了。「你怎敢這樣說？就算你够偉大吧，你有什麼權力不准我見我的父親，我也可以向你保證，他不會要我走的。你不致於要把昨晚的事告訴他吧，對於

病重的人，那該是多大的打擊？」

「我不會說的。」

「那你憑什麼藉口要他同意你趕我走？」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瑪佳絲。」

「你明明說，今天以後，國王只希望他永遠不要再見到我！」

「我講的不是令尊。」

「那我就不懂了——」她急急的吸口氣，金綠色的眼睛大了好幾倍。「可是，你明明說……國王？」她急促的說：「你說的是這個孩子？」

「不錯，正是你弟弟。你的道行那裏去了，尤賽已經快死了。」

她的手劇烈的扭絞着。「我知道，可是……你說今天？」

我又問了一次。「你的法力那裏去了？本來就是今天。所以你還是早走早好，不是嗎？尤賽一旦去世，這兒還有誰保護你？」

她陷入了沉思，細瞇的長眼睛不再美麗。「保護我？誰要害我？亞瑟嗎？你就那麼有把握衆人會接受他當國王？即使你辦到了，你敢要我相信他會害我，而我因此要人保護？」

「你和我一樣明知他會繼位，這點技巧你應該有的；你講那些話是爲了激怒我，但心裏也知道他不可能受女人的羈絆。你也許不需要擔心他會加害於你，但你能不提防我嗎？」我們的視線

交纏在一起。我點點頭，「不錯，將來他在那裏，我就在他身邊。聽我的勸告，趁你還能脫身的時候，趕快走吧。你昨天施在他身上的魔法我還應付得了。」

她重新鎮定下來，小小的嘴內含着秘密的微笑。不錯，她的確是修了一些法力的。「你眞的那麼有把握，女人的魔法就近不了你的身嗎？你的下場最後還是敗在女人手下，梅林王子。」

「我知道，」我平靜的說。「別以爲我沒看到自己的下場，我們每一個人的下場，我都已知道。我也看到你和你腹內的小生命將來的權勢，但你們永無歡樂，不管現在或未來。」

窗外的牆邊有一棵杏樹，陽光照在一個個金黃透熟的果實上，傳來陣陣濃烈的香味，令人昏昏欲睡。多年前，在一處香噴噴的果園內，也是這樣面對面的和憎恨及謀殺短兵相接。

她雙手攏在腹前，動也不動的坐着。那眼睛瞪着我，像打算把我生呑活剝了事。蜂蜜的香味幾乎是看得見的，隨着金綠色的光線飄過亮晶晶的窗戶，與陽光和杏仁味混在一起……

「算了吧！」我不屑的說。「你眞以爲那種女孩子的玩意兒動得了我？沒有用的。你想做什麼呢？這恐怕連法力都稱不上吧。亞瑟已經知道他的身分，也了解昨晚的錯誤，你想他難道受得了你在他的附近？你以爲他願意日日夜夜眼看着一個小孩在你腹內成長？他不是冷靜而有耐心的人，而且他有良心。他相信你也是無知才犯錯的。假如他有另一種想法，他早就動手了。」

「動手殺我？」

「你還不値得一刀殺死了事嗎？」

「假如你說我有罪，他的罪和我一樣重。」

「他不像你是明知故犯。不要浪費口舌了，何必裝呢？即使沒有法力，你也早該聽到自從我們入宮後就傳遍了半個朝廷的謠言。你早知他是尤賽的兒子。」

她第一次露出畏懼之色，但仍頑強的說：「我不知道，你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我若知道，何必做這種事？」

我交抱了雙手，把一個肩靠在牆上。「我來告訴你爲什麽。第一，你是尤賽的女兒，性喜拈花惹草。也因爲你具有佩拉崗的血統，你嗜權如命，所以你就在男人最容易把權力交出來的床上下手奪取。你明知父王將死，恐怕身爲國王的異母姊姊，將來必受年輕新后的排斥，不管誰當國王，都不可能像尤賽一樣的重用你。你將被嫁給一個偏遠的小國王，把一生浪費在替他生兒育女的瑣事上；辛苦學來的法術將永無用武之地。所以，你才佈下昨晚那邪惡的陷阱。因爲，不管情勢怎樣，你想要掌握控制國王要害的武器，不管手段如何卑劣，不管國王將如何憎恨你。昨晚的事純粹是你冷酷的陰謀，一切都爲了奪權。」

「你又何必這樣說我？你還不是一把抓住任何找得到的權力。」

「這些權力不是我去找的，而是人家給的。得到的就占爲己有，是違反上天和人間所有的律法。假如你是出於無知，純是激情而已，那就不需多說。我說過，到目前爲止，他認爲你是無知的；而今天早上他知道自己做了錯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怕你想不開。」她眼裏閃過一絲勝利的

光芒，我輕輕的把目的說完：「但和你打交道的並不是他而是我。而我的看法是請你離開。」

她倏地起身。「你爲何不說出眞相，讓他來殺我呢？那不正是你的目的嗎？」

「讓他再背上另一種更嚴重的罪孽？我可不像你那麽傻！」

「我要去找國王！」

「找他做什麽？他今天沒有空考慮你的事。」

「我一向都在他身邊，他需要我替他配藥。」

「他現在有我和嘉頓，你就派不上用場了。」

「我若說是前去辭行，他就一定會見我！我告訴你，我會去找國王！」

「那你就去吧，」我說。「我不會阻止你，不過我勸你在說出實情之前不妨三思；假如這份震驚會把他害死，你只是使亞瑟更早登上王位而已。」

「人家不會承認他的！誰會接受他呢？你以爲洛特會袖手旁觀任你爲所欲爲嗎？何況，若是我把亞瑟昨晚的行爲說出來呢？」

「那麽洛特就會當國王，」我平心靜氣的說。「你想他會讓你懷着亞瑟的孩子活多久？你最好想想我的話。這兩種可能對你都沒有好處，何不趁着可能的時候趕快離開呢？等令妹結婚後，趕快要洛特給你找個丈夫，這樣或許能保住你一條命。」

這時，她突然如被困的牆角的貓樣怒不可遏。「你竟敢這樣詛咒我，你！你也是私生子……

我的一生就只能眼睜睜的看着所有的好東西都給瑪姬絲。瑪姬絲！她就要當王后了，而我……爲什麽！她也跟人家學什麽魔法，可是比小貓都不如！把她丢在修道院裏也比讓她坐在王后的寶座上像樣，而我——我……」她停下來喘一口氣，並用上牙咬住下唇。我相信她把原本要說的話硬生生地吞了回去。「……而我，同樣擁有造成你如今偉大地位的那種法力，你以爲我會甘於平淡嗎？」她平板的聲音一如女祭司在施咒。「我可不是像你一樣的小卒，旣無男人爲友，亦無女人爲愛。你根本不是什麽東西，一文不值，到最後你將只是一個影子和名字而已。」

我笑着對她說：「你以爲這樣就能唬住我嗎？我相信我看得比你更遠。我本來就不是什麽東西，也沒什麽價值，我只是空氣和黑暗，一句話或一個諾言而已。我透過水晶來看，並在空山幽谷中等待。但是在此之外的光明世界中，我有一個年輕的國王和一把明亮的劍爲我執行工作，並營建那永恒存在的理想；且不管我的名字變成被人遺忘的歌謠與過時的知識中一個無意義的字。而你，瑪佳絲的名字，只不過是水中的嗚咽。」我轉過頭去喚僕人。「够了，沒什麽好說的，去打點行裝，準備離開吧。」

那僕人打開門，但只站在門口看看我又看看她。從外表看，他該是西部山區仍然奉侍舊神祇的塞爾特人，所以他可能感覺到那仍舊激盪在室內鬪過法後的怪異氣氛，即使只是部份。

但是，對我來講，她不過是一個女孩，歪着她美麗困惑的臉龐，致使那玫瑰金黄的長髮直瀉到粉紅色的長袍上。門旁的僕人若看不見掛於空中的陰影，亦只以爲這是平常的道別場面。

她張口吐出的聲音鎭定而低沉。「我將去找舍妹，她目前留在約克等待婚期到來。」

「我將安排衛隊護送，婚禮應如期在聖誕節時舉行，洛特國王很快會去接你們，並爲你在令妹的朝廷中安排適當的位子。」

她眼睛很快一閃，我猜她仍盼望最後一刻她能取其妹而代之，但我也不想深究。只說：「那麽我們就此別過，並願你旅途愉快。」

她對我行了禮，非常小聲的說：「我們會再見面的，堂兄大人。」

我亦有禮的說：「我必恭候。」她輕悄的把兩手互揷入袖中就走了。僕人把門關上。

我在窗邊站定，整理那澎湃的思潮。感覺上很累，兩眼亦因缺乏睡眠而灼痛；但我的心境清明又輕快，已經掙脫了女孩所帶來的壓力。新鮮的空氣吹散了徘徊室內的邪氣，連最微細的一點香味都不留下。僕人回來後，我已用冷水洗過手和臉，就帶着他走向醫院。那兒的空氣更清潔，面對垂死之人的眼神也比面對那懷着亞瑟的外甥兼私生子莫瑞的妖女更令人愉快許多。



製造一切事端的洛特國王並沒有閒着，某些忙碌的士紳不停的四處奔走，對任何願意聽的人說明尤賽應同温徹斯特或倫敦再立新王的好處。匆忙行事似乎是沒有必要的，這種大事應依禮儀而辦，並需教堂的祝福。然而路格瓦的居民，與外地擁來、人數遠超過他們的士兵可不這樣想。

尤賽很顯然的已到了末路，而在亞瑟依古禮證明了他自己的戰場附近，宣布他的王儲身分，不止必要而且正確。但是沒有主教監禮賜福要怎麽辦？這是慶功宴，一切仍照戰場上的規矩，打仗需要主教嗎？

大王在路格瓦的行宮擠得滿滿的，甚至溢出了門外。屋外的城裏和四周軍隊駐紮的地方都分別舉行慶宴，火堆之多使空氣都成了藍色的，到處充滿烤肉的香味。前去赴國王之宴的軍官只好裝着看不見營內和街上的醉漢，同時對平日嚴禁的鶯聲燕語裝聾作啞。

我一整天都沒看到亞瑟，他到下午才從國王身邊回來，只剩下準備赴宴前的一點休息時間。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醫院，比起吵雜的市區那兒安靜多了。我和亞瑟的房外似乎一整天都有人圍着，這些人或許是來攏絡新王子或只想引起他的注意；或想跟我說話、或送禮、或只出於好奇。我讓他們知道亞瑟現在大王處，盛宴之前不與任何人交談。我且私下交待警衛，若洛特要找我，我必隨時待命；但他並未採取行動。不止如此，根據僕人說，城中四處亦不見他的人影。

但我不敢冒險，一早就通知菲力爾來加強房外的防衛，大門、走廊、接待室，甚至窗外都加派了人。前往醫院前，我還特地到國王房外去找亞帆。

一個預言家明明很清楚的看見亞瑟的加冕，何以仍需如此大費周章？但曾經與神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神只承諾光明的一面，你可不能把掛在祂嘴上的笑容視爲理所當然。人有責任加以確定。神喜歡嚐點鹹味，人類努力所流的汗爲他們奉獻的祭品加上香料。

守衛毫無敵意的收走矛讓我來到侍僮僕人羣集的接待室，另有第二接待室是幫着看護國王的女人們所待之處。亞帆像往常一樣站在國王房間的門旁，看到我即迎上前來。我們談了些國王的健康、亞瑟的事和對今晚的期待，然後，我低聲問他：「你知道瑪佳絲離開朝廷了嗎？」

「我聽人家說了，沒有人知道爲什麽。」

「她妹妹瑪姬絲在約克快要結婚了，可能急於邀她作伴。」

「噢，對，也有人這樣說。」但言外之意是沒有人這樣相信。

「她來找過國王嗎？」我問他。

「來了三次。」亞帆微笑着說，顯然並不欣賞她。「每次都因爲王子還在而被拒絕了。」

疼愛了二十年的女兒，在見了親生兒子的幾個鐘頭後就被置諸腦後了。「你也是私生子。」她曾經提醒我。記得幾年前，我還曾設想她的未來。她在尤賽身邊是一個人物，也獲得了某些權勢，可能也很討他歡心。昨天國王亦曾暗示，她爲了留在他身邊而拒絕結婚。或許我因爲怕她搶走了這孩子的愛而失之嚴厲。我遲疑了一下後問他：「她看起來很沮喪嗎？」

「沮喪？」亞帆活潑的說。「才不呢，她生氣得很。這個小姐從小的時候就很難惹，她的一個女僕在哭，可能受了鞭打。」他朝一個年紀很小、在窗前踢着脚玩的小廝點點頭。「最後一次是他帶命令出來的，臉上都被她用指甲抓傷了。」

「叫他小心不要受到感染，」我的語氣使亞帆的眼光轉爲銳利，雙眉微蹙。我點點頭。「不

錯，是我把她遣走的，她並不甘心。有一天你就會知道原因。現在，可否請你去看看國王，不要使他過分勞累。」

「正相反，他的臉色是許久以來最好的一次。讓人覺得這孩子確是饑渴旅人的甘泉，大王連眼睛都捨不得離開他，精力也源源而來。他們將在一起吃中飯。」

「噢，食物會先有人試吃吧？我就是來問這件事的。」

「會的，一切我都會當心。您放心吧，大人。王子的安全絕無問題。」

「國王在赴慶功宴以前必須休息一下。」

他點點頭。「我將勸他在餐後小寐一會。」

「是否請你多費心，勸王子也休息。或者，他要是不肯睡，就要他直接回房直到赴宴？」

他懷疑的說：「他肯嗎？」

「假如你告訴他這是我的命令，或者說請求比較好。」

「一定照辦，大人。」

「我就在醫院裏，若國王有事，請派人通知我。但王子離開時，無論如何要找人告訴我。」

兩、三點時，那個小廝來到醫院告訴我國王已經休息，王子回房了。亞帆傳達我的口訊時，他立即很不耐煩的大聲抗議；但亞帆明告是我的要求，他隨即聳了聳肩就回去了。

「那我也得回去了，」我說。「但是，先讓我看看你頰上的傷。」我隨即匆匆回房。

亞瑟正站在窗前，看到我即回過頭。「畢威來了，你知道嗎？我看到他，可是靠近不了，所以我派人送了信約他下午一起騎馬。可是，你現在又不讓我去。」

「對不起，你見畢威的時間還多的是，換個時候還更好。」

「天和地呀！怎麼可能更壞呢？我都快悶死了。外面的人羣到底是要找我做什麼？」

「他們只是來對王子和未來的國王致敬罷了，學着去適應吧。」

「只好如此啦。你看，到處都是警衛，連窗外都有一個。」

「我知道，那是我派的。」循着他疑問的眼光，我又說：「你現在有很多敵人，亞瑟，我講的還不够清楚嗎？」

「難道我永遠都要這樣被守得死死的？那不等於犯人嗎？」

「一旦沒有人懷疑你的繼承權，一切就能由你全權安排。但到那時爲止，你必須有人保護。記着我們目前是在臨時的營區，一回到首都或其它堅強防禦的堡壘，你就可以自行安排所有的人員，也可以隨時會見畢威、凱伊或任何你想見的人，那時候你就自由了。但是，不管如何，你和我都無法再回去過『蠻荒森林』裏的那種日子，那已經過去了。」

「那時候多好呀，」他說着溫和的看我一眼，微笑道：「梅林——」

「什麼事？」

他正要開口，但話到舌尖又縮了回去，猛地搖搖頭說：「今晚的宴會，你會在我身邊嗎？」

「當然，你放心。」

「王上已告訴我他要如何把我介紹給諸貴族。你知道屆時會發生什麼事嗎？這些敵人——」

「他們將想辦法破壞，不讓大家承認你是尤賽的繼承人。」

他想了一下，問：「他們能帶武器進入大廳嗎？」

「不能，他們將用其他辦法。」

「你知道是什麼辦法嗎？」

我說：「他們無法當國王的面說你是私生子，我和艾克特伯爵在場，他們也不能說你假冒。他們只能破壞別人對你的信心，拉攏騎牆派的人，再試圖左右軍隊。你的敵人也活該倒霉，這件事在戰場上辦理，決定的人變成大多數的軍隊，而不只是少數貴族；軍隊不似貴族勾心鬭角，也不容易收買。何況，你昨天的表現已使軍人相信你有資格領導他們。我猜他們另有陰謀，出人意料而動搖人們對你的信心，甚至讓尤賽都不敢肯定。」

「你對我會失去信心嗎，梅林？」

我笑了。「我怎麼樣，有關係嗎？對不起，我對未來所知有限，雖然看到一些死亡和黑暗，但與你無關。」

「與國王有關？」他急急的問。

我沒答腔。他靜靜的看着我，然後自顧自的點頭好像已有答案。却問：「誰是我的敵人？」

「他們由洛郡的國王領頭。」

「噢，」他說着，看樣子他的理智尚未因忙碌的一天而滯塞，耳聰目亦明。「而尤恩是他的同黨，還有底培伊的杜鐸，還有——那披狼毛、戴絲徽章的是誰？」

「奧格爾，國王對你談過這些人？」

他搖搖頭。「我們談的多是過去的事，其實他早已由艾克特那兒知道我過去幾年的生活，而且，」他笑起來。「我懷疑有誰能比我更清楚自己的父親，父親的父親，當然這些都是你告訴我的；但要講出來又是另一回事。我們談了很多，補起許多遺漏之處。」

他又講了些，對過去並不感覺遺憾；我冷眼旁觀的看出這是他個性中的一面。這一面並非遺傳自尤賽；安布勞希、我和一般通稱爲鐵石心腸的人身上就有這種氣質。亞瑟已能把幼年之事置之度外，他把事情仔細考慮後，知道要當國王就不能感情用事。即使他談起母親，亦能了解伊格蓮不得已之處。「假如我小時候就知道雙親還活着，且那樣心甘情願的把我送走，一定非常的難過。幸而你和艾克特說她死了，使我免於傷心；如今我也看到你說她預見的危險，要作王子就得聽命於環境。她送走我的苦心並沒有白費。」他微微笑着，但聲音仍是認眞的。「我不是說謊，在蠻荒森林自以爲是母親已死的私生子，的確比在父親的任何城堡中痴等王后再生一個兒子來遞補我的日子，要好得太多了。」

十幾年來我並不曾這樣想過，我被那些更大的目標如他的安全、王國的未來、神的旨意給蒙

蔽了。在他闖入我在蠻荒森林的生活以前，他也只是一個象徵，我父親的另一個生命，及我的工具。在我了解並愛他以後，我只看到我們讓他過着清苦的生活；而他仍能那樣神采飛揚，擁有事事要第一、要最好的躍躍欲試的野心，以及他出乎自然的慷慨與博愛。即使我一再自我安慰：沒有我，他根本近不了寶座；然而我仍然生活在剝奪了他應得權利的無限愧疚中。

相信他對那份清苦與剝奪，不是沒有感覺。但是，就算他已身在國王行宮，並得知自己身世的現在，他仍能清晰的看清那樣的王室生活意味着什麽。他是對的，除了每日的危險，跟在尤賽身邊並不好受，奢侈的生活、時間的浪費和一連串的希望與失望，很可能早把他變成尖酸苛薄的人。但我的這份重擔，也只有他有能力移去；如今我的愧疚正如寒冷驅走了沼澤上的濃霧一樣消失無踪。

他還在談他的父親。「我喜歡他，」他說。「他是好國王，遠離朝廷反而使我能聽別人談論他，並作判斷。父子親情是另一回事，我也需要時間再認識母親，我想她很快就需要人安慰。」

他只很簡短的提了瑪佳絲一次。「我聽說她離城了。」

「今早你和國王在一起時離開的。」

「你和她談過了？她怎麽說？」

「她並不難過，」這是實話。「所以你無需擔心。」

「是你要她走的？」

「我只加以開導，就像我勸你忘掉這件事一樣。目前沒什麽事了，除了——我建議你，最好去睡一覺。累了一天，晚上還有得忙的。所以，假如你能把人羣和警衞都忘掉，我建議我們兩人都睡到傍晚。」

他突然像懶貓樣的張大嘴，打了個呵欠，隨即笑起來。「你施了催眠術呀？怎麽一下子，我就覺得躺下來能睡一個星期似的……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不過，我能先通知畢威嗎？」

他不會再提瑪佳絲，今早那受了蠱惑的眼神已較清明，不再揹着黑影；疑慮與憂懼，已像炙鐵上的水珠，從他命定的、閃亮的青春中掃除殆盡。假如他也像我一樣猜到他的未來將比現在偉大，而結局非常可怕——但，我懷疑他的活潑會因此稍減。對一個十四歲的人來說，四十歲時的死亡，似乎是幾輩子以後的事。

太陽下山後一個小時，我們奉召前去參加慶功宴。



整個大廳塞滿了人，號角響起時，幾乎連呼吸的空間都沒了，堅固的羅馬磚牆都快被興奮的人羣擠垮。謠言已像野火燎原，二、三十哩外的人都擠入路格瓦，共享這偉大的一刻。

要將有權與國王同席的貴族及其手下加以過濾或選擇，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人應將武器留在外面，因此使接待室堆的矛與劍，煞似蠻荒森林的蘆葦叢。如此一來，警衞也很難注意每一個

客人，是否只除了用來切食物的小刀或匕首外，還帶了其他的武器。

衆人皆到齊後，天已經全黑了，火把紛紛燃起。整座大廳很快的在冒烟的火把、醇酒美食和笑語喧嘩中暖和到不舒服的程度，我不由得焦急的看着國王。他的精神似乎很好，但臉色太紅了些，反而有些呆滯、透明，我曾經見過一個人最極限的精力都被逼出來時，就是這付樣子。但他仍然神態自若，很愉快的與坐在右方的亞瑟及其他人說話；偶爾則恍惚的似乎失落在什麽地方，要人推一把才會忽然醒來。

有一次，他問我——我坐在他的左邊，是否知道瑪佳絲今天去找他做什麽？他的語氣既無關心，亦無甚興趣，顯然尚未接受她已離開的事實。我說，她想去約克找妹妹，既然國王無法接見她，我乃准許她離開，並派人護送。我很快的請國王勿爲健康事操煩，我既然來了，必親自照料他。他點頭向我道謝，但似乎覺得我的好意並不必要的說：「今天我已有了最好的醫生，戰場的勝利和身邊的孩子。」他拍着亞瑟的手臂，大笑着。「你聽到那些撒克遜狗叫我什麽嗎？半死的國王。我坐在椅子上抬出去時，親耳聽到他們狂喊……話雖不錯，但如今，我不僅得到勝利，也獲得再生。」

他口齒清晰的說完，人們傾過身來細訴，等國王吃東西時，紛紛交頭接耳的贊同。亞帆和我都曾警告他少吃淺酌，幸好他胃口很小，亞帆也把他的酒對了大量的水。亞瑟的也一樣。坐在父親身旁的他，背脊挺得像矛一樣，緊張和興奮使他略顯蒼白。我猜剛開始時，他根本食不知味。

他很少說話，只在人家指名時，才簡短且顯然出於禮貌的回答，大部分的時間都靜靜看着桌下的人羣。了解他的我，知道他正看着人的臉和徽章計算着，看某些人召集部下，並留心來人坐在何處。他也注意人的表情，這個面帶敵意，那個狀似朋友，這個是騎牆派，那個笨笨的、或只是好奇的旁觀者。我能毫不費力的把他們像黑白棋子樣的分開；然而，一個年未十五的年輕人，在這種高壓下，竟能收心斂神的冷眼旁觀，實屬難能可貴。多年後，他這種集中心力，立分敵我的能力亦未稍減。

他冷酷的眼光只在兩個人的身上溫柔的停駐了一下：第一次是看到不遠處的艾克特，堅毅可靠的艾克特看到養子佩珠帶玉、渾身銀白的置身國王之側，眼眶裏浮了一層霧。（我想旁邊的凱伊就不那麽熱心了。）大廳另一頭，畢威坐在他父親班諾克國王身邊，平凡的臉興奮得發紅，所有靈魂都表現在雙眼中。兩個孩子不斷的交換眼色，新一代堅強的網就這樣織了起來。

慶功宴懶懶的開下去，我仔細的看着尤賽，懷疑他是否有辦法撐到宣布繼承權，且讓衆人無異議的擁戴亞瑟。我該在何種情況下挿手？或者今晚將以流血收場？但他撐了下來，終於環視大廳一週，舉起手令吹號示意全場肅靜，所有的臉都轉向王座所在的高臺。他沒力氣站起來，只在寶座挺直了上身，耀眼的火光與旌旗下，威風不減當年。

他手扶寶座的雕欄，微笑着開始說話。

「各位大人，大家都知道我們今晚相聚在此的目的。柯勒寧和貝多爾福已從海岸潰敗到北方

的荒原了。」他像其兄暢談康尼堡之役樣非常得意昨日的大勝，對未來極表樂觀。「聚集且威脅我們多年的敵人，終於被我們一戰打敗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因而了解這份勝利得來不易，也了解團結的力量如何偉大，和不團結將受的艱難。我們還能關起門來作北方的王、南方的王嗎？團結起來，在一個領袖與一個政策的領導下一致向外，我們絕對可以再把邁西穆斯的寶劍揚名世界。」

他當然是順口道來，但却觸動了亞瑟的心事；回頭監視衆人之前，饒富深意的瞥了我一眼。

國王停下來，一旁的亞帆趕忙遞上一杯酒，尤賽要他置於一旁重拾話題。他的語氣更強了，幾乎恢復了往日的活力。「這就是過去幾年給我們的教訓。我們一定要有一位領袖、一位強有力的大王，讓所有的小王國都對他効忠不二。否則，我們又會回到羅馬人來到以前的野蠻時代，像高盧和日耳曼一樣支離破碎，日夜為食物紛爭，而忘了共同的敵人。我們不能隨羅馬帝國沒落，應該團結成一新生的王國，有自己的法律、人民和奉祀的神祇。只要大家能忠心的追隨適當的大王，這些都將實現。目前不列顛的龍旗或許不如羅馬的鷹旗，誰敢肯定我們不能飛得更高！」

廳內非常安靜，那可能是安布勞希、甚至是邁西穆斯本人在說話，神果然在必要的時候開了口。

這一段的靜默更長久。國王努力裝作停下來靜待衆人的注意力更為集中；然而他的手都發白了，其實是靜待自己的力氣集中。幸好大家都看着王座右邊的男孩，不曾注意，只有洛郡的國王

一直盯着尤賽。亞帆趁此又遞上一杯酒，看到我的眼色，乃輕湊到唇上呡了一口；國王接過來就喝了。亞帆趁他力氣尚未消失時，趕緊接過酒杯，代他放到桌上。這一切，洛特都急切的看在眼裏，他必然發現尤賽早已病入膏肓，正分分秒秒的期待大王出醜。不知是瑪佳絲的密告，或純粹個人的猜測，他似乎知道尤賽的體力將無法支持到扶持亞瑟登上王位，那麽他們就有可乘之機。

尤賽再度發言的聲音已嫌中氣不足，但大廳沉寂的情況亦使他無須費力。連那些酣然大醉的人都肅然的靜聽國王再談昨日的戰役、犧牲的勇士、受傷的朋友；亞瑟的英勇和亞瑟本人。

「多年來諸位均知，我后伊格蓮為我生下的孩子，是在海外接受王室的訓練，並由比我生病前更要堅強的一雙手撫養長大。諸位亦知，當時候到來且他已長大後，就要被宣布是亞瑟，作我的繼承人，也是你們的新王。如今諸位可以知道，這個合法的王子，首先是在不列塔尼赫爾王的庇護下；後來則在我的忠僕與同袍艾克特伯爵的家中成長。這其間一直都由我的賢姪梅林·安布勞希訓練與教導；梅林是他出生時的見證人，監護之職世人無敢置疑。諸位亦無須懷疑王子遠行的原因，王室把孩子送到另一個朝廷，既實際也很普遍；如此可避免驕生慣養與驕傲自大，亦可防陰謀與野心人士圖謀不軌。」他停下來喘口氣。席間不時有人交換眼色，只有亞瑟冷眼旁觀看在眼裏。

國王接下去說：「你們或有人想，訓練王子，有什麽更比帶他上戰場與參加會議更恰當呢？然而，你們昨天也看到他毫不費力的接過國王的劍，將軍隊領上勝利之途，就像他早已是慣於征

戰的大王。」

尤賽的氣愈來愈短，臉色惡劣已極。洛特眼神緊張，亞帆憂形於色，康特眉頭緊蹙。我突然滿心感激我們曾在湖邊彼此剖白。康特和洛特，若康特少一分葛樂斯的豪氣，這個國家早被一分爲二，南北雙雄將毫不顧生民塗炭的爭鬪起來。

「所以，」寂靜中，呼吸聲濁重得可怕。「我在此將我惟一眞傳的兒子，佩拉崗家的亞瑟，介紹給諸位，他將在我死後繼而爲王，並於今後將我的劍揚名戰場。」

他的手伸向亞瑟，男孩面無笑容直挺挺的起立，歡呼與喊叫掀屋而起。全城想必都聽到了這聲巨響，所以室內的人靜下來喘口氣時，便可聽到一波又一波的歡呼像火舌竄過乾草堆樣燎原而起。這些喊叫中透着贊同與大事終於底定的鬆懈，自然更有許多的歡樂。冷得像一片雲的亞瑟，似乎將這些聲音的出處一一認清。但從我的角度，可以看到那緊抿的下巴正微微的抽動。他像一個劍客，贏了一回合後，等待下一個挑戰者。

挑戰者馬上就來了。在這陣喊叫與酒杯相撞的聲音上，洛特那嚴厲具有權威性的聲音高高的響起。「我不服這個選擇，尤賽大王！」

這話像對激流投下一方巨石。喧嘩聲收斂了，人們不解的瞪視、低語、轉頭到處看。兩派人頓時壁壘分明，仍有人爲亞瑟與國王的選擇而歡呼，但到處都有人喊叫：「洛郡！洛郡！」而乘着風頭而上的是洛特剛猛地大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只看過一次戰爭的小孩？告訴你們，

柯勒寧馬上就會回頭，你們難道要讓一個小孩來領導我們？尤賽國王，若你眞要交出寶劍，何不交給身經百戰且具有戰功的武士，讓他在你的小孩長大前代爲保管！」他的拳頭猛地一擊，四周的人紛紛高叫：「洛郡！洛郡！」、「佩拉崗！」「康瓦耳！」甚至有人叫「亞瑟！」。幸好廳中諸人均無武裝，只能互相攘臂漫罵。僕人、侍者均蒼白了臉，不知所措的貼牆而站。面如死灰的國王艱辛的舉起手，但無人理會。亞瑟不動亦不語，但頗爲蒼白。

「各位！各位！」尤賽氣得渾身發抖，我擔心這股怒氣會是他心上的矛，洛特也知道。我伸手拉住他，輕輕的說：「不要擔心，好好坐着，讓他們叫一叫就沒事。看，艾克特要發言。」

「大王閣下！」艾克特輕快、友善、煞有介事的聲音，使會場的氣氛冷靜下來。他像是對大王說話，效果非常顯着，衆人紛紛閉口來聽他。「大王閣下！洛郡國王對你的選擇有所不服，他有權利說出來，就像我們都有權在你面前說話一樣。但他不應該對你今晚所說的話挑戰，或有質問。」他提高聲音對整個大廳說：「各位大人！這不是選擇或選舉的問題，王位繼承人是天註定的，由不得任何挑選。他天生就是王子，你們有什麼好質問的？看看你們面前的王子，他曾在我家住了十年，我能大聲的說，這就是值得你們追隨的領袖，不是將來、也不必等他長大，就是此時此地此刻。除了出身，你們只消想想他昨日的表現，就知道我們是那樣幸運的在神的祝福下，又有了一位眞命的英明頭袖。這不是由得了你挑戰或質問的。看看他，各位大人，想想昨天！有誰比他更適合團結不列顚的每一個角落？有誰比他更適合接受他父親的劍？」

有人大喊「對！對！」還有「懷疑什麼？他是佩拉崗，就是我們的王！」。喧嘩聲更吵，也更迷惘了。我突然想起我父親的會議是那樣井井有條，回頭却看到尤賽幾乎顫不可止，寶座上的身體快成了灰。時代不同了，這一次沒有衆人的支持成不了事。

洛特又站了起來。這一次不叫了，語聲中肯頗有份量，胸有成竹又有禮的對艾克特說：「我不是不服他的出身，只覺得一個未經鍛鍊的年輕人不適合當領袖。大家都知道，昨日之戰只是序幕，將來還有自邁西穆斯以來就沒有的苦戰，與連安布勞希都不曾碰到的險境。我們需要比光憑一天的運氣更偉大的領導人才。我們不只要病國王的代理，而要一個不止素有威名，且早已蒙天之祜的傑出領袖。假如年輕的王子眞有能耐接下他父親的寶劍，何不請他父親現在當着我們大家的面交給他呢？」

寂靜再度來臨，只有三顆心的心跳聲。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等於就是讓位了，只有我、或許連同亞帆知道，不管尤賽讓位於否；亞瑟今晚都將爲王。然而，尤賽並不知道他的生命已到盡頭，即使有所知；我也不敢肯定，他是否肯把那等於是他的氧氣的權力交出來。他靜靜的直坐着，看似無動於衷，只有近得像我的人才看得出陣陣的痙攣搖撼着他的身體，致使他的金冠閃現出搖曳的反光，連手上的珠寶都因撞擊而微響。我起身緊靠他的左手站着，亞瑟皺了皺眉，詢問的看着我。我對他搖搖頭。

國王舔着唇，猶疑着。洛特語氣的變化使他不解，同樣也使衆人迷惑。然而這倒激起了騎牆

派者的氣燄，他們旣不敢叛變，又擔心將來的領袖問題。贊成與同意的低語聲，隨之而起。洛特雙手大張，似乎代表廳中所有人發言：「各位大人！假如我們能親眼看到國王把寶劍親手交給他的繼承人，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然後，我們就有時間來研究如何解決即將到來的大仗了。」

亞瑟的頭像獵犬聞到不尋常的氣味，輕輕的轉動。艾克特也看着四周，好像對這些人突然的不信任感到極爲訝異。另一個角落的康特死命的盯着洛特，好像要把對方的靈魂從眼裏拽出來。尤賽略低着頭，一個我從未見過的自我犧牲的姿勢。

「我願意。」

一位管事跑着回去拿劍。尤賽癱在大椅上，對亞帆遞給他的酒搖搖頭。我悄悄的去按他的脈搏，細弱而不穩定。嘴唇似乎很乾，使他不斷的伸舌出來滋潤。他輕柔的說：「其中必定有詐，可是我看不出來。你找得到嗎？」

「還找不到。」

「並沒有人眞的追隨他，昨天以後，軍中更沒有人會同他一路了。可是，現在……他居然逼得你必須跟他談條件。他們要的不是事實或承諾，而是異象。你難道不能變一個出來？」

「我不知道，也許時候還未到；該來的時候，神自然會來。」

亞瑟聽到我們的耳語，早已繃得像一張拉圓的弓。然後，他放眼環視大廳，嘴上好像放鬆了些。我循着他的視線過去，看到滿臉通紅的畢威，正被他父親用手按坐在椅上，否則，怕早不赤

手去扼洛特的脖子了。

管事手捧尤賽的劍跑回來，劍柄上的紅寶石閃着邪惡的光。劍鞘是鍍銀的，上頭鑲着金飾與寶石；在場没看過這把寶劍超過一百次的人幾乎没有。來人將劍平放在國王面前的桌上。他細弱的手不加思索的就朝劍柄抓去；這是一個好戰士的基本條件。亞瑟看着他，眉間一抹疑惑。他想起蠻荒森林中的那把劍，不知它將扮演何種角色。

但，當紅寶石的光芒刺到我的眼睛時，我終於了解了神的所作所爲。所有的異象——火焰、龍形星羣、石中劍，早已說明了一切。這份信息並非由神的笑鐵面後傳來，而在紅寶石的火焰中顯現。尤賽的劍無法成事，就像尤賽本人亦將失敗一樣；但另一把就不然了。它越過千山萬水而來，等待的就是將亞瑟帶上王位的這一刻；並助他建國、護國，然後再從人間永遠消失……

國王用力抽出劍，說：「我，尤賽．佩拉崗，將此劍交給我的兒子亞瑟——」

許多人驚訝的猛吸氣，喧嘩聲再度四起。衆人驚恐的大叫：「異象！凶兆！」另有人高喊：「死亡！死亡的凶兆！」奸計得逞的耳語再度瀰漫：「我們還有什麽希望呢？分裂的土地，半死的國王，還有個連劍都没有的毛頭小子。」

尤賽掙扎着站起來，半張着嘴瞪着手中的劍，像遽受重擊的人。劍已折斷，在劍尖一指距處有一個鋸齒狀的裂口，在火炬的光下顯得格外猙獰。

國王發出一些聲音，似想說話，却又哽在喉嚨中。寶劍匡啷一聲掉到地上。他的脚已無力支

持，亞帆和我將他架住，輕放回椅上。亞瑟快如山貓的俯身向他，嘴裏輕叫：「父王！父王！」

然後，他直起身，雙眼看着我。對全廳人皆已目睹的悲劇，已無須我以語言相告。尤賽駕崩了。

尤賽的死亡，比他的將死未死，更能震住橫掃全廳的恐慌。每個人都靜悄悄、直挺挺的站立着，看我們將國王輕放在椅上。寂靜中，火焰發出像絲綢抖動的聲音，亞帆情急中丟下的酒杯，滴溜溜轉了一圈回到原位。我傾身闔上已逝國王的雙眼。

這時，洛特那有力的煽動聲音重新響起。「果然是個凶兆！一個死去的國王和一把斷劍！艾克特，你還敢說神指定這孩子來領導我們抵抗撒克遜人？我們的王國固然破碎，但一個孩子和一把斷劍難道就有力量阻擋一切外患嗎？」

全場再度陷於混亂。人們叫喊着，既驚且恐的互相瞪視與四處張望。我若有所覺的發現，洛特看到斷劍並不吃驚。亞瑟眼中冒着怒火，猛地轉身面對全廳的人，但我很快的說：「不，等一下！」他聽從了，然而右手仍把匕首捏得關節透白。震驚與恐懼像狂風下的潮水，襲遍全廳。

一陣騷亂中，艾克特嚴肅撼人的聲音再度傳來，仍像剛才一樣堅毅；把迷信的妖氛像掃帚清除蛛網樣揮開。「各位大人！這樣像話嗎？大王死在我們面前，諸位竟在他的雙眼未閉的時候就

反對他的計劃？我們都知道，是這把昨天還完好的寶劍斷在鞘中，才造成他的死亡。而我們竟要讓這——意外——」他的語氣轉爲沉重。「把我們像小孩子一樣，嚇得不敢依原來的計劃行事？假如你們要找什麽異象，這兒不就有現成的——」他指着像蒼松樣立於王座之旁的亞瑟。「一個國王倒下去時，另一個自然就接上來。神派他在今天來到我們面前，我們一定要承認他。」

衆人面面相覷，喃喃不已。有點頭，有同意的叫喊，然而仍有不少人面帶遲疑，有人大叫：「他要用什麽劍呢？用那把斷劍嗎？」

艾克特堅定的說：「洛特王稱這斷劍爲凶兆，什麽凶兆呢？我說，各位大人，這就是叛逆的凶兆！這把劍並非在大王或他兒子的手中折斷的。」

「不錯，」畢威的父親站起來高聲說：「我們都看到它在戰場上還好好的，依神的名，也發揮了它的威力。」

「那以後呢？」這問題響自大廳的每個角落。「以後呢？假如國王知道劍斷了，何必派人拿來？」有個隱在人叢中的聲音說：「假如劍是完整的，國王會給他的兒子嗎？」另一個可能是尤恩的聲音說：「他知道他快死了，就把這個破敗的國家連同斷劍放棄了。現在輪到最強的人來取而代之。」

艾克特的臉由紅轉黑，破口道：「我說叛逆的話没錯吧！我們的國家就是讓你這種不忠不義的狗給撕碎的，高爾的尤恩！」

尤恩怒得大吼，伸手要抓匕首，洛特嚴厲的不知對他說了什麽，才悻悻的放開。洛特笑着，機警的瞇着眼，仍然狡滑的說：「我們自然不難明白，艾克特伯爵要他的養子坐上王位，心中有何企圖。」

衆人突然一靜，艾克特環視四周，似乎想從空中變出一把武器來。亞瑟的手亦緊握匕首之柄不放。這時廳右突然一陣騷動，原來康特站了出來；袖子上的野豬，隨着他的行動伸展、撲動。他看着四周，要大家靜下來。洛特很顯然的吃了一驚，艾克特則強制自己站到一旁。所有嚇破膽的、騎牆派的、投機取巧的人，都像危難中企待領袖的看着康特。

康特的聲音清晰得不帶絲毫感情。「艾克特的話並没錯。我親眼看到戰爭後，王子把劍完整的交還父親，除了敵人的鮮血外，什麽記號都没有。」

「那麽誰把它折斷的？這是陰謀嗎？是誰主使的？」

「到底是誰？」康特說：「絕對不是神，不管洛特王怎樣想。神不會把將勝利奉獻給祂的寶劍折斷。寶劍爲神所賜，它必定都是完好如初的。」

「那麽，假若亞瑟要當我們的王，」有人叫着。「神要給他什麽劍呢？」

康特抬頭上看，衆人皆知他要我接下去說。可是我不曾開口。我已退到亞瑟身後，站在寶座的陰影裏。我的位子就在這裏，是讓他們看見我就位的時候了。衆人皆靜候着，轉頭來看看白衣小將身後的一條黑影。騷動、耳語再度傳開。這其中有人知道我的力量，即使有人懷疑，亦不曾

顯現在臉上。就連洛特也只敢蒼白了臉；但他看我不說話，却又微微的笑。從亞瑟的肩上，我知道他已緊張到了極點，我運用意志的力量對他說：「等一下，亞瑟，時候未到，等一下。」

他靜靜地彎身拾起斷劍插回鞘中，強光一閃刄就不見了。

「看到了吧？」康特對大家說：「尤賽死了，劍也完了。但亞瑟有他自己的劍，比人力折斷的這把還要偉大許多，那是神賜給他的。我親眼看過他拿在手上。」

「什麽時候？」衆人問。「在那裏？什麽神？那把劍什麽樣子？」

康特微笑着靜待問題消失。他輕鬆的站着，一付高大但眞正有權力的人擺出的蠻不在乎像。

洛特咬着唇又皺着眉，額上冒了大顆的汗，眼睛在廳內轉着，計算着有多少人還支持他。他的樣子，似乎在期待康特採取反對亞瑟的立場。

康特不看他，只對旁邊的人說：「有一次，我在蠻荒森林看見他和梅林在一起，帶着一把從沒見過的寶劍，那珠寶鑲得像皇帝才有的，劍鞘上的光灼得我的眼睛都痛了。」

洛特清清喉嚨。「那不過是幻覺而已，魔法變出來的。梅林在場，那就很明顯了。假如梅林是亞瑟的老師——」

一個有一頭濃密黑髮的小子竄了出來，是西部山區來的蓋勒，在他們的地區都以德教仍然流行。「就算它是魔法，又怎麽樣？有魔法的國王就是值得追隨的國王。」

一陣叫好隨之響起，拳頭擂着桌面，在場有許多是來自山地的塞爾特人，懂得這種話。「對呀！對呀！強有力固然不錯，沒有運氣又有什麽用？我們的新王雖然年紀不大，但兩者都有了。尤賽說的對，有好的訓練和好的顧問，就是最好的國王。誰能有比站在他身邊的梅林更好的顧問呢？」

「訓練是眞好！」一個孩子的聲音叫道。「眞要到了戰場才算經驗，那才是太遲了呢。」原來是華威忘情地大叫。做父親的伸手想敲他的頭，變成一陣摩挲。有人情不自禁的笑了，熾熱的氣氛因而冷靜下來。受迷信或恐懼打擊的騷亂已經過去，衆人鎭定下來，準備聽聽各方的道理，並加以思考。原先傾向洛特一邊的人，也有回過頭來的。仍有人叫道：「梅林爲何不說話？梅林知道我們該怎麽辦，讓他來告訴我們吧。」喊叫聲又似衝浪：「梅林！梅林！讓梅林說話！」

我任由他們叫了幾分鐘，直到他們幾乎要把石頭一個個拆下來聽我說話，我才開口。我既未移動，也沒提高聲音，肅立在過世的與將來的國王之間。他們互相要別人噤聲來聽我說。

「我有兩件事要告訴你們，」我說。「第一，洛特王錯了，我並不是亞瑟的老師，我是他的僕人。第二件是康瓦耳公爵已經說了的，在我們和撒克遜恐怖之間，是有一個年輕的國王，以及一把由神親自送到他手上的、完整的寶劍。」

洛特看時機不再，四下一看，大聲叫道：「好劍不錯，但那只是幻覺，到戰場就消失了。」

「別傻了，」艾克特咆哮道。「那是我借給的一把才這樣，被他打架弄斷了；反正也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也沒要他賠。」

有人大笑，有人微笑。而洛特再開口時，已帶困獸猶鬬的意味。「那麽他從那裏得到這把神劍？現在又藏在那裏？」

我說：「他獨自去了『冥府之島』，從一個低於湖面的洞中拿回來的。」

寂靜。在場諸人沒有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有人在做避邪的手勢。

康特乘機而起。「眞的，我親眼看見亞瑟抱着一個像藏了一百年似的舊劍匣，自冥府之島划着小船回來。」

「那眞的藏了一百年，」我對噤聲不語的衆人說。「諸位大人，請聽我告訴你此劍的來歷。它就是邁西穆斯．威驥要去攻打羅馬時所帶的劍，他的族人把它帶回來藏起，等待神引領一個王子去尋找。那預言難道還需要我來提醒嗎？這預言早在我出生前即已存在，它說寶劍將度過千山萬水而來，藏於幽暗並鎖於石中，直到不列顛的眞主將它尋出。原來它一直藏在冥府之島上，直到神的異象讓亞瑟找到，並輕易的帶了回來。」

「讓我們看！」衆人叫着。「讓我們看！」

「會的，寶劍正挿在蠻荒森林一座教堂的祭壇上，等待亞瑟當諸位的面去拔出來。」

洛特漸有懼意，所有的人都反對他了；而他的行動證明了與亞瑟爲敵的立場。但，到目前我此，我只是靜靜的說，並未施展法力，他想或仍有可乘之機。他的頑固與對權力愚蠢的野心，使他再度鼓足餘勇。「我看過這把劍，你們許多人也都看過，那是邁西穆斯的劍沒錯，但是是石頭

做的。」

我這才高舉右手。敞開的窗戶鑽進一陣微風，掀起亞瑟身後金黃的赤龍旗，也使我的影子頓時竄高，像是展翅欲飛的赤龍。法力出現了，我從自己的聲音中可以聽得出來。

「從石中拔起的劍，還可以當諸位的面再拔出來一次。從今後，那座教堂應改名爲佩勒斯教堂，若有不是眞命天子的人想去拔劍，他的手必被燒成炭。」

人羣中有人猛地一叫：「假如他眞有神賜的邁西穆斯的寶劍，假如他有梅林爲輔；那不管他追隨那一位神，我必追隨他！」

「還有我！」康特說。

「還有我！還有我！」喊叫聲此起彼落。「大家都快去這個危險的（譯註：佩勒斯有危險之意）祭壇看這把神奇的寶劍吧！」

每個人都站了起來，一波波向上升的喊叫在廳內迴盪：「亞瑟！亞瑟！」

我放下手，仍用意志力對他說：「就是現在，亞瑟，就是現在！」

他沒看我，但已得知我的意念，我覺得法力離我而附向他。不只是我，廳內衆人皆可看到那股力量在他身邊成形、茁長。他舉起一隻手，衆人皆期待的看着他。他的聲音清晰而堅定，不再稚如男孩，而是一個剛在戰場與廳堂奮力決戰後的男人。

「諸卿，你們都看到命運如何使我連一把劍都沒有的來到我父的身邊。如今，叛逆折斷了我

父將傳給我的劍；叛逆也想剝奪我已在諸位面前證實的出身，幸而爲我父的誓言粉碎了。但，如梅林所說，神已爲我準備更偉大的武器，而我也確將在諸位的面前拔出來，我將儘快率諸位前往佩勒斯教堂。」

他停下來，要接着神的話說下去並不容易。他的結語很簡單，像火焰之後清涼的風。火把已燒得透紅，我的影子下了地，赤龍大旗靜靜的垂着。「諸卿，我們明晨出發。現在該是料理先王後事的時候，在他回到安息之所前，讓我們依王禮將他暫時安厝，並派守衛。然後願意拾起他們的矛與劍者，就可以隨我出發。」

他講完了。康特快步走上前，艾克特亦同行，另有蓋爾、畢威的父親賓恩國王，和其他一、二十人。我悄悄的退開，讓亞瑟接受國王忠衛的敬禮。我對僕人做了一個手勢，要他們把先王遺體僵坐着的大椅子搬開，除了垂淚的亞帆，已無人留意尤賽。



我一離開大廳，即命一僕人奔到馬廄，要他們爲我備匹快馬，另一個去拿劍和斗篷。不到幾分鐘，我就悄悄的穿過擁擠的走廊來到外院。

馬已備好，原來是拉夫的栗色馬。拉夫本人則站在馬頭旁邊，臉上是緊張而急切的表情。院

子的高牆外，整座城市如沸騰的蜂窩，到處都是人聲與火炬。

「這是幹什麼？」我問他。「他們又傳錯話了嗎？只我一個人去。」

「他們說了，這匹馬是給你騎的。牠比較快，腳力也穩健，還懂得一些攻擊技巧。假如你眞碰上麻煩——」我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這馬曾受戰鬥訓練，等於多一種武器，可以爲我打鬥。

「謝謝你，」我接過繮繩上了馬。「大門那邊知道我要出去嗎？」

「知道了，梅林——」他仍拉住繮繩不放。「讓我陪你去，你不該一個人出門。你有一些不擇手段的敵人，等着置你於死地。」

「我知道，你想幫我的更好方法是留在此不要讓人跟踪我。堡門關了嗎？」

「我已經要他們關了。除了你沒有人出堡，但他們說宴會未完就有兩人溜了出去。」

我皺着眉問：「是洛特嗎？」

「都沒看清楚，他們自稱是要把國王的死訊送到南方的信差。」

「我們沒派信差。」這是我的命令，在新王加冕以前，爲免人心惶惶，消息絕不能外洩。

拉夫點點頭。「我知道，但命令未下之前，這兩人就出去。可能是宮中有人多事，也可能就是洛特的人。可是他能幹什麼呢？再把邁西穆斯的劍，像尤賽的一樣折斷？」

「他有這份能耐嗎？」

「不——能，不過既然不可能，你又何必趁夜趕去？何不等王子一起？」

「因為你說洛特將不擇手段的話，並沒有錯。現在的他實在嚇壞了，這比野心勃勃更難惹。他一定得想盡方法，使人們不信任我，並動搖他們認為這把劍是神賜的信心。所以，我一定得趕去。神無法保護牠自己，若我們不能為牠而戰，那牠要我們做什麼？」

「你是說——？我懂了，他們可能破壞教堂，摧毀祭壇……最好他們是能不讓你到那邊去迎接國王……他們也可能殺害你留在教堂的僕人是不是？」

「不錯。」

他抓着馬銜，力道之大使馬兒蹭了一下，不斷噴氣。「這樣一來，洛特謀殺你的心豈不更堅定了？」

「不錯，可是他不會成功。好啦，讓我走吧，拉夫，我不會有危險的。」

「啊，」他鬆了一口氣似的說。「你是說星象沒有預告另一個死亡？」

「也許有，但不是我。無論如何，我不帶任何人去冒險，所以我才不要你同行，拉夫。」

「噢，天，既有危險——」

我拉過繮繩。「上次爭這個問題時，我讓步了，但今晚眞的不行。我不能逼你服從，但你既已經是亞瑟的人，你的責任應該是在此看守着他！並護送他安全的前來教堂。我要走了，那一個門？」

他想了許久，終於退後一步。「南門，神與你同在，我親愛的大人。」

他轉頭去喚守衛，院子的門向兩側盪開；一俟我策馬而去，隨即呀然閉上。

藍天上月兒半圓，蒙着輕霧，帶點薄銀；照亮了谷間熟悉的小路。河邊的楊柳在自己的藍影上輕擺，漲滿雨水的小河流勢湍急。閃爍的星羣，以大熊星座最亮。然後，栗馬覺出我的腿勁，放開大步奔入幽暗的蠻荒森林時；月亮、星星、小河就都不見了。

第一段路直而平，蒼白的月亮偶爾還從枝葉間滲進來。盤到路上的樹根在馬蹄下，輕脆的一再折斷；我伏在馬背，避免被樹枝掃到。漸漸的，開始上坡，先是和緩，漸則陡峭而曲折，好像森林想鑽到山的肚子裏去似的。有時轉個大彎，避開懸崖；有時又傍着隆隆的深溪而行。除了馬蹄聲外，四野一片闃寂，連樹枝都那樣靜悄悄的掛着。沒有一絲風能進得了這樣的密林，連鹿、狼、狐都不知躲那兒去了。

路面愈來愈陡，脚力穩健的栗色馬亦不得不喘着氣，改成小跑步。不遠了，樹叢間的一道空隙，帶來些許月光，看得出前面一條蜿蜒的小路，像隧道似的鑽入更沉的黑暗中。右邊遠處傳來貓頭鷹的號嚣，左邊起而相和。當馬猛地一彎，把我朝牠的嘴那邊拽過去時，我才恍悟那叫聲可能是一種宣戰的暗號。技術好些的騎士本可及時挽救，而我就是失之太遲。

牠是要來個緊急止步，但奔跑中的去勢太快，使牠的四蹄不止深深犂入泥濘的路面；且止不住身形的向這棵橫跨路徑的大樹側面衝去。那是一顆乾枯的松樹，枝椏都削得尖銳異常，分明是

個張牙舞爪的陷阱。就是把它橫在月光下，要馬兒跳過都嫌太高也太危險，何況是在這林中最暗的角落。這地點想必經過精心的選擇；一邊是陡峭多石的斜坡，直下四十呎深的湍流；另一邊則是茂密的荆棘與冬青，任何騎士都不可能鑽得過去。要是我們控制得不好，就很可能是牠衝入荆棘被扎得遍體麟傷，而我一頭栽進樹椿上。

我想敵人若是藏起來等我們跳過樹椿，我們或許有時間繞過棘荆叢，由他們背後穿入更深的森林，繞行而過。我一拉繮繩，牠猛地轉頭，身體的側面擦過荆棘，而使一些尖銳的枝椏刺入我的腿部，可是突然地，牠像也遭了刺樣的噴了一口氣衝向前面。原來地上有個大黑洞。牠一個踉蹌，躍起半個身子，把我掀到樹椿和黑洞之間的地上。我半暈的躺在那兒的同時，栗馬掙扎出了黑影幢幢的洞，站在那兒發抖；有兩個手握匕首的人從林中奔出。

我所在的地方正巧最暗，幾不可見。河水湍急的流動，吞沒了其他的聲音，他們或許以爲我直接掉入了河中。其中一人直接跑到河邊上，另一個想把馬推開再去與同伴會合。

他們的時間不多，洞只深到讓馬跌跤並把我掀下來。如今，在黑暗中，這洞反成一種保護，使他們不曾一下子就撲上來。近一點的一個呼叫他的同伴，但被水聲掩蓋了。然後，他謹愼的跨過那洞，朝我走來，手上的武器閃閃發光。

我翻了個身，用手抓住他的足踝一甩。他大叫着想要跳開，連人帶刀摔到地上，却又矯健的滾了一圈站起來。另一個擲出了一把刀，擊中我身後的樹，不知掉到何處。武器都沒有了，但他

們也發覺我的所在，一人一邊守在小徑的兩旁，其中一人手上閃着劍光，另一人似乎沒有。除了水聲淙淙，萬籟俱寂。

小路的狹窄，固然適於置陷阱，但也無法讓他們騎馬攻擊。我的馬跛了，他們的大概拴在林中某處，後面的樹椿和旁邊的荆棘都不可能衝過，剩下的只有水路一條，假如我能溜下去，想辦法繞過他們，或許可以找到他們的馬……

我謹愼的向旁邊移動，伸手去探路，穿過樹叢、岩石，終於來到河邊。這其間我的視線不曾離開洞那邊閃亮的金屬。誰知另一個人早已看穿我的計劃，早已伏在河邊，候着我的脚一踏下去就死命的抱住，令我失去平衡而倒下。他的刀就在我嘴邊幾吋處重重插入地下。

他早先的計劃或許想將我推下多石的河岸，好聯手將我解決。若他眞的這樣，很可能成功，然而，他要揮刀便失去了平衡；而且他抓住我時，我也同時把他往下拽。

我的速度比較快，先被一棵小松樹攔在河邊。他帶了一大堆樹枝與落石隨後滾到。我身子一彈，向他撲去，並死命的壓他。他像被丟在地上的魚樣死命的掙扎，猛力一挺，兩人連滾帶爬的滾在一起，我拼命的想掙脫他去拔匕首。

上面的一個知道我們跌下來，喊着些什麽，然後是滑下斜坡的聲音。他來的小心而快，而且太快了。扭打之間，我拔出了匕首，向他刺去，不知有無刺着，可是他已怪叫連起。我再度舉起手，却被趕下來的歹徒用石頭擊中手臂，半個身都麻木了，刀子也不知落向何處。那人舉起劍衝

了過來，白森森的牙齒及全身上下都像獵犬一樣。可是我被他的石頭一擊，重心不穩正要跌到地上，而被我擊倒的歹徒竟於此時跳了起來，我聽見那劍穿過身體，碰到骨頭的聲音；然後就是悽慘的叫聲。我拖着身體，連滾帶爬的朝向河中跑去。

一叢樹扯住我，又讓我過去；樹枝鞭過喉嚨。一堆荆棘把我破散的衣服撕成條狀。然後我又不知絆到什麽，頭冒金星的栽到地上，昏迷了幾秒鐘後聽到第二個歹徒已經隨後追來。我掙扎着站起來，頓覺脚步一輕，竟然跌入河中一個深洞，冰凉的水從我的嘴、唇、眼睛灌進來，把我的衣服泡得像有千斤一樣重。我在湍流中伸手去抓，不是滑開，就是沒抓着，好不容易終於死命的抱住一個大石頭。

就在旁邊不遠處，第二個歹徒也在黑暗中摸下了水，高擧的劍閃着陰慘的光。劍的後面是滿天的星星，突然一顆拖着尾巴的慧星一把劍似的直刺而下……

這好似一個夢境的重演。許久以前，我亦曾這樣坐在一堆火前，一羣高山居民圍坐在身邊，閃亮的眼睛一如山中的野獸。但，這次的火是他們生的，火前晾着我破散的衣服。我則被他們裹在滿是羊騷味、但温暖而乾燥的斗篷裏，身上的瘀傷痛着，到處有尖銳的痛楚，這可能是傷口；但我的筋骨倒還是完好的。

我並未昏迷多久。火圈外躺着兩個死人，旁邊一根牧羊棍與粗棒上鮮血仍未揩去，另一個正

在擦拭他的長刀。

麥伯端來一碗燒酒，除了葡萄的味道外還帶些許辛辣。我喝完了它，打個噴嚔，撑起身子坐直。「你有沒有找到他們的馬？」

他點點頭：「有，就在樹叢那邊，你的馬跛了。」

「我知道，替我照顧牠，好嗎？我囘教堂後，會派僕人來領牠囘去。現在可否麻煩你替我帶一匹馬過來，還有我的衣服。」

「衣服還濕着哪，我們把你從河裏撈起來也不過十分鐘而已。」

「沒關係，我得走了。麥伯，那邊有一棵樹横在路上，還有一個洞，天亮以前要人清理一下好嗎？」

「你聽，他們不是正在清理嗎？」

我側耳去聽，在河水淙淙與柴火嗶剝之外，還有斧頭砍伐的聲音。麥伯迎着我的視線，說：

「新王眞要走這條來？」

「是的，」我微微一笑。「你這麽快就知道了？」

「城裏有我們的人囘來說的，」他咧着嘴，露出一顆斷牙。「在你下令封鎖城門以前就出來了。你没看到慧星嗎？它從天空的一邊飛到另一邊，像一條乘烟翱翔的巨龍。所以我們才知道你要來，可是那時候我們還在野狼路上，差一點就太遲了。對不起。」

「你們來的正好，」我說。「我不會忘記各位的救命之恩。」

「我們欠你的才多呢。你爲什麽一個人出來？你該知道前面有危險呀。」

「我知道將有人死亡，但我不希望再有人因我而死，受點傷反正很快就可以痊癒。」我僵硬的站起身。「假如這輩子還想動一動，麥伯，最好現在就開始。我的衣服，麻煩你？」

衣服還是濕的，又是泥又是破綻。但除此以外我也沒辦法，高山居民都很矮小，他們的衣服我都穿不下。我鑽進原是朝服的那堆東西裏，接過麥伯手上的馬繮艱難的跨上馬。大腿上的傷或許裂了，正不停的流着血。

「要我們跟你去嗎？」他們問我。

我搖搖頭。「不用了，請你把路整理一下。天亮後，若你們願意，歡迎大家到教堂來。我必虛位以侍。」

月光洒在林間，依舊如夢似畫。月光也將教堂的屋頂鑲上銀邊，把四周的松樹舖上一層薄絨氈。圍着祭壇的九盞燈，把門口劃出一方長形的金塊。

我走到後門時，害怕的僕人從門縫向外窺看；但他告訴我，到目前爲止尚無任何人經過。只是，他看到我進來的樣子時，雙眼愈瞪愈大；見我把繮繩給他，命他下去時，很明顯的鬆了一口大氣。我這才心懷感恩的入內療傷與更衣。

寂靜慢慢沁回來。拂過樹梢的微風掃去即將入眠的馬蹄聲；同時也穿過教堂，揑細了火焰，也使縷縷輕烟像燒着什麽香料樣瀰漫在空間。屋外的空地上，星星與月亮爭着投下它們的光芒。神與我同在。我在祭壇前跪下，掏空意志與心靈的雜念，直到我感覺神的旨意如潮汐般充滿我的全身，且攜着我遠去，遠去……

這一夜，泛着銀光，充滿靜謐，靜候火炬與號角來臨。



他們終於來了。人聲火光與雜沓的馬蹄穿過樹林，終於使空地上充滿耀眼的火炬與興奮的人聲，這聲音像廻盪在海底的鈴聲，高漲、低落，我曾在睡夢中聽過。

各族領袖首先走上前來，停在門口。聲音是沙啞的，脚步零落。眼前所見只是一個空蕩蕩的教堂，除了祭臺前面對他們站着的一個人外一無所有。祭壇周圍的九盞燈吐着光芒，映出壇前擺着的一把石劍。

「滅了那些不必要的火炬吧。」我告訴他們。點點火光逐一消失。

地方很小，但人們自然而然的站在自已該站的位子上。國王，其侍衞及貴族站在堂內，低階的人候在門外，一直漫到樹林中。林內還有火光，但站在空地與堂內的人，懷着見國王一樣的心

來見神，都除却了武器與人造的光明。然而，這一夜也像許多偉大的夜晚一樣，並無敎士在場，惟一與神有關的，就只有我這個被神驅遣了三十年，終於回到應有位子上的人了。

終於大家都到齊了。門外的臺階上擠着不顧到屋頂下來的高山居民。敎堂內，我的右邊站着洛郡的國王洛特，及他的朋友與追隨着；左邊則是康特和他的一派人。屋內還擠了將近一百人，但康瓦耳的野豬，硬是與洛特的黑豹對上了，而艾克特則是四平八穩的站在他們之間監視着。然後，艾克特和跟在後面的凱伊把亞瑟帶上前來以後，我就只看到他一個人。

敎堂浴在各種珠寶與金飾的閃光中，冷冷的空氣帶着松樹、清水和烟霧的香味；火焰沿着劍刄而上直到白熱化。我伸出手掌置於劍上，火焰沾上我的長袍、袖子與指尖，但並無絲毫灼傷。那火是冰冷的，它從那冰冷的石心應我的召喚而出，而這把劍就像白天鵝絨上的翠玉，躺在一片火光中。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像在夢裏似的說：「有膽的人，請來拔劍吧。」

衆人的聲音動作都拘着恐懼。康特說：「就是這把劍，到那兒我都認得，金光閃閃的握在他手裏。神爲我作證，那是爲他而生的。即使梅林親自來求我，我也不敢去拿。」

有人叫：「我也不敢！」或叫：「讓大王去拿吧，請大王把邁西穆斯的劍拿來讓我們看！」

終於洛特的聲音類似獸類的咆哮，單獨的傳出來：「是呀，讓他去拿吧，我看到了，眞的看到了。那是他的，神必與他同在，不該我去拿。」

亞瑟慢慢的走上前，身後一片模糊，人羣突然縮入黑暗中，那些影子與喃喃的語聲就像門外樹林的輕風那樣，成了自然的背景。在我們兩人之間，是發着白光的劍身。突然，黑暗像水晶洞窟般閃亮與旋轉起來，到處都是明晃晃的影像。一隻戴着金項圈的大白鹿，一顆尾巴帶火的龍形慧星，一個永不停息與情慾旺盛的國王，一個身穿白袍、王后模樣的女人，還有一把像十字架似的劍影。一大圈巨石圍着中間的王墳，一個在冬夜裏交到我手上的嬰孩，一個頭戴王冠的年輕國王。

他透過那些飛閃與跳動的異象看着我，對他來講只是一些火焰，所以他靜靜的等着。

「來吧！」我溫柔的對他說。「它是你的！」

他把手伸入火焰中，握住那幾百年前另一位偉大的國王曾經握住的劍柄。

洛特是第一個跪下來的人，我想是因爲他最有必要。亞瑟扶起他，像一個不究既往，只看到未來修好的領主對他的部下說：「今天的我，找不到與任何人吵架的理由，洛特，何況是我最親愛的妹夫。如今，你可以看到你對我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所以，你和你的子孫要永遠幫助我保護不列顛。」

對康特，他只說：「在我有另一個繼承人之前，康瓦耳的康特，你就是我的繼承人。」

對艾克特，他講了很多悄悄話，並在扶起他時親吻他。

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衆人上前對着劍宣誓盡忠。他對每個人都說了些話，像孩子一樣直接坦白，也像國王一樣雍容而莊嚴。握在他手中像十字架似的「凱力奔」獨自閃閃發光，祭壇邊的九盞燈早已暗了。

每一個人宣誓後就退了下去，教堂愈來愈空，也愈來愈靜。而外面的樹林則充滿活力，期待與熱鬧的聲音。有人羣的地方，就燃起一片興奮，等待着他們的新王，到處一片歡天喜地，熱情洋溢。

終於，連麥伯和他的山地人也退了下去，除站在牆角的警衛外，剩下我和他單獨在教堂內。我邁着僵硬的步子，繞過祭壇站在他面前。他幾乎和我同高了，那雙看着我的眼睛幾乎就是我的翻版。我尚未跪下來，就被他一把拉起，並親切的吻我。

「你不能向我下跪，就是你不行。」

「你是大王，而我是你的僕人。」

「這算什麽？那把劍本來就是你的，這是我們的秘密。不管你怎麽稱呼自己，僕人、堂兄、父親——就是你，你就是梅林；要不是你，我根本什麽都沒有。」他笑了起來，那自然流露的威嚴像合手的劍柄那樣適合他。「你的朝服怎麽啦？只有你有辦法在這種時刻穿出這麽一套可怕的東西來。我要給你一件織着金絲，綉着星星的袍子來配合你的身份。爲了我，你願意穿嗎？」

「即使爲你，我也不穿。」

他微微一笑。「那就任隨君便吧，你和我一起同去？」

「我晚一些再同去，等你要找我時，我就會在你身邊。你聽，大家在等你呢，快去吧。」

我送他到門口。雖然月亮早已消失，最後一絲星光也在晨曦下讓步，然而，外面的火炬仍然熊熊燒着，變得金黃而寧靜。

有人帶上那匹白馬，亞瑟要上鞍，他們都不肯讓他上去，最後是由康特、洛特和一大羣小國王與諸侯把他抬上了馬。然後，所有人的希望與歡樂，化作一聲響徹雲霄的巨吼。衆人爲年輕的亞瑟王歡呼。

我把九盞燈拿出教堂，天亮後，我要把它們歸還到深山中它們原屬的空山幽谷裏，那才是它們的神所去的地方。我遲緩似老人的把教堂內外打掃乾淨，至今，我仍記得身上的痛楚與最後我終於在祭壇前跪下時，眼前的模糊與黑暗，就好像異象或眼淚使我再也看不見了。

淚眼模糊中，我看到九盞燈護着它們小小的、古老的神；負荷着戰士的劍與戰士的神。如今剩下的，只有石上那如十字架的刻痕，與深鐫其上不可磨滅的幾個字：「亞瑟·不可征服者」

好時年出版社書目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十四號七樓
電話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一八六六七

科技叢書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1	基本物理學（一至四冊）	王秉賢等譯	每冊36元
2	基本物理學習題解答(一至四冊)	王秉賢等譯	每冊28元
3	積體電子學（一至四冊）	薛興國等譯	每冊45元
4	怎樣外銷	姜守一著	60元

星塵系列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2	決斷的自我	曹亦孚譯	45元
3	哥多巴老鄉	李寶麟譯	45元
4	璀璨的人生	艾覺譯	40元
5	三百六十行	薛奮生譯	45元
6	拳王阿里	邵宗海譯	35元
7	危機時代的智慧	陳蒼多譯	30元

其　他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浮世繪⑴、⑵、⑶（已出版三集）	吳浩選輯	每集25元
飛越杜鵑窩	艾覺譯	40元
烏干達行動	洪維健譯	40元
隱藏的歲月	吳企平譯	40元
水門事件	李鐵著	24元
根（全譯本）（惠顧時請註明所需版本）	張琰譯	精裝120元 平裝90元
根（普及本）	張琰譯	50元
螢光幕後	羅昀琦譯	35元
二　哥	錢其梅譯	35元
珍聞趣典	本社編輯部特譯	60元
你的弱點	曹亦孚譯	40元
高棉淪亡錄	張琰譯	35元
結婚前後	曹亦孚譯	35元
照他的形象	楊緯武譯	35元

好時年出版社書目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十四號七樓
電話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一八六六七

名家名著

	書名	譯者	定價
1	午夜情挑	劉延湘譯	70元
2	朱門血痕	張琰譯	60元
3	魔鬼騎士	沈錦惠譯	65元
4	愚人之死	楊孟華譯	75元
5	深宮孽海	沈錦惠譯	65元
6	牙買加客棧	沈錦惠譯	50元
7	崎嶇路	張琰譯	75元
8	天涯過客	楊孟華譯	45元
9	惡夜疑雲	張琰譯	70元
10	刺　鳥	張琰譯	75元
11	錢莊風雲	艾覺譯	65元
12	蝴蝶夢	楊孟華譯	70元
13	靈異琴音（床邊故事選）	沈錦惠譯	65元
14	窮人富人	徐牧雨譯	75元
15	法老咒語	張琰譯	60元
16	替罪羔羊	徐牧雨譯	65元
17	異島迷情	張琰譯	50元
18	水晶洞窟	徐淑眞譯	75元
19	三姝怨	沈錦惠譯	70元
20	躍虎情仇	張琰譯	70元
21	淘金夢	陳娟娟譯	50元
22	空山幽谷	楊孟華譯	70元
23	迷音盲曲	王安辰譯	50元

名家名著 22

空山幽谷

■作　者　瑪麗・史都華
■譯　者　楊孟華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
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每册定價七十元